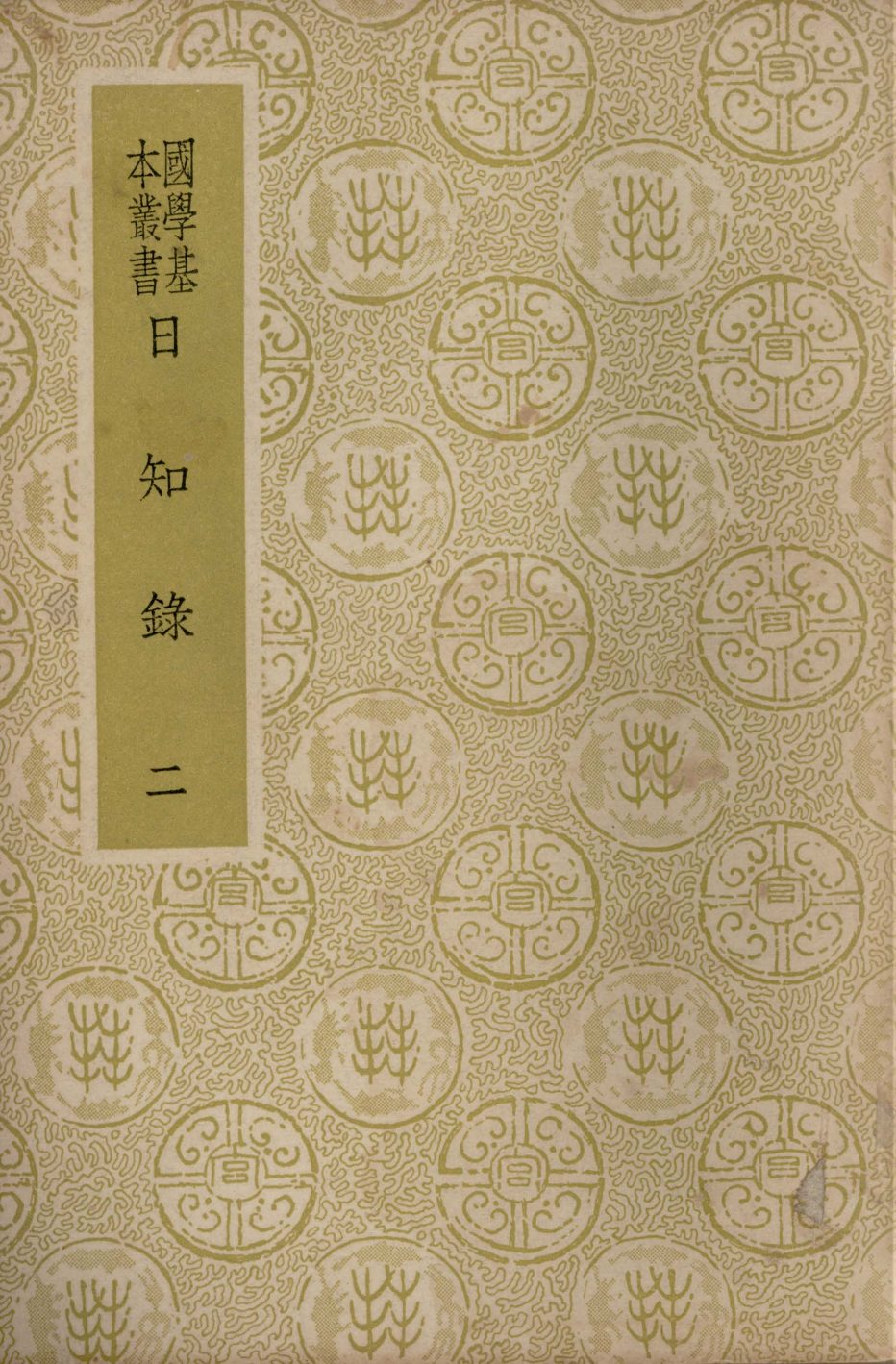


國學基本叢書
日知錄
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882B

~~175804~~

書叢本基學國

錄 知 日

(二)

著 武 炎 顧

行發館書印移

商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日知錄集釋

卷九

人材

宋葉適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縛。至不可動。而人之智慮。自不能出於繩約之內。故人材亦以不振。今與人稍談及度外之事。輒搖手而不敢爲。夫以漢之能盡人材。陳湯猶扼腕於文墨吏。而況於今日乎。宜乎豪傑之士。無以自奮。而同歸於庸懦也。

使枚乘相如。而習今日之經義。則必不能發其文章。使管仲孫武。而讀今日之科條。則必不能運其權略。故法令者。敗壞人材之具。以防姦宄。而得之者什三。以沮豪傑。而失之者常什七矣。

自萬厯以上。法令繁而輔之以教化。故其治猶爲小康。萬厯以後。法令存而教化亡。於是機變日增。而材能日減。其君子工於絕纓。而不能獲敵之首。其小人善於盜馬。而不肯救君之患。誠有如墨子所云。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呂氏春秋所云。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又如劉蕡所云。謀不足以剪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者。嗚呼。吾有以見徒法之無用矣。

實錄言宣德五年八月丙戌上罷朝御文華殿學士楊溥等待上問庶官之選何術而可以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何患不得上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夫以一言之薦而欲保其終身不亦難乎朕以爲教養有道人材自出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知本之論也徒循三載考績之文而不行三物教民之典雖堯舜亦不能以成允釐之治矣

保舉

宋史元祐初司馬光爲相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原注〕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原注〕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原注〕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原注〕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原注〕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原注〕同上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原注〕同上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原注〕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原注〕同上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原注〕同上應職事官自尙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

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卽執政案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誥命。仍備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所貴人人慎重。所舉得才。光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循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僞萬端。與其聽游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譴責無所寬宥。則不敢妄舉矣。沈氏曰。前明萬歷二十七年十月癸未。南

京國子監祭酒郭正域條議。申飭監規內一條云。時文不足以盡才。科目不足以得士。請下禮官訪求州縣九流異學之士。稍如宋司馬光十科例。或善推步。或諳鍾律。或通陳法。或工六書。各爲一科。府州縣貢入禮部校考。分別等第。選入兩京國子監。得照選貢事例。次者與之全廩。一體撥選。如異日太常諸屬之選。則取諸樂律科。欽天諸屬之選。則取之歷象科。殿閣中書之選。則取之六書科。幕府參贊之選。則取之兵法科。則平日養之有素。而一旦求之。如探囊取物矣。

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韓非子云。王登爲中牟令。原注。呂氏春秋作任登。言中牟士中章胥已。襄主曰。子見之。我將以爲中大夫。其相室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旣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此執要之論也。善乎子夏之告樊遲也。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唐書。崔祐甫爲相。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日除十數人。未逾年。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若素不知聞。何繇得

其實帝以爲然。以德宗之猜忌而猶能聽之。愈乎近代之人主也。

原注李絳傳德宗問多公親舊何邪祐甫對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

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

正統三年十一月乙未行在通政司左通政陳恭言古者擇任庶官悉由選部是以

職任專而事體一頃者令朝臣各薦所知恐開私謁之門而長奔競之風乞令杜絕一歸銓部事下行在吏部尙書郭璣等覆奏曰往時朝廷慮典銓者未盡知人故勅廷臣各舉所知其法良矣脫有徇私邦憲昭然誰肯同蹈今恭聽流言而尼良法未見其當也乞令仍舊從之

先生郡縣論九曰取士之制其薦之也略用古人鄉舉里選之意其試之也略用唐人身言書判之法縣舉賢能之士閒歲一人試於部上者爲郎無定員郎之高第得出而補令次者爲丞於其近郡用之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爲簿尉之屬而學校之設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謂之師不謂之官不隸名於吏部而在京則公卿以上仿漢人三府辟召之法參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願仕者則爲人師有學術才能而思自見於世者其縣令得而舉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無失士矣或曰閒歲一人功名之路無乃狹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競於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顏淵不仕閔子辭官漆雕開未能曾皙異撰亦何必於功名哉姜氏曰後世師儒之教不明雖行聞族黨不學而牆者往往而是以如是之人一旦舉以臨民授之以政即欲不以文墨試之得乎蓋自選舉與學校不復相爲首尾而一切關防刻簿之事起雖明知法益繁弊益生士風亦日益壞然其勢顧有不得不極於此者魏黃初中三輔議舉孝廉不復限以試經司徒華歆憂其學業從此而廢至唐貞觀時汴鄆諸州所舉孝廉問以皇王政術曾參孝經並不能答宋太祖開寶九年濮州薦孝悌者二百七十人召問於講武殿率不如詔猶稱素能習武試以騎射則顯仆失次太祖欲使隸兵籍皆號告

求免不試而舉。弊遂至此。故後世無論賢良文學孝弟力田諸科。一概試之。以文墨之事。亦其勢然也。及其甚也。則魏科厚秩。皆取決於方寸之紙。而竟不復問其立身之本末矣。是其末流之弊。愈趨而愈遠。以至於無可如何者也。

關防

隋書酷吏傳。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僮僕無敢出外。此今日居官通例。而史以爲異事。豈非當日法制雖嚴。而關防未若今之密乎。末世人習澆訛。防閑日甚。少不禁飭。則奸宄之徒。投間抵隙。無所不至。長吏到官。以關防爲第一義。然愚以爲但無至公之心。以御之爾。世說。晉文王親愛阮嗣宗。阮從容言。嘗游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王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一郡清肅。十餘日。復騎驢去。唐姚合爲武功尉。其縣居詩曰。朝朝門不閉。長似在山時。在曠達之士。猶且爲之。而況於大賢也。

大唐新語。姜晦爲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有私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爲不可。竟銓綜得所。賄賂不行。舉朝歎服。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上謂刑部尙書唐鐸。工部侍郎秦達。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等曰。朕初於文籍。設關防印記者。本以絕欺蔽。防奸僞。特一時權宜爾。果正人君子。焉用是爲。自今六科有關防印。

記俱銷之。仍移文諸司，使知朕意。

封駁

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遠。齊景公燕賞於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原注：晏子春秋。此畜君之詩，所為作也。漢哀帝封董賢，而丞相王嘉封還詔

書。原注：胡三省曰：後漢鍾離意為尚書僕射，數封還詔書。自是封駁之事，多見於史而未以為專職也。世給舍封駁本此。

唐制，凡詔勅皆經門下省事，有不得以封還，而給事中有駁正違失之掌，著於六典。原注：唐書給事中，在漢為加官，至唐屬之門下省，使之駁正。

奏抄塗竄詔勅之不便。如袁高崔植韋宏景狄兼謩鄭肅韓欽韋溫鄭公輿之輩，竝以封還勅書垂名史傳，亦有召對慰諭。如德宗之於許孟容，中使嘉勞。如憲宗之於薛存誠者，而元和中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勅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也。何名批勅？宣宗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為嶺南節度使，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人臣執法之正，人主聽言之明，可以竝見。原注：德宗時盧杞量移饒州刺史，制出給事中，為衡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書。○憲宗末，皇甫鏐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勅書。○穆宗時授李訓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欽封還制書。○劉士涇擢太僕卿，給事中韋宏景封還詔書。○文宗時敕宮典犯賊者，給事中狄兼謩封還勅書。○宣宗時敕康季榮擅用官錢給事中封還勅書。○懿宗時貶右補闕王譜給事中鄭公輿封還勅書。五代廢弛，宋太宗淳化四年六月戊寅始復給事中封駁，而司馬池猶謂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

過舉也。胡氏曰：攷唐之政事堂，宰執議事之所，舊在門下省。後移入中書省。蓋門下省給事中，所居也。中書省閣臣所居也。唐之給事，有封還詔書之例。其於宰相建白，例得駁正。不於門下議事，而於中

書議事，乃閣臣志在自專，不使門下與聞。因而無從駁正。待取中旨，然後封還。則其勢已難甘。塞默者多矣。此宰執巧於持權之法，必宗楚客、李林甫輩所為之事也。明代雖罷門下省長

官，而獨存六科給事中，以掌封駁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原注：若曰抄出

是也。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故給事中之品卑，而權特重。萬歷之時，九重淵默，泰昌以後，國論紛

紜，而維持禁止，往往賴抄參之力。原注：天啟六年，大理寺正許志吉，以請旌母節事，為禮科右給事中。張

惟一抄參具疏申辯，奉旨參駁，係科臣執掌。許志吉險辭飾辯，著罰俸

三箇。今人所不知矣。元城語錄曰：王安石薦李定時，陳襄彈之未行，已擢監察御史裏行。宋次道封還詞頭辭職。原注：清波雜

志：唐制云：唯給事得封還詔書。富鄭公知制誥日，封劉從愿妻遂國夫人，公罷之。次直呂大臨再封還之。最後付蘇子

容，又封還之。再奏復下。至於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養成風

俗，與齊太史見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

部刺史

漢武帝遣刺史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倍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削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

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倚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又令歲終得乘傳奏事。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大小相制。內外相維之意也。【原注】

元城語錄。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秩六百石。而得按二千石。不法其權最重。秩卑則其人激昂。權重則能行志。【王氏曰】刺史權重而內隸於御史中丞。陳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薛宣為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是也。本自秦時遣御史出監諸郡。史記言。秦始皇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蓋罷侯置守之初。而已設此制矣。【原注】漢書百官表。監御史秦官。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末。翟方進何武乃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

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而朱博以漢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軌不勝。於是罷州牧。復置刺史。【原注】後漢書劉焉傳。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刺史威輕。以爲刺史監糾非法。不過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鎮。秩裁六百。未生陵犯之釁。成帝改牧。其萌始大。【原注】唐戴

叔倫撫州刺史廳壁記云。漢置十三部刺史。以察舉合二者之言。觀之。則州牧之設。中材僅循資自全。強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傳奏事。居靡定處。權不牧人。合二者之言。觀之。則州牧之設。中材僅循資自全。強

者至專。權裂土。【原注】新唐書。李景伯爲太子右庶子。與太子舍人盧備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以制姦究便。然後知刺史六條爲百代不易之良法。而今之監察御史。巡按地方。爲得古人之意矣。【原注】唐書

監察御史。學察百察。巡按州縣。又其善者。在於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監臨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則情親

百察。巡按州縣。又其善者。在於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監臨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則情親

而弊生。望輕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漢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見於二三百年者也。原注唐李

嶠請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此法正明代所行。若夫倚勢作威。受賕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稱職耳。不

以守令之貪殘。而廢郡縣。豈以巡方之濁亂。而停御史乎。至於秩止七品。與漢六百石制同。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金華應氏曰。方伯者。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也。又有監以臨之。蓋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大小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也。何病其輕重不相準乎。夫不達前人立法之意。而輕議變更。未有不召亂而生事者。吾於成哀之際。見漢治之無具矣。

唐自太宗貞觀二十年。遣大理卿孫伏伽。黃門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親自臨決。牧守以下。以賢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其流罪已下。及免黜者數百人。已後頻遣使者。或名按察。或名巡撫。至玄宗天寶五載正月。命禮部尙書席豫等。分道巡按天下風俗。及黜陟官吏。此則巡按之名所繇始也。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亥。置十道採訪處置使。詔曰。言念蒼生。心必徧於天下。自古良牧。福猶潤於京師。所以歷選列城。聿求連率。豈徒刺察。將委輯寧。朝散大夫檢校御史中丞關內宣諭賑給使上柱國盧絢等。任寄已深。聲實兼茂。咸貫通於理道。益純固於公心。或華髮不衰。或白圭無玷。可以軌儀郡國。康濟黎元。間歲已來。數州失稔。頗致流冗。能勿軫懷。而吏或不畏不仁。不安不便。誠須矯過。必在任賢。庶蠲

疾苦之源。以協大中之義。若令行一道。利乃萬人。朕所設官。以俟能者。原注唐開元中。或請選擇守令。停

得人。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守令皆稱其職。

于文定筆塵曰。元時風憲之制。在內諸司。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諸司。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即今在內道長。在外按臺之法也。惟所謂行臺御史者。竟屬行臺。歲以八月出巡。四月還治。乃長官差遣。非繇朝命。其體輕矣。本朝御史。總屬內臺。奉命出按。一歲而更。與漢遣刺史法同。唐宋以來。皆不及也。原注

唐中宗神龍二年。遣十道巡察使。詔二周年一替。○韋忠謙言。御史一出。當動搖山嶽。震懼州縣。本朝多有其人。

金史宗雄傳。自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數歲。輒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間。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為小康。章宗即位。置九路提刑使。原注此即今按察使。

六條之外不察

漢時部刺史之職。不過以六條察郡國而已。不當與守令事。原注三國志。司馬宣王報夏侯太初書曰。秦

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為官司耳。故朱博為冀州刺史。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

各自詣郡。鮑宣為豫州牧。以聽訟所。察過詔條。被劾。而薛宣上疏。言吏多苛政。縣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翟方進傳。言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自刺史之職。下侵而守令始不可為。天下之事。猶治絲而棼之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諭按治江西監察御史花綸等。自今惟官吏貪墨鬻法。及事重者。如律逮問。其細事毋得苛求。

隋以後刺史

秦置御史。以監諸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晉以下。為刺史。持節都督。〔原注〕魏志言。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任而已。○漢時止十三州。至梁時。南方一偏之地。遂置一百七州。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原注〕杜氏通典曰。以州治民。職同郡守。無復刺舉之任。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原注〕有時

改郡為州。則謂之刺史。有時。改州為郡。則謂之太守。一也。非舊刺史之職。理一郡而已。由此言之。漢之刺史。猶今之巡按御史。魏晉以

〔原注〕新唐書地理志曰。唐興。高祖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

下之刺史。猶今之總督。隋以後之刺史。猶今之知府及直隸知州也。宋真宗咸平四年。左司諫知制誥楊億疏言。昔自秦開郡置守。漢以天下為十三郡。命刺史以領之。自後因郡為州。以太守為刺史。降及唐氏。亦嘗變更。曾未數年。又仍舊貫。今多命省署之職。出為知州。又設通判之官。以為副貳。此權宜之制耳。豈可為經久之訓哉。臣欲乞諸州並置刺史。以戶口多少置。其俸祿分下中上。緊望雄之等級。品秩之制。率如舊章。與常參官。比視階資。出入更踐。省去通判之目。但置從事之員。建廉察之府。以統臨。按輿地之圖。而區處。昔太平興國初。詔廢支郡。出於一時。十國為連。周法斯在一道。置使。唐制可尋。至若號令之行。風教之出。先及於府。府以及州。州以及縣。縣及鄉里。自上而下。由近及

遠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綱而衆目張。振領而羣毛理。由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廢也明矣。臣欲乞復置支郡。隸於大府。量地里而分割。如漕運之統臨。名分有倫。官業自舉。又覩唐制。內外官俸錢之外。有祿米職田。又給防閑庶僕親事帳內執衣白直門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數。歲收其課。以資於家。本司又有公廩田食本錢。以給公用。自唐末離亂。國用不充。百官奉錢。竝減其半。自餘別給一切權停。今郡官於半奉之中。已是除陌。又於半奉三分之一內。其二以他物給之。鬻於市廛。十裁得其一。二曾餬口之不及。豈代耕之足云。昔漢宣帝下詔云。吏能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遂加吏奉。著於策書。竊見今之結髮登朝。陳力就別。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其祿也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僚之師長。位莫崇焉。月奉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帥。豈稽古之意哉。欲乞今後百官奉祿雜給。竝循舊制。既豐其稍入。可責以廉隅。官且限以常員。理當減於舊費。觀此則今代所循。大抵皆宋之餘弊矣。楊氏曰。俸之薄。自宋已然。天下所以少循吏也。

知縣

知縣者。非縣令。而使之知縣中之事。原注。知。猶管也。杜氏通典。所謂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是也。唐姚合爲武功尉。作詩曰。今朝知縣印。夢裏百憂生。唐人亦謂之知印。其名始於貞元已後。其初尙帶一權字。白居易集。有裴克諒。權知華陰縣令。制曰。華陰令卒。非選補時。原注。唐制。凡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唐皎傳。貞觀中。官吏部侍郎。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爲張皎請。以冬初。

集盡季春止
後遂爲法

調租勉農。政不可缺。前鎮國軍判官試大理評事裴克諒。久佐本府。頗有勤績。屬邑利病。爾必周知。宜假銅墨。試其才理。待有所立。方議正名。是權知者。不正之名也。至於普設知縣。則起自宋初。本朝事實云。五代任官。凡曹掾簿尉之齷齪無能。以至昏老不任驅策者。始注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誅求刻剝。猥迹萬狀。至優譚之言。多以令長爲笑。原注魏秦東軒筆錄同建隆三年。始以朝官爲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爲之。宋史言。宋初內外所授官。多非本職。惟以差遣爲資。歷建隆四年。詔選朝士。分治劇邑。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監察御史王祐。知魏。楊應夢。知永濟。屯田員外郎于繼徽。知臨清。常參官宰縣。自此始。又曰。初州郡多闕官。縣令選尤猥下。多爲清流所鄙薄。每不得調。乃詔吏部選幕職官爲知縣。自此以後。遂罷令而設知縣。沿其名至今。

雲麓漫鈔曰。唐制縣令闕。佐官攝令。曰知縣事。李翱任工部誌文云。攝富平尉。知縣事。是也。今差京官曰知縣。差選人曰令。與唐異矣。

宋時結銜曰。以某官知某府事。以某官知某州事。以某官知某縣事。以其本非此府此州此縣之正官。而任其事。故云然。原注山堂考索藝祖開基召諸鎮會於京師。賜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也。○于慎行筆塵曰。宋時大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小縣三千戶以下。選京官知。故知縣與縣令不同。以京朝官之銜。知某縣事。非外吏也。○如建隆三年。寬甸令侯陟。以清幹聞。擢左拾遺。知縣事。是也。今則直云某府知府。某州知州。某縣知縣。文複而義舛矣。北齊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原注北史元文遙傳五代選令。必皆鄙猥之人。自古

以來以社稷民人寄之庸瑣者有此二敗以今準古得無同之汝成案五代任官凡齷齪無能者始注為縣令其為庸瑣宜矣宋則掌總治民政勸課農桑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始以朝臣為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為之天聖間天下多缺官而令選尤猥下貪庸耄懦久不得調乃為縣令人數言其病民乃詔為舉法以重令選然自政和以後士大夫皆輕縣令之選吏部兩選不注者甚多則欲其得人難也章俊卿云弄權於鷹鷂之行倚法為鷹虎之暴谿壑其誅求星火以督促銜帶勸農而實不副職寄營田而事不講科罰之賦私入以為已物沽籍之法輕用以為己威又曰一握州麾便肆貪欲訟牒則不問其曲直獄市則不究其是非窮晝徹夜惟財是求縣道既極煎熬民間又難催索於是行一切之政据不根之詞開告訐之門以網無罪設羅織之獄以牽富民守令之失略見此矣厥後金元亦踵其弊然自宋至元其間非無廉威慈愛局幹可稱特皆重內輕外遂至賢者鄙夷職多昏黷前明尤重進士鄉舉以下不得嘉除而天下吏治視出身為重輕敗壞尤甚先生郡縣論因多憤激之談蓋發於是矣

知州

宋葉適言五代之患專在藩鎮藝祖思靖天下以為不削節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始置通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原注宋敏求曰凡節度州為三品刺史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同品為知隔品為判自後唯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為判餘並為知州監當知權稅都監總兵戎而太守者原注即塊然徒管空城受詞訴而已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昔日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城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縮緩急皆在朝廷矣是宋初本有刺史而別設知州以代其權後則罷刺史而專用知州以權設之名為經常之任矣

新唐書元和初李吉甫為相病方鎮強恣為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

吏十餘人爲刺史。宋祖之以京官臨制州縣。蓋趙公開其端矣。

知府

唐制京郡乃稱府。至宋則潛藩之地皆升爲府。宋初太宗眞宗皆嘗爲開封府尹。後無繼者。乃設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原注〕皇朝政略凡命知府必帶權字以翰林爲之翰林學士及雜學士若待制則權發遣而已。○陸游渭南集權知府自李符始。崇寧三年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是權知府者所以避京尹之名也。今則直命之爲知府。非也。〔楊氏曰〕朝廷之制代不相襲即謂之知府何害。

守令

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原注〕沈約宋書論曰。孝建泰始主政糾維。理難偏通。而權乃移於法。於是多爲之法。以禁防之。雖大姦有所不能踰。而賢智之臣亦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相與兢兢奉法。以求無過而已。於是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權。而民之疾苦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蓋至於守令日輕。而胥吏日重。則天子之權已奪。而國非其

國矣。尙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與之以權。庶乎守令賢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務也。汝成案法令不修德教矣附自古循良莫盛兩漢宣仁布化除害興利摧擊豪強追遺盜賊惠威胥達邊徼皆安此誠法簡權專得自措施效也然其間貪黷殘酷伎險卑汚依倚中涓結納外戚隱恃重援恣行不法賓客子弟廣納賄賂黜陟死生任己恩怨前史所傳幾半良吏抑何嘗不由權勢重乎特漢時騎士隸於太守得自徵發不失機宜姦宄殄除郡國綏謐此爲高出唐宋耳考前明初無考察宏治後始定條目曰貪曰酷爲民曰不謹曰疲軟冠帶閒住曰老曰疾致仕曰才力不及曰浮躁淺露降調外任其初非不綜覈以興治理厥後法存弊出亦其勢然也至于吏胥執苛細之條爲出入之資伺吏短長何代蔑有此在仁明因事決舍元吳淵穎歐陽氏急就章解後序曰今之世每必盡削考功繁科轉恐行法未通法外或畸意輕重也

以三歲爲守令滿秩曾未足以一新郡縣之耳目而已。又况用人不得專辟。臨事不得專議。錢糧悉拘於官。而不得專用。軍卒弗出於民。而不得與聞。蓋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屬。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金穀。或按刑獄。各有分職。守不煩而政自治。雖令之主一邑。丞則贊治而掌農田水利。主簿掌簿書。尉督盜賊。令亦不勞。獨議其政之當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於吏部。遇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以爲奸。勾稽文墨。補苴罅漏。塗擦歲月。填塞辭款。而益不能以盡民之情狀。汝成案守令胥吏與六館長官之胥吏相緣爲奸而治以大壞猶之交易之家不自理而託其事於奴隸之手有權之家不自縮而任其職於左右之人至於唐世之賦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額兵則郡有都試而惟守之所調遣宋之盛時歲有常貢官府所在用度贏餘過客往來廩賜豐厚故士皆樂於其職而疾於赴功兵雖不及於唐義勇民丁團結什伍衣裝弓弩坐作擊刺各保鄉里敵至卽發而郡縣固自兼領者也今則官以錢糧爲重不留贏餘常俸至不能自給故多贓吏兵則自近

戍遠。旣爲客軍。尺籍伍符。各有統帥。但知坐食郡縣之租稅。然已不復繫守令事矣。夫辟官。泄政理財。治軍。郡縣之四權也。而今皆不得以專之。是故上下之體統。雖若相維。而令不一。法令雖若可守。而議不一。爲守令者。旣不得其職。將欲議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習故。辟嫌礙例。而皆不足以有爲。又况三時耕稼。一時講武。不復古法之便易。而兵農益分。遇歲一儉。郡縣之租稅。悉不及額。軍無見食。東那西挾。倉廩空虛。而郡縣無復贏蓄以待用。或者水旱洊至。閭里蕭然。農民菜色。而郡縣且不能以振救。而坐致流亡。是以言泄事而事權不在於郡縣。言興利而利權不在於郡縣。言治兵而兵權不在於郡縣。尙何以復論其富國裕民之道哉。必也復四者之權。一歸於郡縣。則守令必稱其職。國可富民可裕。而兵農各得其業矣。宋理宗淳祐八年。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求魯奏。今日救弊之策。大端有四。宜採夏侯太初併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爲斷之法。俾縣令得以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爲令之典。以重於權。遵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爲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橫斂。此數言者。在今日亦可採而行之。

舊唐書烏重允傳。元和十三年。爲橫海節度使。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見。蓋刺史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豈能據一州爲畔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祇以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

史職事訖。應在州兵。竝令刺史收管。從之。繇是法制修立。各歸名分。是後雖幽鎮魏三州。以河北舊風。自相更襲。在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允制。置使然也。

祖宗朝。凡大府知府之任。多有賜敕。然無常例。成化四年七月。廉州府知府邢正將之任。以廉州密邇珠池。喉襟交趾。近爲廣西流賊攻陷城邑。生民凋弊。特請賜敕。從之。沈氏曰。况鍾知吉安府。亦賜敕。吉安府知府許聰將之任。以吉安多強宗豪右。詞訟繁興。亦請賜敕。俾得權宜處置。從之。

刺史守相得召見

兩漢之隆。尤重太守。史言孝宣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當日太守常得召見。或賜璽書。堂陛之間。不甚闊絕。文帝謂季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武帝賜嚴助書。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賜吾丘壽王書。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原注。師古曰。太守都尉皆二千石。今壽王爲都尉。不置太守。故云四千石也。職事竝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光武勞郭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原注。伋爲潁川太守。河潤九里。冀京師竝蒙福也。天下之大。不過數十郡國。而二千石之行能。皆獲簡於帝心。是以吏職修而民情達。以視後世之寄耳目於監司。飾功狀於文簿者。有親疏繁簡之不同矣。其在唐時。猶存此意。玄宗開元十三年。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

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餞於維濱。御書十韻詩賜之。宣宗時。李行言自涇陽縣令除海州刺史。李君奭自醴泉令除懷州刺史。皆采之。民言擢以御筆。入謝之日。處分州事。萬里之遠。如在階前。夫人主而欲親民。必自其親大吏始矣。

冊府元龜。憲宗元和三年二月。敕許新除官及刺史等。假日於宣政門外謝。便進狀辭。其授官於朝堂禮謝。並不須候假開國朝舊制。凡命都督刺史。皆臨軒冊拜。特示恩禮。近歲雖不冊拜。而牧守受命之後。皆便殿口對賜衣。蓋以親人。原注唐諱民字。改曰人。之官。恩禮不可廢也。時宰相李吉甫之舅裴復。新除河南少尹。求速之任。適遇寒時假。吉甫特奏。請遂兼刺史。同有是命。非舊典也。今日則名爲陞辭。而不得一見天顏。堂廉內外之分。益爲邈絕。

漢令長

漢時令長於太守雖稱屬吏。然往往能自行其意。不爲上官所奪。如蕭育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吏數百人。拜謁車下。陶謙爲舒令。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爲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爲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謙曰。不當轉。轉則勝。

人如此事在今日。卽同列所難堪。而昔人以行之。上官漢時長吏之能自樹立。可見於此矣。宋史司馬池傳。授永寧主簿。與令相惡。池以公事謁令。令南向倨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論事。不爲少屈。

京官必用守令

通典言。晉制。不經宰縣。不得入爲臺郎。魏肅宗時。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郡縣選舉。繇來共輕。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三載黜陟。有稱職者。方補京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唐張九齡言於玄宗曰。古者刺史。楊氏曰。刺史當云太守。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致理之本。莫若重守令。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

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列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從之。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宣宗大中改元。制曰。古者郎官出宰。郡守入相。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爲政之本。自澆風久扇。此道寢消。頡頏清塗。便臻顯貴。治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艱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軒墀近臣。蓋備顧問。如不知人疾苦。何以膺朕眷求。今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任刺史。縣令者。宰臣不得擬議。宋孝宗時。臣僚言。吏事必歷而後知。人才必試而後見。爲縣令者。必爲丞簿。爲郡守者。必爲通判。爲監司者。必爲郡守。皆有差等。未歷親民。不宜驟擢。因定知縣以三年爲任。非經兩任。不除監察御史。此開元乾道之吏治。所以獨高於近代也。明代綸扉之地。必取詞林。

名在內科始分銅墨於是字人之職輕而簿書錢穀之司一歸之俗吏矣漢諺有云取官漫漫怨死者半〔原注〕風俗通而宋神宗嘗謂宰臣曰朕思祖宗以百戰得天下今以州郡付之庸人常切痛心後之人君其以斯言書之坐右乎

貞觀初馬周上言古者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繇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勳臣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彊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繇於此夫以太宗之政而馬周猶有此言則知重內輕外自古之所同患人主苟欲親民必先親牧民之官而後太平之功可冀矣

宗室

漢唐之制皆以宗親與庶姓參用入爲宰輔出居牧伯者無代不有〔楊氏曰〕漢宗室爲宰相者西京只漢孝昭始元二年以宗室無在位者舉茂才劉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孝平元始元年詔宗室爲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原注〕師古曰言宗室爲吏者皆令舉廉各從本秩而依廉吏遷之爲佐史者例補四百石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五月辛丑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宗正薦四從叔前奉天令知正四從叔前祁縣令志遠五從弟雒陽尉遇六從弟酸棗丞良五從弟武進尉臚五從姪鄭縣尉瞻五從姪前宋州參軍承嗣皆授臺省官及法官京縣官詔曰至公之用本無偏黨惟善所在豈隔親疏四從叔知正等咸有才名見推公族秉惟清之操

兼致遠之資。朕每慮同盟不勤於德。常縣右職。以勸其從。先委宗卿。精爲內舉。量能考行。歷任踰時。名數則多。升聞益寡。光膺是選。諒在得人。固可擢以清要。遷于臺閣。將觀志於七子。冀藉名於八人。書不云乎。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凡今懿戚。可不慎與。違道漫常。義無私於王法。修身效節。恩豈薄於他人。期於帥先。勵我風俗。深宜自勉。以副明言。天寶三年正月。詔皇五等以下親及九廟子孫。有材學政理。委宗正寺。揀擇聞薦。〔原注〕憲宗元和二年。詔略同。德宗貞元二年八月。以睦王府長史嗣虢王則之。爲左金吾大將軍。謂宰臣曰。朕

不欲獨用外戚。故選宗室子有才行者。獎拔之。昭宗乾寧二年六月丁亥朔。以京兆尹嗣薛王知柔。兼戶

部尚書判度支。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制曰。支度牢籠之務。弛張經制之宜。當擇通才。俾繼成績。僉曰。叔

父。膺予簡求。匪私吾宗。示張王室。故終唐之世。有宰相十一人。〔原注〕郇王房有林甫。同鄭王房有程石福。小鄭王房有勉。夷簡宗閔。恆山王房有適。

之。吳王房有峴。惠宣太子房有知柔。而舊史贊之曰。我宗之英。曰臯。〔原注〕嗣曹王。與勉。宋子京以爲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

之道。惟本朝不立此格。於是爲宗屬者。大抵皆溺於富貴。妄自驕矜。不知禮義。至其貧者。則游手逐食。靡

事不爲。名曰天枝。實爲棄物。〔原注〕宋時凡宗室之不肖者。俗呼爲潑撒太尉。曹問所謂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或比國數

人。或兄弟竝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閒廁其間。〔原注〕六代論。正有明當日之事也。崇禎時。始行換授之法。而

教之無素。舉之無術。未見有卓然樹一官之績者。三百年來。當國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獨斷行

之而已晚矣。然則親賢竝用。古人之所以有國長世者。後王其可不鑒乎。〔原注〕正統十四年也。先犯京師。詔諸王率兵勤王。已而寇退。詔

諸王率兵勤王。已而寇退。詔

止之大理寺丞薛瑄奏宜擇諸王最賢者二人召來參預大議匡輔聖明帝曰不必召

光武中興實賴諸劉之力乃即位已後但有續封之典而無舉賢之詔明章已下恩澤教訓徒先於四姓小侯〔原注〕明帝紀永平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注四姓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其子弟號曰小侯而不聞加意於宗屬者然而親疏竝用猶法西京故靈獻之世荆表益焉各專方鎮而昭烈乘之以稱帝于蜀若顛木之有由蘖其與宋之二王航海奔亡一敗而不振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唐末屯田郎中李衢作皇室維城錄其有感于宗枝之不振乎〔原注〕史言自玄宗以後諸王不出閣不分房蓋自永王璣舉兵而人主疏忌其兄弟

矣使得自樹功名如曹王臯者三五人參錯天下爲牧帥亦何至大盜覆都彊臣問鼎而十六宅諸王竝殲於逆豎之手也

明宗室自天啓二年開科得進士十一人朱慎盜列名奄案爲宗人羞此不教不學之所致也崇禎中得進士十二人惟朱統飾起家庶吉士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而其始館選時尙有以宗生爲疑吏部尙書王永光曰旣可以中翰卽可以庶常遂取之其他換授甚多然當板蕩之際才略無聞

張邦基墨莊漫錄言國朝宗室例除環衛裕陵始以非祖免補外官繼有登科者〔原注〕五雜俎宋時宗室散處各郡縣入籍應試

在京師者別爲玉牒所籍至紹興十一年從程克俊言以所考合格宗室附正奏名殿試其後雜進諸科與寒素等而宦績相業亦相望不絕書楊氏曰相止有汝愚一人然未有爲侍從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徽猷閣待制繼而子洎亦除八年又除子櫟乃靖康之變已不旋踵有明之事與宋一

轍。

昔後魏元志雒爲陽令。不避彊禦。孝文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人主之宗屬。豈必無才能優於庶姓者哉。楊氏曰。能用宗室者。莫如元魏。儀慶澄。總自是至親。其匡

順羅父皆有權力聞望。屈指其餘。不可盡也。

閔管蔡之失道。而作常棣之詩。以親其兄弟。此周之所以興。懲吳楚七國之變。而抑損諸侯。至於中外殫微。本末俱弱。此西漢之所以亡也。原注。宋沈懷文諫孝武曰。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深得富辰諫王之指。夫惟聖人以至公之心。處親

疏之際。故有國長久。而天下蒙其福矣。

金史。密國公璘。世宗子。越王永功之子也。天興初。國事危急。曹王出質。璘已臥疾。求入見。哀宗於隆德殿

上問叔父欲何言。璘奏曰。聞訛可。原注。曹王名。欲出議和。訛可年幼。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

之曰。南渡後。原注。宣宗遷汴。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有急則

投之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哀宗雖亡國之君。而其言有足

悲者。章宗防制刻削兄弟。而其禍卒至於此。豈非後王之永鑒哉。

自古帝王爲治之道。莫先於親親。而有明之待親王。及其宗屬也。則位重而愈疏。祿多而愈貧。誠有如漢哀帝時。杜業上言。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者。英宗實錄。載景泰三年七月甲辰。陝西布政司言。秦愍

王子故庶人尙玠男女十人。皆未有室家。請如詔于軍民之家。自擇昏配。從之。時其長女年四十。長子年三十六矣。此去開國八九十年。太祖之曾孫。而怨曠之感。不得上聞已如此。又況數傳而下者乎。於其請名請昏。無不有費。而不副其意。卽部中爲之沈閣。

宋史趙希躍傳。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爲人後有過禮。吏受賕無藝。莫敢自陳。雲麓漫鈔言宗籍凡袒免親以上皆賜名。乃有寓不典之言。乃取怪僻字樣。以爲戲笑。明代之弊同此。

宗室之子。固鮮修飭。而朝臣視之。若非其同類者。唐書言德宗初政。諸王有官者。皆令出閣就班。岳陽等一十縣主。在諸王院。久而未適人者。悉命以禮出降。二百年來。無有以建中故事爲朝廷告者。崇禎中。唐王作書。述閣老于文定之言曰。唐玄宗十王宅。百孫院。皆在京師。凡有所請。皆賂韓虢而後得。憲宗時。諸王久不出閣。亦必厚賂宦官。始得所請。彼以宗室近屬。且聚居都邑。猶不免於夤緣。況以千里外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屬。有不結納左右。以爲倚託哉。嗚呼。文定之言。結納左右而得請。猶未夤也。今之懇乞下僚。卑哀吏胥。不如是則終不得請。不愈甚乎。又曰。漢臣之言曰。有白頭老人教臣言。嗚呼。余繼之矣。夫一夫吁嗟。王道爲虧。今且窮閭蔀屋。猶得被雲雨之施。而耳目之所不及。恩澤之所不周。未有甚於皇族者。林杜作而管微。角弓刺而周替。可以爲後王之殷鑒矣。汝成案王司農明史藁云。日剝月削。雖支子代有封秩。難給末胃。疏庸不免飢寒。卽號稱雄藩。而牽于文法。長吏得以束縛。所謂維城之寄。無有也。又曰。明太祖建藩。東宮親王各錫嘉名。以示傳世久遠。當萬歷中葉。僅及祖訓之半。而不億之麗。宗祿虧乏。議者遂

有減歲祿限宮媵且限支子之請由是支屬承祧者親王無旁推之恩羣從繼世者郡封絕再襲之例以及名婚不時有厲禁本折互支無常期啓禎時軍餉告絀大農蒿目日憂難支安能顧瞻藩維親王或可自存郡王以至中尉仰給不調一旦盜起無方禦侮徒手就戮宗社爲墟惜哉其言前明藩封窮蹙之狀正與先生所述唐王之言無殊然明之諸王在位勤恪行誼孝友才藝通美者固不乏人其他覬覦非分自取誅戮者無論而淫昏殘酷瀆亂縱恣尤衆豈皆恩澤之不逮歟則封祿之厚適爲驕橫之資此困辱之所由及而法網之所由密矣

藩鎮

明代之患大略與宋同岳飛說張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文天祥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除藩鎮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今宜分境內爲四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則敵不難卻也嗚呼世言唐亡於藩鎮而中葉以降其不遂并於吐蕃回紇滅於黃巢者未必非藩鎮之力宋至靖康而始立四道金至興元而始建九公不已晚乎

楊氏曰九公唯武仙庶幾餘都無足言

尹源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於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旣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田悅叛於前武俊順於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

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正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於是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趙燕。疆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於一方爾。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疆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速於唐。何如哉。且不獨此也。契丹入大梁。而不能有者。亦以藩鎮之勢重也。王應麟曰。郡縣削弱。則戎翟之禍烈矣。

宋史劉平爲鄜延路副總管。上言。五代之末。中國多事。惟制西戎爲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爲衆所服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末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俸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李彝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內地。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里饋糧。兵民竝困矣。宋初之事。折氏襲而府州存。繼捧朝而夏州失。一得一失。足以爲後人之鑑也。賈昌朝爲御史中丞。請陝西緣邊諸路守臣。皆帶安撫蕃部之名。擇其族大有勞者爲首帥。如河東折氏之比。

庶可以爲藩籬之固。

路史封建後論曰：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矯枉之枉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爲諫院，建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馬練習，安可得也。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慮，可責辦治，乞令久任。然事勢非昔，今不從其大，而徒舉三二州爲之，以一篲障江河，猶無益也。請以昔者河東之折，靈武之李，與夫馮暉、楊重勛之事言之。馮暉節度靈武，而重勛世有新秦，藩屏西北。他日暉卒，太祖乃徙其子馮翊，而以近鎮付重勛。於是二方始費朝廷經略，折李二姓，自五代來，世有其地，二寇畏之。太祖於是俾其世襲，每謂邊寇內入，非世襲不克守。世襲則其子孫久遠，家物勢必愛吝，分外爲防，設或叛渙，自可理討。縱其反噬，原陝一帥禦之足矣。况復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他。斯則聖人之深謀，有國之極算，固非流俗淺近者之所知也。厥後議臣遽以世襲不便，折氏則以河東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陝西。因茲遂失靈夏國之與郡，其事固相懸矣。議者以太祖之懲五季，而解諸將兵權，爲封建之不可復，愚竊以爲不然。夫太祖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實固已默圖而陰用之矣。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南兵馬，凡十七年，敵人不敢窺邊。郭進以洺州防禦，守西山巡檢，累二十年，賀惟忠守易，李謙溥刺隰，姚內斌知慶，皆十餘載。韓令坤鎮常山，馬仁瑀守瀛，王彥昇居原，趙贊處延，董遵誨屯環，武守琪戍晉，何繼筠收棣，若張美

之守滄景。咸累其任。管權之利。賈易之權。悉以畀之。又使得自誘募驍勇。以爲爪牙。軍中之政。俱以便宜。從事。是以二十年間。無西北之虞。深機密策。蓋使人繇之而不知爾。胡爲議者不原其故。遂以兵爲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寶元康定。以中國勢力。而不能充一偏方之元昊。靖康寇難。長驅百舍。直擣梁師。蕩然無有藩籬之限。卒之橫潰。莫或支持。繇今日言之。奚啻冬水之冰齒。嗚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本務之不知。此予所以每咎徵普。以爲唐室我朝之不封建。皆鄭公韓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責難其主。而爲是尋常苟且之治也。

黃氏日抄曰。太祖時。不過用李漢超輩。使自爲之守。而邊烽之警。不接於廟堂。三代以來。待戎翟之得。未有如我太祖者也。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襲。而欲身制萬里。如在目睫。天下無是理也。

藩鎮旣罷。而州縣之任。處之又不得其方。眞宗咸平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於是知黃州王禹偁上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強榦弱枝之計。亦匪得其中道也。楊氏曰。天下本無百年不敝之法。而貴有扶危救敝之人。方正學深慮論略盡之矣。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不可膠柱。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

池墮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竝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掠之虞矣。嗚呼。人徒見藝祖罷節度。爲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奪州縣之兵與財。其害至於數百年而未已也。陸士衡所謂一夫從橫。而城池自夷。豈非崇禎末年之事乎。

輔郡

崇禎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懋上疏。請以昌平通易霸四州爲四輔。宿重兵以衛京師。奉旨嘉納。下部議覆。事不果行。魏書言。靈太后時。四中郎將兵寡弱。任城王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恆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居之。配以強兵。則深根固本之計也。靈太后將從之。以議者不同而止。及爾朱榮至河陰。遂無一兵拒敵。亦已事之明驗矣。

金都大梁。貞祐四年。元兵取潼關。次嵩汝閒。御史臺言。兵踰驩澗。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分兵攻擊州縣。是亦圍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原注〕元史太祖八年分兵三道伐金。河北郡縣盡拔。唯中都通順眞定清沃大名東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此臣等所爲寒心也。不攻京師。而縱其別攻州縣。是猶火在腹心。撥置於手足之上。均一身也。願陛下察之。契丹〔原注〕後太祖將攻幽州。其後述律氏指帳前樹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爾。吾以三千騎掠

其四野不過數年困而歸我矣。原注：赫連勃勃稱帝，諸將勸先取關中，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衆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我計中矣。古人用兵之智多有出此。夫踰山絕河，深入二三千裡，至於淮岱之間，此不啻幽州之四野，大梁之西郊也。而謀國之臣竟無一策以禦其來而擊其去，此則郡縣之守不足恃，而調援之兵不足用也。明矣。詩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後之爲國者，盍鑒於斯。

邊縣

宋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言：漢量錯與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國。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敵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緊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奏凡兩上，皆不報。此宋時弓箭社之法，雖承平廢弛，而靖康之變，河北忠義多出於此。有國家者，能於閒暇之時，而爲此寓兵於農之計。

可不至如崇禎之末課責有司以修練儲備之紛紛矣。楊氏曰昌黎客兵土兵之策可於此得之陳鴻博曰今塞外大寧開平興和東勝舊地皆吾牧廠之區與諸部多犬牙相錯熱河八溝營鄭家莊雖分列副都統總管駐防而屯營以四開平舊衛其街陌遺跡尚存與和見有屯田客戶獨石口外則有紅城歸化城為東勝舊地彼處率土泉深厚水草豐美宜於屯牧使於開平故地設屯牧使一人總領其事復分設口外四路滿漢同知隸之畫疆分駐聯為應援見今內務府上三旗及會稽司諸衙門閒散之丁約數萬有餘漢軍披甲外閒散者亦有二萬餘人此等與其使聚食京師貧窘無聊不若徒之塞下使各食其力每歲撥發三萬人復募邊民願往者各給以種糧牲畜令其分地屯牧擇其中之驍捷者教練為兵耕牧之餘復習騎射擊刺之法名為屯軍使世守其業五年以後始差收耕牧之稅即以供給屯軍饗勞之需復以其餘力繕完牆堡修整戎器第使人自為守經費所出取之屯牧有餘

宦官

漢和熹鄧后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秦苻堅選奄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授經若夫巷伯能詩列於小雅史游急就著在藝文古固有之而不限其人也我太祖深懲前代宦寺之弊命內官不許識字永樂以後此令不行宣德中乃有內書堂之設原注實錄宣德元年七月以劉翀為行在翰林院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四年十月命行在禮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陳山專授小內使書○實錄言山為人寡學急利而味大體上薄之其致仕歸恩禮一無所及則其授小內使書亦賤者之事也昔隋蔡允恭為起居舍人帝遣教宮人允恭恥之數稱疾宋賈昌朝為侍講以編修資善堂書籍為名而實教授內侍諫官吳育奏罷之以宣廟之納諫求言而廷臣未有論及此者馴致秉筆之奄其尊侔於內閣而大權旁落不可復收得非內書堂階之厲乎原注英廟升遐典璽局局丞王綸以老事東宮希圖柄用而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上坐飲至哺而去周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當時警御之臣皆是士人而婦寺之權

衰矣。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閣守禦。廷內埽除。稟食而已。

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玄宗時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原注：玄宗始置內侍省監

二員。秩三品。以高力士袁思藝爲之。是知宦官之盛。繇於宮嬪之多。而人主欲不近刑人。則當以遠色爲本。唐氏曰：凡閹人導君以荒游。導君以修御。導君以惡見正人。權臣因之。上隱無不聞。下巧無不達。國之大柄。下移矣。明示以

便進之門。邪曲進。賢正沮矣。金入則死。罪生求拂。則有功。死刑不中。罰不中矣。此七患者。其患小。然剛明

之君。或中其一。二法制無可加。誠訓無所益。雖神聖蓋亦莫之如何也。已矣。兒輩公卿天子孤矣。逐屠忠

真朝廷空矣。挾制天子。干戈起矣。是三患者。其患大。必滅宗社。而後已。然絕之甚易也。請著爲典。曰：凡閹

人不授官。不任事。不衣命服。後世人臣有言立閹人之職。司及使視戎事者。殺無赦。凡閹人傳命於朝。見

宰相。跪而致言。跪而受言。不得立焉。傳命於堂。見九卿。立而致言。立而受言。不得坐焉。遇百官於道。見而

下馬。過而上馬。不得乘焉。抗公卿者。斬。抗王元美筆記曰：高帝時。中人不得預外事。見公侯大臣。叩首惟

謹。原注：宋濂大明日歷序。言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其家法之嚴五也。至永樂初。狗兒諸奄。稍稍見馬上

之績。後以倦勤朝事。漸寄筆札。久乃稱肺腑矣。太監鄭和等。以奉命率舟師下海中。諸夷而中人有出使

者矣。西北大將多洪武舊人。意不能無疑。思以腹心參之。而中人有鎮守者矣。王振時。上春秋少。不日接

大臣。而中人有票旨徑行者矣。

國史所載。永樂五年六月。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詐傳詔旨。擅役軍民。此卽弄權之漸。仁宗卽位。凡差

出內臣。限十日內。盡撤回京。其見於詔書者。有採寶石。採金珠香貨。採鐵黎木。而太宗實錄多諱之不書。

原注：實錄有十九年十一月辛酉。遣內官楊寶。二十年十月。至洪熙元年六月。宣宗卽位。而巡按浙江監

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內官內使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有拘集之擾有供應之煩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宜皆取回惟令有司買納詔從之乃猶有如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所書管事袁琦假公務爲名擅差內官內使陵虐官吏軍民逼取金銀等物以至磔死而其黨十餘人皆斬者嗚呼作法於涼其敝猶貪至於萬厯中乍礦稅之使旁午四出而藉口於祖宗之成例則外廷之臣交章爭之而無可如何矣是以武王不泄邇楊氏曰有明一代如王汪劉魏其害固不容言矣其餘諸帝自太宗仁宗

中官典兵亦始於永樂仁宗實錄言甘肅總兵官都督費瓚不能專斷軍政悉聽中官指使勅責其低眉俛首受制於人宣宗實錄言交趾左參政馮貴善用人嘗得土軍五百人勁勇善戰貴撫育甚厚每率之討賊所嚮成功後爲中官馬騏奪去貴與賊戰不利遂死之宣德元年三月己亥勅責中官山壽曰叛賊黎利本一窮蹙小寇若早用心禽捕如探雀雛爾乃妄執己見再三陳奏惟事招撫以致養禍遺患及方政等進討爾擁官軍一千餘人坐守乂安不往來策應視其敗衄是則交趾之失實本於中官而仁宣二宗亦但加之譙責而已王振之專土木之難此非其漸乎

交趾一事中官之惡實錄不盡書景泰四年吏科給事中盧祥言臣思永樂年間克平交趾設置郡縣夷人服從後因鎮守內臣貪虐致失人心竟亡其地天下至今非議不已卽此數言可以想見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豈不信夫

成祖天威遠加無思不服。遏密未幾。遂棄交趾。齊桓首霸。而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春秋已志之矣。故姤之初六。一陰始生。而周公戒之。

正統九年正月辛未。命成國公朱勇。興安伯徐亨。都督馬亮。陳懷等。統兵出境。勦兀良哈三衛。勇同太監僧保。出喜峰口。亨同太監曹吉祥。出界嶺口。亮同太監劉永誠。出劉家口。懷同太監但信。出古北口。是時王振擅權。乃有此遣。而後遂以爲例。至十四年。陽和口之戰。太監郭敬監軍。諸將悉爲所制。師無紀律。而宋謙朱冕全軍覆沒矣。

景泰元年閏正月乙卯。工部辦事吏徐鎮言。刑餘之人。不侍君側。太祖高皇帝懲漢唐之弊。不令預政。不令典兵。但使之守門傳命而已。邇者姦監王振。乘機專政。依勢作威。王爵天憲。悉出其口。生殺予奪。任己愛憎。又多引同類。如郭敬等。以爲心腹。出監邊事。皇上臨御之初。乞監前失。宦官有參預朝政。及監軍鎮守者。悉令還內。各守本職。如此。則宦官無召釁之端。國祚有過歷之兆矣。事寢不行。

六月乙酉。陝西蘭縣舉人段堅。論宦寺監軍之失。

庚子。肅府儀衛司餘丁聊讓。請禁抑宦寺。

三年九月辛卯。南京錦衣衛鎮撫司軍匠餘丁蕭敏。陳內官苦害軍民十事。

間曹吉祥專權。舉兵焚闕。欲危宗社。今日牛玉專權。謀黜皇后。欺侮陛下。是皆貽笑於四方。取議萬世者也。臣請自今以後。一不許內官與國政。二不許外官與內官私相交結。三不許內官弟姪在外管事。並置立產業。自古內官賢良者。萬無一人。無事之時。似爲謹慎。一聞國政。便作姦欺。如聞陛下將用某人。必先賣之以爲己功。聞陛下將行某事。必先泄之以張己勢。人望日歸。威權日重。而內官之禍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官與國政者此也。內官侍奉陛下。朝夕在側。文武大臣。不知廉恥者。多與之交結。有饋以金寶珠玉。加之婢膝奴顏者。內官便以爲賢。朝夕在陛下前稱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謁者。內官便以爲不賢。朝夕在陛下前非毀之。陛下天縱聖明。固不爲惑。日加浸潤。未免致疑。稱美者驟踰顯位。非毀者久屈下僚。怨歸朝廷。恩結宦寺。而內官之禍起矣。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外官與內官交結者此也。內官弟姪人等。授職任事。倚勢爲非。聚姦養惡。家人百數。貨貨萬餘。田連千頃。馬繫千匹。內官固有此家產。所以貪婪無厭。姦弊多端。身雖在內。心實在外。內外相通。而禍亂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官弟姪在外管事。並置立家產者此也。陛下果能鑒彼三人於既往。行此三事於方今。則禍亂自然不作。災害自然不生。倘或不然。則禍起蕭牆。變生肘腋。異日之患。有不可言者矣。然臣等今日之所言。乃舉朝廷之所諱。臣等雖愚。亦知避禍。但受恩朝廷。無以爲報。官居言路。不可苟容。若陛下能行而不疑。卽臣等雖死而無悔矣。上責徽等妄言要譽。命吏部俱調州判官。

〔原注〕疏草
李鈞筆也。

中都之變。宦官債事之前車也。不一年而監守之遣四出。以外廷無人甚也。平陰之役。風沙衛殿。殪綽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天子以此恥天下之士大夫。而士大夫不以爲恥。且羣然攻之。廷論雖譁。上心弗信。及暫撤之。而士大夫又果不足用也。於是乎再任宦者。而國事已不可爲。昔者唐德宗卽位。疏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故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嗚呼。吾不知今日之攻宦官者。果愈於宦官乎。內廷旣不可用。外廷亦遂無人。而國事又將誰屬乎。至於昭王歎息。思良將之已亡。武帝咨嗟。慮名臣之欲盡。而燎原靡撲。過涉終亡。可爲痛哭者矣。是以人材非一世之所能成。古先王於多難之時。而得賢臣之助者。以其養之豫而儲之廣也。傳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夫有天下而爲子孫之慮者。則必在於人才矣。

金史完顏訛可傳。劉祁曰。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以爲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卽入奏之。上因責臺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應變。多爲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論曰。夫以誓御治軍。旣掣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原注〕

近侍非宦豎也。以世胄或吏員爲之。見斜卯愛實傳。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戊午。上諭禮部。並在內各監局等衙門。官常典制。內外攸分。本職之外。豈宜侵越。我太祖高皇帝。酌古式。今獨嚴近習之防。勅內官毋預外事。一時朝政清明。法紀整肅。拔本澄源。意甚深遠。朕鑒後追前。凜持祖訓。自今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衙門。或典禮繕戎。或鳩工管籥。或司膳服。或辦文書。都著勤慎小心。料理本等職業。不許違越祖制。干預在外政事。違者卽以亂政。參拏處斬。仍詳察舊典。開列職掌具奏。禮部右侍郎蔣德璟疏言。周官內職。不滿百人。糾禁王宮。掌於小宰。古聖垂法。下戒將來。蓋其慎也。原注天啓元年四月御史張捷疏言請令中官受考察於禮部定爲五年一舉如京察例太祖高皇帝實詳監於往代。而取衷焉。其設內官也。監司局庫各有定員。秩不過四品。俸不過一石。而且糾劾有令。交通有戒。豫政典兵有禁。謹內外之防。杜假竊之漸。至尙論漢唐已事。而三致意焉。淵哉天訓。亘古不易矣。雖二十五年。曾遣太監聶慶童。往諭陝西河州等衛所番族。令其輸馬。以茶給之。然往諭屬番。於軍民無與。且不假事柄。亦暫往卽還。終洪武之世。無他特遣。此所以致清明整肅之治。而開萬世太平之基也。乃若列聖繼承。宮府之大防。無改。而時事偶異。中外之任使間聞。永樂中始有遣使外國。及遣往甘肅巡視者。洪熙中始有守備南京者。正統中始有率兵討賊防邊。及各省鎮守者。景泰初始有分坐十營。或稱監鎗者。然仍聽尙書于謙等節制。至正德中。邊關始置內監。且令提督禁兵內操。分坐勇士四衛軍營。益非祖宗之舊矣。他如監工監器。會同審錄。蘇杭織造。榷稅開礦之遺。皆利少害多。亦旋設旋止。操縱在握。一時暫託權宜。而事任遞遷。易世每多。

釐正。惟世宗肅皇帝毅然裁革。獨斷於先。我皇上翦除逆璫。媲美於後。總之稟成於高皇帝訓諭。內臣毋豫政事。外臣毋行交結。二語足括千古治亂之源矣。臣等伏讀寶訓。深遡貽謀。不使有功。自無竊柄之患。嘗令畏法。實杜亂政之階。故委腹心則威福移。寄耳目則羅織敢。遵典章則職守自恪。嚴內外則侵越不生。此實鑒古酌今。可以無敵。而神孫聖祖於焉一揆者也。謹遵聖諭。備察舊章。將各監局職掌。著爲令甲。可考見者。臚列上呈。恭候聖明裁奪。得旨申飭。

奄人之有祠堂。自英宗之賜王振始也。至魏忠賢則生而賜祠。且徧於天下矣。故聖人戒乎作俑。

禁自宮

實錄。成化元年七月丁巳。直隸魏縣民李堂等十一名。自宮以求進。命執送錦衣衛獄罪之。發南海子種菜。祖宗以來。凡閹割火者。必俘獲之。奴或罪極當死者。出其死而生之。蓋重絕人之世。不忍以無罪之民。受古肉刑也。景泰以來。乃有自宮以求進者。朝廷雖暫罪之。而終收以爲用。故近畿之民。畏避繇役。希覬富貴者。倣效成風。往往自戕其身。及其子孫。日赴禮部投進。自是以後。日積月累。千百成羣。其爲國之蠹害甚矣。〔原注〕吏臣劉吉等之辭。〔唐氏曰〕不重奄人。則無自宮以幸進者。此除惡務本之道也。至奄人禍烈而後禁之。則無及矣。

餘冬序錄曰。永樂二十二年。令凡自宮者。以不孝論。軍犯罪及本管頭目總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原注〕實錄。永樂十九年七月丁卯。成化九年。令私自淨身者。本身處死。家發邊遠充軍。正統十二年。天順二年。嚴自宮之禁。犯者皆發充軍。

成化九年節經申明。宏治五年自淨身者。本身並下手人俱處死。全家充軍。兩隣及歇家不舉。有司里老容隱者一體治罪。其禁止乎未殘者。法甚嚴也。永樂二十三年。原注仁宗即位興州左屯衛軍徐翼。有子自宮。入爲內豎。翼奏乞除軍籍。上曰。爲父當教子。爲子當養親。爾有子不能教。自殘其體。背親恩。絕人道。敗壞風化。皆原於爾。尙敢希除軍籍邪。出其子使代軍役。宣德二年。令自淨身人。軍民各還元伍籍。不許投入王府。及官勢家藏隱。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處死。該管總小旗里老隣佑。一體治罪。正統元年。閏六月。時軍民多自宮。希進。間有以赦而獲免罪者。刑部請依舊制。不論赦前赦後。俱論以不孝重罪。從之。成化十一年二月。順天府永清縣民徐義。自宮其幼子以求進。詔發充廣西南丹衛軍。妻及幼子皆隨往。十五年。淨身人令巡城御史錦衣衛督逐回籍。宏治元年。令錦衣衛拘送順天府。遞發元管官司點問。知在不許容縱。十三年。令先年淨身人。曾經發遣。不候收取。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問發邊遠充軍。其戒約於已殘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璫滿朝。金玉塞塗。至今日而益盛。然則法果行乎。

宋仁宗未有繼嗣。太常博士吳及上言。古之明王。重絕人之世。今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絕人理。以希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有因而天死者。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矜。況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今以祖宗時較之。當日宦官幾何人。今幾何人。臣愚以爲胎卵剝傷。鳳凰不至。繼嗣未育。殆繇於此。伏願濬發德音。詳爲條禁。權罷宦官。

進獻有擅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繼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此者。帝異其言。權罷內臣進養子。

卷十

治地

古先王之治地也。無棄地。而亦不盡地。田間之涂九軌。有餘道矣。遺山澤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餘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難壞。年計不足。而世計有餘。後之人一以急迫之心爲之。商鞅決裂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蕩然。宋政和以後。圍湖占江。而東南之水利亦塞。〔原注〕宋史劉翰傳。鑑湖爲民侵耕。官田收其租歲二萬斛。政和間。澗以爲田。循至六倍。○文獻通考。圩田。湖田。多起於政和以來。其在浙間者。隸應奉局。其在江東者。蔡京秦檜相繼得之。於十年之中。荒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濶以墾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爲水也。恆六七而較其所得。反不及於前人。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則必自此二言始矣。

斗斛丈尺

古帝王之於權量。其於天下則五歲巡狩而一正之。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禮記月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也。〔原注〕洪武初。命三日故關石和鈞。大禹以之興夏。謹權量。審法度。而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鄉異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爲一斗者。一閏之市。兩斗

竝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者。有以三百六十步爲畝者。有以七百二十步爲畝者。〔原注〕大名府志有以一千二百步爲一畝者。其步弓。有以五尺爲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爲步。此之謂工不信度者也。〔趙氏曰〕晉書。摯虞論樂。謂今尺長于古尺。幾及半寸。樂府用之。故律呂不合。將作大匠陳懿。掘得古尺。尙書奏。今尺長于古尺。宜以古爲正。是晉時尺度。已長于古。亦尙不至三寸。程大昌演繁露。謂唐尺一尺。比六朝一尺二寸。沈存中筆談。謂古尺二寸五分。當今一寸八分。周祈名義考。謂周尺才得今六寸六分。神史謂宋司馬侑刻布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邱瓊山謂周尺比今鈔尺六寸四分。王棠謂明鈔尺與今裁尺相近。夫法不一。則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權量而正經界。其先務矣。後漢書。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簡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而隋書。趙昺爲冀州刺史。爲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令頒之天下。以爲常法。儻亦可行於今日者乎。

地畝大小

以近郭爲上地。遠之爲中地。下地。蓋自金元之末。城邑邱墟。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冊田也。後墾者遠郊。遠郊。繼代之新科也。故重輕殊也。

廣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由國初有奉旨開墾。永不起科者。有因洿下。鹹薄而無糧者。今一概量出作數。是以元額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畝數增多。取駭於上。而貽害於民。乃以大畝該小畝。取合元額之數。自是上行造報。則用大地以投黃冊。下行徵派。則用小畝以取均平。是以各縣大地。有以小地一畝八分折一畝。遞增之。至八畝以上。折一畝。旣因其地之

高下而爲之差等。又皆合一縣之丈地。投一縣之元額。以敷一縣之糧科。而賦役由之以出。此後人一時之權宜爾。考之他郡。如河南八府。而懷慶地獨小。糧獨重。開封二十四州縣。而杞地獨小。糧獨重。蓋由元末未甚殘破。故獨重於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給。度田之令。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詳原注解縉大庖西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而中原之地。彌望荆榛。亦無從按畝而圖之也。唐時陸贄有輕瘠鹵而稅反。重是則洪武之時。卽已如此。而中原之地。彌望荆榛。亦無從按畝而圖之也。唐時陸贄有言。創制之始。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致敵之端。古今一轍。而井地不均。賦稅不平。固三百年於此矣。故東昌府志言。三州十五縣。步尺參差。大小畝規畫不一。人得以意長短。廣狹其間。而大名府志謂田賦必均。而後可久。除沙茅之地。別籍外。請檄諸州縣長吏。畫一而度之。以鈔準尺。以尺準步。以步準畝。以畝準賦。做江南魚鱗冊式而編次之。舊所籍不齊之額。悉罷去。而括其見存者。均攤於諸州縣之間。一切糧稅馬草驛傳均徭里甲之類。率例視之以差。數百里之間。風土人烟。同條共貫矣。則知均丈之議。前人已嘗著之。而今可通於天下者也。閻氏曰江都之田一萬七千餘頃。額徵銀五萬餘兩。高郵田二萬五千餘頃。額徵銀四萬一郵三倍也。蓋泰州大地而高郵小地也。又加興化田二萬四千餘頃。額徵銀二萬八千餘兩。寶應田二千餘頃。額徵銀二萬餘兩。非寶應僅興化十分之一。賦重十倍也。蓋寶應大地而興化小地也。小地則一畝爲一畝。而賦輕。大地則數畝折一畝。而賦重。賦役全書內皆未經注明也。錢糧款項不可不簡。而田畝大小尤不可不明。

宋史言宋時田制不立。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冒僞。未嘗考按。原注王洙傳洙言天下田稅不均。請用鄆語孫琳千步開方法。頌州縣以均其

稅沈氏曰宋食貨志重修定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又言宣和中李彥置局汝州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指為天荒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訴者輒加威刑公田既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為奏除悉均諸他州原注是則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有自宋已然者又不獨金元之季矣

州縣界域

自古以來畫疆分邑必相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則州縣所屬鄉村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門之外即為鄰屬者則幅員不可不更也下邳在渭北而併於渭南美原在北山而併於富平若此之類俱宜復設而大名縣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城則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轄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宮原注威縣原注之間有新河縣原注清河原注威縣原注之間有冠縣原注鄆城原注范縣原注之間有鄒縣原注地青州之益都等縣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遷縣有開封之祥符縣地大同之靈邱廣昌二縣中間有順天之宛平縣地或距縣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縣數姦誨逋恆必繇之而甚則有如沈邱原注封之縣署地糧乃隸於汝陽原注者則錯互不可不正也衛所之屯有在三四百里之外與民地相錯浸久而迷其版籍則軍民不可不清也水濱之地消長不常如蒲州之西門外三里即以補朝邑之圯使陝西之人越河而佃至於爭鬪殺傷則事變不可不通也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有王者作謂宜遣使分按郡邑圖寫地形奠以山川正以經界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庶乎獄

詔衰而風俗淳矣。

〔原注〕洪武十七年八月丙戌以州之民戶不及三千者皆改爲縣改者凡三十七州。

後魏田制

〔汝成案〕周禮閭師任工以飭材事今作餘材。考魏書同恐誤脫又貢其材周禮作貢其物。

後魏雖起朔漠據有中原然其墾田均田之制有足爲後世法者景穆太子監國令曰周書言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餘材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材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乃令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爲之芸田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爲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游戲於是墾田大增高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詔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覽先王之典經綸百氏儲蓄既積黎元永安爰暨季葉斯道陵替富強者並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塵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或爭畝畔以亡軀或因饑饉以棄業而欲天下太平百姓豐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勸課農桑興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男夫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士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是有口分世業之制唐時猶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創百世之規其亦運之掌上也已宋林勳作本政之書而陳同父以爲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豈非知言之士哉

開墾荒地

明初承元末大亂之後。山東河南。多是無人之地。洪武中。詔有能開墾者。即為己業。永不起科。原注是時方孝孺有

因其曠土。復古井田之議。至正統中。流民聚居。詔令占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戶部尚書張鳳等奏。山東河南北直隸

並順天府。無額田地。甲方開荒耕種。乙即告其不納稅糧。若不起科。爭競之塗。終難杜塞。今後但告爭者

宜依本部所奏。減輕起科。則例每畝科米三升三合。每糧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絕爭競之端。抑且少助

倉廩之積。從之。戶科都給事中成章等。劾鳳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聽。然自古無永不起科之地。國

初。但以招徠墾民。立法之過。反以啟後日之爭端。而彼此告訐。投獻王府勳戚。及西天佛子。原注見實錄

月。無怪乎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也。楊侍郎曰。勸民開墾。務使野無曠土。第或山深箐密。或係砂鹵。開

畝外。凡有磽瘠難墾之地。俱準照斥鹵輕則起科。則民必鼓舞地利。可以廣收。民人承墾。即給執照。為業

照例十年起科。如其地本係沃土。則不在此例。胡御史曰。陝省督臣。每年酌動官銀。借民開墾。令于秋收

照時價還糧。先後動項。發借銀六萬餘兩。共收過糧約十餘萬石。此已試之成效。以為此法。凡西北近邊

之地。如直隸之永平。宣化。山西之大同。朔平。寧武。甘肅之寧夏。西寧等府。隙地曠土。所在多有。而盛京之

奉天。錦州二府。曠地沃衍。水泉豐溢。一經開墾。即為膏腴。若令槩照陝省之法。領銀交糧。春借秋還。邊民

之力。能耕種者。必無不願。惟領銀交糧之時。不得勒需索。則民情踴躍矣。書給事曰。開墾原以利民。然

所在。奉行不善。流弊有二。一曰以熟作荒。州縣承望上司。意旨並未勘奪。預報畝數。以邀急公之名。遽知

不足。即責之。見在熟田。以符所報之數。一曰以荒作熟。河壩坍塌。漲不常山。麓難資灌。漑州縣不復履勘。悉

入報墾之數。赤貧乏食之民。止食目下。官給牛種。官與草舍。以餬旦夕。而不顧其地之不可得。而墾也。十

年之後。民不得不報熟。官不得不升科。幸而薄收。完官不足。稍遇歉歲。卒歲無資。而逃亡失業矣。故凡經

報過開墾地畝。無論已未升科。俱令州縣官按冊踏勘。內有向係還糧熟田。混報開墾者。即行舉首除額

免。其處分。至新墾田。應行升科之日。亦必親勘。果係田禾成熟。可以持久者。始與升科。如其磽瘠瘠薄。不

能成熟者卽
與開除免賦。

蘇松二府田賦之重

邱濬大學衍義補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

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原注〕據諸司職掌。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

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

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爲重。其糧額比天下爲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

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府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臣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

七縣。〔原注〕時未立太倉州。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

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沈氏曰〕蘇州

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賦約居天下十分之一弱也。○十分之一弱。卽八十八分之八強。

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曰。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每畝三斗。宋時均兩浙田。每畝一斗。〔原注〕宋淳祐元年。鮑廉作

琴川志曰。國初盡削錢氏白配之日。遣右補闕王永高象先各乘遞馬。均定稅數。只作中下二等。中田一畝。夏稅錢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畝。錢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取於民者。不過如此。自熙豐更法。崇

觀多事靖炎軍興。隨時增益。然元入中國。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

升。〔原注〕元史耶至於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稅亦不過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於

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獨蘇松二府之民。則因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糧重去處。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請言其故。國初籍沒土豪田租。有因爲張氏義兵而籍沒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沒者。有司不

體聖心。將沒入田地。一依租額起糧。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原注宋史言建炎元年籍沒蔡京王

黼等莊以爲官田減租三分洪武初未有以此故事上言者何也。田未沒入之時。小民於土豪處還租。朝往暮回而已。後變私租爲官

糧。乃於各倉送納。運涉江湖。動經歲月。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盜賊者。以致

累年拖欠不足。原注王叔英疏亦言輸之官倉道路既遙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更多有甚於輸富民之租者自洪武時已然矣愚按宋華亭一縣。卽今松江一

府。當紹熙時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三百餘石。景定中賈似道買民田以爲公田。益糧一十五萬八千二百

餘石。宋末官民田地。稅糧共四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量加圓斛。元初田稅比宋尤輕。然至大德間沒入

朱清張瑄田後。至元間又沒入朱國珍管明等田。一府稅糧。至有八十萬石。迨至季年。張士誠又併諸撥

屬財賦府。與夫營園沙職。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來。一府稅糧共一百二十餘萬石。租既太重。民不能

堪。於是皇上憐民重困。屢降德音。將天下係官田地。糧額遞減三分二分。外。原注卽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詔書松江一府

稅糧。尚不下一百二萬九千餘石。愚歷觀往古。自有田稅以來。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農夫蠶婦凍而織

餒而耕。供稅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蕪。錢糧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

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間。所免稅糧不下數百萬石。永樂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復七年拖欠折收

輕齋亦不下數百萬石。折收之後。兩奉詔書。敕諭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糧草。鹽糧屯種。子粒稅絲。門攤課鈔。悉皆停徵。前後一十八年間。蠲免折收停徵。至不可算。由此觀之。徒有重稅之名。殊無徵稅之實。願閣下轉達皇上。稽古稅法。斟酌取舍。以宜於今者而稅之。輕其重額。使民如期輸納。此則國家有輕稅之名。又有徵稅之實矣。

今按宣廟實錄。洪熙元年閏七月。廣西右布政使周幹。自蘇常嘉湖等府巡視還。言蘇州等處。人民多有逃亡者。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畝舊稅五升。小民佃種富室田。畝出私租一石。後因沒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之乎。盡取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凍餒。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乞命所司。將沒官之田。及公侯還官田。租俱照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則田地無拋荒之患。而小民得以安生。下部議。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詔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糧。既重。農民弗勝。自今年爲始。每田一畝。舊額納糧自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永爲定例。六年三月。巡撫侍郎周忱言。松江府華亭上海二縣。舊有官田稅糧二萬七千九百餘石。俱是古額。科糧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徵收易完。上命行在戶部會官議。劾忱變亂成法。沽名釣譽。請罪之。上不許。七年三月庚申。詔但係官田塘地。稅糧不分古額近額。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詔書減免。

不許故違。辛酉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尚書胡濙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什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除租賦，而戶部皆不準，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為辭之語。若然，則是廢格詔令，壅遏恩澤，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卿等皆士人，豈不知此？朕昨有詩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濙等皆頓首謝。其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耕作既勞勩，輸納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惻予懷，故迹安得循。」下詔減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視萬姓，有若父子親。茲推重邦本，豈曰矜吾仁。英廟實錄：正統元年閏六月丁卯，行在戶部奏：「浙江直隸蘇松等處減除稅糧，請命各處巡撫侍郎并同府縣官用心覈實，其官田每畝秋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明白具數送部磨勘從之。」原注：按嘉靖十七年冊，蘇州府田

而猶三斗七升，是此旨當日未盡奉行也。王上舍曰：糧曷以浮名也。蘇州府見額二百五十萬石，松江府見額一百二十萬石，然在宋時蘇州不過三十餘萬也。松江不過二十餘萬也，即有元增賦蘇州亦八十餘萬而止。松江亦七十餘萬而止。是今之編賦額較宋浮至七倍，比元亦浮至三倍，不特此也。即如湖廣省額徵二郡獨兩金歛，建文詔免，為國家之根本，難議蠲耳。子是有為變通之說者，或曰：「明時雖曰重額，粟而不行，大抵以蘇松財賦重地，為國家之根本，難議蠲耳。子是有為變通之說者，或曰：「明時雖曰重額，而漕運贈米，即在正米之中，且平米一石，派本色五斗，外止徵折色銀二錢五分。周文襄巡撫江南，重糧田納銀一兩，準米四石，輸布一疋，準米一石，正額如此，加耗一畝，可知今則每米一石，除去本色折色，至五錢也。有奇而加耗，猶在既有五米，十銀，復有浮數不貲，或致一畝之租，不能辦一畝之稅。此加耗之害，非淺也。浮糧難豁，耗贈不可減乎？或曰：故明折色于次年二月分十限開徵，今則于本年正月二月間通行，截票

其時宿土未翻青苗未插水旱未卜豐歉未定遂以監司督之有司難督之里役里役督之編戶苟非
操券于債家入衣于質庫其將何以應之此早徵之患至深也浮糧難豁催科不可緩乎或又曰徵輸減
一分則小民受一分之惠試以蘇松田計如極重科則每畝三斗以內者每一石請減五升其每一斗五升以下地蕩山
塗等則不在議減之列如是則于國計無虧而三百年之痼疾則有垂萬世科則遞減遞減獨不可行乎
夫是三說者皆變通之得其道者也但減耗緩徵可救一時非所以垂萬世科則遞減遞減獨不可行乎
裕天儲爲今計若莫以蘇松浮糧攤之天下輕額田虧而民生有再甦之樂也沈氏曰雍正三年四月初
下無加徵之苦而二郡有減賦之實國用無毫釐之虧而民生有再甦之樂也沈氏曰雍正三年四月初
九日奉旨蠲免蘇州府額徵地丁銀三十萬兩松江府十五萬兩從管理戶部事務怡親王等奏請也時
蘇州府條折兵餉衛里人丁匠班隨漕經費等項歲徵銀一百六十二萬六千九百兩零松江府四十三
萬三千五百三十兩零蘇州府正耗漕白等項歲徵米九十七萬五千二百三十七石零松江府四十三
八千五百八十八石零其地丁銀蘇州府一百二十九萬五千餘兩松江府六十七萬四千餘兩蘇州府地
丁銀項每至次年奏銷之期民欠必至三十餘萬松江府必至十五六萬計蘇州田地山蕩灘漕等共
九萬九千九百餘頃松江共四萬零八百餘頃是月戶部議覆光祿寺卿杭奕祿奏請敕下江南督撫
于蘇松二府州縣凡有田之人于恩免額徵錢糧數內十分中減免佃戶三分查二府恩免額徵係條折
銀兩租田之人交納皆係米石所減三分應以米算照條折米一斗折銀一錢之例如有田之人恩免額
徵銀一錢則於此一錢銀之內納租人名下減免米三升以此爲準聖恩蠲免二府額徵四十五
萬兩業戶得沾三十一萬五千兩之恩佃戶亦分沾十三萬五千石之恩矣云云奉旨依議速行

官田自漢以來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爲官田開禧三年誅韓侂胄明年置安邊所凡
侂胄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園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輸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
十一萬五千緡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慮張晞顏等言乞
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
百萬斛之入丞相賈似道主其議行之始於浙西六郡凡田畝起租滿石者予二百貫以次遞減有司以

買田多為功。皆謬以七八斗為石。其後田少。與磽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多

破家矣。原注理宗紀言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而平江之田獨多。原注似道傳包恢知平江。元之有天

下也。此田皆別領於官。松江府志言元時苗稅公田外。復有江淮財賦都總管府領故宋后妃田。以供太

后。江浙財賦府領籍沒朱原注張瑄原注田。以供中宮。原注元史天歷二年十月。稻田提領所領籍沒朱原注

國管原注田。以賜丞相脫脫撥賜莊。原注在上海十九保。○元史至正四年六月己巳。賜脫脫松江

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等田。原注又有江關原注以賜影堂寺院。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雲宗僧田。原注

成宗紀大德七年七月。罷江南白雲宗總攝所。其田令依例輸租。仁宗紀至大四年二月。御史臺言。皆不

係州縣元額。而元史所記賜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兒等。諸王如魯王瑯阿不刺。鄰王徹徹禿等。公主如

魯國大長公主。寺院如集慶萬壽二寺。無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張士誠據吳之日。其所署

平章太尉等官。皆出於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時買獻之產。徧於平江。而一入版圖。亦按其租

簿沒入之。已而富民沈萬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蘇州。而蘇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

年六月戊子。知府况鍾所奏之數。長洲等七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餘石。其中民糧止一十五萬三

千一百七十餘石。官糧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餘石。是一府之地土。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

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詔減其什之三。而猶為七斗。是則民間之田

一入於官。而一畝之糧。化而爲十四畝矣。

原注實錄宣德七年七月己未。行在戶部奏。直隸松江府沒官田。宜準民田例起科。上從之。命各處沒官田糧。俱準此例。

固其積重難返之勢。始於景定。訖於洪武。而徵科之額。十倍於紹熙以前者也。於是巡撫周忱。有均耗之

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寬官田。而租額之重。則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農具車牛。其始皆給於

官。而歲輸其稅。浸久不可問。而其稅復派之於田。然而官田官之田也。國家之所有。而耕者猶人家之佃

戶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爲一冊而徵之。猶夫宋史所謂一曰官田之賦。二曰民田之賦。金史所謂官

田曰租。私田曰稅者。而未嘗併也。相沿日久。版籍訛脫。疆界莫尋。村鄙之氓。未嘗見冊。買賣過割之際。往

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飛灑移換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謂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訟端無窮。而賦

不理。於是景泰二年。從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楊瓚之言。將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輕租之家。承納

及歸併則例。四年。詔巡撫直隸侍郎李敏。均定應天等府州縣官民田。

原注先是正統中。戶部會官議。令江南小戶官田。改爲民田起科。而

量改大戶民田爲官田。以備其數。既又因御史徐郁奏。令所司均配扣算。務使民田量帶官田。辦糧以甦

貧困。俱行巡撫侍郎周忱。清理然民田多係官豪占據。莫能究竟。其弊仍舊。至是部復以爲言。戶部請從

其議。命敏均定搭派。敢有恃強阻滯者。執治其罪。從之。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劾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

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爲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

官田之多少。輕重爲準。多者長洲至畝科三斗七升。少者太倉畝科二斗九升矣。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

小民乃代官佃納。無涯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於此。然而爲此說者。亦窮於勢之無可奈何。而當日之士

大夫亦皆帖然而無異論亦以治如亂絲不得守二三十年紙上之虛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原注惟唐太常鶴徵作武進志極爲惋歎抑嘗論之自三代以下田得買賣而所謂業主者即連陌跨阡不過本其錙

銖之直而直之高下則又以時爲之地力之盈虛人事之贏絀率數十年而一變奈之何一入於官而遂

如山河界域之不可動也且景定之君臣其買此田者不過予以告牒會子虛名不售之物逼而奪之以

至彗出民愁而自亡其國。原注宋史買公田五千畝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五

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及田事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騷然四百餘年之後推本重賦之繇則猶其遺禍也原注宋史謂其弊極多其租尤重及宋而況於沒入之田本無其直者乎至於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

之主則夫官田者亦將與冊籍而俱銷共車牛而皆盡矣猶執官租之說以求之固已不可行。原注隋書李德林傳

高祖以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賜德林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則是以當代之君而還前代所奪之地價古人已有之矣○又考後漢書譙元子瑛

奉家錢千萬於公孫述以贖父死及元卒天下平定元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敕所在還元家錢則知人王以天下爲心固當如此而欲一切改從民田以復五升之額

即又駭於衆而損於國有王者作威則三壤謂宜遣使案行吳中逐縣清丈定其肥瘠高下爲三等上田

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塗蕩以升以合計者附於冊後而概謂之曰民田惟學田屯田乃

謂之官田則民樂業而賦易完視之紹熙以前猶五六倍也豈非去累代之橫征而立萬年之永利者乎

汝成案圖氏潛邱札記引作捐不可得之虛計而非損上立百世之永利而非變古也使唐才兩太宗當此朝聞而夕行之矣若據謂何必兩太宗明宣宗蓋嘗有意於此矣實錄載其五年詔減官田舊額糧七

年又申命減免不許有司故違但上壓於祖制之不違下復有行在戶部之夏夏焉不克充其仁心成其仁政迄今誦其詩百世而下猶令人感激涕零也閻氏所引當是亭林初刻之本宣宗實錄及詩今已引見前條昔者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

不隸州縣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

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張凝李穀之言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竝賜見

佃者爲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

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嗚呼以五代之君猶知此義而況他日大有爲之主必有朝

聞而夕行之者矣原注宋紹興二十三年知池州黃子游言青陽縣苗七八倍於諸縣因南唐嘗以縣爲宋齊丘食邑故輸三斗後遂爲額詔減苗稅二分有半科米二分今存者惟

衛所屯田學田勳戚欽賜莊田三者猶是官田南京各衙門所管草場田地佃戶亦轉相典賣不異民田

蘇州一府惟吳縣山不曾均爲一則至今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畝科五升私山每畝科一升五勺

今高淳縣之西有永豐鄉者宋時之湖田所謂永豐圩者也文獻通考永豐圩自政和五年圍湖成田初

令百姓請佃後以賜蔡京又以賜韓世忠又以賜秦檜繼撥隸行宮今隸總所原注宋史建康府永豐圩租米歲以三萬石爲額

王弼原注成化十一年進士溧水知縣永豐謠曰永豐圩接永寧鄉一畝官田八斗糧人家種田無厚薄了得官租身即

樂前年大水平斗門圩底禾苗沒半分子胥告災縣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

作民賣富家得田貧納租年年舊租結新債舊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賣黃犢一犢千文任時估債家算

息不算母。嗚呼。有犢可賣。君莫悲。東鄰賣犢兼賣兒。但願有兒在我邊。明年還得種官田。讀此詩。知當日官佃之苦。卽已如此。原注元史闔復傳言江南公田租重宜減以貸貧民而以官作民。亦不始於近日矣。

元微之集奏狀。右臣當州百姓田地。每畝只稅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頭權酒錢。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諸色職田。每畝約稅粟三斗。草三束。腳錢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職田。又須百姓變米。雇車般送。比量正稅。近於四倍。其公廩田官田驛田等。所稅輕重。約與職田相似。是則官田之苦。自唐已然。不始於宋元也。故先朝洪熙宣德中。屢下詔書。令民間有拋荒官田。召人開耕。依民田例起科。又不獨蘇松常三府爲然。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爲人佃作者十九。其畝甚窄。而凡溝渠道路。皆并其稅於田之中。歲僅秋禾一熟。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原注凡言石者皆以官斛少者不過一石有餘。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歲之力。糞擁工作。一畝之費。可一緡。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故旣減糧額。卽當禁限私租。上田不得過八斗。如此則貧者漸富。而富者亦不至於貧。元史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原注時成宗卽位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卽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原注明朝宣德十年五月乙未。刑科給事中年富亦有此請大德八年正月己未。詔江南佃戶私租太重。以十分爲率。普減二分。永爲定例。前一事爲特恩之蠲。後一事爲永額之減。而皆所

以寬其佃戶也。是則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

漢武帝時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唐德宗時陸贄言。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望令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仲舒所言。則今之分租。贄所言。則今之包租也。然猶謂之豪民。謂之兼并之徒。原注。貧貨志。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也。規者。富人規奪。其稅侵欺之也。宋已下。則公然號為田主矣。

豫借

唐玄宗天寶三載。制曰。每載庸調。八月徵收。農功未畢。恐難濟辦。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二十日為限。至代宗廣德二年七月庚子。稅天下地畝青苗錢。以給百官俸。原注。田一畝。稅錢十五。所謂青苗錢者。以國用急。不及待

秋。方苗青而徵之。故號青苗錢。主其任者。為青苗使。原注。此與宋王安石所行青苗錢之法不同。彼則當青苗錢耳。遂為後代豫借之始。張大令曰。按此則青苗之制。唐宋本不同。何以宋史趙瞻對神宗言。青苗錢。問名為。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鎮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似謂安石祖唐幣政。

錢。民問名為。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鎮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似謂安石祖唐幣政。考唐時。長安萬年二縣。有官置本錢。配納各戶。收其息。以供雜費。宋之常平錢。正與此同。故趙瞻等舉唐為言。其亦曰。青苗者。依當時為稱也。陸宣公言。蠶事方興。已輸繅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憲

宗元和六年二月。制以新陳未接。營辦尤艱。凡有給用。委觀察使以供軍錢。方員借便。不得量抽百姓。故

韓文公有游城南詩云。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閒身。麥苗含穠桑生蕞。共向田頭樂社神。是三四月之間。尙未動差科也。至後唐莊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其時外內離叛未及一月。國亡主滅。明宗卽位。頗知愛民。見於文獻通考所載。長興四年。起徵條流。其節候早者。五月十五日。起徵。八月一日。納足。遞而下之。其尤晚者。六月二十日起徵。九月納足。周世宗顯德三年十月丙子。上謂侍臣曰。近朝徵歛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是莊宗雖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實未嘗行也。乃後代國勢階危。非若同光。而春初卽出榜開徵。其病民又甚矣。沈氏曰。盧熊蘇州府志云。趙順孫字和仲。處州縉雲人。咸淳四年。以顯文閣待制知平江兼發運使。先是郡庾赤立。率以夏初徵民租。順孫謂古者十月納禾稼。今先期半載。民何以堪。僉曰。此例行之三十年。不然將有乏興之憂。首以俸入。及例卷所供。助糴本而抑浮費。以繼之。糴幾二十萬斛。迄免預徵。

詩云。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謝君直曰。苗未秀而食之。貪之甚也。今之爲豫借者。食苗之政也。有不歐民而適樂郊者乎。

虞謙洪武末爲杭州府知府。嘗建議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田多。或數百頃。而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往爲徭役所困。請爲定制。僧道每人田無過十畝。餘田以均平民。初是之。已而謂非舊制。遂廢。楊氏曰。此

仁政也。當事舉而行之。豈不官民兩便乎。汝成案。虞謙之議是矣。而當時以爲非舊制。遂廢不行者。誤也。元時崇奉二氏。朝廷宮闈。公王卿相。凡賜田產。動數百頃。又不輸賦稅。用日饒富。白雲宗總攝復廣侵占。遂至連阡累陌。跨越州郡。後雖屢敕。令視民戶出租。尋廢不行。明初猶存其風。故虞氏有是言。至明中葉以後。已日衰耗。卽有寺田。亦準科則。非復蠹之豪富矣。

紡織之利

今邊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織。雖有材力。而安於游惰。華陰王宏譔著議。以為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既不獲紡織之利。而又歲有買布之費。生計日蹙。國稅日逋。陳文恭曰：陝西為自古蠶桑之地。今日久廢。弛綱帛資于江浙。

花布來自楚豫。小民食本不足。而更賣糧食以製衣。宜其家鮮蓋藏也。非盡其民之惰。以無教之者耳。今當每州縣發紡織之具一副。令有

司依式造成。散給里下。募外郡能織者為師。即以民之勤惰。工拙為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間。民享其利。將自為之。而不煩程督矣。計延安一府。四萬五千餘戶。戶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萬餘人。其為利益。豈不甚

多。按鹽鐵論曰：邊民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夏不釋複。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圜之中。崔寔政論曰：僕前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緝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原注

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婦人出草則穿紙袴。真所謂保蟲者也。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

織。原注：後漢書。采入本傳。是則古人有行之者矣。漢志有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八月載績。為公子裳。幽之舊俗也。率而行之。富強之效。惇龐之化。豈難致哉。唐氏曰：吳絲衣天下。聚于雙

市焉。五月載銀而至。委積如瓦礫。吳南諸鄉。歲有百千萬之益。是以雖賦重困窮。民未至于空虛。室廬舟楫之繁。庶勝于他所。此蠶之厚利也。四月務蠶。無男女老幼。萃力靡他。無稅無荒。以三旬之勞。無農四時之久。而半其利。此蠶之可貴也。夫蠶桑之地。北不逾崧南。不逾浙。西不逾湖。東不至海。不過方千里外。此則所居為鄰。相隔一畔。而無桑矣。其無桑之方。人以為不宜。桑也。今楚蜀河東及所不知之方。亦多有之。何萬里同之。而一畔異宜乎。桑如五穀。無土不宜。一畔之間。日觀其利。而弗效焉。甚矣民之惰也。吾欲使桑徧海內。有禾之土。必有桑焉。其在于今。當責之守令。于務蠶之鄉。擇人為師。教民飼繅之法。而厚其廩。

給其移桑有遠莫能致者則待數年之後漸近而分之而守令則畜騎時行履其地察其桑之盛衰入其室視其蠶之美惡而終較其絲之多寡多者獎之寡者戒之廢者懲之不出十年海內皆桑矣昔吾行于長子略著于篇可以取法焉

吳華覈上書欲禁綾綺錦繡以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謂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勦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忝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有之無益廢之無損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方今纂組日新修薄彌甚斲雕為樸意亦可行之會乎楊氏曰空言禁救無用也必實有清心寡欲之學者乃能收還淳返樸之效

馬政

析因夷隕先王之所以處人民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原注左氏莊二十九年傳先王之所以處廐馬也

漢鼂錯言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原注師古曰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文帝從之故文景之富衆庶

街巷有馬仟伯原注阡陌字同之間成羣乘牝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原注漢書食貨志若乃塞之斥也橋桃致馬千匹原注

貨殖傳班壹避墜原注古地字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原注敘傳則民間之馬其盛可知武帝輪臺之悔乃修馬復

令原注復卒三人之令○西域傳唐玄宗開元九年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

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

定戶無以馬爲貨。原注唐書兵志古之人君其欲民之有馬如此。惟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

馬。原注魏書本紀○延昌元年六月戊寅通河南牝馬之禁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

楊氏曰色目人謂女直畏吾欽察契丹等漢民悉入官敢匿與互市者罪之。原注元史本紀實錄言永樂元年七月丙戌上諭兵部臣

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漢文景時閭里有馬成羣民有卽國家之有其榜諭天下

聽軍民畜馬勿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幾馬漸蕃息。此承元人禁馬之後故有此諭。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

上申諭兵部令民間畜官馬者二歲納駒一匹俾得以餘力養私馬。至宣德六年有陝西安定衛土民王

從義畜馬蕃息數以來獻此則小爲之而小效者也。然未及修漢唐復馬之令也。

驛傳

續漢輿服志曰驛馬三十里一置。史記田橫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是也。唐制亦然。原注唐書

百官志凡二十里有驛白居易詩從陝至東京。原注今陝州至河南府山低路漸平。風光四百里。原注在今代爲三百里車馬十三程。是

也。原注桑維翰對晉高祖言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其行或一日而馳十驛。岑參詩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暮及隴

山頭韓愈詩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是也。原注天寶六載敕自今左降官日馳十驛以上又如天寶十四載十一月

丙寅安祿山反於范陽壬申聞於行在所時上在華清宮。原注在今臨潼縣六日而達至德二載九月癸卯廣平

王收西京甲辰捷書至行在時上在鳳翔府一日而達而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則又不止於十驛也。古

人以置驛之多。故行速而馬不弊。後人以節費之說。歷次裁併。至有七八十里而一驛者。馬倒官逃。職此之故。蓋一考之前史乎。〔原注〕且如通州潞河驛四十里至夏店驛五十里至公樂驛五十里至薊州漁陽驛今以夏店公樂二驛併於三河則一驛七十里矣。豈不勞乎。又如定州永定驛

五十里至西樂驛四十五里至伏城驛四十里至真定府恆山驛猶仍舊貫。使併為三驛亦必不堪其敝矣。

古人以三十里為一舍。左傳。楚子入鄭。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注以為退一舍。而詩言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周禮遺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然則漢人之驛馬。三十里一置。有自來矣。〔原注〕史記晉世家注引賈逵曰。司馬法。從遞不過三舍。三

舍九十里也。

國初凡驛皆有倉。洪熙元年六月丙辰。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遇歲不登。公私無措。惟南關驛有儲糧。臣不及待報。借給貧民一千七百二十八石。上嘉其稱職。即此一事。而當時儲蓄之裕。法令之寬。賢尹益下之權。明主居高之聽。皆非後世之所能及矣。然則驛之有倉。不但以供賓客使臣。而亦所以待凶荒。贍阨實。周禮遺人之掌也。帖括後生。何足以知先王之政哉。

今時十里一鋪。〔原注〕俗作舖。〔原注〕金史泰和六年初置急遞舖。腰鈴傳遞。日行三百里。○大名府志唐有銀牌。宋熙寧有金字牌。急脚遞。岳飛奉詔班師。一日中

十二金字牌是也。

孟子所云。置郵而傳命。蓋古已有之。史記。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漢書黃霸傳注。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

漕程

山堂考索載唐漕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轉運徵斂送納。皆準程節其遲速。其三峽砥柱之類。不拘此限。此法可以不盡人馬之力。而亦無逗留之患。今之過淮過洪。及回空之限。猶有此意。而其用車驢。則必窮日之力而後止。以至於人畜兩弊。豈非後人之急迫。日甚於前人也與。然其效可睹矣。汝成案漕運始于秦漢。而盛于唐宋。然率有利病。今觀俊卿所述。在當時弊已如此。則云轉般可濟直達。恐不然矣。

行鹽

松江李雯論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也。此論鑿鑿可行。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復海運。而引杜子美詩。雲帆轉遼海。稗原注稻來東。吳爲證。余於鹽法。亦引子美詩云。蜀麻吳鹽自古通。又曰。風烟渺吳蜀。舟楫通鹽麻。又曰。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門。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鹽地界。吳鹽安得至蜀哉。人人誦杜詩。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

洪武二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長蘆。運至太和嶺。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

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者。俱準鹽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畢。卽以原給引。自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充矣。從之。此中鹽之法所自始。沈氏曰。明史食貨志。明之鹽法。莫善于開中。開

于內地。

唐劉晏爲轉運使。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鹽吏多。則州縣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今日鹽利之不可興。正以鹽吏之不可罷。讀史者可以慨然有省矣。

行鹽地分。有遠近之不同。遠於官而近於私。則民不得不買私鹽。旣買私鹽。則興販之徒。必與於是乎。盜

賊多而刑獄滋矣。宋史言江西之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

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原注。又言虔州官鹽。自淮南運致。鹵溼雜惡。輕不及斤。而價至四十七錢。嶺南

今贛州府。宋時屢議。鹽販入虔。以斤半當一斤。純白不雜賣錢二十。以故虔人盡食嶺南鹽。虔州卽

不定。今卒食廣東鹽。每歲秋冬。田事纔畢。恒數十百爲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

地。所至劫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鬪。格或至殺傷。則起爲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元末之張士誠。以鹽徒而盜。據吳會。其小小興販。雖太平之世。未嘗絕也。余少居崑山常熟之間。爲兩浙

行鹽地而民間多販淮鹽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視官鹽爲善及游大同所食皆蕃鹽堅緻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國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能禁而設爲巡捕之格課以私鹽之獲每季若干爲一定之額此掩耳盜鐘之政也

宋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徵算歸樵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仁宗從之其詔書曰歷世之敝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以是雖當王安石之時而於茶法未有所變其說可通之於鹽課者也

卷十一

權量

三代以來權量之制自隋文帝一變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三兩當今一兩尺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原注〕今謂即時錢氏曰六左傳定公八年正義曰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爲一隋書律歷志言梁陳依古斗齊以古升五升爲一斗周以玉升一升當官斗一升三合四勺開皇以古斗三升爲一升大業初依復古斗梁陳依古稱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爲一斤〔沈氏曰〕案通典梁武帝二黍其百文則重一斤二兩齊文襄五銖錢實重五銖計一百文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較其多寡重輕兩相符合則齊與梁並依古稱也而或以爲于古二而爲一或以爲以古稱一斤八兩爲一斤豈稱他物之

稱多異于錢稱耶周玉稱四兩。當古稱四兩半。開皇以古稱三斤爲一斤。大業初依復古稱。今考之傳記。如孟子

以舉百鈞爲有力人。三十斤爲鈞。百鈞則三千斤。晉書成帝紀。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斤以上者。史

記秦始皇紀。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百二十斤爲石。千石則十二萬斤。漢舊儀。祭天養牛五歲至

二千斤。晉書南陽王保傳。自稱重八百斤。不應若此之重。考工記曰。爵一升。觶三升。原注儀禮特牲饋

以爵而酬以觶。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禮記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

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甗。注。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罍。四升曰角。壺大一石。瓦甗五斗。

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毛說。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每食四簋。正義。簋瓦器。容斗二升。不應若此之巨。周

禮舍人。喪紀共飯米。注。飯所以實口。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管子。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

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史記廉頗傳。一飯斗米。漢書食貨志。食人月一石半。楊氏曰。十六國春秋前秦紀有

三人食一石穀者。明江國公後吳鐵舍食麵六十斤。趙充國傳。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匈奴傳。計一人三

百日食。用糲十八斛。不應若此之多。史記河渠書。可令畝十石。稽康養生論。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

田。晉書傅玄傳。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至數十斛。今之收穫最多。亦不及此數。靈樞經。人食一日中五升。

既夕禮。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晉書宣帝紀。問諸葛公。食可幾

何。對曰。三四升。會稽王道子傳。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本皆言少。而反得多。是知古之權量。比

之於今。大抵皆三而當一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索隱曰。當是六萬斗。正義曰。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也。此唐人所言三而當一之驗。蓋自三代以後。取民無制。權量之屬。每代遞增至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詔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原注〕魏書張普惠傳。神龜中。上疏言。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所以愛萬姓。從薄賦。故海內之人。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隋煬帝大業三年四月壬辰。改度量權衡。竝依古式。雖有此制。竟不能復古。至唐時。猶有大斗小斗。大兩小兩之名。而後代則不復言矣。〔沈氏曰〕齊民要術注云。其言李杲曰。古云三兩。即今之一兩。云二兩。即今之六錢半也。時珍曰。古一升。即今之二合半也。

山堂考索。斛之爲制。方尺而深尺。班志乃云。其中容十斗。蓋古用之斗小。

歐陽公集古錄。有谷口銅甬。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銘曰。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則三而有餘。斤則三而不足。呂氏考古圖。漢好時官廚鼎。刻曰。重九斤一兩。今重三斤六兩。今六兩當漢之一斤。又曰。軹家釜。三斗弱。軹家甌。三斗一升。當漢之一石。大抵是三而當一也。

古以二十四銖爲兩。五銖錢十枚。計重二兩二銖。今稱得十枚。當今之一兩弱。〔沈氏曰〕依後五銖錢一條。此一兩弱。當作七錢弱。傳寫誤也。又漢書王莽傳。言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

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頃富平民。培地得貨布一罌。所謂長二寸五分者。今鈔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而二十五銖者。今稱得百分。

兩之四十二。〔原注〕俗云四錢二分。〔沈氏曰〕質布亦有重至四錢八分者。用行等稱。行等即米平。比布政司等每兩輕二分三釐。又曰唐會要云開元通寶錢徑八分。杜氏通典云開通元寶錢每十錢重一。是則今代之大於古者。量爲最。權次之。度又次之矣。

晉書摯虞傳。將作大匠陳總掘地得古尺。尙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厯象失占。醫者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繇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絃鬲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竝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有改而致煩。亦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其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宜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沈氏曰〕宋史律歷志云。周顯德中。王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作律準。以宣其聲。宋乾德中。太祖以雅樂聲高。詔有司重加考正。時判太常寺和峴言。西京銅望臬。尺寸可校古法。卽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也。及以朴所定尺。比較短於石尺四分。則聲樂之高。蓋由于此。况影表測于天地。則管律可以準繩。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黃鍾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聲。果下于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租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遂下尙書省集

兩弱形以司等親較之趙氏曰筆談又云漢之一斛當今二斗七升百二十斤爲石當今三十二斤可見漢時斗稱之制已大于古

元史言至元二十年頒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是則元之斗斛又大於宋也

漢祿言石

古時制祿之數皆用斗斛左傳言豆區釜鍾各自其四以登于釜論語與之釜與之庾孟子養弟子以萬

鍾皆量也漢承秦制始以石爲名原注韓非子王因收吏廩自三百石已上皆效之子是時即以石制祿史記燕世家同趙氏曰石本權衡之數也漢律歷志二十四銖爲兩

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石乃權之極數至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則斛

乃量之極數乃俗以五斗爲斛兩斛爲石是以權之極數爲量之極數殊岐誤然漢時米穀之量已以石

計如二千石六百石之類是也又管子禁藏篇民率三十畝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國策燕噲讓國子

之自吏三百石以上悉予之又漢書食貨志李悝之論曰一夫田百畝每畝歲收一石半云云則斗斛之

以石計自春秋戰國時已然又案古時一石重一百二十斤與一斛之數不甚相遠古時十斗爲斛一斛即是一石後世五斗爲斛兩斛爲一石宋時已然故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

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而三

公號萬石百二十斤爲石是以權代量然考續漢百官志所載月奉之數則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

斛以至斗食奉月十一斛又未嘗不用斛所謂二千石以至百石者但以爲品級之差而已原注汲冢傳注如嗆曰真

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石耳今人以十斗爲石本於此不知秦時所謂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撞萬石之鍾縣石鑄鍾虞衡石程書之類皆權也非量也惟白圭傳穀長石斗溲于髡傳一斗亦

醉一石亦醉對斗言之是移權之名於量爾。

葉夢得巖下放言名生於實凡物皆然以斛爲石不知起何時自漢以來始見之石本五權之名漢制重

百二十斤爲石非量名也。楊氏曰說苑十六黍爲豆六豆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以之爲鈞四鈞爲石千二百黍爲僉十僉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石

取名賦祿如二千石之類以穀百二十斤爲斛猶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係穀數從其取之醇

醜以今準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而醜者多至於十五六斗若以穀百二十斤爲斛。沈氏曰左傳襄十七

年疏古者一斛百二十斤一斗十二斤一升十九兩二分酒從其權名則當爲酒十五六斗從其量名則斛當穀百八九十斤進退兩

無所合是漢酒言石者未嘗有定數也。原注謝肇淛謂古者爵容一升十爵爲斗百爵爲石以考工記一獻三酬之說準之良然昔人未詳此義至於麪言斛

石麪亦未必正爲麥百二十斤而麥之實又有大小虛實然沿襲至今莫知爲非及弓弩較力言斗言石

此乃古法打碓以斤爲別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實何常有。

史記貨殖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變皮言石亦互文也凡細而輕者則以皮計麤而重者則以石計

以錢代銖

古算法二十四銖爲兩漢軹家釜銘重十斤九銖軹家甗銘重四斤廿銖是也近代算家不便乃十分其

兩而有錢之名此字本是借用錢幣之錢非數家之正名。沈氏曰猶今北方買米者不言升但言碗也又曰通典選舉三注云弓用一石力箭重六錢

簿領用之可耳今人以入文字可笑唐書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徑八分重二銖四綮。原注綮或作參沈存中曰今蜀部亦

以十參爲一銖。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所謂二銖四釵者。今一錢之重也。後人以其繁而難曉。故代以錢字。沈氏曰。今一錢之重。當古七銖二釵。

度量皆以十起數。惟權則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

今人改銖爲錢。而自兩以上。則釵百釵千。以至於萬。而權之數。亦以十起矣。漢制錢言銖。金言斤。其名近

古。汝成案。度量起算。皆以秬黍。由寸遞揣。丈尺可知。自龠至斛。亦可等加。權始于龠。則變多寡爲重輕。其數難齊。是以百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趙宋改銖爲錢。十錢爲兩。而斤與鈞石如初。則起算雖殊。積兩

何異。亦猶日法萬分。象限九十。通其疆弱。盈虛自合云爾。

宋史律歷志。太宗淳化三年三月。詔曰。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

邦咸乂。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式。如聞秬黍之制。或差毫釐。錘鈎爲姦。害及黎庶。宜令詳

定稱法。著爲通規。事下有司。監內藏庫。崇儀使劉蒙。劉承珪言。太府寺舊銅式。自一錢至十斤。凡五十一

輕重無準。外府藏受黃金。必自毫釐計之。式自錢始。則傷於重。遂尋本末。別制法物。至景德中。承珪重加

參定。而權衡之制。益爲精備。其法蓋取漢志子穀秬黍爲則。廣十黍以爲寸。從其大樂之尺。原注。秬黍。黑黍也。樂尺。自

黃鍾之管而生也。謂以秬黍中者。爲分寸。輕重之制。就成二術。原注。二術。謂以尺黍而求釐。釐。因度尺而求釐。原注。度者。丈尺之總名。謂因樂尺之

爲釐。析釐爲毫。析毫爲絲。析絲爲忽。則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毫。十毫爲一釐。十釐爲一分。自積黍而取釐。原注。從積黍而取釐。則十黍爲釐。十釐爲

一錢。一錢半及一兩等二稱。各懸三毫。以星準之。等一錢半者。以取一稱之法。其衡合樂尺一尺二寸。釐釵造一錢半及一兩等二稱。各懸三毫。以星準之。等一錢半者。以取一稱之法。其衡合樂尺一尺二寸。

重一錢。錘重六分。盤重五分。初毫星準半錢。至梢總一錢半。析成十五分。分列十釐。〔原注〕第一毫下等半斤。稱等五斤也。〔沈氏曰〕中毫至梢一錢。析成十分。分列十釐。末毫至梢半錢。析成五分。分列十釐。等一兩十五釐。當作百五十釐。

者亦爲一稱之則。其衡合樂尺一尺四寸重一錢半。錘重六錢。盤重四錢。初毫至梢布二十四銖。下別出

一星星等五綮。〔原注〕每銖之下復出一星等五綮。則四十八星等二百四。十綮計二千四百綮。爲一兩。〔沈氏曰〕四百綮之綮當作黍。中毫至梢五錢。布十二銖。銖列

五星星等二綮。〔原注〕布十二銖。爲五錢之數。則一銖。末毫至梢六銖。銖列十星星等一綮。〔原注〕每星等一

錢半。以御書真草行三體。淳化錢較定實重二銖四綮。爲一錢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爲一稱之則。

其法初以積黍爲準。然後以分而推忽。爲定數之端。故自忽絲毫釐黍綮銖。各定一錢之則。〔原注〕謂皆定

後制取忽萬爲分。〔原注〕以一萬忽爲一分之則。以十萬忽定爲一錢。絲則千。〔原注〕一千絲爲一分。以

百毫者釐毛也。自忽絲毫三者皆斷驥尾爲之。釐則十。〔原注〕二十釐爲一分。以一百釐定爲一錢之

以十倍倍之。則爲一錢。〔原注〕轉以十倍倍之。謂自一萬忽至十萬忽之類。定爲之則也。黍以二千四百枚爲一兩。〔原注〕一兩容千二百黍。

百黍定爲一兩之則。綮以二百四十。〔原注〕謂以二百四十。釐定爲一兩之則。銖以二十四。〔原注〕轉相因成十黍爲銖。則以二

兩者以二釐爲兩。遂成其稱。稱合黍數。則一錢半者。計三百六十黍之重。列爲五分。〔沈氏曰〕五分則每分計二十

四黍。又每分析爲一十釐。則每釐計二黍十分黍之四。〔原注〕以一釐分二十四黍。則每釐先得二黍。都分

每四毫一絲六忽有差爲一黍。則釐綮之數極矣。〔沈氏曰〕釐綮一兩者。合二十四銖。爲二千四百黍

之重。每百黍爲銖。二百四十黍爲二銖。四銖爲錢。二錢四黍爲分。一釐二黍重五釐。六黍重二釐。五毫。三黍重一釐。二毫五絲。則黍絜之數成矣。先是守藏吏受天下歲輸金幣。而太府權衡舊式失準。得因之爲姦。故諸道主者坐逋負而破產者甚衆。又守藏更代。校計爭訟。動必數載。至是新制既定。姦弊無所措。中外以爲便。〔原注〕度量權衡皆太府掌造。以給內外官司。及民間之用。凡遇改元。卽令更置。各以年號印而識之。其印有方印。長印。八角印。笏頭印之別。所以明制度而防僞濫也。

是則今日之以十分爲錢。十錢爲兩。皆始於宋初。所謂新制者也。

十分爲錢

古時分乃度之名。非權之名。說文。寸十分也。隋書律歷志。引易緯通卦驗。十馬尾爲一分。說苑。度量權衡以粟生。十粟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原注〕淮南子注同。孫子算術。蠶所吐絲爲忽。十忽爲秒。十秒爲毫。十毫爲釐。十釐爲分。十分爲寸。漢書律歷志。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爲黃鍾之長。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此皆度之名。淮南子。十二粟而當一粟。〔原注〕宋書律志作穠。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爲石。此則權之名。〔原注〕史記大宛傳。善市買。然以十二分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則小於今之爲分者多矣。〔趙氏曰〕分釐毫絲忽。本亦度爭分銖。然以十二分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則小於今之爲分者多矣。之名。孫子算術。經所云是也。宋太宗詔。更定權衡之式。崇議使劉蒙。劉承珪等。乃取樂尺積黍之法。移于權衡。于是權衡中有忽絲毫釐分錢之數。此近代兩錢分釐毫忽絲之所由起也。今俗權貨物者。曰稱。權金銀者。曰等。宋初皆謂之稱。劉承珪所定銖二十四。遂成其稱。是也。元豐後。乃有等子之名。

陶隱居名醫別錄曰。古稱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爲一銖。六銖爲一分。四分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李杲曰。六銖爲一分。卽今之二錢半也。此又以二錢半爲分。則隨人所命。而無定名也。

黃金

漢時黃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賜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賜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繃大。至齋金萬斤。【原注】漢書作十萬斤。衛青出塞。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原注】古來賞賜之數。莫侈於元成宗。卽位吉。思一萬五千四百五十兩。高麗王王。距三萬兩。其定諸王朝會。賜與有至金千兩。銀七萬五千兩者。梁孝王薨。藏府餘黃金四十餘萬斤。館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至其將敗。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尙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尙方處。處各有數匱。而後漢光武紀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間亦未嘗無黃金也。董卓死。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昭烈得益州。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南齊書蕭穎胄傳。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莫有見者。穎胄起兵。乃取此龍以充軍實。梁書武陵王紀傳。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筵。至有百筵。銀五倍之。自此以後。則罕見於史。尙書疏。漢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令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贖銅。

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兩漢賜予。多用黃金。而後代遂爲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

賤。今以目所睹記。及會典所載。國初金價推之。亦大略可考。會典鈔法卷內云。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折銀一兩。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是金一兩當銀四兩也。徵收卷內云。洪武十八年。令凡折收稅糧。金每兩準米十石。銀每兩準米二石。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賦。欲以蘇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將愈困民。更令金每兩準米二十石。銀每兩準米四石。然亦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永樂十一年。令金每兩準米三十石。則當銀七兩五錢矣。又令交趾召商中鹽。金一兩給鹽三十引。則當銀十兩矣。【沈氏曰】周安期雜稿云。金陀續編中。有紹興四年。朝省行下事件。省割內一項。予行在權貨務。支銀一十萬兩。每兩二貫五百文。金五千兩。每兩三十貫。二項計準錢四十萬貫。可見當時每錢一貫。止值銀四錢。每金一兩。卻值銀十二兩。豈非承平以後。日事侈靡。上自宮掖。下逮勳貴。用過乎物之故與。【原注】遼張孝傑爲北府宰。爲宰相家。幼時見萬歷中赤金止七八換。崇禎中十換。【原注】天啓中。權奄用事。百官相貪。貨無厭。嘗曰。無百萬案。元本十三換。下有以後賤至六換。而今又十三換。十二字矣。投珠抵璧之風。將何時而見與。

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是金價亦四

五倍於銀也。【原注】方勺泊宅編云。當時黃金一兩。才直錢六百。朱提銀一兩。才值錢二百。

元史至大銀鈔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是金價十倍於銀也。

史記平準書一黃金一斤。【原注】漢書食貨志。黃金方寸而重一斤。莊子百金注。李曰。金方寸重一斤。百臣

瓚曰。秦以一鎰爲一金。【原注】孟康曰。二鎰。漢以一斤爲一金。是漢之金已減於秦矣。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

斤直錢萬。惠帝紀注師古曰：諸賜金不言黃者，一斤與萬錢。原注：王莽傳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公羊隱公五年傳：百金之魚注百

金猶百萬也，古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古來用金之費，如吳志劉繇傳：笮融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

銅盤九重。何姬傳注引江表傳：孫皓使尙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

輒出更作。魏書釋老志：興光元年，勅有司於五假大寺內，爲大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

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天安中，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齊書

東昏侯本紀：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京邑酒租皆折使

輸金，以爲金塗，猶不能足。唐書敬宗紀：詔度支進銅三十斤，金簿原注：卽簿字十萬，翻修清思院新殿，及昇陽

殿圖障。五代史閻世家：王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宋真宗作

玉清昭應宮，薨拱欒楹，全以金飾，所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全計。金史海陵本紀：宮殿之飾，徧傳

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紀：建大聖壽萬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飾之。凡費金

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百四十斤，又言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兩。原注：吳澄傳言粉

藏經，○秦定帝紀：秦定二年七月庚午，以國用不足，罷書金字藏經。○時於雲南立造賣金箔規措所。此皆耗金之繇也。杜鎬之言，頗爲不妄。草木子云：金

一爲箔，無復再還元矣。故南齊書武帝紀：禁不得以金銀爲箔。原注：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丙

定元年八月戊戌，禁以金箔飾佛像。哲宗紀：元祐二年九月丁卯，禁私造金箔。劉庠傳：仁宗外家李珣犯銷金法，庠奏言：法行當自貴近始從之。○金史世宗紀：大定七年七月戊申，禁服用金線，其織賣者皆抵

罪○元史仁宗紀至大四年三月而太祖實錄言上出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袂盤龍金也令宮人辛卯禁民間製金箔銷金織金洗滌銷鎔得之嗚呼儉德之風遠矣

銀

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嘗用銀漢書食貨志言秦并天下幣為二等而珠玉龜貝銀

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尋廢不行【原注】謝肇淪曰漢銀八兩直錢一千當時銀

孝武始造自銀三品乃雜鑄銀錫為之此即漢書安息國以銀為錢之制竟認作銀非其文有龍有馬有龜所直各不同王莽即真始直用銀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

二品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採銀坑竝宜禁斷【原注】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奏云去二月中奉宣令進

謂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湖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而

唐韓愈奏狀亦言五嶺買賣一以銀元稹奏狀言自嶺已南以金銀為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為交易黔

巫溪峽用冰銀朱砂繒綵巾帽以相市【原注】杜氏通典載唐度支歲計之數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布絹

則貴州貢銀百兩鄂新黨三州各貢銀五十兩賓州貢銀三十兩邵端昭潘辨高襲溥嚴封春羅宰寶橫

象瀧滕平琴廉義柳勤康恩崔萬安二十七州各貢銀二十兩是唐人以銀為貢而不以為賦也張籍詩

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宋史仁宗紀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於是

者矣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原注】舊唐書哀帝紀內庫出方圓銀二千一百七十二兩充見任文武常參官救接是知前代銀皆是鑄成

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又云更造與定寶泉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于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閻氏曰按紹興歲幣銀二十萬兩緡二十萬匹又糜費銀一千三百餘兩非上下用銀之事乎何必金大抵北宋所著書上下用銀已不計其數矣趙氏曰秦并天下幣爲二等黃金爲上幣餘皆用錢其珠玉龜貝銀錫祇爲器飾不用爲幣漢初因之然還錯言珠玉金銀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在于把握可以周四海而無飢寒之患則是時雖不用銀而銀與金珠同貴可知漢武元狩四年造白金爲幣白金乃銀錫所造有三品其一曰白撰重八兩其文龍直三千次曰以重其文馬直五百次曰復小其文龜直三百吏民盜鑄者不可勝數則已有用之者然歲餘終廢不行王莽又制爲銀貨與錢貨並行而民間仍以五銖錢交易魏文帝時并罷錢今民以穀帛相易六朝則錢帛兼用而帛之用較多此歷代未用銀之證也文獻通考蕭梁時交廣之域全以金銀交易後周時西河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此蓋用銀之始然但行于邊而中土尙未行唐則并禁用銀矣五代史後唐莊宗將敗諭軍上曰適畏魏王平蜀得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又李繼韜既反復降其母楊氏善蓄財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莊宗之宦官伶人并賂劉皇后繼韜由是得釋慕容彥超至作僞銀以射利則其時民間皆已用銀可知

今民間輸官之物皆用銀而猶謂之錢糧蓋承宋代之名當時上下皆用錢也

國初所收天下田賦未嘗用銀惟坑冶之課有銀實錄於每年之終記所入之數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兩至宣德五年則三十二萬二百九十七兩歲辦視此爲率原注按宋蘇撤元祐會計錄歲入銀止五萬七千兩元史成宗紀右丞相完澤言歲入銀止六萬兩而宣德五年奏溫處二府平陽麗水等五縣銀額至八萬七千八百兩蓋所開坑冶漸多當日國家固不恃銀以爲用也慕氏曰自甯調廢而兩稅法興民力之輸納無復本色之供國用之徵求惟以金錢爲急上下相尋惟乏金是患然銀兩之所由生一則礦礫之銀一則番舶之銀○本朝順治六七年間海禁未設見市井貿易

多以外國銀錢各省流行所在多有自一禁海之後絕跡不見是塞財源之明驗也程方伯曰天下大利在洋而大害亦在洋諸番所產之貨皆非中國所必需每歲約值千萬金若以貨易貨不必以實銀交易於中國尚無所妨惟鴉片一物傷吾民命耗吾財源每歲不下數百萬金皆潛以銀交易有去無來中國土地所產歲有幾何不數十年中國之白金竭矣汝成案近來民間盛行洋錢幾代制錢白金之半將見數十年之後白金盡為外洋所換而海內之財源竭矣流弊之極不可不為之禁也故吳蘭修曰凡夷船出口止準帶光面洋銀其內地戳印銀照紋銀例一體嚴禁夫法制峻立煩擾空滋矧茲遠關豈易偵邏竊意因勢惠威隨俗閉縱柔遠不傷關至正統三年以採辦擾民始罷銀課封閉坑穴而歲入之數不過出自絕必有采此說而善為高下者矣

遂以為常貨蓋市舶之來多矣

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為貨交易違者治其罪有告發者就以其物給之其立法若是之嚴也九年四月己丑許民以銀鈔錢絹代輸今年租稅十九年三月己巳詔歲解稅課錢鈔有道里險遠難致者許易金銀以進五月己未詔戶部以今年秋糧及在倉所儲通會其數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銀布絹鈔定輸京師此其折變之法雖暫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正統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稅折收金帛

原注會典言浙江江西湖廣三布政司直隸蘇松等府

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銓

奏行在各衛官員俸糧在南京者差官支給本為便利

原注是時京官俸糧並於南京支給

但差來者將各官俸米貿易物

貨貴買賤酬十不及一朝庭虛費廩祿各官不得實惠請令該部會議歲祿之數於浙江江西湖廣南直

隸不通舟楫之處各隨土產折收布絹白金赴京充俸巡撫江西侍郎趙新亦言江西屬縣有僻居深山

不通舟楫者。歲齎金帛於通津之處。易米上納南京。設遇米貴。其費不貲。今行在官員俸祿。於南京支給。往返勞費。不得實用。請令江西屬縣。量收布絹。或白金類。銷成錠。運赴京師。以準官員俸祿。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亦有是請。至是行在戶部復申前議。上曰。祖宗嘗行之否。尚書胡濙等對曰。太祖皇帝嘗行於陝西。每鈔二貫五百文。折米一石。黃金一兩。折二十石。白金一兩。折四石。絹一匹。折一石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隨所產。民以爲便。後又行於浙江。民亦便之。上遂從所請。〔原注〕每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遠近稱便。然自是倉廩之積少矣。〔原注〕已上實錄全文。

二年二月甲戌。命兩廣福建當輸南京稅糧。悉納白金。有願納布絹者聽。於是巡撫南直隸行在工部侍郎周忱。奏官倉儲積有餘。其年十月壬午。遣行在通政司右通政李畛。往蘇松常三府。將存留倉糧七十萬九千三百石有奇。賣銀。準折官軍俸糧。三年四月甲寅。命糶廣西雲南四川浙江陳積倉糧。遂令軍民無輓運之勞。而困庾免陳紅之患。誠一時之便計也。

自折銀之後。不三二年。頻有水災。而設法勸借。至千石以上。以賑凶荒者。謂之義民。詔復其家。至景泰間。納粟之例。紛紛四出。相傳至今。而國家所收之銀。不復知其爲米矣。

唐書言天寶中。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楊國忠判度支。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齋。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當日諸臣之議。

有類於此。踵事而行，不免太過。相沿日久，內實外虛。至崇禎十三年，郡國大禳，倉無見粟，民思從亂，遂以亡國。

宣德中，以邊儲不給，而定爲納米贖罪之令。其例不一。正統三年八月，從陝西按察使陳正倫之請，改於本處納銀。解邊易米。雜犯死罪者，納銀三十六兩。三流二十四兩。徒五等，視流遞減三兩。杖五等一百者，六兩。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遞減五錢。此今日贖鍰之例所繇始也。

正統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撫直隸工部左侍郎周忱言：各處被災，恐預備倉儲賑濟不敷，請以折銀糧稅，悉徵本色於各倉收貯。俟青黃不接之際，出糶於民，以所得銀上納京庫。則官既不損，民亦得濟。從之。此文襄權宜變通之法，所以爲一代之能臣也。

以錢爲賦

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注財泉。原注古錢字穀也。又曰：賦口率出泉也。原注方同古今考不然此說荀子言厚刀布之斂。

以奪之財而漢律有口算。原注孝惠紀注漢律人此則以錢爲賦。自古有之，而不出於田畝也。唐初租出

穀庸出絹調出繒布，未嘗用錢。自兩稅法行，遂以錢爲惟正之供矣。任氏曰：行錢之法，惟曰錢糧納錢，自

行順治中，有錢糧納錢之議。又有銀七錢三之令，而錢準存留，不準起運，則終不納錢也。是故錢之行必

不得。不納錢，有司納錢，則民自樂輸錢。小民輸錢，則民間錢價自平。

孟子有言。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繇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使餘糧棲畝。斗米三錢。而輸將不辦。婦子不寧。民財終不可得。而阜民德終不可得。而正何者。國家之賦。不用粟而用銀。舍所有而責所無。故也。夫田野之氓。不爲商賈。不爲官。不爲盜賊。銀奚自而來哉。此唐宋諸臣。每致歎於錢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賦。重穡以帥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風俗之美。無是理矣。白氏長慶集策曰。夫賦斂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既若此。爲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貧困。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汗萊。室如懸磬。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嘗反覆思之。實繇穀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糶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糶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流。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取。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爲租庸。以石斗登降爲差。以匹丈多少爲等。但書估價。並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弊革則

務本者致力。利興則趨末者回心。游手於道塗市肆者。可易業於西成。託迹於軍籍釋流者。可返躬於東作。所謂下令如流水之原。繫人於包桑之本者矣。

贈友詩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胡爲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已重。農力日已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饑寒。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入以爲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顛頓歎畝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庸法。令如貞觀年。

李翱集有疏改稅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邪。繇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布帛。

宋時歲賦亦止是穀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需。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原注景祐初詔戶在第九

等免折變。熙寧中。張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竝苦乏錢。又緣青苗助役之法。農民皆變轉穀帛輸納見錢。

錢既難得。穀帛益賤。人情窘迫。謂之錢荒。原注司馬光亦言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蘇紹熙元年。賦亦言免役之害。聚歛民財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

年。臣僚言。古者賦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爲絹者。一倍折而爲錢。再倍折而爲銀。銀愈貴。錢愈難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爲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罰。民有

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糶。異時歲歉平價以糶。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從之。而真宗時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上曰。若是將盡廢耕農矣。不許。是宋時之弊亦與唐同。而折銀之見於史者。自南渡後始也。解縉太平十策言及今豐歲宜於天下要害之處。每歲積糧若干。民樂近輸。而國受長久之利。計之善者也。楊氏曰。凡積穀者皆富人有穀而賤糶者皆貧人也。賤糶者必貴糶富益富而貧益貧。繇此矣。顧氏之說上操其柄而出入之際又不至低昂之懸絕其法之良乎。又曰。如此只須停一年解京之銀。便得無窮之利。愚以爲天下稅糧當一切盡徵本色。除漕運京倉之外。其餘則儲之於通都大邑。而使司計之臣略做劉晏之遺意。量其歲之豐凶。稽其價之高下。糶銀解京。以資國用。一年計之不足。十年計之有餘。小民免稱貸之苦。官府省敲朴之煩。郡國有凶荒之備。一舉而三善隨之矣。

先生錢糧論略曰。古天下之所爲富者。菽粟而已。爲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徵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于器飾。不爲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爲貨之說。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詔諸路歲收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鑄。至于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爲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二百年間耳。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烏有所謂銀哉。且天地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

重用戶部尙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纒而民便之

原注舊唐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尙書楊於陵

總百寮錢貨輕重之議取天下兩稅權酒鹽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產物充稅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匹段請中書門下御史臺諸司官長重議施行從之吳徐知誥從

宋齊邱言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于是諸稅悉收穀帛紬絹是則昔人之

論取民者且以錢爲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爲不務本也而況于銀乎若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

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徵錢錢自下而上則濫

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蠲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日

之計莫便乎此夫樹穀而徵銀是畜羊而求馬也倚銀而富國是倚酒而充饑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

于國與民交盡是其計出唐宋之季諸臣之下也又曰自古以來有國者之取于民爲已悉矣然不聞

有火耗之說火耗之所由名其起于徵銀之代乎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

銖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于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

賤丈夫焉以爲額外之徵不免干于吏議擇人而食未足厭其貪慄于是藉火耗之名爲巧取之術

案貴州提督楊天縱疏正雜錢糧每兩明加火耗二錢實有加至四五錢不等且布政司衙門每兌收銀百兩加輕平銀五兩若收銀則無羨餘是以不行收納蓋不知起于何年而成

此法相傳代增一代官重一官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里胥又取其

贏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則薄于兩而厚于銖其徵收之數兩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

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戶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于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賦而厚于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于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爲。護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時者矣。愚嘗久于山東。山東之民無不疾首蹙頞而訴火耗之爲虐者。獨德州則不然。問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爲銀八爲錢也。錢則無火耗之加。故民力紓于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賢。里胥皆善人也。勢使之然也。又聞長者言。近代之貪吏倍甚于唐宋之時。所以然者。錢重而難運。銀輕而易齎。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爲多。易齎則多取之。而猶以爲少。非唐宋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貪也。勢使之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滯。吏之寶。民之賊也。在有明之初。嘗禁民不得行使金銀。犯者準姦惡論。夫用金銀何姦之有。而重爲之禁者。蓋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當時市肆所用皆唐宋錢。而制錢則偶一鑄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興。市道窮而僞物作。國幣奪于上。民力殫于下。使陸贄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于唐之中葉者矣。原注陸贄上均節財賦六事其任上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繒纈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于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纈布帛嘗有以錢爲賦者戰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使以錢穀定稅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成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汝成案先生自注尚有李氏翱疏改稅法白居易居易贈友詩二條已見前故未錄又前注引舊唐書穆宗紀云云攷新舊唐書楊

於陵傳穆宗即位遷戶部尚書舊紀作兵部者誤也先生論中作戶部注承未改云曰子以火耗為病於民也使改而徵粟米其無淋尖踢斛巧取於民之術乎曰吾未見罷任之倉官寧家之斗級負米而行者也必鬻銀而後去有兩車行於道前為錢後為銀則大盜之所脫常在其後車焉然則豈獨今之貪吏倍甚于唐宋之時河朔之間所名為響馬者亦當倍甚于唐宋之時矣汝成案先生之時每銀一兩值錢一千今則每銀一兩值錢一千三百先生與薊門當事書云鳳翔之民舉值於權要每銀一兩價米四石今則歲偶不登每米一石值銀四兩漕銀折收每本米一石納錢五千數百文以銀核之則每石得銀四兩以外也昔時銀貴而穀賤則農民困而資用幸饒今日銀穀俱貴則貧民無以為生而資用亦繼矣附識之以權贏縮

五銖錢

今世所傳五銖錢皆云漢物非也南北朝皆鑄五銖錢原注陳書世祖紀天嘉三年閏二月甲子改鑄五銖錢沈氏曰漢與南北朝及隋五銖錢皆相去不遠魏書言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原注通典注按此則一千錢重十一斤以上而隋代五銖錢一千重四斤二兩當時大稱之小稱之差耳沈氏曰注中十一當作十三二兩當作五兩以上此蓋依時稱也自餘皆準此為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民間所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鐵並不聽用然竟未施行沈氏曰通鑑陳宣帝太建十一年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胡三省注云五代志梁武帝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大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雜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類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私用益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大同以後所在鐵錢如邱山錢陌所在不等至于末年陌益少以三十五為陌陳初承喪亂之後鐵

錢不行。始梁末有兩柱錢及鵝眼錢。兩柱重而鵝眼輕。雜而用之。其價同。私家多鑄錢。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爲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當鵝眼之十。至是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十後還當一人。皆不以爲便。未幾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隋書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沈氏曰】當作五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自是錢幣始壹。百姓便之。是則改幣之議。始於齊文襄。至隋文帝乃行之。而今之五銖。亦大抵皆隋物也。按四斤二【沈氏曰】當作五兩。是六十六兩。【沈氏曰】當作九兩以上。每一枚當重六分六釐。【沈氏曰】六釐當作九釐以上。其中有重至八分餘者。亦有重至九分者。【沈氏曰】漢五銖有輕重。等有大小耳。今五銖錢。正符此數。不知漢制如何。【沈氏曰】漢五銖與隋五銖同。

古錢惟五銖。及開元通寶最多。五銖隋開皇元年鑄。開元唐武德四年鑄。唐則并改之矣。六典仍用古法。

開元錢

自宋以後。皆先有年號。而後有錢文。【楊氏曰】今有乾符錢。則唐之僖宗時。唐之開元。則先有錢文。而後有年號。而後有錢文。不必自宋以後。

年號。舊唐書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綮。【沈氏曰】此一銖當古三銖。一綮當古三銖。

【原注】通典云。計一千重六斤四兩。每兩二十四銖。則一錢重二銖半以下。古稱比今稱三之一也。則一兩。今錢爲古稱之七銖以上。比古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沈氏曰】開元錢完好者。每一枚或重至一錢一分。或一錢一分有奇。或八九分不等。總十枚重一兩零三分。或云節當今布政司等一兩。

又曰。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

【楊氏曰】唐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后摺一甲。故錢上有甲痕。唐錄改要云。寶皇后溫公曰。是時寶后已崩。文德未立。皆訛也。馬永卿曰。開元通寶。蓋唐二百八十九

年獨鑄此錢。雖并幽桂等處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紀號。偶相合耳。舊唐書高宗乾封元年四月庚寅改鑄乾封泉寶錢。二年正月罷乾封錢。復行開元通寶錢。

錢法之變

太祖實錄歲辛丑二月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之錢相兼行使。〔原注〕成化元年七月

課程錢鈔中半兼收。每鈔一貫折錢四文。無拘新舊年代遠近。悉驗收。以便民用。○世宗實錄嘉靖十五年九月甲子。巡視五城御史閻鄰等言。國朝所用錢幣有二。曰制錢。祖宗列聖及皇上所鑄。如洪武永樂

嘉靖等通寶是也。曰舊錢。歷代所鑄。如開元太平淳化祥符等錢是也。百六十年來。二錢並用。民咸利之。〔沈氏曰〕明史食貨志云。太祖初置寶源局於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文為一貫。四十

文為一兩。四文為一錢。及平陳友諒。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頒大中通寶錢。大小五等錢式。卽位頒洪武通寶錢。其制凡五等。曰當十。當五。當三。當二。當一。當十錢重一兩。餘遞降至重一錢。止。各行省皆設寶泉

局。與寶源局並鑄。至嘉靖所鑄之錢。最為精工。隆慶萬曆加重半銖。而前代之錢通行不廢。〔顧同業曰〕乾隆四年

覆運錢舟。錢皆宋物。雜出。唐開通錢一二文。余取其輕重較之。唐開通元寶重一錢。又有唐國通寶重一錢一分。蓋南唐李氏所鑄。宋太宗太平通寶其輕重一準。唐開通重一錢。或錢二分。不等。仁宗慶曆重至

一錢八分。神宗元豐至二錢。哲宗紹聖至二錢一分。徽宗大觀崇寧至三錢。三錢二分。所見錢文之重。無

踰於此。餘與開通錢略同也。凡有道之世。錢俱不甚相遠。至濁亂奸佞之朝。則重逾常格。慶曆之錢特重

者。以是時方事元昊。而乏軍需。用張奎范雍言鑄大錢。與小錢兼行。尋盜鑄數起。為公私患。其餘熙寧之

錢重。由於安石紹聖之錢重。由於惇卞崇政大觀政和之錢重。由於蔡京元祐司馬一出當國。而錢復其

舊。統前後觀之。其故瞭然矣。予幼時見市錢多南宋年號。後至北方。見多汴宋年號。真行草字體皆備。間有一二唐錢。自天啓崇禎廣置錢局。括古錢以充廢銅。於是市人皆擯古錢不用。〔原注〕崇禎元年六月丙辰。上御平臺。不用語。閣臣劉鴻訓奏。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皆用古錢。若驟廢之。於民不便。此乃書生見上曰。卿言是。而新鑄之錢。彌多彌惡。旋鑄旋銷。寶源寶泉二局。祇

爲姦蠹之窟。故嘗論古來之錢。凡兩大變。隋時盡銷古錢。一大變。天啓以來。一大變也。昔時錢法之弊。至於鵝眼。縋環之類。無代不有。然歷代之錢。尙存旬日之間。便可澄汰。今則舊錢已盡。即使良工更鑄。而海內之廣。一時難徧。欲一市價而裕民財。其必用開皇之法乎。

自漢五銖以來。爲歷代通行之貨。【原注】金志謂之自古流行之寶。未有廢古而專用今者。唯王莽一行之耳。考之於史。魏

熙平初。尙書令任城王澄上言。請下諸州方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

行之。梁敬帝太平元年。詔雜用古今錢。宋史言自五代以來。相承用唐舊錢。至如宋明帝泰始二年。則斷

新錢。專用古錢矣。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則以宋大觀錢一當五用矣。昔之貴古錢如此。近年聽爐頭之說。

官吏工徒。無一不衣食其中。而古錢銷盡。新錢愈雜。地既愛寶。火常克金。遂有乏銅之患。自非如隋文別

鑄五銖。盡變天下之錢。古制不可得而復矣。【陸氏曰】古有三幣。今亦有三幣。古之三幣。珠玉黃金刀布。今

器耳。粟與器械。持移量算。有所不便。於是乎代之以金。金者所以通粟與器械之窮也。所謂大不如小也。

物。至於微釐毫市。易則金。又有不便。於是乎又代之以錢。錢者所以通金之窮也。所謂頓不如零也。

里。竈持之窮也。所謂重不如輕也。識三幣之情。則知所以用三幣之法矣。錢之重輕。自當以會票。又所以通金

與錢之窮也。所謂重不如輕也。識三幣之情。則知所以用三幣之法矣。錢之重輕。自當以會票。又所以通金

價。值斷當以每一文準銀一釐爲率。若錢太輕。則銅不敵銀。銅不敵銀。則多費錢。太重。則銀不敵銅。銀不

敵銅。則難用。今之薄小低錢。固非法矣。至京師黃錢。每六文準銀一分。亦未爲得也。今朝廷用錢。每便于一

錢而非即以楮為錢。宋張詠鎮蜀，患蜀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謂之曰交子。高宗時，又有會子。始以楮為錢，然猶用官錢為本。至金元之鈔，則直取料於民，不復用官錢為本。所費之值，不過三五錢，而售人千錢之物，民雖愚，豈為所欺哉！且鈔易昏爛，不久仍廢，則楮幣之無用可知矣。必欲行楮幣之法，須如唐飛錢之制，然後可。今人多有移重資至京師者，以道路不便，委錢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師取值，謂之會票。此即飛錢遺意，宜于各處布政司，或大府去處，設立銀券司，朝廷發錢官本，造號券，令客商往來者，納銀取券，合券取銀，出入之間，量取路費微息，則客商無道路之虞，朝廷有歲收之息，似亦甚便。邱氏曰：竊謂鈔法之廢，已久矣。苟欲其神明變通，而為可久之計，固不必製楮幣之名，亦不當用虛薄易爛之紙。莫若取白銅之精好者，銷鑄為鈔，如今之錢式，而稍加重，大錢以文字，而曰康熙寶鈔，背曰準五，準十之類，以至準百而止，而其中孔則別之以圓，取其內外圓通，流行錢法之義，要使內局自鑄，定為一式，輕重纖毫，不容增減，以杜偽造。汝成案以銅為錢，尚多盜鑄，易錢為鈔，則詐偽愈增，既壅不行，必生苛法。先生論之詳矣。陸氏議易會票，會票原于飛錢，飛錢即鈔法，權與名異，實同。豈云善政？官司出入，百弊繁興，即防制嚴明，亦與平準均輸何異？邱氏所議工損利益，盜作尤夥，其害更倍，通變莫善二家。既附其言，并疏得失。

錢者歷代通行之貨，雖易姓改命，而不得變古。後之人主，不知此義，而以年號鑄之錢文，於是易代之君，遂以為勝國之物，而銷毀之。自錢文之有年號始也。嘗考之於史，年號之興，皆自季世。宋孝武帝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沈氏曰：錢載年號始于此。一邊為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為孝建。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鑄錢，文曰太和五銖。孝莊帝永安二年，更鑄永安五銖。此非永世流通之術，而高道穆乃以為論今據古，宜載年號，何其愚也。

近日河南陝西，各自行錢，不相流通。既非與民同利之術，而市肆之猾，乘此以欺愚人，窘行旅。鹽鐵論言幣數變而民滋偽，亮哉斯言矣。喬氏曰：當今定制，每錢一文，重一錢四分，一錢二分，不等。康熙二十三年，見行如重一錢四分者，百中僅見一二，重一錢者，常居十之三四。考古徵今，唯錢質止重一錢，四分。今之久遠而無弊耳。今應做康熙二十三年之例，每文重一錢，千文共重七斤四兩，較見行制錢，每千重七

一斤八兩計減用銅鉛四兩務使輪郭周正字跡顯朗而盜銷者照見行制錢價每銀一兩二錢五分易錢一千文止得黃銅六斤四兩卽改造器皿所得價值不過在一兩以內奸徒無利可圖銷毀之弊可不禁矣自除

先生錢法論略曰莫善於明之錢法莫不善於明之行錢考之史景王鑄大錢周蓋一變漢承秦半兩已爲莢錢爲四銖爲三銖爲五銖爲赤仄爲三官爲四出爲小錢凡九變唐鑄開通已更鑄大錢則有乾封乾元重稜凡四變宋仿開通舊式西事起鑄大錢崇寧當十嘉定當五又雜用鐵錢交子會子而法彌弊明白洪武至正德十帝僅四鑄以後帝一鑄至萬歷而制益精錢式每百重十有三兩輪郭周正字文明潔又三百年來無改變之令民稱便焉此錢法之善也然其後物日重錢日輕盜鑄雲起而上所操以衡萬物之權至於不得用何哉蓋古之行錢不特布之於下而亦收之於上漢律人出算百二十錢是口賦入以錢管子鹽筴萬乘之國爲錢三十萬是鹽鐵入以錢商賈緡錢四千而一算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一算商賈輜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是關市入以錢令民占賣酒租升四錢是榷酤入以錢隆慮公主以錢千萬爲子贖死是罰鍰入以錢晉南渡凡田宅奴婢馬牛之券每值萬稅四百是契稅入以錢張方平言屋廬正稅茶鹽酒醋之課率錢募役青苗入息以斂天下之錢而上之資子祿給慮無不用錢自上下自下上流而不窮者錢之道也明之錢下而不上僞錢之所以日售而制錢所以日壅請做前代之制凡州縣之存留支放皆以錢代則錢重錢重則上之權亦重

銅

乏銅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謂古劍多用銅如昆吾歐冶之類皆銅也楚子賜鄭伯金盟曰無以鑄兵故

以鑄三鐘【原注】杜氏注古者以銅為兵○漢書食貨志賈誼言收銅勿令布以作兵古金三品黑金是鐵

赤金是銅黃金是金夏后之時九牧貢金乃鑄鼎於荆山之下董安於之治晉陽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

銅為柱質荆軻之擊秦王中銅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即銅人也【原注】三輔舊事曰聚天下

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吳門【楊氏曰】門當闔閭冢銅槨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銅為槨戰國至秦攻

爭紛亂銅不充用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年甚一年歲甚一歲漸染

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鐵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愈見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鑄三寶刀二匕

首天下百鍊之精利而悉是鑄鐵不能復鑄銅矣考之於史自漢以後銅器絕少惟魏明帝鑄銅人二號

曰翁仲又鑄黃龍鳳凰各一而武后鑄銅為九州鼎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原注】唐韓滉為鎮海

鑄弩牙兵器自此之外寂爾無聞止有銅馬銅駝銅甌之屬昭烈入蜀僅鑄鐵錢而見存於今者如真定之佛

蒲州之牛滄州之獅無非黑金者矣【楊氏曰】元史英宗至治元年三月造壽安山寺治銅五十萬斤作佛像又曰宋徽宗鑄九鼎不言銅鐵大約是銅也

唐開元中劉秩上議曰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則採用者眾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

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益賤則錢之用給矣【原注】舊唐書食貨志文宗御紫

宸殿謂宰臣曰物輕錢重如何楊嗣復對以當禁銅器【原注】文宗紀考禁銅之令古人有行之者宋孝武帝

孝建三年四月甲子禁人車及酒肆器用銅【原注】南史唐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辛巳禁私賣銅鉛錫及以

銅爲器代宗大歷七年十二月壬子禁鑄銅器德宗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賣劍銅器天下有銅山任人

採取其銅官買除鑄鏡外不得造鑄憲宗元和元年二月甲辰禁用銅器【原注】各本紀晉高祖天福三年三

月丁丑禁民作銅器【原注】通鑑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己卯命取公私銅器悉付鑄錢司民間不輸者

罪之【原注】宋史本紀然今日行之不免更爲罔民之事惟有銷錢鑄錢上下相蒙而此日之錢固無長存之術

矣【王氏曰】民間禁用銅器以鉛錫鐵代之凡銅器皆獻之官償其價而以鑄錢此法正賈誼所陳行之則

官銅日裕而私鑄私銷之弊亦絕乃法之最善者汝成案雍正間李侍郎紱疏言錢文入爐卽化爲銅

不可得而捕推禁斷打造銅器之銷則銷燬亦無所用而銷燬之弊不禁自除乾隆間尙書海望力陳其

不便又疏言銅器散布已久交納不盡吏胥刁民需索訛詐又當交納或有侵蝕扣剋僅得半價或有除

去使費空手而歸名爲收銅實爲勒取云云若然則王氏所述似未盡裒益之宜矣

南齊書劉俊傳永明八年俊啓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從蒙城渡

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有古掘銅坑井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

鑄錢今蒙山在青衣水南故秦之嚴道地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此必是通所鑄甚可經略并獻蒙山銅一

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魏書食貨志熙平二年尙書崔亮奏恆農郡銅

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南郡王

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者銅官舊迹。既有治利，所宜開鑄。從之。舊唐書韓洄傳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商州有紅崖冶，出銅。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鑿山取銅，置十鑪鑄錢。而罷江淮七監從之。冊府元龜：元和初，鹽鐵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井，請於郴州舊桂陽監置鑪兩所，採銅鑄錢。宋史食貨志：舊饒州永平監歲鑄錢六萬貫。平江南增為七萬貫，而銅鉛錫常不給，轉運使張齊賢訪求得南唐承旨丁釗能知饒信等州山谷產銅鉛錫，乃便宜調民採取，且詢舊鑄法，惟永平用唐開元錢料最善，即詣闕面陳，詔增市鉛錫炭價。於是得銅八十一萬斤，鉛二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歲鑄錢三十萬貫。此皆前代開採之迹。〔原注〕實錄：前

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綬下綬，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鑛。前代皆嘗採取，歲收其課。今銅閉已久，採之可資國用。上謂侍臣曰：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聞元時江西豐城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蓋物產有時，而窮歲額則終不可減。有司貪為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為戒。豈宜效之？王方伯曰：雲南之銅政，有已見成效於昔，而可試用于今日者，曰多籌息錢，以益銅價也。通計有無，以限買銅也。稍寬考成，以舒厥困也。實給工本，以廣開採也。預借雇值，以集牛馬也。雲南之銅，供戶工二部，供浙閩諸路。則本路州郡餼餉，其為用也大矣。故銅政之要，必寬給價，給價足而後廠衆集，廠衆集而後開採。廣及八

九百餘萬，今歲三十年課耗餘息不下數百萬金。近年礦砂漸薄，窩路日遠，近廠柴薪日減，炭價倍增。聚集人多，油米益貴。每年京外鼓鑄，需銅一千萬餘，筋爐民工本不敷，歲出之銅勢必日減。洋銅既難採，辦銅各廠復缺少，京外鼓鑄，何所取辦？前巡撫劉藻于此今之去昔，近者十年，遠者二十餘年，所云矜矜日遠，改采日難者，又益甚矣。而顧云發棠之請，不可數嘗者，何也？有銅本斯有鑄錢，二十餘年所云矜矜日遠，益下而不損上者，不可不講也。按乾隆十八年，東川增設新局五十座，加鑄錢二十餘萬，于備給銅鉛

工本之外歲贏息銀四萬三千餘兩九年之問遂積息銀三萬四千餘兩自後雲南始有公貯錢而本不足亦
稍五年取給矣川鑄三月旬不加半卯又請于會城臨廠采獲加多東鑄卯息尚少請每月每旬各加鑄半
川新舊局冬三鑄月旬不加半卯又請于會城臨廠采獲加多東鑄卯息尚少請每月每旬各加鑄半
以加湯丹諸廠之銅價而大理亦開錢局錢法與銅政相表裏久矣以廠義都三廠鑄錢即以鑄錢之息
十二年間加鑄增局至五六而此數十廠百餘萬錢以益銅本者此也取給之數誠不可以議減矣諸
與廠費不他籌澤不泛及而此數十廠百餘萬錢以益銅本者此也取給之數誠不可以議減矣諸
增亦斷無減于以日不暇給竊見去年陝西開辦銅越兩月餘已獲見銅二千四百九路之銅
路之所自有與其緩急之實不可不察也往者江南江西福建湖北廣東廣西貴州九路之銅
皆買諸瀆是以日不暇給竊見去年陝西開辦銅越兩月餘已獲見銅二千四百九路之銅
可煉銅五六千觔由此追鑿深入真脈顯露久大可期又湖北奏開成豐宣恩二縣礦廠煉銅已得一萬
五萬餘觔將來獲利必倍蓋見之郵報者如此今秦楚開采皆年餘矣其獲銅少亦當有數萬而採買
十萬頃歲核其自有之數則此二省固可減買也貴州本設二十爐仍實買三十九萬六千三百六十觔採買
奏則減銅七萬有易且安者自予而勞且費予商運銅五萬當有是故銅之採買亦可減也又今年陝西
二萬餘觔且當至是陝西已有四萬餘觔加商運銅五萬當有是故銅之採買亦可減也又今年陝西
減抑亦可停矣又閩浙湖北及江南江西舊買洋銅每百觔價皆十七兩五錢而滇銅價止十兩一兩其
買宜矣然此諸路者其運費雜支每銅百觔銷之銀亦且五六兩實合之買價常有十六兩七錢加一兩其
運官貼費自一二千至五六千則已與洋銅等價矣以此相權滇銅實不如洋銅之便則此數路者並可
停買也誠使核其實用則歲可減撥百數十萬而滇銅必日裕矣所謂通計有無以限買銅者此也廠
之實見楊文定公始籌廠務之年後乃加無已速積欠已多始以例請放免其放免者又特逃亡物故
之民而受見價采分數不及數者不與焉是故放免者少逋欠者多乾隆十六年議以官發銅本依
之鹽課例以完欠分數不及數者不與焉是故放免者少逋欠者多乾隆十六年議以官發銅本依
無害也其後以廠欠幾萬者計其虛值而議于實則又諸廠之官罰金至十萬路一歲之收以辦銅其
運京之額銅二百六十萬者計其虛值而議于實則又諸廠之官罰金至十萬路一歲之收以辦銅其
廠多而獲少者既予刑奪或乃懼羅糾劾多報銅觔則又虛出通關罪至于死斯退銅廠之厄會矣夫
諸廠爐戶砂丁之屬衆至于萬所恃以調其甘苦時其緩急者惟廠官耳顧且使之進退狼狽至於會矣夫

銅政尚可望乎。由今計之，將欲慎覈名實，規圖久遠，非寬廠官之考成不可也。近法以歲終取具所欠，結狀而所轄上司又復月計，而季彙之費，每百匱實少一兩八九錢者，願安出乎？銅千不足，則民力不支，將繼而罷采，欲足給之，而欠仍無已，不見許於上。官是又一厄也。然今之歲有銅千者，何恃乎？預借湯之底本，與所謂接濟之油米，固所賴以瞻廠民之匱乏，而通廠政之窮者，也。謹按乾隆二十三年，預借湯丹廠工本銀五萬兩，以五年限完。又借大永碌廠工本銀七萬五千兩，以十年限完。皆于季發銅本之散，而罷采，欲足給之，而欠仍無已，不見許於上。官是又一厄也。然今之歲有銅千者，何恃乎？預借湯前借多扣少，廠民寬裕，今借數既少，扣數最多，且分限三年較前加迫，恐承領之戶畏難，觀望日從，外特又加借，使廠民寬裕，今借數既少，扣數最多，且分限三年較前加迫，恐承領之戶畏難，觀望日從，遷延更不，免數千兩，聖明如神，坐照萬里，而當時得此補助，雖逃新舊更易，不為慮，及前借而猶期多發，僅借兩月，月底本銀七萬，數目兩明，又自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先後陳請，備貯油炭薪，以資廠民，乃能盡獨油，受銅價雇募砂丁，而以官貸，米資其日，用故無積，此不部議曰：爐戶官責丁，貧民不能自措，那廠官何，米之貸當以銅價計，而遲久未能者，猶且仍歲加積，此不部議曰：爐戶官責丁，貧民不能自措，那廠官何，所逃罪是又今日之隱憂也。前歲雲南新開七廠，條具四事，戶部議曰：爐戶官責丁，貧民不能自措，那廠官何，有預領官資，其攻礪礦，通達大計者，則廠官無迫，狹阻之心，廠民有日舒長之適，上下相樂，發轉妨領，三年預借之法，多其數，未之有也。所謂寬廠官考成，以舒廠困者，此也。小廠之開，舒長之適，上下相樂，仿二三十年預借之法，多其數，未之有也。所謂寬廠官考成，以舒廠困者，此也。小廠之開，舒長之適，上下相樂，以畢力于礦廠，而銅政不振，起者，竊見乾隆三十五年，前巡撫劉藻奏言：中外鼓鑄，預取給湯丹大碌，小廠，八九至餘，諸小廠者，零湊不暇，十之一二，然土中求礦，衰盛靡常，自須開採，新鑄預為之計，今各小廠，旁近之地，無引苗，惟以開挖，惟大礦類，且至耗月，廠十餘，事又奏云：青龍等廠，乾隆二十四年，連閏，獲礦煉銅，輸官，乃給價甚微，惟以開挖，惟大礦類，且至耗月，廠十餘，事又奏云：青龍等廠，乾隆二十四年，連閏，所獲餘息，加給銅價，八萬二千數百兩，較前至四十六年，息銀一萬有奇，而各廠民亦多，得價銀萬，一萬能經兩感，聖恩，淘為惠，而千費，又三前巡撫明德奏言：雲南山高脈厚，到誠使加，砂但能經理，得宜，非惟裨益，銅務而千費，又三前巡撫明德奏言：雲南山高脈厚，到誠使加，入力穿峽，成堂，則功倍者，不可不亟圖也。今廠民皆徒，手掠取，一出于僥倖，嘗試之，為而廠官徒坐守，抽分，廠當有事，半而功倍者，不可不亟圖也。今廠民皆徒，手掠取，一出于僥倖，嘗試之，為而廠官徒坐守，抽分，

小廠之課外此已無多求。是故小廠非無礦也。貨棄于地，莫之惜也。又况盜賣鑄其為漏卮，又不知幾何哉。董長以是假作其底，益以油米薪炭，則洩力散之，皆石破峽久，且倚山為恆業，雖驅之不去也。雖然，後示以約束。銅若更開曲靖廣西之鑄局，而為息錢，加銅價，則宣本需益，諸探者此也。滇復走黔路，南建水蒙自諸虛。矣。而復以乙歲之鑄，補甲歲之鑄，急將以星火始未權于緩急之實者，也。銅運之在滇境者，略不停息，則又終。抵虛既以乙歲之鑄，補甲歲之鑄，急將以星火始未權于緩急之實者，也。銅運之在滇境者，略不停息，則又終。貯也。而凡運官之至者，皆以半歲之期，發次第起行，既無坐守之勞，又有催督之方，去而運者，是常。而後之法，嘗取往籍考之，始雲南之鑄錢，運京也。由廣西陸運以達廣南之板峰，舟行以達粵西之百色。設傳以馬五千二百匹，先期給價，雇募每至夏秋，觸瘴霧，人牛皆病，故常阻不前。既又官買馬牛，製車。四改運滇銅，乃停廣西之鑄，而以江安浙閩及湖北湖南廣東之額銅，並歸滇運。京于尋甸轉運。而東川之由昭通鎮雄以達永寧，由永寧尋甸分運，後乾以廣西停鑄，合其正耗，餘二百萬。八尋甸轉運。而餘筋並依數解京，是為加運。永寧由永寧尋甸分運，後乾以廣西停鑄，合其正耗，餘二百萬。八尋甸轉運。而水運抵瀘州，由陸運抵永寧，由永寧尋甸分運，後乾以廣西停鑄，合其正耗，餘二百萬。八尋甸轉運。而二水與尋甸之法，先由官驗馬牛，烙以火印，借以買馬，非盡出所治，點蜀之銅，皆分出。而大牛雇募之法，先由官驗馬牛，烙以火印，借以買馬，非盡出所治，點蜀之銅，皆分出。而其載運，則半給官價，而扣存其半。既久，官民相習，雖有乏而無遺，逃其亦受雇運者，一熟戶領運，皆有恆期。五保皆有尋甸及在威寧之司運者，皆行此法。滇產雖各以地之遠近，銅之多寡，而撥發之探買，遠至東。也。頃歲定議，滇銅以冬夏之司運者，皆行此法。滇產雖各以地之遠近，銅之多寡，而撥發之探買，遠至東。馳西逐廢曠時月，是諸近廠與雲南府以下之廠，猶須諸路委官就下買銅，自雇自運。咸會百色，然後登。遠涉矣。而義都青龍諸近廠與雲南府以下之廠，猶須諸路委官就下買銅，自雇自運。咸會百色，然後登。

舟主客之勢呼應既難。又以農事牛馬無暇。夏秋瘴盛。更多間阻。是故部牒數下。而雲南之報出境者常慮遲也。往時臨安路南之銅。皆運彌勒縣之竹園村。以待委官之買運。其後以委官守候歷時。爰有赴廠領運之議。然其時實已缺銅。不能以時給買。而非運貯竹園村之失也。誠使減諸路之采買。而盡運迤西諸廠之銅。貯之雲南府。以知府綜其發運。又運臨安路南之銅。盡貯之竹園村。以收發貴之巡檢。如是則委官至。輒買運去耳。豈復有奔走曠廢之時哉。若更依運錢之制。以諸路陸運之價。分發緣路郡縣。各募運戶。借以官本。多買牛馬。按站接運。比于置郵。夏秋盡撤。歸農停運。則人馬無瘴癘之憂。委官有安閒之樂。于其暇時。又分運尋甸銅之半。由廣西達百色。並如運錢之舊。即運京之銅。亦加速一舉而三善備矣。

通鑑周世宗顯德元年九月丙寅朔。敕立監採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鉞鐸之類。聽留外。其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原注】洪武二十年四月。工部右侍郎秦達言。寶源局鑄錢乏銅。請令郡縣收民間廢銅。以資鼓鑄。上曰。鑄錢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廢銅。以鑄錢。朕恐天下廢銅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於奉承。小民迫於誅責。必至毀器物以輸官。其為民害甚矣。姑停之。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

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楊氏曰】唐武宋徽皆太武同。其持平而兩廢者。唯周武帝耳。惜其年命不永。盛績不究。則天道之難忱耳。

五代史高麗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尙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高麗。以鑄錢。顯德六年。高麗王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

錢面

自古鑄錢。若漢五銖。唐開元。宋以後各年號錢。皆一面有字。一面無字。儲泳曰。自昔以錢之有字處為陰。

無字處爲陽。古者鑄金爲貨。其陰則紀國號。如鏡陰之有款識也。凡器物之識。必書於其底。與此同義。沿襲既久。遂以漫處爲背。原注漫亦謂之幕。見漢書西域傳。○舊唐書柳仲郢傳作模。近年乃有別鑄字於漫處者。天啓大錢始鑄一兩字。崇禎錢有戶工等字。錢品益雜。而天下亦亂。按唐會昌中。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未幾。武宗崩。宣宗立。遂廢之。

無字謂之陽。有字謂之陰。儀禮疏。策法。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原注凡言多少者。皆歸餘之數。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今人以錢策者。猶如此。原注今人用錢以筮。以三漫爲重。爻爲陽。三字爲交。爻爲陰。二字一漫。以一漫爲主。錢以有字處爲陰。是知字乃錢之背也。碑之背亦名爲陰。

短陌

隋書食貨志曰。梁大同後。自破嶺以東。汝成案隋書原文云。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惟論貫。商旅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賈浸以姦詐。自破嶺以東。云云。王氏云。容齋以自破爲句。寧人乃讀作自破嶺。以東豈傳寫偶誤耶。愚核兩書文義。自破二字。無屬上爲句之理。王氏所言非也。而破嶺無此地名。破或庚字之訛。錢以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乃詔通用足陌。原注梁書武帝紀。中大同元年七月丙寅。詔曰。朝四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乃至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爲期。若猶有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三年。○沈存中曰。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仟佰字皆从人。今俗

書作阡陌而皆从阜非也指田之阡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唐憲宗元和陌當从阜漢志或从人蓋古字通用

中京師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穆宗長慶元年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勅內外公私給用錢宜每貫一例

除墊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貫至昭宗末京師以八百五十爲貫每陌纔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爲陌原注

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四月丙辰勅河南府自漢隱帝時王章爲三司使聚斂刻急舊制錢出入皆以今市肆交易並以八十五文爲陌不得更有改移

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王氏云薛史食貨志唐同光二年度支請榜示府州縣鎮軍民商旅凡有買賣並須使八十陌錢日知錄

攷短陌事甚詳獨無後唐莊宗事寧人未見薛史也宋史言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爲百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

以四十八爲百者太平興國中詔所在以七十七爲百金史言大定中民間以八十爲陌謂之短錢官用

足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幹魯補者上言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爲陌遂爲定制衰季之朝與亂同

事大抵如此而抱朴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陌則是晉時已有之不始於梁也今京師錢以三十爲陌亦

宜禁止趙氏云高江郁天祿議餘謂京師以三十三文爲一百近又減至三十文按京師習俗以官板錢一當兩凡貿易議錢一百實則用五十續通考記嘉靖三年詔每銀一錢直好錢七十文低錢一

百四十文是前明已有兩當一之令矣三十五文已足七十文于古七十爲百之數不甚懸絕也

鈔

鈔法之興因於前代未以銀爲幣而患錢之重乃立此法唐憲宗之飛錢卽如今之會票也宋張詠鎮蜀以鐵錢重不便貿易於是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天聖間遂置交子務原注元史劉宣言原

交鈔所起漢唐以來皆未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爲沿邊權買之計比銅錢易於磨民甚便之稍有滯礙即用見錢尙存古人之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寔弊趙孟頫亦言古者以米絹生所須謂之二寶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鈔乃然宋人已嘗論之謂無錢爲本亦不能以空文行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然宋人已嘗論之謂無錢爲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日上下皆銀輕裝易致而楮幣自無所用原注周必大二老堂雜志近歲用會子乃四川交子法特宜也乃以爲故洪武初欲行鈔法至禁民間行使金銀以姦惡論而卒不能行及乎後代銀日盛而鈔日微勢不兩行灼然易見乃崇禎之末倪公元璿掌戶部必欲行之原注行鈔之議始於天啓初禮科惠世揚司務終不可行而止其亦未察乎古今之變矣

議者但言洪武間鈔法通行沈氏曰按明史食貨志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命民間通行以桑穰爲料其制方高一尺廣六寸質青色外爲橫文花關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中

調錢貫十串爲一貫云若五百文則畫錢文爲五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其等凡六曰一考之實錄二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四貫準黃金一兩

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銅錢矣原注其時卽有以錢百六十折鈔一貫者故詔禁之○大明會典洪武二

十三年五月庚寅禁使銅錢時鈔既不行而市廛亦仍以銅錢交易每鈔一貫折銅錢二文監察御史蔡愈濟以爲言請出榜禁約令錦衣衛五城兵馬司巡視有以銅錢交易者掠治其罪十倍罰之上從其請

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銀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鈔者每石增五貫爲十貫是國初造

鈔之後不過數年而其法已漸壞不行於是有姦惡之條充賞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原注永樂元年四月丙寅以鈔法不

通下令禁金銀交易犯者准姦惡論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其兩相交易而一人自蓋昏爛倒

首者免坐賞與首捕同○二年正月戊午詔今自有犯交易銀兩之禁者免死徒家興州屯戍蓋昏爛倒

換出入之弊必至於此乃以鈔之不利而並錢禁之廢堅剛可久之貨而行輒熟易敗之物宜其弗順於

人情而卒至於滯閣。〔原注〕正統十年山西布政司奏庫貯鈔貫朽爛不堪用者五十九萬三千錠有奇勅令焚燬。後世興利之臣慎無言此可矣。

自鈔法行而獄訟滋多於是有江夏縣民父死以銀營葬具而坐以徒邊者矣。有給事中丁環奉使至四

川遣親吏以銀誘民交易而執之者矣。〔原注〕宣永樂二年三月舍烹鮮之理就揚沸之威去冬日之溫用秋茶之密

天子亦知其拂於人情而爲之戒飭然其不達於天聽不登於史書者又不知凡幾也。孟子曰焉有仁人

在位罔民而可爲也。若鈔法者其不爲罔民之一事乎。

元史世祖至元十七年中書省議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程宜多收鈔於是陳瑛祖之請通計

戶口食鹽納鈔又詔令課程贓罰等物悉輸鈔。〔原注〕永樂五年三月甲申又詔令笞杖定等輸鈔贖罪。〔原注〕二十二年十月癸卯又

令權增市肆門攤課程收鈔。〔原注〕洪熙元年正月庚寅又令倒死虧欠馬駝等畜並輸鈔。又令各欠羊皮魚鱧翎毛等

物並輸鈔。〔原注〕宣德元年十月乙亥又令場坊果園舟車裝載並納鈔。〔原注〕四年六月壬寅欲以重鈔而鈔不行於

是制爲阻滯鈔法之罪有不用鈔一貫者罰納千貫親鄰里老旗甲知情不首依犯者一貫罰百貫其關

閉舖店潛自貿易及擡高物價之人罰鈔萬貫知情不首罰千貫。〔原注〕三年六月癸卯有阻滯鈔法者令有司於所

犯人每貫追一萬貫入官全家發戍邊遠。〔原注〕正統十三年五月辛丑而愈不可行矣。

宣德三年六月己酉詔停造新鈔已造完者悉收庫不許放支其在庫舊鈔委官選揀堪用者備賞賚不

堪者燒燬。天子不能與萬物爭權。信夫。〔原注〕正統元年黃福疏言洪武間銀一兩當鈔三五貫今銀一兩當鈔千餘貫。

大明會典國初止有商稅未嘗有船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夫鈔關之設本藉以收鈔而通鈔法也鈔既停則關宜罷矣〔原注〕如果園菜園〔原注〕乃猶以爲利國之一孔而因仍不革豈非戴盈之所謂以待來年者乎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碩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鈔重物輕所以當時定律官吏受贓枉法八十貫律統方今物重鈔輕苟非更革刑必失重乞以銀米爲準未行至正統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議今後文職官吏人等受枉法贓比律該統者有祿人估鈔八百貫之上無祿人估鈔一千二百貫之上俱發北方邊衛充軍亦可以見鈔直之低昂矣

僞銀

今日上下皆用銀而民間巧詐滋甚非直給市人且或用以欺官長濟南人家專造此種僞物至累十累百用之殆所謂爲盜不操矛弧者也律凡僞造金銀者杖一百徒三年爲從及知情買使者各減一等其法旣輕而又不必行故民易犯夫刑罰世輕世重視其敝何如爾漢時用黃金孝景中六年十二月定鑄錢僞黃金弃市律造僞黃金與私鑄錢者同弃市〔原注〕劉更生以典尙方作黃金〔原注〕武帝元鼎五年飲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注金少不如斤兩及色惡王削縣侯免國宋太祖開寶四年十月己巳詔僞作黃金者棄市而唐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依中書門下奏以鉛錫錢交易者過十貫以上所在集衆決殺今僞銀之罪不下於僞黃金而重於以錫鉛錢交易宜比前代之法寘之重辟〔原注〕

實錄正統十一年三月癸未從順天府大興縣知縣馬聰言造僞銀者發邊衛充軍而景泰庶可以革奸
元年十一月賞北蕃有假金三兩致也先遣使來言是則法之不行遂有以此欺朝廷者矣庶可以革奸
而反樸也。楊氏曰五代史慕容彥超傳有鐵胎銀趙氏曰慕容彥超至作僞以射利若不能市易何必爲此哉

漢既以錢爲貨而銅之爲品不齊故水衡都尉其屬有辨銅令丞此亦周官職金之遺意

日知錄集釋

卷十二

財用

古人制幣以權百貨之輕重。錢者幣之一也。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非以爲人主之私藏也。食貨志言。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緡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緡百萬。原注孟康曰。緡錢貫也。

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詔以粟帛輕賤。工商失業。良由圓法久廢。上幣稍寡。可令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原注南齊豫章王疑鎮荊州。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優評者增價而取之。唐憲宗時。白居易

策言。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內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收。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買布帛。每端匹視舊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塲依市價交易。今日之銀。猶夫前代之錢也。乃歲歲徵數百萬貯之京庫。而不知所以流通之術。於是銀之在下者。至於竭涸。而無以繼上之求。然後民窮而盜起矣。單穆公有言。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

而爲潢汙也。自古以來，有民窮財盡而人主獨擁多藏於上者乎？此無他，不知錢幣之本爲上下通共之財，而以爲一家之物也。詩曰：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人其知之矣。〔胡氏曰：周之泉

府漢之平準，宋之均輸，市易，截然三法也。計臣附會而一之，遂爲天下害。泉府者，物之不售，以官斂之，然後民無滯貨，非以賤故買之也。物不時得，有以資之，然後民無乏用，非以貴故賣之也。斂之使無滯資，然使無匱，皆非牟利也。皆以爲民也。平準者，以京師官分主郡國物，郡國亦各有官輸其物。京師郡國之官，伺其賤，京師之官伺其貴，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物價不至騰踊。雖與商賈爭利，是其隱衷，而禁物騰踊，尙美其名，均輸者，上供物也。市易者，民間用物也，皆以內府錢貨籠于諸路，籠于京師，使民間一絲一粒，一瓦一椽，非官莫售，非官莫粥，又以抵當法貸之，而責以息，民所不堪。督以重法，不避賤下之名，不厭爭利之釐矣。此三法同異之辨，不可不知也。姚刑部曰：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于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泊先海內，無校于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倣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于窮約，素封僭于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什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教爲術，人胡弗安？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篋夷蠻，雄略靈乎當世，及其伺睨牧長，寡婦之資，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訾啜汗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于物者，必逆于行，其可慨矣夫。

財聚於上，是謂國之不祥。不幸而有此，與其聚於人主，無寧聚於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總於貨寶，貪濁之風，亦已甚矣。有一盤庚出焉，遂變而成中興之治。及紂之身，用父讐斂，鹿臺之錢，鉅橋之粟，聚於人主。〔原注〕更記殷本紀：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禍至矣。故堯之禪舜，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周公之繫易曰：渙王居无咎。管子曰：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嗚呼！崇禎

末年之事可為永鑒也已後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楊氏曰崇禎之末有云見銀尙有數十庫者有云承

平日久供億浩繁損上益下之念無日不慮于宸衷俱不入為出之規尙似未籌乎且計禮隨之以起此

百志成若少有著乏則蠲徵平賦恤災厚下者大政俱不得施運之又久則一切苟且之法隨之

非天下之小故也大學之言理財曰生曰食曰爲曰用夫生與爲事屬乎下者之通俾寬然有餘不可頃見

上不過董其綱紀而已食與用權操乎上者也非通各直省爲計合三十年之通俾寬然有餘不可頃見

臺臣請定會計疏內稱每年所入三千六百萬出亦三千六百萬食不可謂寡矣又直隸修水利部臣至

請捐道府大員用不可謂舒矣臣觀往古承平之餘每以乏財爲患其時之議不過曰汰冗兵省冗員行

節儉今行伍無虛籍廩給無枝官宮府無妄費是節之無不至也過此則刻覈吝嗇唐宋之稅糧有上

供有送使有留州催科有破分即明萬歷以前征追亦止以八九分爲準至張居正當國乃以十分考成

今直省錢糧俸餉之外存留至少而且地丁有耗羨關稅有盈餘鹽課有溢額是取之亦無不至也過此

則爲橫征暴斂矣然就今日計之則所入僅供所出就異日計之則所入殆不足供所出以皇上之仁明

國家之休暇而不籌一開源節流之法爲萬世無弊之方是爲失時以臣等身荷厚恩備官臺省而不能

少竭涓埃協贊遠謨是爲負國雖其事至重斷非奔昧之見所能周悉然事無有要于此者固不能默而

息也以臣之計一曰開邊外之屯田以養閒散一曰給數年之俸餉散遣漢軍一曰改捐監之款項以充

公費三者行而後其法美意外之屯田以養閒散一曰給數年之俸餉散遣漢軍一曰改捐監之款項以充

治以生財而國事已去明之宗枝不任不農仰給宗祿至中葉以後乃共篷而居分餅而食男四十不得

娶女三十不得嫁何也力不足給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給于官而不已局于五百里之內而不使出則

行爲上之弊宜設法安頓養兵下之弊亦必如有明之宗泉肥美不可地近廷臣如顧璿等俱曾請開墾

漢軍八旗皆宜設法安頓養兵下之弊亦必如有明之宗泉肥美不可地近廷臣如顧璿等俱曾請開墾

滿洲除正身披甲在京當差外其家之次丁力能耕種者令前往居住其所耕之田計其逐年發往

年扣完工本此外更不升科惟令其農隙操演則數年後皆成勁卒復可資滿洲之計其逐年發往

軍臺之人養贍蒙古徒資靡費莫若令其分地捐資效力此後有願往者令其陸續前往此安頓滿洲開

散之法也至漢軍八旗已奉有聽其出旗之旨以定例太拘有願出者爲例所格例許出者多無力之

人恐出旗後無以爲生以故散遣寥寥今請不論其家之出仕與否概許出旗其家見任居官者各給以

三年之俸銀其無居官者統給以六年之俸餉將此一家產許之遺帶任其自便蓋彼在旗百年勢難徒手而
 去若許帶家產又有并給三年六年之俸餉將此一家產許之遺帶任其自便蓋彼在旗百年勢難徒手而
 五年以後國帑之節省無窮即補綠旗年間將此安頓漢軍之法也臣又按耗羨歸公者天下之大利其
 以上等官各按品級陸續改補綠旗年間將此安頓漢軍之法也臣又按耗羨歸公者天下之大利其
 蓋今日亦天下之肥大官也往者康遊客于此染指分肥則與為蒙蔽勒索與為游揚規指稅與交通關
 說致貪風未泯帑庾多虧自耗羨歸公之後一切弊竇悉滌而清之是為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徵非同經
 吏多實績可紀而財用亦得流通自歸公之後民間之輸納比于正供而絲毫之出納悉操內部地丁之
 公費除官吏養廉之外既無餘流通自歸公之後民間之輸納比于正供而絲毫之出納悉操內部地丁之
 薪之繁費此外無餘剩地方矣不問其興利除弊與州縣止料理案牘便為才具兼優矣不問農桑教養也
 題調屬員便為整頓地方矣不問其興利除弊與州縣止料理案牘便為才具兼優矣不問農桑教養也
 臣不致泛引請以近事之確鑿有據者言之足民莫大于墾荒而廣東一省荒田六萬頃今湮塞不及澆百
 也足民莫大于墾荒而廣東一省荒田六萬頃今湮塞不及澆百
 餘頃湖廣出米接濟東南而湖岸之堤工派民究無長策也足民莫大于墾荒而廣東一省荒田六萬頃今湮塞不及澆百
 平賤糶則採買無所出紛紜議論究無定局也而他可知矣此皆由于一絲一忽悉取公帑有司每辦不得
 事上畏戶工二部之駁詰下畏身家之賠累但取其美觀而無實濟者日奔走之以為勤故曰此天
 下之大弊也夫生民之利有窮故聖人之法必改今耗羨歸公之法勢無可改惟有為地方別立一項
 俾任事者無財用窘乏之患而後可課以治效之成臣請將常平倉儲仍照舊例辦理其捐監一項留充
 各省之公用除官俸兵餉之類照常動用正項其餘若災傷之有拯恤孤貧之當養贍河渠水利之當興
 修貧民開墾之當借給工本壇廟祠宇橋梁公廨之當修治採買倉穀之價值不敷皆于此項動協濟之
 地之財供本地之用如有大役大費則督撫合全省之項而通融之又有不足則移鄰省之項而協濟之
 其稽察之權屬之司道其核減之權操之督撫內部分年不必重加切核則經費充裕或捐並行而地方之實
 政皆可以舉行或疑復探買則穀費不知常平之項二千不重加切核則經費充裕或捐並行而地方之實
 俱有荒歉賑貸皆可以調劑常平之項二千不重加切核則經費充裕或捐並行而地方之實
 本色款收折色皆可以調劑常平之項二千不重加切核則經費充裕或捐並行而地方之實
 人減劉晏之船料而漕運不繼暗昧人以周忱之耗米歸為正項致遭負百出路多餓殍大國不可因噎而廢食唐

治善理財者固不如此也。此捐監之宜充公費也。三法既行，則度支有定。他如關稅鹽課之溢額，皆可量加裁減，以裕民力。經費有資，則如好善樂施之類，皆可永行。停止以清仕路，民力裕則教化行，仕路清則風俗正，教化行而風俗正，皇上以敬勤之身，總其綱紀，鞏固靈長之業，猶泰山而四維之也。臣日夜思維，以爲當今之要務，無急于此者。

唐自行兩稅法以後，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原注：舊唐書裴坦傳。○新唐書食貨志同。○元稹狀言：臣

伏準前後制敕，及每歲旨條，兩稅留州，留使錢外，加率一錢。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一物州府長吏並同枉法計贓，仍令出使御史訪察聞奏。

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原注：宋史食貨志。自此一錢以上，皆歸之朝廷，而簿領纖悉，特甚於唐時矣。然宋之所

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實在此。原注：宋史言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費浸多。昔人謂古者藏富於民，自漢以後，財已

不在民矣。而猶在郡國，不至盡輦京師，是亦漢人之良法也。後之人君，知此意者鮮矣。

自唐開成初，歸融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而宋元祐

中，蘇轍爲戶部侍郎，則言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原注：猶今之布政司。轉運

司既足，則戶部不困。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

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楊氏曰：兩司者轉運戶部。雖內帑別藏，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算也。是

以仁宗時，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輦青州之財入京師，弼上疏諫。金世宗欲運郡縣之錢入京師，徒單克寧

以爲如此，則民間之錢益少，亦諫而止之。以余所見，有明之事，盡外庫之銀，以解戶部，蓋起於末造，而非

祖宗之制也。王士性廣志釋言：「天下府庫莫盛於川中，余以戊子典試於川，詢之藩司，庫儲八百萬。原注：銀兩

之數。卽成都重慶等府。俱不下二十萬。順慶亦十萬。蓋川中無起運之糧。而專備西南用兵故也。兩浙賦甲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師少松爲余言。癸酉督學浙中。藩司儲八十萬。後爲方伯。止四十萬。今爲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萬矣。十年之間。積貯一空如此。及余己丑參政廣西。顧臬使問自浙糧儲來。詢之。則云浙藩今已不及十萬也。廣西老庫儲銀十五萬。不敷。每歲以入爲出耳。余甲午參政山東。藩司亦不及二十萬之儲。庚辰入滇。滇藩亦不滿十萬。與浙同。每歲取礦課五六萬用之。今太倉所蓄。亦止老庫四百餘萬。有事則取諸太僕寺。余乙未貳卿太僕時。亦止老庫四百萬。每歲馬價不足用。則取之草料。蓋十年間。東倭西嘯。所用於二帑者。踰二百萬故也。其所記萬歷時事如此。至天啟中。用操江范濟世之奏。一切外儲。盡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今錄上諭全文於此。俾後之考世變者。得以覽焉。天啟六年四月七日上諭。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况遼東未復。兵餉浩繁。若不盡力鉤稽。多方清察。則大工必至乏誤。而邊疆何日救寧。殊非朕仰補三朝闕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朕覽南京操江憲臣范濟世兩疏所陳鑿鑿可據。其所管應天揚州府等處。庫貯銀兩。前已有旨。盡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數察收。似此急公狗上之誠。足爲大小臣工模範。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憂乎鼎建之殷繁。軍餉之難措哉。范濟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銀兩何尙未解到。爾工部都察院。卽行文速催。以濟急用。且天之生財。止有此數。旣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豈可目擊時艱。忍置之無

用之地。朕聞得鹽運司每年募兵銀六千兩。實收在庫約有二十餘萬兩。又鹽院康丕揚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銀一萬。約有二十餘萬兩。又故監魯保遺下每年餘銀四萬兩。約有四十餘萬兩。連前院除支銷費過餘銀約有八十餘萬兩。刷卷察盤可據。又南太僕寺解過馬價餘銀二十六萬兩。見寄在應天等府貯庫。又戶科貯庫餘銀約有七萬兩。寄收應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餘銀約有十萬兩。又操江寄貯揚州鎮江安慶三府備倭餘銀約有三十餘萬兩。北道刷卷御史可據。已上七宗。俱當遵照范濟世所奏事例。徹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備內臣劉敬楊國瑞。亟委廉幹官胡良輔劉文耀。會同該部院撫按官。著落經管衙門。察核的確。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隱匿稽遲。懷私抗阻者。必罪有所歸。如起解不完。則撫按等官。都不許考滿遷轉。劉敬等亦不許扶同蒙蔽。執法徇私。必須殫力急公。盡心搜括。庶大工邊務。均有攸賴。國家有用之物。不至爲貪吏侵漁。昭朕裕國恤民德意。又聞南京內庫。祖宗時所藏金銀珍寶。皆爲魏忠賢矯旨取進。先帝諭中所云。將我祖宗庫貯傳國奇珍異寶。盜竊幾至一空者。不知其歸之何所。自此搜括不已。至於加派。加派不已。至於捐助。以訖於亡。絲此言之。則搜括之令。開於范濟世。成於魏忠賢。而外庫之虛。民力之匱。所繇來矣。原注：崇禎元年六月奉旨。范濟世阿逢。以英明之主。繼之而猶不免乎與。逆璫妄報。操銀貽害地方。著冠帶閒住。

亂同事。然則知上下之爲一身。中外之爲一體者。非聖王莫之能也。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豈不信夫。胡氏曰。唐以諸州之賦。折而三之。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送使留州。皆給有司之費。天子不問者也。漢制。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封君。湯沐邑。皆各有私奉養。不領。

于天子之經費。即其法也。唐之山川諸賦。頗入天子矣。故以免庸之錢。當古者湯沐之費。以畀有司。不如不足。空資墨而養其廉。亡何德宗之時。李泌請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元友直勾檢諸道稅。外物悉入戶部。其後裴洎又以送使之財。悉爲上供。上復分別傭力之錢。義當于下也。且又有不加賦而民已病者。益豐州務。益微徒。知財利之權。宜爲上供。不復分別傭力之錢。義當于下也。且又有不加賦而民已病者。益司百務。蕭索不得。不押配民。爲限細而斗斛折變。微利亦歸于官。大而飛苞驛。篋金橫帛。以輸權門。行暮夜者。盡取諸民。展轉相須。不爲限制。則展轉相蒙。不復檢察。一紙之令。使天下之官。皆喪其節。天下之民。日傾其貲。政之不善。執過於此。熙寧以後。之覆放也。立國之道。所以貴重貨財者。謂其好用之。則庭實旅。百取足。其中。以武用之。則堅甲利兵。足以備不虞。金湯非粟不守也。人君躬自貶損。與天下共守節制。而不敢渝焉。所以使經費有餘。民不困。征歛也。歛之既盡。有司所負必多。譴責不已。鞭斥亦多。紆胥知守長。數易而使盜亦多。有司倦于檢察。押配平民。益多。紆民恐押配見及。故遲留正賦。以伺苟免者。亦又多矣。未知何術。以處此也。必也。上供之外。仍以庸錢與州。然後杜監司。脅取之。問塞長吏。押配之寶。俾賢者足以養廉。貪者必于得罪。而後王道可行也。

開科取士。則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徵糧。則天下之財。日窘。一日吾未見無人與財而能國者也。然則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後科目可得而設也。必有生財之方。而後賦稅可得而收也。

先生讀隋書篇曰。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爲富國之術也。當周之時。酒有榷。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竝罷之。夫酒榷鹽鐵市征。乃後人以爲關于邦財之大者。而隋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匹者。減爲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爲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繼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日。自餘諸州。竝免當年租稅。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于賦稅復闊略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卽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討江南嶺表之反側者。

則此十餘年之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于賞賜有功，竝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嗇于用財也。夫既非苛賦斂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糜財，而賞賜復不吝財，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何以殷富如此？考之于史，則言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以氈袋進香，皆以爲費用，大加譴責。嗚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于民有制，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樸儉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孟孔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遂倡爲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強兵之效，不逮隋遠甚，豈不謬哉！

錢氏曰：本馬貴與之說，載在文獻通考寧人手鈔之意，欲采入日知錄。潘次耕誤認爲顧作，乃以讀隋書爲題，收入集中。

言利之臣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所惡於興利者，爲其必至於害民也。昔明太祖嘗黜言利之御史，而謂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物。

原注：洪武十三年五月，御史周姓實錄不載其名。

此則唐太宗責權萬紀之遺意也。又廣平府吏王允道

言磁州臨水鎮產鐵，請置爐冶，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

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治數多軍需不之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矣。杖之流海外。原注于五年五月聖祖不屑好貨之意。可謂至深切矣。自萬厯中礦稅以來。求利之方紛紛且數十年。而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然則治亂盈虛之數。從可知矣。爲人上者。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爲意與。

新唐書宇文韋楊王列傳。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假然有攘卻四裔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猶所未盡也。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蠱豔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哀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爲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爲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媚。以相屠滅。四族皆覆。爲天下笑。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嗚呼。芮良夫之刺厲王也。曰。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三季之君。莫不皆然。前車覆而後不知。誠人臣以喪其軀。人主以亡其國。悲夫。讀孔孟之書。而進管商之術。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爲。而今則滔滔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則羣推之。以爲有恥之士矣。上行之則下效之。於是錢穀之任。權課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爭之。禮義淪亡。盜竊競作。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蹙。後之興王。所宜重爲懲創。以變天下之貪邪者。

莫先乎此。

先生讀宋史陳遵篇曰。吾讀宋史忠義傳。至于陳遵。史臣以其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爲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于翁彥國。愚以爲不然。鶴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亨伯〔原注〕宋人諱高宗嫌名稱其字曰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厯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目寔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于家廟。謂剝民歛怨。禍必及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所以亡。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興。始于亨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爲叛將所害。而不足以蓋其剝民之罪也。其初特一時權宜。而遺禍及于無窮。是上得罪于藝祖太宗。下得罪于生民。而斷脰決腹。一瞑于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爲諒而已焉。得齒于忠義哉。

俸祿

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祿。王制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

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

原注如清曰律百石俸月六百章昭

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

晉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

原注謂分祿以贍宗族昏姻故人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議增吏俸。唐時俸錢。上州刺史八萬。中下州

七萬。赤縣令四萬五千。畿縣上縣令四萬。赤縣丞三萬五千。上縣丞三萬。赤縣簿尉三萬。畿縣上縣簿尉

二萬。玄宗天寶十四載。制曰。衣食既足。廉恥乃知。至如資用靡充。或貪求不已。敗名冒法。實此之繇。輦轂

之下。尤難取給。其在西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員官。原注唐時官多有員外置者故分別言之今後每月給俸食雜用。防閤庶僕

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共同正員官。加一分。仍爲常式。而白居易爲盤屋尉。詩云。吏祿三百石。歲安有餘糧。

其江州司馬廳記曰。唐興。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今之制

祿。不過唐人之什二三。彼無以自贍。焉得而不取諸民乎。昔楊綰爲相。承元載汰侈之後。欲變之以節儉。

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鏞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給事中崔植封還詔書。可謂達化理之原者

矣。

漢書言。王莽時。天下吏以不得俸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五代史言。北漢國小民貧。宰相

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其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穆王之書曰。爵重祿輕。羣臣比而

戾民畢程氏以亡此之謂矣。

前代官吏皆有職田。原注晉魏隋唐書皆有官品。第一至第九職田多少之數。故其祿重。祿重則更多勉而為廉。如陶潛之種秫。原注晉書

本阮長之之芒種前一日去官。原注宋書本傳皆公田之證也。元史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巳詔定官吏員數。分

品從官職。原注品如正一品正二品。從如從一品從二品。給俸祿。頒公田。太祖實錄洪武十年十月辛酉制賜百官公田。以其租

入充俸祿之數。是國初此制未廢。不知何年收職田以歸之上。而但折俸鈔。原注實錄會典皆不載。其數復視前代

為輕。始無以責吏之廉矣。潘氏曰先師有言忠信重祿所以勸士無養廉之具而責人之廉萬萬不能。漢制官最卑者食祿百石名為百石而月俸十六石實歲百八十餘石也。唐宋自

俸田外又有職田。春冬衣仗身人役等以優其力。而縣令圭租有至九百斛者。夫既厚祿之而猶貪污不

法置之重典。夫復何辭。當今制祿視前代已薄。兵興以來又加裁省。官於京師者與從衣裘常苦不給。頃

奉朝廷特恩四品以下官秋冬二季準給全俸。仰見體羣臣之厚意。更願沛發德音斟酌古今。增其祿餼。臣下見優卹如此其厚。無不人人感奮。豈非興廉教忠之一道哉。汝成案國朝常俸外倍給養廉銀。顧名思義。臣下宜何如感奮。

宣宗實錄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戶部事禮部尙書胡濙奏請文武官七年分俸鈔每石減舊數。折鈔一十五貫以十分為率七分折與官絹每匹準鈔四百貫三分折與官綿布每匹準鈔二百貫從之。

濙初建議與少師蹇義等謀義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宮久深知官員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數

倍此仁政也豈可違之。原注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庚申月增給在京文武官及錦衣衛將軍總小旗米各五斗五升並準

各斗五升並準俸糧之支鈔者。濙初欲每石減作十貫聞義等言乃作十五貫。原注按洪熙元年閏七月尹松言官員俸

祿以鈔折米四方米價賤不同每石四

五十貫者有之。六七十貫者。白而行之。而小官不足者多矣。【原注】已上實錄文

大明會典。官員俸給條云。每俸一石。該鈔二十貫。每鈔二百貫。折布一匹。後又定布一匹。折銀三錢。是十

石之米。折銀僅三錢也。【原注】正統六年十一月丙辰。增結在外文武官吏軍士俸糧。原定糧一石。給鈔十

五貫。今增十貫。為二十五貫。十二年四月丙辰。仍減為十五貫。景泰七年二月甲辰。令折俸鈔。每七百貫。與白金一兩。天順元年正月壬辰。詔京官景泰七年折俸鈔。俱準給銀。從戶部奏

請。以官庫鈔少故也。成化二年三月辛亥。減在京文武官員折俸鈔。先是米一石。折鈔二十五貫。後因戶部

舊鈔僅一二錢。甚至積之市肆。過者不顧。以十貫鈔折俸一石。則是斗米一錢也。小吏俸薄。無以養廉。莫

甚於此。成化七年十月丁丑。戶部請以布一匹。準折文武官員俸糧二十石。舊例兩京文武官員折色俸

糧。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至是戶部尚書楊鼎奏。京庫椒木不足。甲字庫多積綿布。以時估計

之。潤白布一匹。可準鈔二百貫。請以布折米。仍視折鈔例。每十貫一石。先是折俸鈔米一石。鈔二十五貫。

漸減至十貫。是時鈔法不行。鈔一貫直二三錢。是米一石。僅直錢二三十文。至是又折以布。布一匹。時估

不過二三百錢。而折米二十石。則是米一石。僅直十四

五錢也。自古百官俸祿之薄。未有如此者。後遂為常例。蓋國初民間所納官糧。皆米麥也。或折以鈔。布百

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鈔。其後鈔不行。而代以銀。於是糧之重者愈重。【原注】崇禎中。糧一石。至折銀二兩。而俸之輕

者愈輕。其弊在於以鈔折米。以布折鈔。以銀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正統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曹泰奏。臣聞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遠任。妻子隨行。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鈔。九載之間。仰事俯育之資。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需。滿罷閒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失其所守。而陷於罪者多矣。乞敕廷臣會議。量

爲增益俸足養廉。如是而仍有貪污懲之無赦。事下行在戶部格以定制不行。

北夢瑣言。唐畢相誠。家本寒微。其舅爲大湖縣伍伯。〔原注〕伍伯卽今號雜職行杖者。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爲除一官。累遣

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參辭曰。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爲落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

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爲宰相邪。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原注〕蓋如今之工食。苟無

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爲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夫以伍伯之

役。而歲六十緡。宜乎臺阜之微。皆知自重。乃信漢書言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

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誠清吏之本務。謂貪澆之積習。不可反而廉靜者。真不知治體之言矣。

助餉

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羣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羣臣百姓之有。然後羣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舊唐書柳渾傳。渾爲宰相。奏故尙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姪伯強進狀。請貨宅召市人馬。以討吐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毀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責罰。亦可懲勸。上可其奏。夫以德宗好貨之主。而猶能聽宰相之言。不受伯強之獻。後之人君。可以思矣。王明清記。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十萬緡。上以國用稍集。卻之。仍詔今後富民。不許陳獻。嗟夫。此宋之所以復存於南渡也。〔與〕

漢武尊卜式以風天下。猶是勸之以爵。今乃怵之以威。戚畹之家。常惴惴不自保。而署其門曰。此房實賣。都城之中十室而五。其不祥孰甚焉。南唐書言。後主之世。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至其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嗚呼。此所謂府庫財非其財者矣。賊犯京師。史公可法爲南京兵部尙書。軍餉告絀。乃傳檄募富人出財助國。其略曰。親郊乃雍容之事。唐宗尙有崇韜。出塞本徼幸之圖。漢武尙逢卜式。桐城諸生姚士晉之辭也。然百姓終莫肯輸財佐縣官。而神京淪喪。殆於孟子所謂委而去之者。雖多財奚益哉。

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民有掘得黃金者。有司以進於朝。上曰。民得金而朕有之。甚無謂也。命歸之民。原注天啟初。遼事告急。有議及捐助者。朝論以爲教猱升木。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晉疏請。靈鷲廢寺。所存田畝。變價助工。奉旨。詹以晉垂涎賤價。規奪寺業。可削籍爲民。仍令自行修理寺宇。田有變佃爲民業者。責令還贖本寺。以爲言利錙銖之戒。以權奄之世。而下有此論。上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猶存矣。

館舍

讀孫樵書。褒城驛壁。乃知其有沼有魚有舟。讀杜子美秦州雜詩。又知其驛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驛舍。殆於隸人之垣矣。予見天下州之爲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爲唐舊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此又樵記中所謂州縣皆驛。而人情之苟且。十百於前代。

矣。

今日所以百事皆廢者。正緣國家取州縣之財。纖毫盡歸之於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爲修舉之資。延陵季子游於晉曰。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知其民力之屈也。原注又不獨人情之苟且也。說苑

漢制官寺鄉亭漏敗。牆垣墮壞不治者。不勝任。先自劾。古人所以百廢具舉者以此。

街道

古之王者。於國中之道路。則有條狼氏。滌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潔清。於郊外之道路。則有野廬氏。達之四畿。合方氏。達之天下。使之津梁相湊。不得陷絕。而又有遂師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於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則舟車所至。人力所通。無不蕩蕩平平者矣。晉文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無舟梁。單子以卜陳靈之亡。自天街不正。王路傾危。塗潦徧於郊關。污穢鍾於輦轂。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其斯之謂與。

說苑。楚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以莊王之霸。而留意於一巷之溝。此以知其勤民也。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請止絕車牛不許於天津橋來往明制兩京有街道官車牛不許入城。

官樹

周禮野廬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國語單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釋名曰古者列樹以表道道有夾溝以通水潦古人於官道之旁必皆種樹以記里至以蔭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召伯所芟道周之杜君子來游固已宣美風謠流恩後嗣子路治蒲樹木甚茂子產相鄭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見之詩篇猶是人存政舉之效近代政廢法弛任人斫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無勿翦之思民鮮侯甸之芘矣續漢百官志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是昔人固有專職原注三輔黃圖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後周書韋孝寬傳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塚經雨頽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塚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芘蔭周文帝後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原注唐王維詩云槐柳陰陰到潼關冊府元龜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正月於兩京路及城中苑內種果樹原注鄭審有奉使巡簡兩京路種果樹事畢入奏詩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種城內六街樹原注中朝故事曰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為槐街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為柳街以其成行排立也韋應物詩云垂楊十二衢隱映金張室舊唐書吳湊傳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命

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揆卒。人指樹而懷之。周禮朝士注曰。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原注淮南子注同然則今日之官。其無可懷之政也久矣。

橋梁

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原注河則蒲津。太石柱之梁四。原注羅則天津。永木柱之梁二。原注皆渭水。

東渭橋巨梁十有一。皆國工修之。原注此舉京師之衝要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葺。其大津無梁。皆給船人。量其大

小難易。以定其差等。今畿甸荒蕪。橋梁壞廢。雄莫之間。秋水時至。年年陷絕。曳輪招舟。無賴之徒。藉以為

利。潞河渡子。勒索客錢。至煩章劾。司空不修。長吏不問。亦已久矣。原注成化八年九月丙申。順天府尹李裕言。本府津渡之處。每歲水漲。及天

氣寒。近官司修造渡船。以便往來。近為無賴之徒。冒貴戚名色。私造渡船。勒取往來人財物。深為民害。乞敕巡按御史。嚴為禁止。從之。況於邊陲之遠。能望如趙充國治湟

隄。以函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從枕席上過師哉。五代史。王周為義武節度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

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此又當今有司之所媿也。

人聚

太史公言。漢文帝時。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原注史記律書劉

寵為會稽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見吏。龐眉皓髮之老。未嘗識郡朝。原注後漢書循吏傳史之所稱。其遺風猶可想見。

唐自開元全盛之日。姚宋作相。海內升平。元稹詩云。戍烟生不見。村豎老猶純。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歷

以後四方多事。賦役繁興。而小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給。元結作時化之篇。謂人民爲征賦所傷。州里化爲禍邸。此唐之所以衰也。原注宋熙寧中行新法。蘇軾在杭州作詩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衰敝之政自古一轍。予少時見山野之氓。有白首

不見官長。安於畎畝。不至城中者。泊於末造。役繁訟多。終歲之功。半在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頃田。頭枕

衙門。眠之諺。原注見曹縣志。已而山有負嵎。林多伏莽。遂舍其田園。徙於城郭。又一變而求名之士。訴枉之人。悉

至京師。輦轂之間。易於郊坰之路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五十年來。風俗遂至於此。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

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聚於鄉。則土地闢。田野治。欲民之無恒心。不可得也。聚於城。則徭役繁。獄訟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

昔在神宗之世。一人無爲。四海少事。郡縣之人。其至京師者。大抵通籍之官。其僕從亦不過三四。下此卽一二舉貢。與白糧解戶而已。蓋幾於古之所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原注鹽鐵論。彼其時豈無山人遊客。干請

公卿。而各挾一藝。未至多人。衣食所須。其求易給。自東事旣興。廣行召募。雜流之士。哆口談兵。九門之中。填廬溢巷。至於封章自薦。投匭告密。甚者內結貂璫。上窺嚙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行者矣。詩曰。我生

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興言及此。每輒爲之流涕。

欲清輦轂之道。在使民各聚於其鄉始。

訪惡

尹翁歸爲右扶風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所謂收取人。卽今巡按御史之訪察惡人也。武斷之豪。舞文之吏。主訟之師。皆得而訪察之。及乎濁亂之時。遂借此爲罔民之事。矯其敝者。乃并訪察而停之。無異因噎而廢食矣。

傳曰。子產問政於然明。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是故誅不仁所以子其民也。說苑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鹽鐵論曰。水有獮狙池魚勞。國有強禦齊民消。

盜賊課

史記酷吏傳。武帝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此漢世所名爲盜賊課。而爲法之敝。已盡此數言中矣。漢書言。張敞爲山陽太守。渤海膠東盜賊竝起。上書自請治之。言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原注】漢紀作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

如此久處閒郡。願徙治劇。夫未得之盜。猶有七十七人。而以爲郡內清治。原注紀云。敞爲太守。郡內清治。豈非宣帝之用法。寬於武帝時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盜羣起。遣繡衣之使。持斧斷斬于郡國。乃能勝之。而宣帝之世。帶牛佩犢之徒。皆驅之歸於南畝。卒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是則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與刀筆篋筐之士議也。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郡國羣盜。處處竝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擄。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懼。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爲殿最。原注注殿後也。謂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謂課居先也。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竝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光武精於吏事故。其治盜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於疏。而失之於密。大抵皆然。又豈獨盜賊課哉。

禁兵器

王莽始建國二年。禁民不得挾弩鎧。徙西海。隋煬帝大業五年。制民間鐵。叉搭鉤。攢刃之類。皆禁絕之。尋而海內兵興。隕身失國。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槌及杖之有刃者。悉輸於官。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括天下馬。一品二品官許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原注陳天祥傳。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天祥。權知本軍事。天祥命

以十家爲甲。十甲爲長。弛兵器以從民便。境內遂平。其後代者務更舊政。治隱匿兵者甚急。天祥去未久而興國復變。鄰郡及大江南北諸城邑多乘勢殺其守將以應之。順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已而羣盜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一員。每縣添設主簿一員。專率義兵以事守禦。故劉文成有詩曰。他時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習鼓鞞。嗚呼。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古之聖王。則旣已言之矣。

漢武帝時。公孫宏奏言。禁民毋得挾弓弩。吾丘壽王難之。以爲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誠能明教化之原。而帥之以爲善。保家之道。則家有鶴膝。戶有犀渠。適足以誇國俗之強。〔原注〕舊唐書鄭惟忠傳引吳都賦。而不至導民以不祥之器矣。

水利

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實兼河渠一志。亦可謂詳而有體矣。蓋唐時爲令者。猶得以用一方之財。興期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居什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達。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創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兵之後。則以催科爲急。而農功水道。有不暇講求者歟。然自大歷以至咸通。猶皆書之不絕於冊。而今之爲吏。則數十年無聞也已。水日

乾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通又焉得而無水旱乎崇禎時有輔臣徐光啓作書特詳於水利之學而給事

中魏呈潤亦言傳曰雨者水氣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術也夫子之稱禹也曰盡力溝洫而禹自言亦曰

濬畎澮距川古聖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遺乎其小如此自乾時著於齊人枯濟徵於王莽古之通津巨

瀆今日多為細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陳同知曰三代溝洫之利其小者民自為也其大

者官所為也溝洫所起之土即以爲道路所通之

水即以備旱潦故溝洫者萬世之利也後世慮其棄地之多而實無多也一井之步約百有八十丈其爲

溝畛者八尺而已一成之步約萬有八千丈其爲洫與涂者九積十有四丈四尺而已通計所棄之地二

百分之一而弱也今更新爲之必有慮其事之難成者則更非甚難之事也試觀剛田之法一尺之剛二

尺之遂即耕而即成者也今蘇湖之田九月種麥必爲田輪兩輪中間深廣二尺其平闊之鄉萬輪鱗接

整齊均一彌月悉成古之遂逕豈有異乎設計其五年而爲溝洫則合八家之力而先治一橫溝田首之

步之爲百八十丈者家出三人就地築土二日而畢矣明年以八十家之力治洫廣深三溝其長十之料

工計日三日而半七日而畢矣又明年以八百家之力爲洫廣深三洫其長百溝料工計日一旬而半三

旬而畢矣即以三旬之功分責三歲其就必矣及功之俱成民謂田以爲利一歲之中家修其途衆治其

溝洫官督民殫此宜其家有小水生可以無飢十分之飢墾田而仍飢以萬世之利也百姓不時一夫失業則飢

十日失穀也歲之不時人所莫能爲也溝洫之不遑農民莫能爲官可齊其力而爲之也其不爲者蓋時

無大旱則坐視爲不爲及水旱至而拯卹不遑農民莫能爲官可齊其力而爲之也其不爲者蓋時

國家之利病必數年而後見事無近功官無嚴課故吾民之死生飢飽一聽命于不可知之歲而曾無十

一之防百一之救也城謂救荒無善策爲溝洫于未荒之時此豫救之策也即爲溝洫于救荒之時使無十

民即功而就食此一救而兩救之策也然而土異形人異習按方尺之圖動十萬之衆如漢武帝之輕用

方士坐廣廈之內度溪谷之外如王安石之欲田梁山泊者則固不可爲也即春議經界秋議遺使如宋

天禧之提點刑獄並領勸農之職而仍無纖毫之益于民者亦名美而不足特也故爲溝洫必訪求于鄉

耆里長而總其事于郡守責其成于縣令分其任于縣丞主簿則親而不擾久而必成今集四境之耆長

體訪以人情地勢有灼見其可興溝洫者準里計日具圖以作其功有廢地可以溝洫者則募其旁近失

田之夫爲之官助其不足田成而授其人五年而起科畝十而當一有溝洫其業田爲永利者則以任本

業之人民其田官均其力春夏作五日秋作十日冬作二旬丞簿親董之令一作視先成者籍而不在
于官其未成者簿志之至來歲續而畢焉民田一頃聽溝地半畝令不當溝塗之道者轉償其鄰田田不
及頃則任力而不聽田二十畝以下者賞其力蓄洩之功及借名生擾者黜蘇湖之民善爲水田春收豆麥
簿于受代之人凡縣令置農田課郡守察之其阻成功及借名生擾者黜蘇湖之民善爲水田春收豆麥
秋收禾稻中年之入概得三石而北方之種地者不能半之則以無爲水田者凡穀之種禾稻倍入種
稻收禾田又倍西北土性高燥宜麥宜梁所在低平之田即爲下產以其非梁麥之性而雨澤一過水
無所注故也誠能勤行相度分年規地仿溝洫之意備蓄洩以爲水田種禾稻以佐晚熟則高地之水四
注而爲害者必轉以爲利矣且爲溝洫亦非古之鑿空求利者比也以民田與民利不遺使不起徒不招
流戶視其大小功力隨作隨成有小有水旱此豐而彼歉則隣近必有請其法而自爲之者勿憂其事之難
于慮始也晉氏曰南北異方高下異勢燥溼異性故旱田之不可爲水猶水田之不可爲旱也今必欲以
荆揚之物產遍植之雍冀是第知言水利而不知因地之利以爲利也且果行遂人溝洫之法則西北旱
田亦利其何減于東南何則西北諸州其地之廣輪既數倍于東南且穀之種類繁多有宜五種者有宜
四種者有宜三種者周原膺膺土脈厚而水源深其肥沃比東南之塗泥又奚翅倍焉所患者惟水與旱
耳溝洫修而水旱有備則西北諸州歲之所入非徒不減于東南且什伯而無算矣或疑井田既廢欲復
遂人之法勢有所不行是又不然夫善復古者亦師其意而已矣觀周禮遂人之法原與稻人之法不同
稻田不可一日無水故以澗畜之以防止之以遂均之矣必以列舍之而後以澗寫之焉旱田則潦之爲
患者十之六七旱之爲患者十之二三故遂人五溝之大小不同其實皆溝也揆先王爲溝洫之本意第
欲使水多之年水行溝中而不泛水少之年又可畜溝中之水以滋田耳今但相其地之下者以爲行水
之區又相其地之最下者以爲畜水之所疏其節闕
其目不用盡復古溝洫之制而已獲溝洫之利矣

龍門縣今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貞觀十年築東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壩渠二十三年縣令長
孫恕鑿溉田良沃畝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馬鞍塢渠亦恕所鑿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所以貯渠田之
入轉般至京以省關東之漕者也此即漢時河東太守番係之策史記河渠書所謂河移徙渠不利田者
不能償種而唐人行之竟以獲利是以知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謂後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

者不亦誣乎。

唐姜師度爲同州刺史。開元八年十月詔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鄭白鑿涇之利。自茲厥後。聲塵缺然。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匪躬之節。所懷必罄。奉公之道。知無不爲。頃職大農。首開溝洫。歲功猶昧。物議紛如。緣其忠欵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自藏過半。績用斯多。食乃人天。農爲政本。朕故茲巡省。不憚祁寒。將申勸卹之懷。特冒風霜之弊。今原田彌望。畎澮連屬。絲來榛棘之所。徧爲秔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關輔致畝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未開。恐三農虛棄。所以官爲開發。冀令遞相教誘。功旣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內。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來召人作主。亦量準頃畝。割還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辦功力能營種者。準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原注。册府元龜本傳。師度旣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讀此詔書。然後知無欲速無見小利二言。爲建功立事之本。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原注。淮南子。魏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原注。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原注。史記。按後漢書。安帝紀。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民田。則指此爲西門豹所開。爲人君者。有率作興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略。不患無叔敖史起之臣矣。

漢書召信臣爲南陽太守爲民作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原注晉書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修召信臣遺跡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

利同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

洪武末遣國子生人才分詣天下郡縣集吏民乘農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開天下郡縣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此聖祖勤民之效。

雨澤

洪武中令天下州縣長吏月奏雨澤蓋古者龍見而雩春秋三書不雨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視爲不急之務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原注仁宗即位通政司請以四方雨澤奏章類送給事中收貯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

雨澤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澤章奏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繇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爲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即封進朕親閱焉。原注

今大明會典具載雨澤奏本式

嗚呼太祖起自側微升爲天子其視四海之廣猶吾莊田兆民之衆猶吾佃客也故其留心民事如此當時長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詣闕自陳後世雨澤之奏遂以寢廢天災格而不聞民隱壅而莫達然後知聖主之意有不但於祈年望歲者民親而國治有以也夫。

河渠

黃河載之禹貢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者其故道也。

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武帝自臨發卒數萬人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漢至唐河不為害幾及千年閻氏曰按此說大非復禹舊跡無水災此史記河渠書之文若溝洫志則

續之曰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為屯氏河地理志魏郡館陶下注云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是也雖不知的在何年要武帝元封二年王申後宣帝地節元年王子以前事余嘗謂禹之時河自碣石入海至周定王五年河徙從鄆縣東北入海此一變也漢武元封後宣帝地節前河又從勃海郡章武縣入海此又一變也古今大事而亭林亦未考及耶錢氏曰田蚡言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疆塞疆塞之未必應天此老成謀國之言當時惡蚡者謂蚡奉邑在河北故沮塞河之役其實非公論也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瀾漫數百里河乃自北而東宋史熙寧八年七月

乙丑河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又自東而南矣元豐以後又決而北議者欲復禹迹而大臣力主回東之議原注宋史河渠志序

曰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汎溢復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端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降及金元其勢日趨於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清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于海今歲久

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廟堂之議既視其奪者以為常司水之臣又乘其決者以為利不獨以害民生妨國計而於天地之氣運未必不有所關也

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今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竝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

口又合汴【原注】元本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原注】實錄載天順七年金景輝言黃曩時河水猶有所

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

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邵國賢作治河論以為禹之治水至於地平天成六府三事

允治其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

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大於禹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

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

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

杯之時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碁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

今皆為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禹之

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

顧右盼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

所處之勢難於禹況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

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

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沈氏曰】方輿紀要一段云若謂何不使黃淮分背而乃使淮助河

得淮羽翼而愈深。是用淮于繇二文莊之言觀之。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以河矣。與丘邵諸公之論絕異。繇二文莊之言觀之。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責而已。安望其為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至於今日。而決溢之蓄。無歲不告。嗚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汝成案二文莊之言。自是前明治河得失。

禹貢之言治水也。曰播曰瀦。水之性。合則衝。驟則溢。故別而疏之。所以殺其衝也。又北播為九河是也。旁而蓄之。所以節其溢也。六野既瀦是也。必使之有所容而不為暴。然而鍾美可以豐物。流惡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繇是而興矣。錢氏曰。禹之治水也。使由地中行。無所謂防也。言防而勞費無已。遂為國家之大患矣。河為北條之川。由涿水大陸播九河。同為逆河。以入海者。禹之故迹。今運道

臨清至天津者是也。東漢以後。河由干乘入海。即今之大清河也。自唐至宋。金皆由此道。金元之間。河漸南決。始合汴泗。淮以入於海。與禹河入海之口。相去幾二千里。而北條之水。既為南條矣。其兩岸之隄。歲增。月益。高于民田。廬舍。且與城平矣。水之性。就下。不使由地中行。而使出地上。欲其無決溢之害。不亦難乎。今之言河防者。以潘季馴為師。季馴治河之法。不過曰。清水可蓄。不可洩。黃河宜合。不宜分而已。夫清

水之當蓄。固不待言。黃河之宜合。則季馴一人之言。非古有是言也。禹之治河。釀為二渠。疏為九道。順其性而導之。注海。何嘗不可。分乎塞。其支流束之。使歸于一。欲藉河水之力。以刷海口之沙。其計固已左矣。古人云。川壅而潰。傷人必多。謂河不宜分。而增堤以禦之。一朝潰溢。隄不能禦。又糜國帑。以塞之。僥倖成功。而官吏轉受重賞。此國之巨蠹也。季馴之法。守之百五十年。而其效如此。謂之習知河務。吾不信也。周

濟曰。禹斷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水性就下。而載之高。地何也。曰。水性所以為治也。善以其性為治者。當謹節而慎。用之。若高而驟下。為妄用。其力於無用之地。無可復下。執必浸淫。洩散。歸墟。不暢。下壅。上潰。矣。河在大。匠南岸。山。執盡。地。平。衍。土。疏。易。流。所以數敗也。斷渠載之高。地。為逆河。所以激之也。此禹功之所在。節就下之性。不使徑盡。善全力以歸壩。疏為九河。所以澄之也。同為逆河。所以激之也。此禹功之所在。節就下之性。不使徑盡。善全力以歸壩。但知逆河之說者也。夫水之性。固必就下。而於河。不問可知也。而海之四面。皆為海水。所距。迅下之力。什不而。下也。又必辨水與水之高下。海之處。下於河。入海。不問可知也。而海之四面。皆為海水。所距。迅下之力。什不

存三是以入海數十里後無不中起尖淤兩旁分洩者其勢固然也若能使河水常高于海水則鋪行海面而其去執當益遠矣即不能當使其漸下而不驟即不能當使其落前執長落後路短執長則水力全路短則人力省此載之高地同爲逆河之指也近海地既平河不窄則入海無力所以必爲逆河而逆河之上與其益深毋寧益廣度全河之水計其所容廣必淺狹必深深則損地之高以就海而海之處下分教益減淺則其高全入海猶建瓴也狹則深深則怒怒則挾沙多是駭中國之土入海爲尖淤也廣則淺淺則澄澄則挾沙少是留入海之尖淤以培中國之下地也此疏爲九河之指也善乎賈讓通其詞曰毋與水爭地又恐人不明于水容之說而引齊魏各去河二十五里之隄以證之夫去河二十五里之隄視今日所謂遙隄相去遠矣然則金隄盡而九河接其游波寬衍固可知矣大陸以上河水不能不濁以使入海孰若留培兗州于是因執疏之其數適九占地既廣淤澄流益清歷年益久下地益高逆河今也入海將益暢九河堙爲平陸後人歎禹蹟不可復覩而不知此固禹所禱祀而求計日而待者也

不然堤之障之偪之束之使之無以容其流而不得不發其怒則其不由地中而橫出於原隰之間固無怪其然也丘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汜之間不使之并趨一道自宏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間乃猶於蘭陽儀封各開一口而洩之於南今復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頻歲決於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別穿一梁山灤者將在今淮泗之間而生民魚鼈之憂殆未已也

河政之壞也起於竝水之民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汗澤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於官然後水無所容而橫決爲害賈讓言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遂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通又曰內黃界

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見者也。元史河渠志謂黃河退涸之時。舊水泊汗池。多爲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爲害。繇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予行山東。鉅野壽張諸邑。古時瀦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爲川浸矣。近有一壽張令修志。乃云梁山灤僅可十里。其虛言八百里。乃小說之惑人耳。此并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見也。〔原注〕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潞州河決。浸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瀾漫數百里。○宋史宦者傳。梁山灤。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金史食貨志。黃河已移故道。梁山灤水退地甚廣。道使安置屯田。○沙灣未築以前。徐有貞疏亦言外有八百里梁山灤。可以爲泄。書生之論。豈不可笑也哉。

陸文裕續停驂錄曰。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爲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倣江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按文裕之意。卽賈讓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賈讓言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

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嗟夫，非有武帝之雄才大略，其孰能排衆多之口，而創非常之原者哉。

平常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宋開寶之詔，亦曰：朕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今之言治水者，計無出於隄塞二事。箕子答武王之訪，首言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後世治河之臣，皆鯀也，非其人之願爲鯀，乃國家教之使爲鯀也。是以水不治而彝倫斁也。〔原注〕崔瑗河隄謁者箴：導非其導，埋非其埋，入野填淤，水高民居。

因河以爲漕者禹也，壅河以爲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曰：河防。

聞之先達言：天啓以前，無人不利用於河決者。侵尅金錢，則自總河以至於閘官，無所不利。支領工食，則自執事以至於游閒無食之人，無所不利。其不利者，獨業主耳。而今年決口，明年退灘，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於是頻年修治，頻年衝決，以馴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國家之法使然，彼斗筭之人，焉足責哉。不獨此也，彼郡人士，爲人說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職事，一差遺，未有不計其獲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於公卿大夫，真可謂之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義而後利，終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爲今日之務，正人心急於抑洪水也。〔陳鴻博曰〕

元明二代，河勢益趨于南，遂會淮于安東入海。淮爲黃所奪，流不能駛，因瀦于洪澤湖，爲害益深。明潘季馴始用束淮刷沙法，導洪澤所注淮水，引七分入清口，刷黃分三分由運河以達之。江外修築高家堰，使

東淮有力內設船疏濬運河深通自是數十年無水患亦所謂因勢利導故奏功獨多蓋自宋以來治河之善無有過之者自國初防海寇軼入雲梯關因于關口分列梅花棹而海口漸淤自設葦蕩營于淤地而海口日塞自引洪澤湖水入高寶湖而淮弱黃緩清口亦日壅迨今以又數十年下流之塞者益多則上流之決者日甚勢有必然無足怪者邇年河水漲溢即直注洪澤于是以一湖而全注黃淮二潰之水湖身既不能容又黃水挾沙淤墊洪澤益加淺狹非東溢高寶即西注微山淮揚徐海郡縣歲被其害又曰禹之治河也播九河釀二渠以河流湍悍故分河以殺其勢導河北行其所入之水猶少自是以後漢有屯氏及東郡渠唐元和開古黃河于黎陽以決舊河水勢而滑州遂無水患由宋及明中葉河水東南行而宋分二派元有三汭明于濮汜之間蘭陽儀封之境尙各有支渠不使并行一道今河流既歸于一又自中牟以下合汴徐州以下合泗清口以下合淮口諸大水以助其勢奔騰迅激自數倍于禹時乃專恃一海口以下尾閘之洩而海口又僅存昔日之二三如是而欲河不為患是必今之治水者愈于禹而後可也故欲除河患必先探其原悉其委其發也自有來則上流當多開引河以殺其湍其歸也有所蓄則下流當廣闊海口以暢其流夫河自大伾東走平地二千餘里始達于海合則勢強而衝突分則力弱而安流其勢然也為今之計當先于河南山東二省河水經行之地相度形勢因其高下分導其流引濶悍者陂為支河捐卑下者濬為大澤疏其淤而洩其漲則上流有所分而衝突之患自減至安東海口雖多淤塞然今漕標六營如東海之鴛游門佃湖之灌湖口廟灣及黑風口及射陽湖濱皆昔時河流入海之地今已淤塞數十里開之難以下施壅塞之患亦除然此猶舉此數十里之地委而捐之六百餘年今南河日淤之高下北岸矣水性就下當順其勢而北流舊蹟尙存者若決金龍山由大牙相錯當先以水合濬量定其高于北岸封邱險口金龍為最昔時北流舊蹟尙存者若決金龍山由大牙相錯當先以水合濬導之而已今之河更無事治也亦導北流故道南北分流河患自減矣裴文達曰河非可治也亦順其自然河以殺其勢而不使別于淮終為淮之害而亦非河之利也故今日之河欲其亦曰改其流廣其身深在順其自然而導之而已

河下流舊石蘆湖分爲南股北股二河者開挑爲一以還湖之舊其南股河口直五丈河北股河口近義
支河與六里河即于五丈義支六里三河間開數支河以達海其最北者經蘆伊山北由黃家歸海最
南者即歸頭圖口改挑大口門至海陽使復入湖河如歷年議走之港河又由低村經唐溝馬廠湯家澗穆家
之史家集又經河頭集大口門至海陽使復入湖河如歷年議走之港河又由低村經唐溝馬廠湯家澗穆家
橋以達大漣河身歸海計二百六十餘里不較近於石蘆湖乎然港河久埋僅有故跡而唐溝之爲勝也至所
於石蘆湖又河身不寬闊之則兩旁居民應遷者無數路雖近而費過之固不如石蘆湖之爲勝也至所
謂廣其八里深其警者或三四十里今河身自清河以西寬已也廣其身當視南方大江而稍差之大江身面窄
者或七八里寬者或三四十里今河身自清河以西寬已也廣其身當視南方大江而稍差之大江身面窄
里固宜其水之泛溢不可制也今欲關兩涯而修之即應始於河委之石蘆湖夫石蘆湖三萬四千五百
餘頃固甚廣也自爲南北河其中因有兩涯而修之即應始於河委之石蘆湖夫石蘆湖三萬四千五百
與舍遷之今應將田仍復爲湖而西自沐陽張近北股東至海州北魏莊等地民舍并北股河之龍溝廟
俱應遷之今應將田仍復爲湖而西自沐陽張近北股東至海州北魏莊等地民舍并北股河之龍溝廟
于南股河南之高家溝沈家集等處以爲南隄如是而湖身廣即河身達海口庶河之流五丈義支六里三河
間所開數支河即禹貢之九河逆河也合計之應共得五六十里以河身狹者皆闢之俾如十里八九里之數
如患其自石蘆湖以西由宿遷邳州銅山至河南鞏縣等處凡河身狹者皆闢之俾如十里八九里之數
之法不可復知矣今但用搜沙及土方挑逆鱗版面四隅置鑿以繫鐵索龍尾二人守之論者法用龍舟百
艘各于舵後置五尺之版一竟版以鐵爲逆鱗版面四隅置鑿以繫鐵索龍尾二人守之論者法用龍舟百
搜積沙其舟近前兩旁安水輪各一令二人以足轉之舟行不論上下帆風推輪使逆鱗觸沙隨流入海
又于海口搜之使無阻滯此其法甚良矣今更因而潤澤之其法每艘用舛水兵丁八人百艘八百人五
艘則一武弁督之今請於春夏秋三時督令爲雁行者十每日行舟搜沙於秋末三冬及春初水未發之
時卽督令照土方法排淤又沿河每家歲派三工協挑悉以其上加厚蘆爲用實萬世無疆之休也難者
中不復增隄河身可無淺淤之患此又深其警以容之之策也三策相濟爲安從得國課也且黃淮有故
或曰棄南北股二河之田如麩國課何不知以湖爲田雖無異漲亦遭淹沒安從得國課也且黃淮有故
則災及千餘里禾稼無傷增穀粟數百萬今永除此有名無實之額以一年賑費給所徒之民有餘而河患
既息將千餘里禾稼無傷增穀粟數百萬今永除此有名無實之額以一年賑費給所徒之民有餘而河患
役及百龍搜沙之人與舟費帑得毋太甚夫每年治河夫一勞其數繁矣今但將一二年合用之役於水涸
時并力興工其役宜敷於用且旣關之後不必復關所謂夫一勞其數繁矣今但將一二年合用之役於水涸

計每艘給銀三百二十兩，百艘不過三萬二千，并造船修舟及河員俸食銀兩不及十萬，行之既效，則每年搶修諸費可省而沿河冗員可裁。今查江南河庫供搶修名曰部撥協濟者約銀四十七萬，六百餘兩皆江南供俸薪兵餉名曰外解河銀柴價者約銀二十萬，六千六百餘兩共七十萬二千六百餘兩，自海口至鞏縣每年常額河東河庫及興舉大工之費俱在外。今搜沙之費不及十萬，其省帑又何如也。此為國計界河道遼遠，若百舟不足，即倍其數亦不及二十萬。每年計省常額七八十萬，信得其道矣。而六塘河受民生慮者，其以芻蕘之言為可采乎。又曰：河由六塘河趨南北二股，河以歸海，信得其道矣。而六塘河還石驢馬湖下流，沂水發時，沐陽安東海州常被其害。今復合大河亦無患矣。必欲與大河別，如南北二股河頭，灤湖之舊，又兼闢河之身而深濬之，則雖沂沐共害，大河亦無患矣。必欲與大河別，如南北二股河頭，集北而北古港河稍遷河旁居民，加挑寬深，一勞永逸，萬世之利也。曰：此皆主大已由南歸海而言也。必不得已而天津以漳衛汶三水合不容復益以河也。由張秋而東阿禹城以至濱州陽信蒲臺利津海口，此古引清河即漢千乘故道也。明帝不容復益以河也。由張秋而東阿禹城以至濱州陽信蒲臺利津海口，此古大清河即漢千乘故道也。明帝不容復益以河也。由張秋而東阿禹城以至濱州陽信蒲臺利津海口，此古年無河患，今尋其故道而疏之，河流通暢，可慶安瀾矣。但八河多堙，重加疏濬，厥功匪易。較之由六塘石歸海費帑為多耳。至欲無礙於運，此尤未易言。運河由南而北，河從西南過張秋而東北，張秋南北建石閘南旺湖汶水不能如濟水之穿河而北也。然則自張秋至臨清二百餘里，皆當引黃水濟運，每年不無疏濬淺淤之工。臨清南建石閘，不可更令黃水入北，以淤北河。如此庶可無礙於運。而南旺進南多分汶水濟運，亦可永無淺涸之虞。蓋南旺至張秋僅百三十餘里，不必汶水之大故也。曰：河身關至十里，東西千須河委多分支，河無淺涸之虞。蓋南旺至張秋僅百三十餘里，不必汶水之大故也。曰：河身關至十里，東西千餘里，費帑不貲，雖捐項恐不足以濟奈何。曰：關河身非必通身皆關也。於南北二岸所關之處，各輪其土于四五里外，以為厚隄，即以兩隄內為河身，隄內平地較見今河底為低，可以為河。則無俟皆關而河身已十里八九里不等矣。嗣後每於水落時，近河家賦三工，同水丁八百人，協力開挑，輸其上於隄外。備植官柳雜木數年，隄高厚如阜，草木雜根，縱橫蟠結，雖有異漲，不能為患矣。夫戰國時齊與趙魏作隄，皆去河二十五里，兩隄內計五十里，今僅十里，何可復狹此法。無論南歸北歸，皆為至要。不與永爭地，變鞏縣迤東之河為底柱，迤西龍門迤北之河策莫良於此。難者曰：兩隄內河身十里，近河田園廬舍將若之何。曰：欲成大功，雖聖人不能姑息，以悅人干譽也。法在處之得其宜耳。且近河必非良田，河身既廣，近隄水亦不深，徧植蘆葦，亦不至棄民利也。又富民必無近河居者，貧民所居尋丈之地，原非已看，令其徒于隄外不為過也。曰：隄工穩固，雖不廣河，居民歲賦三工，開挑得毋怨役之偏重乎。曰：河漲近河先受其害，河之不溢也。故徒隄不足恃也。曰：近河居民歲賦三工，開挑得毋怨役之偏重乎。曰：河漲近河先受其害。

果能永無河害何愛三工也至沿河沿隄有居民亦計地以役之蓋其地屬官不令出租雖役之不怨也
又曰江北之水為患者河為大淮次之故隄仍不外於治河何以言之淮之要亦曰無使河合淮而
淮無事治矣是故沿河之地被其害即沿淮之民亦無不被合之害別淮不特沿河之地有五焉自清口至雲
蓋河亦無不享別之利竊論黃淮合清口築大堰以防淮決其東築大堰直抵中流以激淮之怒遏河之
梯關淮身為河踞者十去其七洪澤之南築高堰以淮決其東築大堰直抵中流以激淮之怒遏河之
南而使之東夫黃淮大勢無常也三汛漲溢叵測也設兩水並強高堰不守天長六合等縣居民將化為
魚鼈其害一鳳陽雖土瘠前古未聞屢災自清口為黃流所阻西起潁壽東至泗州盱眙田園廬舍類遭
水淹蠲賑無虛歲流亡轉徙不可數計其害二大堰之築藉清刷黃河漲則疏之歸海淮漲則不肯令之
竟去故雖遇尋常之漲沿淮禾稼亦多損傷其害三陽城之煩天息之河漲則儀之睢扶溝之渦皆以淮為
尾閘淮流既壅則衆水不行歸德汝寧陳許諸郡邑常為澤國前年常開挑大洪等河矣然下無所泄雖
加濬治未如之何水失其常禍及鄰省其害四泗州東逼洪澤每春月後城陷水中官署寄治盱眙秋冬
水落州民輸納莫肯至州守于荒城中設櫃督催且數十年其害五總此五害遷延歲月費帑病民無有
底止得無思變計以爲之所哉且夫淮水本非有害也而害且五則大堰之故也淮非有高而五害遂不
卒使大墩爲害則河合淮之故也河合淮因東淮敵河斯從宿遷北而別於淮故曰治河即宜治淮治淮
去故欲去五害莫如使淮暢流欲使淮暢流莫如使河流從宿遷北而別於淮故曰治河即宜治淮治淮
仍不外於治河也夫治病必先於受病之源禦寇必於所經之地今清口河淮所經固病源也河淮不
吾不知五害之何由去也汝成案陳氏以潘季馴束淮刷沙法爲善錢氏痛貳之以爲不習河務然揆分
理勢似無以易季馴之策則文達所說爲曲中機宜矣至百
龍搜沙之法創于江陰祝氏錦中亦疏達海口之一說也

卷十三

周末風俗

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爲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

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爲從長。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攷古者爲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原注史記秦本紀。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于逢澤。以朝王。蓋顯王時。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原注李康運命論云。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馴至西漢。此風未改。故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貪饕險詖。不閑義理。觀夫史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札喉舌之輩。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之後。至東京。而其風俗稍復乎古。吾是以知光武章明。果有變齊至魯之功。而惜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歷元祐之間。爲優矣。嗟乎。論世而不攷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紀會稽山刻石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

內外靡不清淨。在礪石門則云男樂其疇。女修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殺。原注正義曰。殺。杜豬也。左氏定公十四年傳。既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原注邵氏曰。母。咸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攻之國語。自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蕃。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饋。內傳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句踐以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泆。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爲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并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即以爲亡國之法。亦未之深攷乎。汝成案先生頗取秦法。其言政事。急于綜核名實。稍雜申韓之學。

兩漢風俗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楊氏曰。時有覆義諸人。則歲寒之松也。柏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

尚無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為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鬪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原注儒林傳論所以傾而未頽。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

力之為。原注左雄傳論可謂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踈

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原注建安二十

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意皆同。于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

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求利為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

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為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

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按晉世

祖泰始元年乙酉。以傳玄為諫官。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是致毀方敗常之俗。魏文非魏武也。清談之風。一盛於王

何。再盛於晉阮。三盛於王樂。而晉亡矣。然其端則自文帝始。此亦論世者之不可不考也。

光武躬行儉約。以化臣下。講論經義。常至夜分。一時功臣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閨門修整。可

為世法。貴戚如樊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以故東漢之世。雖人才之凋儻。不及西京。而士

風家法。似有過於前代。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歎。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為

人可知矣。伯喈宋袁淑甲古文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後人爲立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當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喈之爲人其戒之哉。

正始

魏明帝殂少帝原注史稱齊王卽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雒下乃其棄經典而尙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卽此諸賢爲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衛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宋書言羊元保二子太祖賜名曰咸曰粲謂元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言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尙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尙在其爲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晉書儒林傳序云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此則虛名雖被於時流篤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鄭原注玄王原注肅爲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原注弼何原注晏爲開晉之始原注干寶晉紀總論曰風俗淫僻恥尙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

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

錢氏曰王安石之新經義亦清談也神州陸沈其禍與晉等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入仕。紹

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爲名言。

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

十餘年之間。爲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

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也。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徧於天下。如山濤者。旣爲邪說之魁。遂使

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爲忠。則必謂王裒爲不忠。而後可也。

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

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楊編修曰六朝風氣論者以爲浮薄敗

有不可及者數事曰尊嚴家諱也矜尙門地也慎重婚姻也區別流品也主持清議也蓋當時士大夫雖

祖尙玄虛師心放達而以名節相高風義自矢者咸得徑行其志至于完末之品凡瑣之材雖有陶猗之

贊不敢妄參乎時彥雖有董鄧之寵不敢肆志于清流而朝議之所不及鄉評巷議猶足倚以爲輕重故

雖居偏安之區當陸沈之後而人心國勢猶有與立未必非此數者補救之功維持之效也自此意寢失

而綱目愈密名義之防愈疏禮法日峻廉恥之途日細祖諱不復嚴而後生輕薄蔑視前人名是鬻販宗

曾冒亂族姓對子罵父無元方之責言數典忘祖多籍談之流失爲可歎也門地不復尙而名是鬻販宗

爲卑隸榮備市儈之子一朝得志可以陵轢士流而清門舊族式微不振至不獲庇及嗣息良一時之炎

姻不復慎而伉儷失倫一涇渭莫辨較量貴財之重輕則譚邢之族不復辨而士氣不伸直節多迂遂有寡

廉鮮恥之輩望塵下拜于闥暨之門屈節奔走于權倖之室乾兒義孫覲顏不顧氣節之喪自此始矣清

議不復重而小人無忌憚君子無所執持鄉里之所不齒而忝司民社名教之所不容而出入化機背父母桑梓之義而以爲砥節奉公甘嘻笑怒罵之來而惟知固寵干進心術之壞于斯極矣使六朝諸賢遺風未泯猶足以振末流之委靡迴狂瀾于既倒亦人心風俗之一救也世有化民成俗之賢移風易俗之志者其亦稍留意于此矣。

宋世風俗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嚮眞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爲高廉恥相尙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楊氏曰金人云宋之亡唯李侍郎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爲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爲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剝上九之言碩果也陽窮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競宋自仁宗在位四十餘年雖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尙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長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驟獎趨媚之徒深鋏異己之輩鄧綰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諸奸一時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原注鑽者取必入之義班固答賓戲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鄧綰傳以頌王安石得官謂其鄉人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干進之流乘機抵隙馴至紹聖崇寧而黨禍大起國事日非膏肓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爲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習爲朝廷之害其害於百姓者可以一旦而更而其害於朝廷者歷數百年滔滔之勢一往而不可反矣李應中謂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

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此可謂知言者也。詩曰：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夫使磨歷之士風一變而爲崇寧者。豈非荆公教猱之效哉。

蘇軾傳：熙寧初，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攷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徠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當時論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獨觀而三復也。

東軒筆錄：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協。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

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原注〕石林燕語：故事在京職事官，絕少用選人者。熙寧初，稍欲革去資格之弊，始詔選舉到可試用人。並

令崇文院較書，以備詢訪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館職，或升資任，或只與合入差遣。時邢尚書恕以河南府永安縣主簿，首爲崇文院較書。胡右丞愈知諫院，猶以爲太遽，因請雖選人而未歷外官與雖歷任而

不滿者，皆不得選舉。乃特詔邢恕與堂除近地試。及出知江寧府，呂惠卿驟得政柄，有射羿之意。而一時銜知縣近歲不復用此例，自始登第直爲禁從矣。

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荆公遂更朋附之以與大獄尋荆公再召鄧綰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荆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荆公復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當日唯與其子雱機謀而雱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朞納節久之得會靈觀使其發明荆公情事至爲切當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而大戴禮言有人焉容色辭氣其入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迹荆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變士習蠹民生而已亦不喪其利

原注蘇轍疏呂惠卿比之呂布劉牢之

書曰其後嗣王罔

克有終相亦罔終爲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風俗爲重哉東軒筆錄又曰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爲試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

蘇子瞻易傳兌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說爲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說爲兌者故曰來兌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爲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託於无求以爲兌者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爲害深故

九五孚于剝。雖然其心蓋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其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此論蓋爲神宗用王安石而發。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荆公當日處卑官力辭其所不必辭。既顯宜辭而不復辭。矯情干譽之私。固有識之者矣。夫子之論觀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是則欺世盜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哉。

陸游歲暮感懷詩。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兼南北。議論忘彼此。誰令各植黨。更仆而迭起。中更金

源禍。此風猶未已。倘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柴氏曰奢儉之弊自古歎之。至近今爲尤甚。習俗移人。唯在

蕩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服之華。動竭歲資。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玉。姬妾衣羅綺。始以創出爲奇。復以過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運屬維新。思蠲往弊。反樸還醇。納民軌物。可

量事立條式。使儉而獲中。此詔倘施之。于今殊覺曲盡曉切。若讀書有用。爲救時之賢。當期中流一柱。陸清獻曰風俗承明季之衰。其澆侈之習已非一日。愚以爲欲反今日之俗而登之隆古。無他。亦惟以三代

所以導民者導之而已。非敢謂其耳目者。有上之法。制爲之防耳。苟法制所不及。則何憚而不爲。其一民間冠宜定也。民之所以不敢厭縱其耳目者。有上之法。制爲之防耳。苟法制所不及。則何憚而不爲。其一民間冠

昏喪祭之禮。宮室衣服飲食之節。初未嘗有定制也。惟其力能爲則無所不可。富者炫耀。貧者效尤。物力既絀。則繼之以貪詐。故靡麗日益。廉恥日消。誠宜畫爲定制。使尊卑上下各有差等。不得踰越。庶幾儉

朴可興。貪詐可弭。其一則學校宜廣也。民之所以不入於淫蕩。安其朴素者。以其知禮義之可重耳。苟禮義不足。動其心。則朴素必不如奢靡之可樂。忠厚必不如淫蕩之可慕。學校者。所以教禮義之可重耳。苟禮

縣有學。又止及于生徒。而董其任者。亦止乎其冊籍。核其進退。未嘗有所謂禮義之教。人不知以行誼自重。則惟以服美爲榮。何怪風俗之日澆。日侈乎。宜選方正有道之士。爲州縣之師。長重其祿秩。而

里塾黨庠之制。以農隙教導其民。使知禮義之可重。而無慕乎澆侈。其一則賞罰宜審也。民之所以從上令者。以其賞罰行焉耳。賞罰不行。而欲其從令。不可得也。今朝廷之賞罰。亦綦嚴矣。而獨于奢儉淳澆之

際未有賞罰行焉。胥吏被文繡，富賈爲雕牆，而有所獎勵。如此安望其不爲澆侈乎？宜勅有司以時訪于境內，舉其尤者賞罰之，而卽以風俗之淳疵爲考成之殿最。庶有司不敢忽，良民知勸，而莠民知懲。凡此者，皆所以導民之具，而風俗之本原也。誠一一舉行之，而皇上以恭儉之德，端化原于上，公卿大臣樹惇守素，宣德意于下，寰海內外，有不去奢從儉，返樸還淳，共登三代之盛者，未之前聞。倘曰簿書期會，錢穀兵師，今日之急務，何暇爲此迂闊愚恐風俗日澆，日侈，所謂今日之急務者，亦將理之不勝理也。

清議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旣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爲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移之郊遂，載在禮經。殊厥井疆，稱於畢命。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恥格之風，教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民不犯。降及魏晉，而九

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卽廢棄終身，同之禁錮。〔原注〕晉書下壺傳。至宋武帝篡位

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原注〕齊梁陳詔並云

洗除先注當日鄉論清議必有記注之目。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亂作矣。然鄉論之汙，至煩詔書爲之洗刷，豈非三代

之直道，尙在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予聞在下有鰥，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畀。雖二帝之舉錯，亦未嘗不詢于芻蕘。然則崇月旦以佐秋官，進鄉評以扶國是，儻亦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闕也。

陳壽居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阮簡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

浚儀令令爲他資設黍臠。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溫嶠爲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留之。嶠絕裾而去。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謝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于世。坐廢不豫榮伍。張率以父憂去職。其父侍伎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聘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爲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世論。服闋後久之不仕。官職之升沈。本於鄉評之與奪。其猶近古之風乎。

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尙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禮部議凡十惡。姦盜詐僞。干名犯義。有傷風俗。及犯贓至徒者。書其名於申明亭。以示懲戒。有私毀亭舍。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錄內外諸司官之犯罪狀。明著者。書之中明亭。此前代鄉議之遺意也。後之人視爲文具。風紀之官。但以刑名爲事。而於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關。無惑乎江河之日下已。

名教

司馬遷作史記貨殖傳。謂自廊廟朝廷。巖穴之士。無不歸於富厚。等而下之。至於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而仲長敖覈性賦。謂保蟲三百人。最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僞。迭相嚼齧。等而下之。至於臺隸。僮豎。唯盜唯竊。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而人人皆吏士之爲矣。無守

不盜竊而人人皆僮豎之爲矣。自其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黃金屋，而一日服官，卽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後之爲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唯名可以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卽不無一二矯僞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爲利者。南史有云：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猶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滂之俗矣。楊氏曰：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爲此也。

舊唐書：薛謙光爲左補闕，上疏言：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攷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厲己，顯節義以標信，以敦樸爲先最，以雕蟲爲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已定，其高下郡將難誣其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卽州將之榮辱，假有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原注：避武后嫌，名詔改爲制。纔出，試遣搜數，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效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之稱也。夫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

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己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故選司補置，喧然於禮闈。州貢賓王，爭訟於階闥，謗議紛合，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爭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修名。若開趨競之門，則徼倖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修名則兆庶蒙其福。風化之漸，靡不由茲。嗟乎此言，可謂切中今時之弊矣。

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爲治，故人材衰。

程編修曰：三代以降，士氣之盛，無過于東京。論者謂明章尙道，崇儒所積而致。愚則謂儒林一派，開自西

京，其所由來者漸矣。蓋自武帝立五經學，登用儒士，由秦以來，風氣爲之一變。特不能擇取真儒，舍仲舒之醇雅，用平津之矯僞耳。光武明章，遠承末緒，又從而重之。所謂設誠而致行之者，儒術盛而士氣奮矣。由武帝以迄桓靈，三百餘年，積之如此其厚，而上無精明濟哲之君，柄臣椽人，迤邐用事，清議在下，黨禍遂興。舉端人正士，一舉而空之，良可惜也。夫國家須才至急，方其求之，始下之應也。且或真少而僞多，苟無術以擇之，必且舍麥菽而取糠稗，及其積之既久，真行著而風俗成，雖復抑之，屈之，務使革而從我，而有所不得賢者，果無益於人國也哉。余論古每以東京士習之醇爲西漢之所釀，而成明士氣之盛爲兩宋程朱之學所蘊而發。

宋范文正上晏元獻書曰：夫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

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污俗者，莫急於勸學獎廉二事。天下之士，有能篤信好學，至老不倦，卓然可當方正有道之舉者，官之以翰林國子之秩，而聽其出處，則人皆知向學而不競於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

潔己愛民。以禮告老。而家無儋石之儲者。賜之以五頃十頃之地。以爲子孫世業。而除其租賦。復其丁徭。則人皆知自守。而不貪於貨賂矣。豈待菑川再遣。方收牧豕之儒。原注公孫宏優孟陳言。始錄負薪之允。原注公孫敖而扶風之子。特賜黃金。原注尹翁歸涿郡之賢。常頒羊酒。原注韓福遂使名高處士。德表具僚。當時懷稽古之榮。沒世仰遺清之澤。不愈於科名爵祿勸人。使之干進而饜利者哉。以名爲治。必自此塗始矣。楊氏曰亦不

也流

漢平帝元始中。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宏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原注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品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其賜宏後子孫之次。見爲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

魏志。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賜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家穀二千斛。帛三十束。布告天下。後魏宣武帝延昌四年。詔曰。故處士李謐。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元晏。諡曰貞靜處士。並表其門閭。以旌高節。唐六典。若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賜諡曰先生。原注播隱居不仕至德中賜號元靖先生是也。○宋史同以余所見。崇禎中。嘗用巡按御史祁彪佳言。贈舉人歸子慕朱陞宣爲翰林院待詔。

唐書。牛僧孺。隋僕射奇章公宏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爲生。則知隋之賜田。至唐二百年。

而猶其子孫守之。若金帛之頒，廩祿之惠，則早已化爲塵土矣。國朝正統中，以武進田賜禮部尚書胡濙，其子孫亦至今守之，故竊以爲獎廉之典，莫善於此。

廉恥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爲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閻氏曰：今人動稱恥難，如公孫宏布被脫粟，不可謂不廉，而曲學阿世，何無恥也。馮道刻苦儉約，不可謂不廉，而更事四姓十君，何無恥之甚也。蓋廉乃立身之大節，而恥乃根心之大德。故廉尚可矯，而恥不容僞。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尙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闒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古人治軍之道。未有不本於廉恥者。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尉繚子言。國必有慈孝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對武王。將有三勝。一曰禮將。二曰力將。三曰止欲將。故禮者所以班朝治軍。而兇冒之武夫。皆本於文王后妃之化。豈有淫芻蕘。竊牛馬。而爲暴於百姓者哉。後漢書。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四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鑠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醑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嗚呼。自古以來。邊事之敗。有不始於貪求者哉。吾於遼東之事有感。

杜子美詩。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一本作廉恥將。詩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觀唐書。言王佖爲武靈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壩先貯材木。皆爲節帥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佖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并役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至今爲患。由佖之贖貨也。故貪夫爲帥。而邊城晚開。得此意者。郢書燕說。或可以治國乎。〔原注〕見韓非子。

流品

晉宋以來尤重流品。故雖叢爾一方而猶能立國。宋書蔡興宗傳。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常侍如故。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宏爲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原注〕殷景仁劉湛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宏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張敷傳。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時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編載沙門。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遷。正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誦接甚歡。旣而呼左右曰。移吾牀遠客。赳等失色而去。世說。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敷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梁書羊侃傳。有宦者張僧允候侃。侃竟不前之。曰。我牀非闍人所坐。自萬曆季年。搢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於宵人。

〔原注〕如汪文言一人。爲東林諸公大玷。

詩字頌於輿阜。至於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州陸沈。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

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恢之吳語。鄭縶之歇後。薛昭緯之浣溪沙。李邦彥之俚語辭曲。莫不登諸巖廊。用爲輔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風流。以爲通脫。而棟折榱崩。天下將無所莛矣。及乎板蕩之後。而念老成。原注大雅。播遷之餘。而思耆俊。原注文庸。有及乎有國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輕浮之士。此移風易俗之大要也。

侯景數梁武帝十失。謂皇太子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張說論閣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今之詞人。率同此病。淫辭豔曲。傳布國門。有如北齊陽俊之所作六言歌辭。名爲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者。誘惑後生。傷敗風化。宜與非聖之書。同類而焚。庶可以正人心術。沈氏曰。唐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姦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爲好。漢以漁色爲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于禽獸乎。

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颺之行步舒縱。坐立傾倚。謝靈運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後皆誅死。而魏文帝體貌不重。風尙通脫。是以享國不永。後祚短促。史皆附之五行志。以爲貌之不恭。昔子貢於禮容俯仰之間。而知兩君之疾與亂。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揚子法言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

四明薛岡謂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推是言之可謂善教矣防其乃逸乃
諺之萌而引之有物有恒之域此以正養蒙之道也南齊陳顯達語其諸子曰麀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
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楊氏曰顯達之燒麀尾別是一意非教子弟厚重也不當引入

耿介

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則謂之耿介反是謂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堯桀之分必在
乎此

鄉原

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居漁父二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
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為也子雲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
可矣此其所以為莽大夫與梁氏曰揚雄作太玄準易作法言準論語未免妄矣依倣體例摹合詞意與
者蜀秦宓與王商書謂子雲行參聖師比之孔子吳陸績釋玄謂玄經與聖人同趣雖周公孔子不能過
抱朴子以雄方仲尼司馬溫公以為大儒孟荀殆不足擬曾子固以雄合箕子之明夷其餘譽之者甚衆
而且力為前洗或謂法言安漢公之言乃怨家祠堂記言雄不仕莽而王介甫諸人說上符命投閣皆以
美新為劉棻作汪琬跋雄傳引揚莊簡公子雲祠堂記言雄不仕莽而王介甫諸人說上符命投閣皆以
子雲事不知何以得此于後人宋紹興中陳公輔疏論王安石曰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為劇
秦美新之文安石乃云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言出王安石無足論已孝廉翁承高嘗云漢

分十三州刺史。莽并朔方入涼州爲十二。雄作州。畿十二。獨缺朔方。亦可證其爲莽大夫也。

卜居漁父法語之言也。離騷九歌放言也。

儉約

國奢示之以儉。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漢汝南許劭爲郡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入郡界。乃謝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車歸家。晉蔡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爲人所懼。高平劉整。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北齊李德林父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崔謹休假還鄉。將赴弔。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修整篤業。不應辟命。尙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時。毛玠爲東曹掾。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唐大厯末。元載伏誅。拜楊綰爲相。綰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劍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卽日潛遣毀撤。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坐中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每出入騶從百餘。亦卽日減損。惟留十騎而已。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氈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

出從婢二人青衣襪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此則禁鄭人之秦侈。奚必於三年變雒邑之矜誇。無煩乎三紀修之身行之家。示之鄉黨而已。道豈遠乎哉。

大臣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陽黃金之論。時人既怪其奢。公孫布被之名。直士復譏其詐。則所以攷其生平。而定其實行者。惟觀之於終。斯得之

矣。楊氏曰。說在陸放翁之溫公布被銘。

季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悉仰於家。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自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而左氏稱之爲忠。孔明以爲無負者。誠以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賂也。夫居尊席腆。潤屋華身。亦人之常分。爾豈知高后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國而同敗邪。誠知夫大臣家事之豐約。關於政化之隆污。則可以審擇相之方。而亦得富民之道矣。閻氏曰。史稱呂正獻平生以人物爲己任。凡當世名賢。無不汲引。奈所尤異者。濂洛關陝諸賢。皆爲所薦。周茂叔傳熙寧初知彬州。用趙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程伯淳傳用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程正叔之薦。則與司馬光共疏其行義。詔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尋擢崇政殿說書郎。張子厚傳言其有

古學神宗召見授崇文院校書子厚弟戩亦薦焉。御寇夫雖未被薦公著居洛中雅敬堯夫。恆相從遊。爲市園宅。夫道學諸公之在當世貴近大臣能不出力排擊。詆侮者已難。又從而薦諸朝廷。使皆獲其用。嗚呼。若正獻者不獨得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其增光吾道何如哉。又曰。徐文貞當國。舉公在言路。舉朝嚴畢。公甚于文貞。議且出。畢公于外文貞曰。諸公畏之耶。皆踧踖曰。豈謂畏之。黃門切直。慮其府禍耳。文貞曰。不然。吾亦畏之。顧念人孰無私。私必害公。有若人在。不敢自縱。可寡過。聞者歎服。又曰。韓魏公判大名。上疏極論青苗法。已而文潞公亦以爲然。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便甚。潞公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至哉斯言。真可以爲人主之龜鑑矣。余因思當仁宗之時。文潞公則能斬史志聰。當英宗之時。韓魏公則能竄任守忠。而天子不以爲專。宰相亦不以爲嫌。何一再傳之後。二公之人猶故也。宰相之權猶故也。而其言則不能與宦者爭勝負。此無他人。人主之敬大臣。與不敬大臣而已矣。敬大臣則誠誠則明明則左右不得關其說不敬大臣則疑疑則闇闇則左右得以竊其柄。杜黃裳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譏。盧懷慎開元之庸臣。而以清貧見獎。是故貧則觀其所不取。此卜相之要言。

除貪

漢時賊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賊吏多於朝堂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睿宗太極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賊一匹已上。並先決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曰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賊不在此限。然猶有左降遐方。謫官蠻徼者。而盧懷慎重以爲言。謂屈法惠姦。非正本塞源之術。是知亂政同位。商后作其不刑。貪以敗官。夏書訓之必殺。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

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黷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寶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賊七十餘萬。帝以嶺

表初平。欲懲措克之吏。特詔棄市。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刼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贓其一也。天聖以後。士大夫皆知飾簞箠而厲廉隅。蓋上有以勸之矣。原注石林燕語熙寧中蘇子容

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贓論死皆貸命杖脊黥配海島子容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官今杖而黥之得無辱多士乎乃詔免黥杖止流嶺外自是遂爲例然懲貪之法亦漸以寬矣于文定原注慎行謂本朝姑息之政甚於宋世敗軍之將可以不死贓吏巨萬僅得罷官而小小刑

名反有凝脂之密。是輕重胥失之矣。蓋自永樂時。贓吏謫令戍邊。宣德中改爲運輒納米贖罪。浸至於寬。

而不復究前朝之法也。原注宣德中都御史劉觀坐受贓數千金論斬上曰刑不上大夫嗚呼。法不立。誅

不必。而欲爲吏者之毋貪。不可得也。人主旣委其太阿之柄。而所謂大臣者。皆刀筆筐篋之徒。毛舉細

故。以當天下之務。吏治何由而善哉。

北夢瑣言。後唐明宗尤惡墨吏。鄧州留後陶玘。爲內鄉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歷任告敕。長流綏州。亳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汴州倉吏犯贓。內有史彥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監倉犯贓。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盜我倉儲。蘇秦復生。說我不得。並戮之。以是在五代中。號爲小康之世。

冊府元龜。載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爲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止贖銅。敕旨李商招懲

俱在案款。大理定罪。備引格條。然亦事有所未圖。理有所未盡。古之立法。意在惜人。况自列聖相承。溥天無事。人皆知禁。刑遂從輕。喪亂以來。廉恥者少。朕一臨寰海。四換星灰。常宜無外之風。每革從前之弊。惟期不濫。皆守無私。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潤己。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彼狀頭。又爲奪有主之莊田。撻其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祇爲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歷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當官。宜奪歷任官杖。殺。讀此敕文。明宗可謂得輕重之權者矣。

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沒剌。以賊死於獄。上謂其不尸諸市。已爲厚幸。貧窮而爲盜賊。蓋不得已。三品職官。以賊至死。愚亦甚矣。其諸子皆可除名。夫以賊吏而錮及其子。似非惡惡止其身之義。然貪人敗類。其子必無廉清。則世宗之詔。亦未爲過。漢書言李固杜喬。朋心合力。致主文宣。而孝桓即位之詔。有曰賊吏子孫。不得詳舉。閻氏曰按桓卽位于閏六月庚寅。先三日丁亥。李固策免杜喬爲太尉。在次年之六月。詔乃卽位後四十四日丙戌下。於李杜皆不相涉。豈非漢人已行之事乎。

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中外官吏。贓罪輕者決杖。重者處死。

有庸吏之貪。有才吏之貪。唐書牛僧孺傳。穆宗初爲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中貴人爲之申理。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安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貪縱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於法。而以正用其才。未

必非治世之能臣也。後漢書稱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鞠人。此近日爲寬厚之論者所持，以爲口實。乃余所見數十年來姑息之政，至於綱解紐弛，皆此言貽之敝矣。嗟乎！范文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朱子謂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舍有罪爲仁。此猶人主之以行赦爲仁也。孫叔敖斷兩頭蛇而位至楚相，亦豈非陰德之報邪？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孫有犯贓者不得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孫者之法也。

貴廉

漢元帝時，貢禹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原注：師古曰：「罪疑惟輕也。」亡贖罪之法。原注：亡，無同。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

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關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

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原注：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諱逆而勇猛者貴於官。

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懸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原注師古曰動日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原注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賊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嗚呼今日之變有甚於此自神宗以來贖貨之風日甚一日國維不張而人心大壞數十年於此矣書曰不肩好貨敢恭生牛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必如是而後可以立太平之本禹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此議今亦可行自萬歷以後天下水利碾磴場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相沿以爲常事矣

禁錮姦臣子孫

唐太宗詔禁錮字文化及司馬德戡裴虔通等子孫不令齒敘原注貞觀七年正月戊子詔文見舊唐書武后令楊素子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原注新唐書至德中兩京平大赦惟祿山支黨及李林甫楊國忠王錡子孫不原原注新唐書高宗卽位詔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彥梁師成譚稹皆誤國害民之人子孫更不收敘原注清波雜志而章惇子孫亦不得仕於朝原注宋史章惇傳明太祖有天下詔宋末蒲壽庚黃萬石子孫不得仕宦饕餮之象周鼎欂栨

之名楚書。古人蓋有之矣。竊謂宜令按察司各擇其地之姦臣一二人。王法之所未加。或加而未盡者。刻其名於獄門之石。以爲世戒。而禁其後人之入仕。九刑不忘。百世難改。亦先王樹之風聲之意乎。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六月辛卯。詔曰。天地定位。君臣之義。以彰卑高。旣陳人倫之道。斯著。是用篤厚風俗。化成天下。雖復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芬芳無絕。剖心焚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諒由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至如趙高之殞。二世。董卓之鳩。宏農人神所疾。異代同憤。況凡庸小豎。有懷凶悖。遐觀典策。罔不誅夷。辰州刺史長蛇縣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質晉藩。煬帝以舊邸之情。特相愛幸。遂乃忘蔑君親。潛圖弑逆。密伺間隙。招結羣醜。長戟流矢。一朝竊發。天下之惡。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異時。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投之四裔。除名削爵。遷配驩州。〔原注〕慶通歸國。授滁州總管。每自言身除隋室。以啓大唐。有缺望之色。及得罪。怨憤。歲餘而死。○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七月戊申。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長史唐奉義。虎牙郎將高元禮。以字文化及之。黨皆除名。徙於邊。

冊府元龜。權萬紀爲治書侍御史。貞觀四年正月。奏字文化及受隋厚恩。而蔑棄君親。首爲弑逆。人臣之所同疾。萬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衛左右。請從屏黜。以爲懲戒制可。〔原注〕天唐新語。楊昉爲左丞。時字文化及子孫理資。

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下所司理之。昉判曰。父弑。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楊元禧傳載武后制曰。隋尙書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稟凶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惑亂君上。離間骨

肉搖動冢嫡。甯惟掘蠱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蹕之釁。生爲不忠之人。死爲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竟族誅。斯則姦逆之謀。是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允仍在。豈可復肩隨近侍。齒迹朝行。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並不得令任京官及侍衛。〔原注〕更言元禮忤張易之。密奏左貶。然此制自是當時公論。

宋末蒲壽庚叛逆之事。皆出於其兄壽歲之畫。是時壽歲伴著黃冠野服歸隱山中。自稱處士。以示不臣二姓。而密爲壽庚作降表。令人自水門潛出。送款於峻都。其後壽庚以功授平章。富貴冠一時。而壽歲亦居甲第。有投詩者云。劍戟紛紜扶主日。山林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皆時事。莫道山翁總不知。〔原注〕泉州府志。嗚呼。今之身爲戎首。而外託高名者。亦未嘗無其人也。或欲蓋而彌章。則無逃於三叛之筆矣。

家事

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木問范武子之德於趙孟。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媿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夫以一人家事之理。而致晉國之霸。士大夫之居家。豈細行乎。

史記之載宣曲任氏曰。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氏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漢

書載張安世曰。安世曾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後漢書載樊宏父重曰。世善農稼。好貨殖。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今之士大夫。知此者鮮。故富貴不三四傳而衰替也。李文貞曰。天世無百年全盛之家。人無數十年平夷。籍多矣。榮華枯隕。曾不須臾。天幸其可徵乎。祖澤其可恃乎。譬之花木。不衝寒犯之。則根可護。譬之爐炎。不當風揚之。則火可宿。收斂約素。和順謙卑。所以護其根而宿其燄也。

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躪大夫門。此霍氏之所以亡也。奴從賓客。漿酒藿肉。此董賢之所以敗也。然則今日之官評。其先攷之。儻約乎。樂氏曰。現有案者之興廢。當論其德。如醇謹勤儉者。必興。澆薄荒淫者。必廢。故高車駟馬。列鼎鳴鐘。良田美宅。歌兒舞女。非興也。興而恆與廢相倚。短布單衣。蓬戶糟糠。不厭。形容枯槁。非廢也。廢而恆與興相伏。但居室有軌範。教子能成立。不必炎炎之勢。將來堂構。定自可期。又曰。閑家之道。必以正身爲先。身正而家化之。每見士大夫。勢處可爲。不自檢括。惟日事聲色貨利。以鳴得志。於是門客借籌。舍人登壘。漁利及于市廛。舞文行乎鄉曲。珍玩充盈。倡樂呼擁。夜飲朝眠。縱恣萬方。致使風節無餘。子孫不肖。故家喬木。一旦掃地。可不哀哉。乃知清白吏所遺。正自無涯。而蕭相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甚有味乎言之耳。

以正色立朝之孔父。而豔妻行路。禍及其君。以小心謹慎之霍光。而陰妻邪謀。至於滅族。夫綱之能立者。鮮矣。

戎王聽女樂而牛馬半死。楚鐵劍利而倡優拙。秦王畏之。成帝寵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而漢業以衰。玄宗造霓裳羽衣之曲。而唐室遂亂。今日士大夫。纔任一官。卽以教戲唱曲爲事。官方民隱。置之不講。國

安得不亡。身安得不敗。〔章〕典籍曰：「天教坊曲里，非先王法制，乃前代相沿，往往士大夫開情有奇著于簡編，禁網所弛，不以爲罪，我朝禮教精嚴，嫌疑慎別，三代以還，未有如是之肅者也。」
自宮禁革除女樂，官司不設教坊，則天下男女之際，無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媚郵妓，漁色售奸，並干三尺嚴條，決杖不能援贖，雖吞舟有漏，未必盡呈爰書，而君子懷刑，豈可自拘司敗。

奴僕

顏氏家訓：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僮八百，誓滿一千。唐李義府多取人奴婢，及敗，各散歸其家。時人爲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原注〕潘岳西征賦曰：「混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

太祖數涼國公藍玉之罪，亦曰：「家奴至於數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風。一登仕籍，此輩競來門下，謂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而其用事之人，則主人之起居食息，以至於出處語默，無一不受其節制，有甘於毀名喪節而不顧者。奴者主之主者，奴之嗟乎！此六逆之所由來矣。」

漢書霍光傳：「任宣言大將軍時，百官已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原注〕「皆老奴。」又曰：「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原注〕「師古曰：監奴，奴之監知家務者也。」

及顯〔原注〕寡居，與子都亂，夫以出入殿門，進止不失尺寸之人，而溺情女子，小人遂至於此。今時士大夫之僕，多有以色而升，以妻而寵，夫上有漁色之主，則下必有烝弑之臣。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是以欲清閨門，必自簡童僕始。」〔楊氏曰〕「顯故婢也，光夫。」

嚴分宜之僕永年，號曰鶴坡。張江陵之僕游守禮，號曰楚賓。〔原注〕「晉灼引漢語以爲馮家奴，姓馮，名子都，而不但招權納賄，而朝中多贈之詩文，儼然與摺紳爲賓主，名號之輕，文章之辱，至斯而甚，異日媚閣建祠，非此。」

爲之嚆矢乎。

人奴之多。吳中爲甚。原注：史言呂不韋家僮萬人，嫪毐家僮數千人。今吳中仕宦之家，有至一二人者。其專恣暴橫，亦惟吳中爲甚。有王者起，當

悉免爲良，而徙之以實遠方空虛之地。士大夫之家，所用僕役，並令出賃雇募，如江北之例。原注：鄭司農周禮司厲注

曰：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風俗通言：古制本無奴婢，婢奴婢皆是犯事者。今吳中亦諱其名，謂之家人，則豪橫一清，而四鄉之民，得以安枕。其爲士大夫者，亦

不受制於人，可以勉而爲善，訟簡風淳，其必自此始矣。方侍郎曰：古無奴婢，事父兄者子弟也，事舅姑者

隸而役於官，九職臣妾，欽疏財，質人掌民人之質劑，蓋士大夫之家始有之。如後世官賜奴婢，亦以罪役耳。戰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相買爲奴，然寒素儒生，必父母篤老，子婦多事，然後備僕賃，以助奉養。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婦不主中饋，事舅姑，而飲食必鬻，燕游惟便，縫紉補綴，皆取辦於工。仍坐役僕，婦及婢女數人，少者亦一二人，婦安焉，子順焉，蓋以母之道奉其妻，而有過矣。余每見農家婦，耕耘樵蘇，佐男子力作，時雨降，脫履就功，形骸若鳥獸，然遭亂離，焚剽則常泰然無虞，蓋其色不足貪也。家無積貨，可羨也。雖盜賊奸兇，不能不留農夫野婦，耕織以供戰士，而劫辱繫虜，斬刈無遺者，則皆通都大邑，搢紳家室之子女也。人事之感，召天道之乘除，蓋有確然而不可易者矣。汝成案：今日此風，不特金陵爲然，蓋力作之教，微惰游之風，熾其積習，相沿已幾于不可改也。

閹人

顏氏家訓：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閹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噴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史記鄭當時，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後漢書：皇甫嵩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而大戴禮：武王之門銘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

則古已言之矣。觀夫後漢趙壹之於皇甫規，高彪之於馬融，一謁不面，終身不見，爲士大夫者，可不戒哉。後漢書梁冀傳，冀壽共乘輦車游觀，第內鳴鐘吹管，或連繼日夜，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今日所謂門包，殆昉於此。

田宅

舊唐書張嘉貞在定州，所親有勸立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何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歿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歎服。此可謂得二疏之遺意者。若夫世變日新，人情彌險，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後人無立錫之地者，亦不可不慮也。書又言：馬燧貨貨甲天下，旣卒，子暢承舊業，屢爲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曹志廉，諷暢令獻田園第宅。順宗復賜暢中貴人逼取，仍指使施於佛寺，暢不敢忝。晚年財產並盡，身歿之後，諸子無室可居，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卽暢舊第也。原注：百樂天詩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元微之詩：蕭相深誠奉至尊，園父以爲馬璘之第，並誤。按馬璘傳：天寶中，貴戚勳家，已務奢靡，而垣屋猶存制度。然衛公李靖家廟，已爲嬖臣楊氏馬廐矣。及安史之亂，法度墮弛，內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窮乃止。璘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德宗踐阼，條舉格令，第舍不得踰制，仍詔毀璘中堂，及內官劉忠翼之第。璘之家園，進屬官司。自後公卿賜宴，多於璘之山池，子弟無行，家財尋盡。册府元龜：貞元十八年二月朔，賜羣臣會宴於延康里故馬璘池亭，自後每逢令節，皆然。則二馬身後事略同。然謂之故馬，王鏐家財富於公藏，及薨，有璘池亭，而不曰奉誠園也。雍錄：奉誠園在安邑坊，本馬燧宅，燧子暢獻之。王鏐家財富於公藏，及薨，有二奴告其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憲宗欲遣中使詣東都簡括，以裴度諫而止。稷後爲德州刺史，廣

齋金寶僕妾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而圖之教本州軍作亂殺稷納其室女以伎媵處之吾見今之大家以酒色費者居其一以爭鬪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辱又居其一而三桓之子孫微矣

三反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彌謙彌僞彌親彌汎彌奢彌吝

召殺

巧召殺伎召殺吝召殺

南北風化之失

江南之士輕薄奢淫梁陳諸帝之遺風也河北之人鬪很劫殺安史諸凶之餘化也

南北學者之病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

學者是也汝成案疆域既殊材質斯異自非魁瓌多圍土俗秦晉儷魯吳越剽詭凡有譟述視彼情性南北異學自古然矣然止媮惰機警見黜上聖尙屬齊民其于學殖不爲增損自義理明而訓詁

廢攷證精而氣節衰染翰操觚詞皆措擊汗牛充棟書或破碎雖云浩博奚補用舍至于智慧自矜剛愎是用許鄭程朱不足當其一映淵雲甫白奚能敵彼微言說既僂義復抓撻或以土羹尤戲託爲淳古或以楮葉棘猴目爲精確欲合漢宋先失師承欲正風雅已蹈僞體即援引奧蹟佐其雄辨穿穴淵微伸其新意亦何益哉文章經術日益舛馳放效夸詡且先有識遂乃揜摭利病詆媿才碩虛橋之氣中于心

術莫斯甚矣

范文正公

史言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文正自作鄆郊友人王君墓表云。今茲方面賓客滿坐。鐘鼓在庭。白髮憂邊。對酒鮮樂。豈如圭峰月下。倚高松。聽長笛。欣然忘天下之際乎。馬文淵少有大志。及至晚年。猶思建功邊陲。而浪泊西里。見飛鳶跼跼墮水中。終思少游之言。古今同此一轍。原注王荆公詩豈愛

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

阮嗣宗詠懷詩所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者也。若夫知幾之神。處亢之正。聖人當之。亦必有道矣。

辛幼安

辛幼安詞。小草舊曾呼遠志。故人今有寄當歸。此非用姜伯約事也。吳志。太史慈。東萊黃人也。後立功於孫策。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但貯當歸。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淪落之感。亦廉頗思用趙人之意爾。觀其與陳同甫酒後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

士大夫晚年之學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僊。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閒。正宜進德修業。以補從前之闕。而知不能及。流於異端。其與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孳孳爲利之心。則一而已矣。宋史呂大臨傳。富弼致政於家。爲佛氏之學。原注蒙齋筆談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大臨時爲燒煉丹竈事守毫時迎潁州僧正容館於書室親接弟子禮

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常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位之進退。年之盛衰。而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爲未進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顛顛。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弼謝之以達尊大老。而受後生之箴規。良不易得也。

唐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虢州朱陽縣丞郭僊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可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爲道士。

士大夫家容僧尼

冊府元龜。唐玄宗開元二年七月戊申制曰。如聞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爲門徒。往還妻子無所避忌。注原

今江南尚有門徒之稱。

或詭託禪觀。妄陳禍福。爭涉左道。深歎大猷。自今已後。百官不得輒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緣

吉凶要須設齋。皆於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唐制。百官齋日。雖在寺中。不得過僧。張籍寺宿齋詩云。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宮禁與僧相見。院院開門不得過。

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以右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

貧者事人

貧者不以貨事人。然未嘗無以自致也。江上之貧女。常先至而掃室布席。陳平侍里中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古人之風。吾黨所宜勉矣。

分居

宋孝建中。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殷啟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居。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忌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當日江左之風。便已如此。魏書裴植傳云。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隋盧思道聘陳。嘲南人詩曰。共甌分炊飯。同鑪各煮魚。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輕急。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冊府元龜。唐肅宗乾元元年四月詔。百姓中有事親不孝。別籍異財。玷汚風俗。虧敗名教。先決六十。配隸磧西。有官品者。禁身聞奏。宋史太祖開寶元年。六月癸亥詔。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二年八月丁亥詔。川峽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巳。禁川峽民。父母在出爲贅壻。眞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戊辰詔。誘人子弟析家產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於教民厚俗之意。可謂深且篤矣。〔原注〕遼史聖宗統和元年十一月。詔民有父母在別籍異居者坐罪。若劉安世劾章惇。父在別籍異財。絕滅義禮。則史傳書之。以爲正論。馬亮爲御史中丞。上言。父祖未葬。不得別財異居。

〔原注〕李元綱厚德錄。乃今之江南猶多此俗。人家兒子娶婦輒求分異。而老成之士有謂二女同居易生嫌競。式好

之道莫如分爨者。豈君子之言與。〔柴氏曰〕累世同居自古爲美談。如楊椿張公藝江州陳氏浦江鄭氏之屬。並見旌異。而袁君載獨云。每見義居之家。交爭相疾。甚于路人。則甚

美反成不美。故兄弟當分宜早有所定。倘能相愛。雖異居異財亦不害爲孝善也。余謂一家內外大小果能同心協力。自當以同居爲善。倘其間未免參差。恐難強合而不相得。不如析箸爲愈耳。至于父子別籍。如蔡京蔡攸之各立門戶。史記言商君治秦。令民有一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又言秦人家富子壯則挾詐相傾。則惡之大者。

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以爲國俗之敝。而陸賈家於好時有五男。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

二百金。令其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

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後人或謂之爲達。至唐姚崇遺令。以達官身後。子

孫失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欲做陸生之意。預爲分定。將以絕其後爭。嗚呼。此衰世之意也。

漢桓帝之世。更相濫舉。時人爲之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原注〕見抱朴子。當世之俗。猶以分居爲恥。

若吳之陳表。世爲將督。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世。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

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母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寤。雍穆。可以見東漢之流風

矣。

陳氏禮書言。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繫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寢淫後世。習以爲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

者特服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爲義門。豈非名生於不足歟。應劭風俗通曰。凡兄弟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豈非中庸之行。而今人以爲難能者哉。

五雜俎言。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

況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按成案顏氏家

訓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寒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不恤。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又曰。婦媚者多爭之地。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況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問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慮重責而懷薄義也。又曰。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爾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遠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此卽鄭氏不聽婦言意也。然陰忤性成。俯張百出。女誠雖陳。潛蠹逾甚。卽婦言不聽。何益哉。昔姚刑部以爲出妻之事。後重于古。私暱之情。益多治家之嚴。正益衰。女德有所怙而益放。是論亦齊家道也。惟俗狃脫輻事。託蒸梨。或虐威姑。或移寵惑貧富。生嫌。贊餘益憾。不特出無所歸。爲可矜耳。再適爲難。曲容是尚。善乎王伯厚言曰。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性質中人。變化斯易。嘻嘻嗃嗃。賢者當反身矣。

唐玄宗天寶元年正月敕。如聞百姓有戶高丁多。苟爲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兩丁。行賦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卽令同籍共居。以敦風俗。其賦丁孝假。與免差科。原注謂應賦之丁。遇父母亡。則免差科。謂之孝假。按此後周太祖所制。若罹凶禮。則不徵其賦者也。可謂得化民之術者矣。

父子異部

三國志言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今之江浙之間多有此風一入門戶父子兄弟各樹黨援兩不相下萬歷以後三數見之此其無行誼之尤所謂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者矣

生日

生日之禮古人所無原注余昔年流寓薊門生日有致餽者答書云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晷為

制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

取以驗貪廉智愚名之為試兒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教

之徒雖已孤露原注魏晉間人以父亡為孤露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少加孤露趙彥深其日皆為供頓

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嘗設齋講自阮脩容原注元帝薨後

此事亦絕是此禮起於齊梁之間逮唐宋以後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崇飾此日開筵召客賦詩稱壽而

於昔人反本樂生之意去之遠矣楊氏曰以生日宴百官始於唐明皇帝之開元十七年錢氏曰古有上

是賀生子非賀生日也唐中宗景隆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帝誕辰內殿宴羣臣聯句册府元龜載唐開元

十七年八月癸亥以降誕之日大置酒張樂宴百寮于花萼樓下終宴尚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

率文武百官上表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著史禮志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以宰相王旦生日詔賜甘

露醇酎上萬歲壽酒此帝王生日上壽之始宋史禮志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以宰相王旦生日詔賜羊

三十口酒又賜樞密使副參知政事羊三十口酒京府具衙米麵各二十斛其後遂會近列且丞郎給賜

史屬官俄又賜樞密使副參知政事羊三十口酒京府具衙米麵各二十斛其後遂會近列且丞郎給賜

如故此大臣生日宴會之始攷容齋三筆載馮道在晉天福中為上相詔賜生辰器幣道以幼屬流離早

喪父母不記生日懇辭不受則宰相生日有賜不始于宋矣王明清揮塵錄賜生辰器幣起于唐以寵藩

鎮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嘗遇魏宣懿始以賜之自是執政爲例禮志載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賜宰臣秦檜辭免生日賜宴詔是南渡復有生日賜宴之例也東坡內制集具載賜生日詔自宰相執政而外又有賜皇叔祖安康郡王宗隱生日禮密郡王宗晟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祖漢東郡王宗瑗生日禮物口宣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祖王顯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安郡王宗綽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荆王顥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成寧郡王侯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遂寧郡王倍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普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宣賜濟陽郡王曹偁生日禮物口宣是宋時親王等生日均有賜禮物之例不特宰相也

陳思王植

陳思王植初封臨菑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文帝恨之原注魏志司馬順原注字宣王第五弟通之子

初封習陽亭侯原注魏志杜恕傳注引晉書作龍陽及武帝受禪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

臧縣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滕王瓚隋高祖母弟周宣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政瓚聞召不從曰

作隨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邪廣王全昱全忠之兄全忠稱帝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全昱

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

何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爲帝不懌而罷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願者乃在

於興代之懿親其賢於祿將之士勸進之臣遠矣

降臣

記言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說苑言楚伐陳陳西門燔使其降民脩之孔子過

之不軾。戰國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原注注以城降人及亡人

子。下及漢魏。而馬日磾于禁之流。至於嘔血而終。不敢覲於人世。時之風尚。從可知矣。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或稱譙叟。此說一行。則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讎。行若狗彘。而不之

媿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叙平生以爲榮。滅廉恥而不顧者乎。春秋僖十七年。齊人殲于遂。穀梁傳曰。

無遂則何以言遂。其猶存遂也。故王蠋死而田單復齊。宏演亡而桓公救衛。此足以樹人臣之鵠。而降城

亡子。不齒於人類者矣。原注今浙江紹興府有一種人謂之惰民世爲賤業不敢與齊民齒志云其先是宋將焦光瓚部曲以叛宋降金被斥

楚漢之際有鄭君。原注見史記鄭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諸籍臣名籍原注謂不稱項王而斥其名鄭君獨不

奉詔。於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金哀宗之亡。參政張天綱見執於宋。有司令供狀。書金主爲虜

主。天綱曰。殺卽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嗚呼。豈不賢於少事僞朝者乎。

唐肅宗至德三年正月。大赦。詔自開元已來。宰輔之家。不爲逆賊所污者。與子孫一人官。

本朝

古人謂所事之國爲本朝。魏文欽降吳。表言世受魏恩。不能扶翼本朝。抱媿俛仰。靡所自厝。又如吳亡之

後。而蔡洪與刺史周浚書。言吳朝舉賢良是也。顏氏家訓。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業。舊山。旅葬江陵東郭。

原注之推父協。梁湘東王府記室參軍。承聖末。啟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卜地燒塹。值本朝淪沒。

流離至此之推仕。歷齊周及隋。而猶稱梁爲本朝。蓋君子之辭。無可移易。而當時上下。亦不以爲嫌者矣。
〔楊氏曰〕漢時掾史。亦謂郡治爲本朝。

舊唐書劉昫撰昫爲石晉宰相。而其職官志稱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國家。經籍志稱唐曰我朝。〔楊氏曰〕昫監修國史所謂國史者。唐書也。

宋史三省注資治通鑑。書成於元至元時。注中凡稱宋皆曰本朝。曰我宋。其釋地理。皆用宋州縣名。惟一
百九十七卷。蓋牟城下。注曰大元遼陽府路。遼東城下。注曰今大元遼陽府。二百六十八卷。順州下。曰大
元順州。領懷柔密雲二縣。二百八十六卷。錦州下。曰陳元覲曰大元於錦州置臨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
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路。二百八十八卷。建州下。曰陳元覲曰大元建州。領建平永霸二縣。屬大定府路。
以宋無此地。不得已而書之也。

書前代官

陶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顏延之身爲宋臣。乃其作誄。直云有晉徵士。真定府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
立。其末云。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讓。齊亡入周。周亡入隋。而猶書齊官。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
書甲戌歲。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
偓。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猶書唐官。而不用梁年號。

宋史劉豫傳。豫改元阜昌。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豫亦無如之何。

卷十四

兄弟不相爲後

商之世。兄終弟及。故十六世。而有二十八王。如仲丁外壬河宣甲兄弟三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

王。未知其廟制何如。商書言七世之廟。賀循謂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原注徐邈亦云若兄弟昭

穆者。設兄弟六人爲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莊侍郎曰親親尊尊教之大者罔非天嗣典祀豐于禰。知自仁率親而不知自義率祖以親親害尊尊也。王爲下土之式先害尊尊之義則民將安倣哉。禮俗不

刑義德遂替。此不可不正之事也。以此知古。以此察今。明世宗實隕厥天命矣。孫兵備曰高宗彤日罔非天允典祀無豐於昵。昵謂禰廟也。天允猶言天之子言陽甲已來先王有不永年者既嗣天位即爲天允

殷自祖丁之後。陽甲至小乙皆兄弟相及。盤庚既不爲陽甲立廟。小辛繼世。又值殷衰。未能修復。廟祀高宗繼父。小乙居喪盡禮。其於父廟祀亦必豐。而世父之廟不序。猶承盤庚之失。故於祭成湯之明日有雉

離之祥。既感祖己之言。乃修建寢廟。喪服四制云。禮廢而復起。尚書大傳云。武丁唐書禮樂志。自憲宗穆思先王之政。繼絕世。是殷時至高宗始有興廢之事。如殷武詩所言。寢成孔安也。唐書禮樂志。自憲宗穆

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睿玄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爲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

謂兄弟不相爲後。不得爲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已禘之主。不得復入太廟。禮官原注舊史亦但言禮儀使不載

其名曰。昔昔元明之世。已遷豫章。穎川原注豫章府君宣帝之曾祖。穎川府君宣帝之祖。惠帝崩。遷豫章元帝即位。江左升懷帝。又遷穎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

弟爲世。後皆復祔。原注元帝時已遷豫章。穎川尋從溫嶠議。復故明帝崩。又遷穎川簡文帝立復故。此故事也。議者又言廟室有定數。而無後之

主常置別廟。原注開元初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爲第七室。禮官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爲限，而無常數也。於是復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代。沈氏曰：廟有室字，限廟下當有室字。

何休解公羊傳：文公二年，躋僖公，謂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據大祫如此，則廟中昭穆之序亦從之而不易矣。楊氏曰：以左氏躋僖公傳考之，則兄弟相爲後。

鄧萬斯大本之立說，謂廟制當一準王制之言。太祖而下，其爲父死子繼之常也，則一廟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爲兄弟相繼之變也，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匠人營國，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則知同廟異室，古人或已有通其變者。正不可指爲後人之臆見也。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然則賀循之論，可爲後王之式矣。

立叔父

左傳昭公十九年：鄭駟偃卒，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原注子游叔父駟乞。子產對晉人謂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是叔父繼其兄子。唐宣宗之爲皇太叔，蓋昉於此矣。楊氏曰：宣示之立，宦官爲之耳，彼小人何所考于故事哉。

繼兄子爲君

晉元帝大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

令有司行事於情理不安。乃行親獻。可謂得春秋之意者矣。

太上皇

秦始皇本紀。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是死而追尊之號。猶周曰太王也。漢則以爲生號。而後代並因之矣。曲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或舉武士爲難。鄭康成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繇之。王迹興焉。不可以一概論也。若夏禹殷湯。則不然矣。據此則漢高帝於太上皇。尊而不諡。乃爲得禮。其追尊先媼爲昭靈夫人。當亦號而非諡也。

皇伯考

魏孝莊帝。追尊其父彭城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爲伯考。臨淮王彧表諫曰。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春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絕服。猶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旣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所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自茲而降。世秉盛權。景文二王。實傾曹氏。故晉武繼文祖。宣於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僞。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禘失序。致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皇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又表言爰自古迄於下葉。崇尚尊號。褒明功懿。乃有皇

號終無帝名。若去帝稱皇，求之古義，少有依準，不納。先朝嘉靖中，追崇之典，與此正同。襲典午之稱名，用孝莊之故事，蓋并非張桂諸臣之初意矣。沈氏曰：通鑑晉元帝太興二年，詔琅琊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于父，乃止。○此前漢師丹引禮以爲言，而哀帝不聽者。

除去祖宗廟諡

漢惠帝從叔孫通之言，郡國多置原廟。元帝時，貢禹以爲不應古禮。永光四年，下丞相韋元成等議，以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後魏明元貴嬪杜氏，魏郡鄴人，生世祖。及卽位，追尊爲穆皇后，配享太廟。又立后廟於鄴。高宗時，相州刺史高閭表修后廟，詔曰：婦人外成，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幸之國立太媼之饗。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是古人罷祖宗之廟，而不以爲嫌也。王莽尊元帝廟號高宗，成帝號統宗，平帝號元宗，中興皆去之。後漢和帝號穆宗，安帝號恭宗，順帝號敬宗，桓帝號威宗，桓帝尊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安帝尊祖母宋貴人曰敬隱皇后，順帝尊母李氏曰恭愍皇后，獻帝初平元年，左中郎將蔡邕議：孝和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正據禮。和安順桓四帝，不宜稱宗，又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并非正嫡，不合稱后，皆請除尊號。制曰：可。唐高宗太子宏，追諡孝敬皇帝，廟號義宗。開元六年，將作大匠韋湊上

言準禮不合稱宗。於是停義宗之號。是古人除祖宗之號而不以為忌也。後世浮文日盛。有增無損。德宗初立。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姦臣竊命。列聖之謚。有加之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故也。故謚多不為褒。少不為貶。今列聖謚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睿宗曰聖真皇帝。元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孝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楊氏曰其本文曰宜上高帝。高宗為天皇大帝。中宗為孝和皇帝。睿宗為聖真皇帝。其二聖謚名。字數大廣。臣愚謹擇其美稱而正之。云云。言二聖者。謂玄肅也。獨兵部侍郎袁愔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謚也。自此宗廟之廣。謚號之繁。沿至本朝。遂成故典。而人臣不敢議矣。

稱宗之濫。始於王莽之三宗。稱祖之濫。始於曹魏之三祖。唐王彥威所謂叔世亂象。不可以訓者也。

漢人追尊之禮

太上皇。高帝父也。皇而不帝。原注師古曰。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嗣故不言帝也。又引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戾太子悼皇考。孝宣之祖。若父也。太子皇考而不帝。春陵節侯鬱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令光武之高曾若祖父也。侯而不帝。太守都尉而不帝。君而不帝。此皆漢人近古。而作俑者。定陶共皇一議也。

謚法

孝宣卽位。思戾悼之名。不爲隱諱。亦無一人更言泉鳩里事。此見漢人醇厚。後代因之。而恩怨相尋。反復之報。中於國家者多矣。楊氏曰。戾國之事。去孝宣卽位已十七八年。又其一時。大臣皆已坐死。反復之報。將於何施。此非知情勢之言。

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然諡

之曰昭。亦但取其習於威儀爾。諡法。容儀恭美曰昭。按周之昭王。南征不復。晉昭侯。鄭昭公。宋昭公。蔡昭

侯。皆見弑於其臣。是昭非饗國克終之諡也。此外齊晉曹許皆有昭公。亦無可稱。而周之甘昭公。以罪見

殺。至楚昭王。燕昭王。秦昭襄王。漢孝昭帝。始以爲美諡。而唐之昭宗。亦見弑。雷氏曰。諡法。本周書篇名。自

後漢魏以來。悉損益而遵用之。兩晉以前。言諡法者。卜一家。世本竹書大戴禮及世本諡法。約時已亡。其篇獨

斷。劉熙乘與春秋帝王世紀是也。實皆本于周書沈約諡例序。謂大戴禮及世本諡法。約時已亡。其篇獨

取周書及劉熙諡法。廣諡舊文。以乘與世紀之異者爲書。是隱侯所采者。止及五家。通考謂賀琛諡法。四

卷取周公舊諡三家。益以沈約賀琛扈蒙爲六家。諡法于古法蓋多所損益矣。今案周公諡法。雖見周書

以爲後人所亂。故困學紀聞所載與今本之文迥殊。蘇氏亦謂周公之書。反取賀琛新法。而載之。見周書

秋此篇雖佚。白虎通引禮記諡法六條。不通鑑法。蓋漢時戴記諡法一條。有堯舜二諡。馬融書注亦稱之。馬

注又云。俗儒以湯爲諡。以禹爲名。然皆不在諡法。蓋漢時戴記諡法一條。有堯舜二諡。馬融書注亦稱之。馬

三諡。乃廣諡所增。不見于戴記。故斥曰俗儒也。後獨斷取桀紂釋例。取湯。故路史云。杜預取周書諡法。納

之釋例。增之以湯。世謂之春秋諡法。卽今史記正義所載者。是已。史記集解引禹爲諡。其乘與世紀之說。

追尊子弟

古人主但有追尊其父兄。無尊其子弟者。唯秦文公太子卒。賜諡爲靖公。唐代宗追諡其弟。故齊王倓爲

承天皇帝

內禪

左傳晉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爲君會諸侯伐鄭史記趙武靈王傳國於子惠文王自稱主父此內禪之始

竹書紀年夏帝不降五十九年遜位于弟局帝局十年帝不降陟然不可考矣

御容

唐玄宗於別殿安置太宗高宗睿宗御容每日侵早具服朝謁〔原注〕見册府元龜城門郎獨孤晏奏此今日奉先殿之所自立也宗廟之禮人臣不敢輕議然竊以爲兩廟二主非嚴敬之義蓋唐書所謂王興緣生事亡〔原注〕章而形傳而未察乎神人之道者乎

封國

唐宋以下封國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明代亦然然名不可不慎趙府有江寧王代府有溧陽王遼府有句容王韓府有高潛王而楊洪封昌平伯石亨李偉封武清伯張輓封文安伯曹義封豐潤伯施聚封懷柔伯金順維秉忠封順義伯谷大亮封永清伯蔣輪封玉田伯此皆赤畿縣名而以爲諸王臣下之封何也南齊書文惠太子子昭秀封臨海郡王通直常侍庾曇隆啟曰周定維邑天子置畿內之民漢都咸陽

三輔爲社稷之衛。中晉南遷。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國食。宋創武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樹寵子。苟申私愛。有乖訓準。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古。聖明御寓。禮舊爲先。畿內限斷。宜遵昔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遂改封昭秀爲巴陵王。當時臨海郡屬揚州。王畿故也。豈有以神皋赤縣之名。而加之支庶者乎。

宋時封國大小之名。皆有準式。而陸務觀謂曾子開封曲阜縣子。謝任伯封陽夏縣伯。曲阜今仙源縣。陽夏今城父縣。方疏封時。已無此二縣。以爲司封之失職。有明則草略殊甚。卽郡王封號。而或以府。或以州。或以縣。或以古縣。或但取美名。初無一定之例。名之不正。莫甚於此。

乳母

舊唐書。哀帝天祐二年九月。內出宣旨。嬪嬙楊氏。可賜號昭儀。嬪嬙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嬪嬙王氏。先帝已封郡夫人。今準楊氏例。改封中書門下。奏曰。臣聞周制。宮職夫人。只列三人。漢氏後宮之號。十有四位。元帝特置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至于列妾。縱稱夫人。亦無裂土割郡之號。以胡組郭徽。卿保養宣帝之功。子孫但受厚賞。而無封爵。後漢順帝。封阿母宋氏爲山陽君。則致漢陽地震。安帝封乳母王聖爲野王君。亦致地震。京師。晉室中興。乳母阿蘇。有保元帝之功。賜號保聖君。初非爵邑。但擇美名。至高齊。陸令萱。以乾阿嬪。受封郡君。尋亂制度。中宗神龍元年。封乳母于氏爲平恩郡夫人。景龍四年。封尙食高

氏爲脩國夫人封爵之失。始自於此。後睿宗下詔封元宗乳母蔣氏爲吳國夫人。莫氏爲燕國夫人。歷載以來。寔爲訛弊。伏以陛下重興寶運。再闡丕圖。奉高祖太宗舊章。行往代賢君故事。今則宣授乳母爲郡夫人。竊意四海九州之內。有功勞安社稷者。得不對室家而慙於所命之爵乎。臣等參詳孀嫠楊氏王氏。雖居濕推燥。並彰保養之勤。而胙土分茅。且異疏封之例。况昭儀內侍燕寢。位列宮嬪。夫人則亞列妃嬪。供奉左右。豈可以嬪御之號。增榮於阿保。揆之典禮。良有乖違。其楊氏望賜號安聖君。王氏望賜號福聖君。第二王氏望賜號康聖君。從之。〔原注〕參用册府元龜。當國命贅旒。權臣問鼎之日。而執議若此。有明自永樂中。封乳母馮氏爲保聖賢順夫人。〔原注〕實錄永樂七年三月戊辰。遣官祭乳母保聖賢順夫人馮氏。列宗因之。遂爲成例。而奉聖夫人客氏。遂與魏忠賢表裏擅權。甚於漢之王聖矣。

聖節

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年十二月癸未。上謂司徒長孫無忌等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爲歡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其時無所謂聖節也。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宴百寮於花萼樓下。百寮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爲令。從之。十八年閏六月辛卯。禮部奏請。千秋節休假三日。及村闕。

社會。並就千秋節。先賽白帝。報田祖。然後坐飲散之。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以上。金鏡珠囊繡彩五品已下。束帛有差。上賦八韻詩。又制秋景詩。此節名醮宴之所起也。原注杜甫詩自罷千秋節。

類傷八月來。謂此。○新唐書禮樂志。千秋節者。玄宗以八月五日生日。因以其日名節。而君臣共為荒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為盛。其後巨盜起。陷兩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苑囿。遂以荒埋。獨其餘聲。遺曲傳人。聞者為之悲涼。感動。蓋其事。肅宗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原注更不書。置節年月。上於三殿。置

道場。以宮人為佛菩薩力士為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自後相沿以為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於麟德殿。德宗貞元十二年。復命以儒士參之。此齋醮之所起也。原注册府元龜開元二十三年八月癸巳。千

宗時先行之。代宗永泰二年十月。上降誕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用珍玩名馬。計二十餘萬。自是歲以為常。後增至百餘萬。此進獻之所起也。穆宗元和十五年七月乙巳。勅以今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奉迎皇太

后於宮中上壽。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原注章綬傳綬以七月六

日是穆宗載誕節。請以是日百官詣光順門賀。太后然後上皇帝壽。從之。宰臣奏古無生日稱賀之儀。其事遂寢。○元稱長慶集有賀降誕日德音狀。考册府元龜。次年長慶元年七月庚子。仍行此禮。而史遺之也。又云。敬宗寶歷元年六月。勅停此禮。文宗太和七年十月壬辰。上降誕日。僧徒道士講論於麟德殿。翼日御延英。上謂宰

臣曰。降誕日設齋相承已久。未可使革。朕雖置齋會。惟對王源中等暫入殿。原注源中為翰林學士。至僧道講論。都不臨聽。宰臣路隨等奏。誕日齋會。本非中國教法。臣伏見開元十七年。張說源乾曜請以誕日為千秋節。

內外宴樂。以慶昌期。頗為得禮。上深然之。宰臣因請以十月十日為慶成節。從之。開成二年九月甲申。詔

曰慶成節。朕之生辰。天下錫宴。庶同歡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自今會宴。蔬食。任陳脯醢。永爲常例。又勅。

慶承節。宜令京兆尹。準上巳重陽例。於曲江會文武百寮。其延英奉觴權停。〔原注〕太和九年。凌曲江。作紫雲樓。仍許公卿士大夫之家。

於江頭立亭館。自是武宗爲慶陽節。宣宗爲壽昌節。懿宗爲延慶節。僖宗爲應天節。昭宗爲嘉會節。哀帝爲乾和節。

〔原注〕並册府元龜。然則此禮。荆於元文二宗。成於張說。源乾曜。路隨三人之奏。而後遂編於令。甲傳之百代矣。

〔楊氏曰〕宋遼金無帝不節。

册府元龜載開元十七年。尙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率文武百官等。上表曰。臣聞聖人出。則日月記其初。王澤深。則風俗傳其後。故少昊著流虹之感。商湯本玄鳥之命。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修道祖之籙。追始樂原。其義一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氣合神。九龍浴聖。清明總於玉露。爽朗冠於金天。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常星不見之夜。祥光照室之期。羣臣相賀曰。誕聖之辰也。焉可不以爲佳節乎。比夫曲水禊亭。重陽射圃。五日綵線。七夕粉筵。豈同年而語也。臣等不勝大願。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著之令甲。布於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絲結承露囊。更相遺問。村社將壽酒宴樂。名爲賽白帝報田神。上明元天。光啟大聖。下彰皇化。垂裕無窮。異域占風。同見美俗。帝手詔報曰。凡是節日。或以天氣推移。或因人事表見。八月五日。當朕生辰。感先聖之慶靈。荷皇天之眷命。卿等請爲令節。上獻嘉名。勝地良游。千秋高興。百穀方熟。萬寶以成。自我作古。舉無

越禮朝野同歡。是爲美事。依卿來請。宣付所司。〔原注〕路隨奏不錄。

太祖實錄。洪武五年八月庚辰。罷天下進賀聖節。冬至表箋。上曰。正旦爲歲之首。天運維新。人君法天。出治。臣下進表稱賀。禮亦宜之。生辰冬至。於文繁矣。昔唐太宗謂生辰是父母劬勞之日。况朕皇考皇妣早逝。每於是日不勝悲悼。忍受天下賀乎。宜皆罷之。自是每聖節之日。齋居素食。不受朝賀。十三年七月。韓國公李善長等累表上請。然後許之。其年九月乙巳。上御奉先殿受朝賀。宴羣臣於謹身殿。歲以爲常。然而不受獻。不賦詩。不賜醕。不齋醮。則聖諭所云。勉從中制者也。

君喪

世謂漢文帝之喪。以日易月。考之於史。但行於吏民。而未嘗概之臣子也。詔曰。令到吏民三日釋服。天子之喪。當齊衰三月。而今以三日。故謂之以日易月也。又曰。殿中當臨者。且夕各十五舉音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已下者。下棺。謂已葬也。自始崩至於葬。皆衰。及葬已而大功而小功而織。以示變除之漸。自始崩至於葬。既無定日。〔原注〕劉攽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己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而已葬之後。變爲輕服。則又三十六日。總而計之。則亦百餘日矣。此所以制其臣子者。未嘗以日易月也。至於臣庶之喪。不爲制禮。而聽其自行。或厚或薄。〔原注〕魏其武安傳言。欲以禮爲服。然三年之喪。其能行者鮮矣。〔原注〕孟子滕文公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中史書所記。公孫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是喪紀之廢已久。

宏後母卒服喪三年〔原注〕史記本傳〔原注〕哀帝時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益封萬戶〔原注〕漢書本紀〔原注〕原涉父死行

喪冢廬三年絲是顯名京師〔原注〕游俠傳〔原注〕鮑期父卒服喪三年韋彪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

立〔原注〕並後漢書本傳〔原注〕鮑昂處喪毀瘠三年服闋遂潛於墓次〔原注〕永傳〔原注〕鮑薛包為父及後母行六年服喪過乎哀〔原注〕劉趙

淳于〔原注〕此從其厚者矣翟方進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原注〕漢書

紀〔原注〕本此從其薄者矣東海王臻及弟蒸鄉侯儉母卒皆吐血毀皆至服練紅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

復重行喪制〔原注〕後漢書本傳〔原注〕袁紹生而父死弱冠除濮陽長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原注〕國志注

引英雄記〔原注〕○此失之前而追行於後者矣薛宣為丞相弟修為臨菑令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

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修遂竟服此一門之內而厚薄各從其意者矣〔原注〕漢書本傳〔原注〕然而哀帝綏和

二年詔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原注〕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原注〕○漢書本紀〔原注〕而應劭言漢律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

〔原注〕揚雄傳注〔原注〕是其所以訓之臣庶者未嘗不以三年為制也若夫君喪之禮自戰國以來固已久廢文帝乃特

著之為令以千百之譽而反以豪後代無窮之譏〔原注〕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原注〕至唐玄宗肅宗之喪遂改

為初崩之後二十七日〔原注〕唐書崔祐甫傳載常袞之議云禮為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

事武太后崩亦然及玄宗肅宗崩始變天子喪為二十七日〔原注〕蓋變而逾短而亦不無追咎漢文之作俑矣

晉書羊祜傳文帝崩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漢文除之今主上天縱至孝雖奪服實

行喪禮。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人主遂服。不猶善乎。玄曰。此爲有父子而無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止。傅玄之言。所謂禦人以口給者也。不能緣人主之孝思。善推其所爲。以立一王之制。而徒以徇流俗之失。未幾而賈后殺姑。劉石更帝。豈非詒謀之不裕哉。

後秦姚興母虵氏卒。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卽吉。尙書郎李嵩上疏。言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興從之。若傅玄羊祜【沈氏曰】元本作杜預之見。其不及姚興之臣遠矣。

宋神宗崩。范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爲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原注】按此唐制。非漢制。范誤。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

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卽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服。以造嬪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真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并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

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侂冑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鞵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轎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止然迄未有能酌三代聖王之遺意而立爲中制者

楊用修曰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百姓有爵命者也爲君斬衰三年禮也四海遏密八音禮不下庶人且有農畝服賈力役之事豈能皆服斬衰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

朱子作君臣服議曰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疏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當參度人情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疏之等以爲降殺之節且以嫁娶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

太倉陸道威原注世儀嘗劾爲君喪五服之圖其略謂嗣君及勳戚大臣斬衰三年文武臣一品以下斬衰期年四品以下斬衰九月七品以下斬衰五月士庶人斬衰三月庶君臣之情不至邈焉相絕而服有降殺

亦不至扞格難行。蓋本朱子之意。而實出於魏孝文所云。羣臣各以親疏貴賤遠近。爲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之說。然三代之制。亦未嘗不然。所謂爲君斬衰三年者。諸侯爲天子。卿大夫爲其國君。家臣爲其主。若庶人之爲其國君。但齊衰三月。原注百虎通曰。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故三月而已。又曰。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深淺遠近。故制有日月。服問曰。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注曰。不服與。而諸侯之大夫。畿外之民同。楊氏曰。此亦如九族服制。諸侯爲天子之子。則大夫乃其孫也。餘以此推之。而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則總衰裳。牡麻經。旣葬除之。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聖室。原注此言國君之喪。正義以爲位尊。恩重。位卑。恩輕之等。檀弓曰。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是其所以別親疏明貴賤者。則固有不同矣。今自天子之外。別無所謂國君。而等威之辨。則未嘗有異於古。苟稱情而制服。使三代之禮。復見於今日。而人知尊君親上之義。亦厚俗之一端也。原注朱子曰。百官如喪考妣。此其本分。天子服三年之喪。則是畿內諸侯之國。則不然。禮爲君爲父。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爲君。大夫以諸侯爲君。諸侯以天子爲君。各爲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爲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民則畿內者。爲天子齊衰三月。畿外無服。○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通於君。得奏事者。各以其長。其長杖。其下者。不杖。可知。○問後世不封建。諸侯。天下一統。百姓當爲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近。聞喪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

喪禮主人不得升堂

濟陽張爾岐言。今人受弔之位。主人伏哭於柩東。賓入門北面而弔。拜畢。主人下堂北面拜賓。相習以爲定位。鮮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柩東時。婦女當在何所乎。女賓至。主人避之否乎。主人避而賓又至。又

將何所伏而待乎。既失男女內外之位。又妨主賓拜謝之節。考之士喪禮。主人入坐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使牀東面。此未斂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賓。則升降自西階。卽位於西階。東面。南面拜之。固已不待賓於堂上矣。及其既斂而殯也。居門外倚廬。唯朝夕哭。乃入門而奠。其入門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固不復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時卽位於堂南上者。唯婦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樞東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婦之位也。若依周公孔子之故。未斂以前。則以牀東爲位。既殮而殯。則堂下直東序。西面。是其位也。主人正位於此。則內外之辨。賓主之儀。無不適而當矣。

南史孔秀之遺令曰。世俗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繇喪主不能瀆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張氏曰。聞京師之俗。有喪者。用僕隸代哭。濟南城中人。間有用之者。名曰號喪。蓋誤讀文公家禮代哭之文。而致此謬也。家禮本用儀禮士喪禮云。乃代哭不以官。鄭注云。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爲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周禮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

居喪不弔人

禮。父母之喪。不弔人。情有所專。而不及乎他也。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穀梁子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天子之喪。猶可以不弔。而况朋友故人之喪乎。原注。孔氏曰。若有服者。則往哭。或疑末世政重事繁。有喪之人。不能不出。獨廢此禮。有所難行。是亦必待

既葬卒哭之後。或庶乎其可耳。

像設

古之於喪也。有重於祔也。有主以依神。於祭也。有尸以象神。而無所謂像也。左傳言。嘗於太公之廟。麻嬰爲尸。孟子亦曰。弟爲尸。而春秋以後。不聞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設君室之文。尸禮廢而像事興。蓋在戰國之時矣。〔原注〕漢文翁成都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數。躡向後。屈膝當前。七十二弟子侍於兩旁。

朱子白鹿洞書院。只作禮殿。依開元禮。臨祭設席。不立像。正統三年。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奏南嶽衡山神廟。歲久頽壞。塑像剝落。請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內築壇壝。外立廚庫。繚以周垣。附以齋室。而去其廟宇塑像。則禮制合經。神祇不瀆。事下禮部。尙書胡濙。以爲國初更定神號。不除像設。必有明見。難以準行。今按鳳陽縣志。言洪武三年。詔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皆革去。未幾。又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卻畫雲山圖像。在兩廊者。泥在兩廊壁上。千載之陋習。爲之一變。後人多未之知。嘉靖九年。詔革先師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違。多於殿內添砌一牆。置像於中。以塞明詔。甚矣愚俗之難曉也。

宋文恪〔原注〕國子監碑。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陋習。乃革。是則太祖已先定此制。獨未通行天下爾。〔汪氏曰〕今曲阜孔林。猶有大塑像。又孔氏有畫本。傳是子貢所畫。晉顧凱之重摹。其信然耶。若唐吳道子畫先聖立像行像。及七十二弟子像。杭州府學有石刻。南宋太學之遺也。〔梁氏

曰一廟之中或像或主則岐矣嘗讀元姚牧庵泮梁學記云泥像非祀聖人法後世莫覺其非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善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二十四儒子廡畫工病其為面之同縱人觀之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起敬于他日顧先來不恭于一時是邦如是安必他邦所不為是一歲再祀第借位於先賢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左暄曰后稷廟所鑄金人明堂四門墉所畫堯舜桀紂周公抱成王以朝諸侯之圖見于家語越王命漢以前皆有之若孔聖之有畫像其來已久漢孝景時太守文翁作石室刻石像韓勅修孔廟後像木像漢以前皆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見于國語土偶人與桃梗相語作石室刻石像韓勅修孔廟後像金像立于桓帝永壽三年而碑中有改畫聖像語後漢書蔡邕傳靈帝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此見于史書及金石之文可考者至塑像則不自仲璇始矣明張璉令三年仲璇修孔子廟碑第云修建容像則固不自仲璇始矣明張璉令天學宮盡撤塑像論者疑之而國朝邵長蘅又有復孔子像議恐非

從祀

周程張朱五子之從祀定於理宗淳祐元年顏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於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後國無異論士無異習歷元至明先王之統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原注宋史贊言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

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

十哲

汝成案度宗咸淳三年官祭酒是陳宜中黃氏所云祭酒當指宜中第考宜中傳不紀此事

孟子言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慈谿黃氏原注曰門人以有若言行氣象類孔子而欲以事孔子之禮事之有若之所學何如也曾子以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非有若之所可繼而止之而非貶有若也有若雖不

足以比孔子而孔門之所推尚。一時無及有若可知。咸淳三年升從祀以補十哲。衆議必有若也。祭酒爲書力詆有若不當升。而升子張。

原注宋史禮志度宗咸淳三年正月戊申封顯孫師陳國公升十哲位

不知論語一書孔子未嘗深許子張。

原注按理宗作顯孫子贊其末語云據孟子此章則子張正欲事有若者也陸象山天資高明指心頓悟色取行遠作戒後人似亦不足之辭

不欲人從事學問故嘗斥有子孝弟之說爲支離奈何習其說者不察而剋攻之於千載之下邪當時之

論如此愚按論語首篇卽錄有子之言者三而與曾子並稱曰子門人實欲以二子接孔子之傳者傳記

言孔子之卒哀公誅之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其爲魯人所重又可知矣十哲之祀允宜釐正

原注孟子不曰有若似孔

子而曰有若似聖人史記乃云有若狀似孔子謬甚沈氏曰張能鱗玉甲視學江南請總督巡撫具題崇

祀先賢先儒詳文謂先賢如有子子若宓子賤南宮子容原子思或以孝弟著論或以君子成德

或以君子尚德或懷獨行君子之德皆孔門高弟不讓于宰我冉有當躋之十哲之列蓋十哲之名第因

從遊陳蔡而追思之不必限定十人之數也若孟夫子高弟如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陳子七篇內書法

悉以子稱亦如孔門之有顏曾閔子諸人也至萬子公孫子議論問答獨詳亦有功于後學皆當補祀諸

兩廡者也宋范文正公手授中書于張橫渠開關閩風氣之先舉胡安定爲教授教化大行當與歐陽子

並祀兩廡若謂無傳注之功可援江都昌黎之例也香祖筆記載鄭端簡之言曰有若之言四見于論語

大類聖人公西赤志于禮樂有爲邦之才不遠優于宰我冉求乎求我言行不必遠徵諸史傳論語中多

有之矣其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于殿上改求我於廡中此論亦公平也

嘉靖更定從祀

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也桑之祭先蠶也學之祭先師也一也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

盧植鄭玄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寧等二十二人【原注】太宗紀無賈逵止二十一人今依禮儀志增又按唐六典祠部名有賈逵然貞觀時

未祀七十二弟子則為二十二人開元八年勅七十二弟子並許從祀則卜子夏已在其中【原注】先儒止二十一人六典國子祭酒司業條云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二十二賢則亦誤也代用其書垂於

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宣尼廟堂蓋所以報其傳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謂得古

人敬學尊師之意者矣神宗元豐七年始進荀况揚雄韓愈三人此三人之書雖有合於聖人而無傳注

之功不當祀也祀之者為王安石配享王雱從祀地也【原注】宋史禮志神宗熙寧七年從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言以孟子同顏子配享殿上封荀况關陵

伯揚雄成都伯韓愈昌黎伯並從祀於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之間【原注】徽宗政和三年封王安石舒王同顏子孟子配享殿上安石子雱臨州伯從祀諸賢之末此封三人為增入從祀之始而不及董仲舒至元安宗

至順元年方進仲舒從祀【沈氏曰】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上納行人司副楊砥言黜揚雄進董仲舒據楊疏謂仲舒先時未與祀典不知何故理宗寶慶三年進朱熹【沈氏曰】熙

五十二年特進朱子于【原注】避光廟諱去淳字淳祐元年進周頤【原注】避光廟諱去淳字張載程顥程頤景定二年進張栻呂祖謙度宗咸

淳三年進邵雍司馬光以今論之唯程子之易傳朱子之四書章句集注易本義詩傳及蔡氏之尚書集

傳胡氏之春秋傳陳氏之禮記集說是所謂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者爾【原注】成化三年五月乙卯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劉定之

請以元儒陳旉以胡安國蔡沈例【原注】南軒之論語語解東萊之讀詩記抑又次之而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亦羽

從祀勅下江南考其行事以聞【原注】真德秀五先生名爵從祀二十二年俱追贈太師封國公未允從祀也至有明嘉靖九年

翼六經之作也【沈氏曰】元史祭祀志至正十九年胡瑜牒請宋楊時李侗胡安國蔡沈至有明嘉靖九年

欲以制禮之功蓋其豐昵之失而逞私妄議輒為出入殊乖古人之旨【原注】王肅王弼杜預又改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寧祀於其鄉二十二人之中惟存九人成化初劉定之議以為左丘明以下經師二十二人雖

其中不無可議然當世衰道微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魏晉之時而此二十二人者守其遺經轉相付授

講說注釋各竭其才以待後之學者則其爲功殆亦猶文武成康之子孫雖衰替微弱無所振作尚能保守姬姓之宗祀譜牒以閱歷春秋戰國不亡而幸存者也雖有大過亦當宥之况小失乎又曰愚竊以爲仲尼素王也七十子助其創業者也二十二經師助其垂統者也楊氏曰戴聖治九江多不法子及賓客爲羣盜馬融爲梁冀草奏害李固王肅三反王弼爲清言之備杜預賈逵如何可因其傳注之功遂列聖人之左乎夫以一事之瑕而廢經傳之祀則宰我之短喪冉有之聚斂亦不當列於十哲乎棄漢儒保殘守缺之功而獎末流論性談天之學於是語錄之書日增月益而五經之義委之榛蕪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貞觀之制乎沈氏曰萬歷四十六年八月丁卯山西提學副史李純如請以宋資政歷四十二年正月已有御史董定策一疏矣又曰國朝康熙五十四年江蘇學院余正健題奏先儒范仲淹從祀孔廟亦舉延胡瑗入太學勉張載讀中庸二件且謂會變通于大易著褒貶于春秋又請于朝俾所在州縣立學校以祀先聖先師等事皆大有功于聖道者也當援橫渠明復涑水諸賢之例以補數百年祀典之闕從之胡氏曰從祀之賢七十子無得而議焉其餘則歷代所損益也是以進而俎豆退而黜奪莫不經衆賢所論以求衆心所同而後躋于先聖先師之側進仲舒尊王道也進后蒼傳禮也進王通胡瑗師法後人也進楊時關新經爲衛道也進胡安國蔡沈注書春秋也進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可佐人主治天下也夫尊王道傳經義師法後人爲書佐人主黜邪說以衛道皆有益于天下後世也後世所欲得而師之也進而祀之非有私于其人蓋其道無日不在人心也黜荀卿言性惡也黜揚雄仕王莽也黜王弼崇老莊也黜杜預爲短喪也黜馬融附勢家也黜劉向進方士書于主而失名節皆有害于天下事元爲失節也夫言性惡崇異端短喪附權奸以殺忠直進方士書于主而失名節皆有害于天下不當在師法之地也世所大戒雖其人或以他端著稱而此事不可訓也是以黜之非有憾于其人以其事不許改過也若歐陽修劉安世而先及師其教化于鄉逢迎主歡而傳以古義其心不可問也如修者師其直言于朝不當後鄒浩劉安世而先及師其教化于鄉逢迎主歡而傳以古義其心不可問也如修者師尤非所言也莫如黜修而進楊萬里萬里爲過也張氏曰嘉靖九年罷公伯寮等十三人夫寮論說者皆足扶綱常淑人心也莫如黜修而進楊萬里萬里爲過也張氏曰嘉靖九年罷公伯寮等十三人夫寮論說者皆足扶言矣秦冉顏何二人則以疑史記誤書而罷愚謂過而廢之不如此當仍議復也揚雄之事莽戴聖之臧吏馬融之附勢王肅之畫策逆策吳澄之忘宋仕元俱無容平反他如荀况劉向賈逵何休王

弼杜預並以學術有疵罷非如雄等之大傷名教即不得復列兩廡亦當祀于鄉如林放例可也方東樹曰孔庭從祀自唐以來代有更正明徐溥有言諸儒從祀非有功德斯道不可善矣然在宋以前義理未著人未知訓詁之非學經與人分之不可況秦火之後漢儒實有保殘守缺之功魏晉諸儒實有訓詁名物之益縱有遺行當從寬假唐貞觀之祀以代用其書垂于國胄祀之所以報其功宜也在宋以後之儒經程朱講辨義理昭著則必經行合茂而後可否則寧取其行不得以著述偏重楊廷和等無識執著述有無以泥胡安定薛文清之從祀非也顧氏日擊明儒心學縱恣之失及語錄空疏之病瓶為救敝之論專重著述以為當從貞觀而世競以虛車勳說為有功聖道矣從來漢學諸人而無傳注之功不當從祀則不知顏閔諸賢曾著何書而世競以虛車勳說為有功聖道矣從來漢學諸人而無傳注之功不當從祀則朱痛斥義理專重著述奉康成叔重為極至與議從祀之指又一局矣使亭林在今日見之必悔其言之失也汝成案歐陽文忠以議濮園為世胡毀然實非傳會經義迎合人主胡林讒之欲黜其從祀過也劉子政雖進方術而忠誠端亮言合儒先胡氏以為其失可原直諫我朝久為升黜退信矣戴理斲法雖傳禮經奚道其過第其贓罪憚子居曾博考辨之林放秦冉顏何三賢我朝久為升黜退信矣戴理斲法雖傳禮從祀名儒先止有陸清獻一人近復進孫夏峯湯文正唐陸宣公明黃忠端劉嘉靖之從祀進歐陽修者忠介呂省吾尊儒獎義既異徒語性天亦非專矜訓詁如先生及方氏讒云

為大禮也出於在上之私意也進陸九淵者為王守仁也出於在下之私意也與宋人之進荀揚韓三子而安石封舒王配享同一道也成化四年彭時奏謂漢晉之時道統無傳所幸有專門之師講誦聖經以詔學者斯文賴以不墜此馬融范寧諸人雖學行未純亦不得而廢

祭禮

陸道威著思辨錄欲於祭禮之中而寓立宗之意謂古人最重宗子然宗子欲統一族衆無如祭法文公家禮所載祭禮雖詳整有法顧惟宗子而有官爵及富厚者方得行之不能通諸貧士又一歲四合族衆繁重難舉無差等隆殺之別愚意欲倣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為宗祭法歲始則祭始祖凡五服之外

不問宗之大小而皆祭始祖何如不問宗之大小而皆祭四親可使人得各盡其誠于有服之尊而或曰

不至于越禮犯分乎我故又推家禮之所未詳而曰人各祭其高曾祖考為便于民而宜于俗也

高曾祖考祭則俱祭古人具有成法不當隨時加損答之曰凡禮皆以義起耳禮有云上殺旁殺下殺中

庸言親親之殺是古人於禮凡事皆有等殺况喪禮服制父母皆服三年而高祖則齊衰三月原注此是

喪禮已有等殺何獨於祭禮不可行乎此雖擗舉恐不無補於風教也鳳氏曰程子謂自天子至於庶人

三廟太祖廟祭太祖昭穆二廟具四主一廟亦祭四主其言原本禮制確不可易儀禮喪服經傳大傳

小記並言大宗之法此大夫士之法也大宗姑弗論繼禰者為小宗宗其祭高祖者五世則遷繼之為

言主祭也繼禰者庶子之適子主祭庶子而庶子出之兄弟宗之是為繼禰之小宗推之繼祖之小宗

繼曾祖之小宗繼高祖之小宗皆以主祭此庶子而從兄弟再從兄弟三從兄弟宗之也故曰宗以其所

祭者庶子又五世則庶子親盡不祭四從兄弟有主士喪禮一廟者曰其文曰設盥於祖廟外又曰遷於祖

廟注曰士祖禰共廟此一廟二主也天子廟制同堂異室始於漢明帝其實周家大夫士廟制已具之何

云先王未有而待義起耶陸中丞曰世俗于通衢隙地建立祠廟以示貴異不知其悖禮違制不足學也

古者廟寢相連神人互依必在中門之外正寢之東一世自為一廟各有門有堂有寢後始變為同堂異

室之制而其世數必視官爵之卑高為準仕宦雖至宰相于古僅為大夫得立三廟而已緣其制繁重

難以遵行經程朱大儒準情酌理創為祠堂得祀高曾祖考四代而其地必仍在正寢之東正寢者今之

廳堂也或一間或三間中為四龕龕中置橫櫬中藏主龕外垂簾以一長桌盛之其位以西為上如是而

已此吾先世所未嘗行亦不能行因思嘉興住宅適于廳堂之東復有正屋今宜于第三層向南屋內立

為祠堂一如家禮之制自吾高祖以至吾父共為四代古人或以始封之君為始祖或以始遷之祖為始

祖論始封則吾祖實受大夫之命子孫可世祀不廢但既違家禮則可不奉始祖之祀此後世酌行不

必預定至于以西為上說者謂鬼神尚右也但今俗生人以東為上死則又以西為上祭四代者亦當如

明初用唐令胡乘中言許庶人祭三代以曾祖居中祖左祖右邱瓊山謂士大夫祭四代者亦當如

之徐健庵讀禮通考載此圖式中之左為高祖考今世俗祠堂既不依人而祀至數十世之遠其旁親不

此四龕相隔係南向時制既協人情亦安若今世俗祠堂既不依人而祀至數十世之遠其旁親不

問愚智一皆奉主入祠其子孫不分貴賤居然執禮主祭徒廣其宮室不以僭逾為恥何足效乎樂氏曰
近世士大夫家立廟者少間有一二世族惟建為祠堂其制與古禮會典俱不合余謂賢而知禮且有外
者自當依禮典立家廟惟奉高曾祖考若從衆建為祠堂亦宜衡量古今不失禮意其祠宇宜作兩層外
為廟內為祧室廟則始祖居中而高曾祖考依昭穆為次親盡者當奉主于祧室歲一合祭焉間有貴而
特起及賢而有學行為世所共推者做古有稱宗在昭穆之外之意公舉入廟以班附食庶幾變而未失
其正耶汝成案會典品官家祭之禮居室之東立家廟一品至三品廟五間中三間為堂左右各一間隔
一牆北為夾室南為房堂南檐三門房南檐各一門階五級庭東西廡各三間東藏遺衣物西藏祭器庭
緣以垣南為中門又南為外門右左各設側門四品至七品廟三間中為堂左右各一間東藏遺衣物西藏祭器
西廡各一間餘如三品以上八品廟三間中廣左右狹階一級堂及垣皆以適配南嚮高祖以上親盡
祭器陳于東西序餘如七品以上皆設四室奉高曾祖禰四世昭左穆右妣以適配南嚮高祖以上親盡
則祧藏主夾室東序西序為耐位伯叔祖父兄弟子姓之成人無後者及伯叔父之長殤兄弟之長殤
殤子姓之長殤中殤下殤及妻先歿者皆以版按輩行墨書男東女西東西向歲以四時仲月擇吉致祭
各室設案各一耐位東西案各一堂南設香案一鑪藥具視案設香案西尊爵案設東序盥盤設東階上
視割牲一品至三品羊一豕一四品至七品特豕八品以下豚肩不特殺視滌祭器三品以上每案俎二
銅二敦二簋六豆六品以上時祭徧舉七品以上春秋二舉二豆二皆俎一銅舉數同行三獻禮行禮皆一跪
三叩日中乃饒三品以上時祭徧舉七品以上春秋二舉二豆二皆俎一銅舉數同行三獻禮行禮皆一跪
下按品為差等在籍進士舉人視七品恩拔歲副貢生視九品凡茶遇恩贈制書至行焚黃告祭禮牲饌
視所贈之爵饌案視追贈世數主人視七品以下跪聽宣制畢奉主行三跪九叩禮改題神主訖讀祝獻酒如時
祭儀貢監生員有頂戴者其家祭于寢之下北為龕以版別四室奉高曾祖禰皆以妣配服親男女成人無
後者按輩行書紙位耐食已事焚之歲以四時節日出主而薦菜盛二盤肉食蔬果之屬四器羹二飯二
薦畢饒如八品禮朔望上香獻茶行禮因事致告如朔望儀庶民以正寢北為龕奉
高曾祖祧歲時薦果蔬新物每案不過四器羹飯其朔望及告事如貢監生員儀

女巫

周禮女巫舞雩但用之旱暵之時使女巫舞旱祭者崇陰也禮記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吾欲暴
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此用女巫之證也漢因秦滅學祠祀用女巫後魏郊

天之禮。女巫升壇搖鼓。帝拜。后肅拜。杜岐公曰。道武帝南平姑臧。東下山東。足爲雄武之主。其時用事大臣。崔浩。李順。李孝伯等。多是謀猷之士。少有通儒碩學。所以郊祀上帝。六宮及女巫預焉。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二月乙巳。詔曰。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祀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覲。淫進非禮。殺牲歌舞。倡優嫫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者也。自今以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大金國志。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二月。詔曰。曩者邊場多事。南方未賓。致令孔廟頽落。禮典陵遲。女巫雜覲。淫祀違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違制論。

唐書黎幹傳。代宗時爲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覲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

日知錄集釋

卷十五

陵

古王者之葬稱墓而已。左傳曰：殺有二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書傳亦言桐宮湯墓。周官家人：掌公墓之地。並言墓不言陵。及春秋以降。乃有稱丘者。楚昭王墓謂之昭丘。趙武靈王墓謂之靈丘。而吳王閻闔之墓亦名虎丘。蓋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無聞焉。史記趙世家：肅侯十五年起壽陵。秦本紀：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壽陵。始有稱陵者。原注：後漢書東平靈王蒼傳：言園邑之興。始自彊秦。通典：襄陵有晉襄公之陵。至漢則無帝不稱陵矣。宋施宿會稽志曰：自先秦古書。帝王墓皆不稱陵。而陵之名實自漢始。非也。

墓祭

太甲之書曰：王徂桐宮居憂。此古人廬墓之始。雷氏曰：桐與湯墓無涉。桐毫東之邑。即禮漢郡國志所云因虞城南五里有桐邑也。韓詩外傳曰：湯葬於微。今扶風微陌是也。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此古人祭墓之始。原注：史記周本紀：武王上祭於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此緯書之言不可信。記言古不墓祭。宗子去在他國。事之變也。將祭而爲壇。禮之權也。秦興西戎。

宗廟之禮無聞而特起寢殿於墓側

原注見漢官儀○宋書禮志漢氏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前廟後寢以象人君前有廟後有寢也廟以藏主四時祭

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沈氏曰

漢之西京已崇此禮叔孫通傳言為原廡渭北衣冠月出游之原

宋書禮志一節已見續漢書祭祀志

師古曰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韋元成傳言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

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

原注此皆承秦之制故讀於祭祀如此

後漢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

如元會儀而上陵之禮始興

原注蔡邕記曰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

創焉每正月上丁祀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

八月飲酎禮亦如之雒陽諸陵皆以晦朔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

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妝具

原注賈誼言武帝取好女數千人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

今杜陵有宮人數百外戚傳許后上疏有杜陵梁美人又云成帝崩班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而張

敝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脩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哀

王園中人不當罷翼奉亦言諸侯王園宜出其過制者是諸侯王園亦有之矣故安帝尊母孝德皇元妃

耿氏為甘陵大貴人桓帝尊母區氏為博園貴人靈帝尊母董氏為慎園貴人皆以陵園為名程氏演繁

露曰魏武置宮人銅雀臺令月朝十五輒向而十七年正月明帝常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

寤悲不能寐即案厯明日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甘露降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

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此特士庶人之孝而

史傳之以為盛節故陵之崇廟之殺也禮之瀆敬之衰也原注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七廟之制遂廢蔡邕以為

天子事亡如存之意。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殆曲爲之說也。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繼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晉宣王遺令。子弟羣官。並不得謁陵。猶爲近古。原注。宋書禮志。晉宣帝遺詔。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

原陵。至惠帝復止也。逮江左初。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維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爲非禮。於是遂止。以爲永制。晉書王導傳。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瞻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楊氏曰。王導始謁元帝陵。所謂眷同友執者。謂茂宏也。梁武帝後周明帝始皆謁陵。唐太宗玄宗亦並行之。原注。唐書彭景直傳。景龍末。爲太常博士。開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編入五

禮。永爲恆式。原注。胡三省曰。唐開元。敕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寢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掃禮。蓋但許士庶之家行之。而人君無此禮也。五代會要。言後唐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其後襲而行之。歐陽公五代史。所謂而陵寢亦有衣冠嬪御之制。原注。杜子美橋陵詩。宮女晚知曙。祠官朝見星。韓退之豐陵行曰。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卽謂此也。

而陵寢亦有衣冠嬪御之制。原注。杜子美橋陵詩。宮女晚知曙。祠官朝見星。韓退之豐陵行曰。臣聞神道尙清靜。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蓋深非之也。若明代之制。無車馬。無宮人。不起居。不進奉。亦庶幾得禮之中者與。

古人於墓之禮。但有奔喪去國二事。記曰。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又曰。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束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又曰。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又曰。去

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魯昭公之孫於齊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吳延州來季子之於王僚也。復命哭墓。是則古人之至於墓。皆有哭泣哀傷之事。而祭者吉禮也。無舍廟而之墓者也。孟子言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曲沃衛嵩曰。古人爲廟以依神。無廬墓之事。門人旣不得奉其廟祀。而但廬於冢上。以盡其情。此亡於禮者之禮也。漢以來。乃有父母終而廬墓者。不知其置神主何地。其奉之墓次歟。是野祭之也。其空置之祠堂歟。是視其體魄。反過其神也。而慤者以此悖先王之禮。僞者以此博孝子之名。至於今而此風猶未已也。且孝如曾子。未嘗廬墓。孔子封防旣反。而弟子後至。古人豈有廬墓之事哉。

史記孔子世家。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

〔原注〕史言上冢者。自孔子留侯二世家始。

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

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夫禮教出於聖人之門。豈有就冢而祭。至鄉飲大射。尤不可於冢上行之。蓋孔子教於洙泗之間。所葬之冢。在講堂之後。孔子旣沒。弟子卽講堂而祀之。且行飲射之禮。太史公不達。以爲祭於冢也。

〔楊氏曰〕史記此處疑有闕文。誤字。

漢人以宗廟之禮。移於陵墓。有人臣而告事於陵者。蘇武自匈奴還。詔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是也。有上冢而會宗族故人及郡邑之官者。樓護爲諫大夫。使郡國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班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是也。有上冢而太官爲之供具者。董賢爲侍中。駙馬都尉。

上家有會。輒太官爲供是也。有贈諡而賜之於墓者。陰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卽墓賜策。追諡興曰翼侯是也。有人主而臨人臣之墓者。光武至湖陽。幸樊重墓。霍峻葬成都。先主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是也。有庶民而祭古賢人之墓者。曹昭東征賦。遺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饗其丘墳。原注文選作尙水經注引是也。人情所趨。遂成習俗。其流之弊。有如楊倫行喪於恭陵者矣。有如趙宣葬親而不閉塋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者矣。原注陳蕃傳至乃市賈小民。相聚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太子舍人。而禮教於斯大壞矣。

招魂之葬。於古未聞。三輔黃圖言。漢太上皇陵在櫟陽北原。在東者太上皇。在西者昭靈后。原注高帝母起兵時死於

小黃則疑其始於此矣。晉東海王越。柩爲石勒所焚。妃裴氏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宗廟寢廟。祔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失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楊氏曰招魂而葬是謂之埋神

唐高宗顯慶三年十一月。伊麗道行軍副總管蕭嗣業。擒阿史那賀魯。至京師。甲午獻於昭陵。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俘高藏男建男產等。至京師。獻於昭陵。許敬宗言。古者軍凱旋則飲。至於廟。未聞獻馘於陵者。然陛下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此亦所謂自我作古者矣。

唐時陵寢嘗有鷹犬之奉。玄宗開元二年四月辛未詔曰。園陵之地。衣冠所游。凡厥有司。罔不祇事。頃者別致鷹狗。供奉山陵。至於料度。極多費損。昔戒禽荒。既非尋常所用。遠惟龍馭。每以仁愛爲心。彼耕象與耘鳥。且增哀慕。豈飛蒼而走黃。更備畋獵。有乖儀式。無益崇嚴。諸陵所有供奉鷹狗等。並宜卽停。

天寶二年八月制曰。禮祀者所以展誠敬之心。薦新者所以申霜露之思。自流火屆期。商風改律。載深追遠。感物增懷。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典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况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感游衣於漢紀。成獻報於禮文。宣示庶寮。令知朕意。今關中之俗。有所謂送寒衣者。其遺教也。〔原注〕今俗一日。〔徐司寇〕曰。武王將東觀兵。上祭於畢。則墓祭。周有行之者。今必廢千餘年通行之事。以求合古經。豈仁人孝子不忍死其親之心。所可異者。未俗流失。或假上墓之便。召客宴會歌舞歡暢。非墟墓生哀之情耳。

厚葬

晉書索綝傳。建興中盜發漢霸杜二陵。〔原注〕文帝霸陵。宣帝杜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對曰。漢

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

復容物。其樹皆已可供。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原注〕謂霸杜。是儉者

耳。亦百世之誡。〔原注〕漢書王莽傳。赤眉發掘園陵。惟霸陵杜陵完。按史記孝文紀。言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而

劉向諫昌陵疏亦以孝文薄葬足爲後王之則。然考之張湯傳則武帝之世已有盜發孝文園瘞錢者矣。〔梁氏曰〕霸陵凡三被發。張湯傳一也。風俗通所云霸陵薄葬亦被發掘二也。晉書所云三也。蓋金玉珍寶必景帝爲之不依遺詔。詔瓦器之制事祕莫知史不得錄耳。蓋自春秋列國以來厚葬之俗雖以孝文之明達儉約且猶不能盡除而史策所書未必皆爲實錄也。〔楊氏曰〕非孝文之不能盡除或景帝之陷親於不義耳。

左傳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樽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呂氏春秋節喪篇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入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藏淺則狐狸扣之〔原注〕扣讀如掘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溼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

亂之患。此代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鬻肝以求之。原注：鬻古抽字。野人之

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

能禁。而况於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麟施。原注：含珠口實也。麟施。玉於死者之體。若魚鱗也。玩好貨寶。鐘鼎壺盞。原注：以冰

其中爲濫。舉馬衣被戈劍。不可勝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原注：室。槨也。題湊。復累。棺槨數襲。積石積炭。

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

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安死篇曰。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

闕庭爲宮室。造寶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瞬也。原注：瞬。古

瞬字。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

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爲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拍。拍

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拍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原注：齊。潛王。楚。平王。燕。王噲。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

亡矣。原注：作書之時。秦初并三晉。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原注：上猶前也。是故大墓無不拍也。而世皆爭爲

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鬪者而逐之。原注：鬪，鬪同。史記蔡澤傳入韓魏遇奪釜鬪於

塗。憚耕稼采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為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

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

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

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原注：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也。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

其勞也。以為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

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陵隰。則同乎陵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故宋

未亡而東冢拍。原注：東冢。文公冢也。文公厚葬。故冢被發也。冢在城東。因謂之東冢。齊未亡而莊公冢拍。原注：莊公名同。僖公之父。在位六十四年。國安寧而猶

若此。又况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

乎。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者也。主人以璠與收。原注：此季平子如意之喪也。主人桓子斯也。收斂也。孔子徑庭而趨。

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原注：言必發。扣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前代陵墓

漢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原注：師古曰：陳勝也。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皇

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原注：師古曰：即信陵君也。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以與他事。魏明帝

景初二年五月戊子詔曰昔漢高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頽童兒牧豎踐蹋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各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采宋武帝永初元年閏月壬午朔詔曰晉世帝后及藩王諸陵守衛宜便置格其名賢先哲見優前代或立德著節或寧亂庇民墳墓未遠並宜灑掃主者具條以聞南齊明帝建武二年十二月丁酉詔曰舊國都邑望之悵然况乃身經南面負扆宸宮或功濟當時德章一世而塋壟橫穢封樹不修豈直嗟深牧豎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淪覆鼎玉東遷首元締構之始簡文遺詠在民而松門夷替堦路榛蕪雖年代殊往撫事興懷晉帝諸陵悉加修理並增守衛梁武帝天監六年詔曰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遷二賓以位三恪義在時事寢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然晉宋齊二代諸陵有司勤加守護勿令細民侵毀作兵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

〔原注〕文選載任昉爲下
彬謝修下忠貞墓啓

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五月丙戌詔漢魏晉諸帝陵

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藉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詔曰先賢列聖道冠生民仁風盛德煥乎圖史暨歷數永終迹隨物變陵隧杳靄鞠爲茂草古帝諸陵多見踐藉可明敕所在諸有帝王墳陵四面各五十步勿聽樵牧隋煬帝大業二年十二月庚寅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世永久丘壘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於懷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蠲其雜役以供守視

〔原注〕唐太宗詔見下

唐玄宗天寶三載十二月詔自今聖帝明王陵墓有頽毀者宜令管內量

事修葺仍明立標記禁其樵采。古人於異代山陵必爲之修護若此。〔原注〕陳書淳于量傳坐就江陰王蕭季卿買梁陵中樹季卿坐免量免侍

宋熙寧中興利之臣建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唐之諸陵悉見芟削昭陵喬木翦伐無遺。〔原注〕

宋史鄧澗甫傳小民何識自上導之靡存愛樹之思但逐樵蘇之利吁非一朝之故矣。〔楊氏曰〕宋太祖亦有修祭前代陵墓之詔又曰

宋人言利之害至於賣祠廟則耕陵寢其輕事也

金太宗天會二年二月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七年二月甲戌詔禁醫巫閭山遼代山陵樵采。〔原注〕金史

幹魯古李董傳乾州後爲閿陽縣遼諸陵多在此禁無所犯獨元之世祖縱楊璉真伽發宋會稽攢宮不問此自古所無之大變也〔原注〕

元史楊璉真伽爲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

實錄洪武九年八月己酉遣國子監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分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二人守之有經兵燹而崩摧者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時封培每三年一遣使致祭其後每登極詔書並有此文而有司之能留意者鮮矣

魏高祖太和十九年九月丁亥詔曰諸有舊墓銘記見存昭然爲時人所知者三公及位從公者去墓三十步尙書令僕九列十五步黃門五校十步各不聽墾殖陳文帝天嘉六年八月丁丑詔曰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

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王業。措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之。而零落山邱。變移陵谷。咸皆翦伐。莫不侵殘。玉杯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天祚光啟。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修祖武。雖復旂旗服色。猶行杞宋之封。每車駕巡遊。眇瞻河雒之路。故橋山之祀。蘋藻弗虧。驪山之墳。松柏恆守。惟戚藩舊壘。士子故塋。掩殫末周。樵牧猶衆。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高留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惟前代侯王。自古忠烈。墳冢被發。絕無後者。可簡行修治。墓中樹木。勿得樵采。庶幽顯式暢。稱朕意焉。唐太宗貞觀四年。九月壬午。詔曰。欽若稽古。緬想往冊。英聲茂實。志深褒尙。始茲巡省。眺矚中塗。漢氏諸陵。北阜斯託。寂寥千載。邈而無祀。厯選列辟。遺迹可觀。良宰名卿。清徽不滅。宜令所司。普加研訪。爰自上古。泊於隋室。諸有明王。聖帝。盛德寵功。定亂弭災。安民濟物。及賢臣烈士。立言顯行。緯武經文。致君利俗。丘壟可識。塋兆見在者。各隨所在。條錄申奏。每加巡簡。禁絕芻牧。春秋二時。爲之致祭。若有毀壞。卽宜修補。務令周盡。以稱朕意。是則不獨前代山陵。卽士大夫之丘墓。並爲封禁。亦興王之一事。可爲後法者矣。

停喪

停喪之事。自古所無。自建安離析。永嘉播竄。於是有不得已而停者。常煒言魏晉之制。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原注晉書墓容備載記而御史中丞劉隗奏。諸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仕進宴樂。皆使心喪。有犯君

子廢。小人戮。〔原注〕生者猶然。况於既歿。是以兗州刺史滕恬爲丁零翟所殺。尸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

論者嫌之。〔原注〕南史鄭鮮之傳。○鮮之議引楊臻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齊高帝時。烏程令顧昌立。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尸骸

不反。而昌立宴樂嬉游。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原注〕南齊書本紀。振武將軍丘冠先爲休留茂所殺。喪尸

絕域。不可復尋。世祖特敕其子雄。方敢入仕。〔原注〕河南氏羌傳。當江左偏安之日。而猶申此禁。豈有死非戰場。棺

非異域。而停久不葬。自同平人。如今人之所爲者哉。晉書賀循傳。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

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汝成案〕今世吳俗。停喪不葬。回避拘忌。至於數十。舊唐書顏真卿傳。時有鄭延

祚者。〔原注〕新書朔方令。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天下聳動。冊府元龜。後周太祖

廣順二年十一月丙午。敕曰。古者立封樹之制。定喪葬之期。著在經典。是爲名教。洎乎世俗衰薄。風化陵

遲。親歿而多闕送終。身後而便爲無主。或羈束於仕宦。或拘忌於陰陽。旅櫬不歸。遺骸何託。但以先王垂

訓。孝子因心。非以厚葬爲賢。只以稱家爲禮。掃地而祭。尙可以告虔。負土成墳。所貴乎盡力。宜頒條令。用

警因循。庶使九原絕抱恨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搢紳人士。當體茲懷。應內外文武。臣僚幕職。州縣官選

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而宋

史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昺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原注〕并本傳。後之王者。以禮治人。則周祖之詔。魯公

之劾。不可不著之申令。但使未葬其親之子若孫。搢紳不許入官。士人不許赴舉。則天下無不葬之喪矣。

張稷若爾岐采皇甫謐之名作篤終論其下篇曰葬之習於侈也於是有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備物豐儀之爲厚其親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得葬楊氏曰據公羊傳當是渴葬得字之訛也後時而葬者謂之意喪其自襲而斂自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爲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葬猶之不襲則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相待而爲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間也今見有一人其親死矣踰日而不襲踰旬而不斂踰月而不殯苟非狂易喪心之人必有痛乎其中者矣至於累年而不葬則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客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卽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而不得反於寢進而不得卽於墓不猶之客而未得歸歸而未得至者與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與原注晏子春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孔氏曰久而不葬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主喪者謂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原注父皆爲喪主不得除也其餘謂期以下至緦殯持重也原注劉世明曰衆子雖非喪主亦不得除○張憑謂已嫁之女猶不得除天性難可盡奪疑則從重孔叢子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旣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原注司馬溫公葬論亦云乃知古之人有不幸有故不得葬其

親者雖踰三年不除服其心所痛在於未葬以爲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與未及三月者同實斯不得計時而卽吉矣何也喪之卽吉始於虞而成於禫虞之爲禮起於旣葬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故爲虞以安之未葬則無所爲而虞不虞則卒哭而耐皆無所爲而舉卒哭與耐不得舉又何爲而可以練何爲而可以祥且禫故雖踰三年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未及三月而欲以舉祥禫之禮行道之人弗忍矣原注喪服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注云謂練祥也葬月虞明月練又明月祥劉世明曰禮虞而柱楣翦屏練而毀廬居聖室祥而席禫而牀今此處及練祥雖爲局促猶追償其事者在異月以其本異歲也練祥之服變除之宜節也斯其所以可以除而弗除與斯其所以寧斂形還葬縣棺而封而必不敢爲溢望奢求以至於久而不葬也與由是言之則人子之未葬其親者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也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而可以服官乎反末代之澆風舉百王之墜制必有聖人起而行之者

陳可大曰以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總之親以主人未葬不得變葛故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喪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夫未葬之喪期以下至總之親且不得變葛而爲之子者乃循葬畢之制而練而祥而禫是則今之人其無父母也久矣

魏劉仲武娶母丘氏生子正舒正則及母丘儉敗仲武出其妻原注司馬師夷儉三族故仲武出妻更娶王氏生陶仲武爲

母丘氏立別舍而不告絕及母丘氏卒正舒求耐葬陶不許正舒不釋服訟於上下泣血露骨衰裳綴絡數十年弗得以至死亡宋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屬大明原注孝武帝末年號末東土饑饉繼以師旅

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祖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重。爲營冢壙。原注朱子采入小學警行篇。梁殷不佞爲武康令。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絕。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及陳高祖受禪。起爲戎昭將軍。除婁令。至是四兄不齊。始迎喪柩歸葬。不佞居處禮節。如始聞喪。若此者。又三年。唐歐陽通爲中書舍人。丁母憂。以歲凶未葬。四年居廬。不釋服。冬月家人密以氈絮置所眠席下。通覺大怒。遽令撤之。元孫瑾父喪。停柩四載。衣不解帶。此數事可爲不得已而停喪者之法。

近年亦有一二知禮之士。未克葬而不變服者。而或且譏之曰。夫飲酒食肉處內。與夫人間之交際往來。一一如平人。而獨不變衣冠。則文存而實亡也。文存而實亡。近於爲名。然則必并其文而去之。而後爲不近名邪。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嗚呼。夫習之難移久矣。自非大賢。中人之情。鮮不動於外者。聖人爲之。弁冕衣裳。佩玉以教恭。衰麻以教孝。介冑以教武。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使其未葬而不釋衰麻。則其悲哀之心。痛疾之意。必有觸於目而常存者。此子游所謂以故與物。而爲孝子仁人之一助也。奚爲其必去之也。原注今吳人喪除服則取冠衰履杖焚之。服終而未葬。則藏之。極旁待葬而服既葬。服以謝弔客。而後除。且焚此亦餼羊之猶存者矣。詩曰。庶見素譚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

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原注〕後之議禮者，必有能擇於斯者矣。

又考實錄，永樂七年七月甲戌，仁孝皇后喪再期，皇太子以母喪未葬，禫後仍素服視事，至几筵仍衰服。

八年七月乙巳，仁孝皇后忌日，以未葬，禮同大祥。〔原注〕十一月葬長陵。夫天子之子，尚且行之，而謂不可通於士

庶人乎？

侈於殯埋之飾，而民遂至於不葬其親，豐於資送之儀，而民遂至於不舉其女，於是有反本尚質之思，而

老氏之書，謂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則亦過矣。豈知召南之女，迨其謂之，〔原注〕周禮媾氏，凡嫁子娶

夫子之告子路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何至如鹽鐵論之云：送死殯家，遣女滿車，齊

武帝詔書之云：班白不婚，露棺累葉者乎？馬融有言：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

藏矣。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其正俗之先務乎？〔原注〕宋史孫覺傳：知福州，閩俗厚於昏

過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數，埋葬之費亦率減什五。元史于文傳：傳爲婺源，知州婺源，俗爲中法，使資裝無得

則逾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文傳下車，即召其耆老，使

假葬

晉武帝太康中，前太子洗馬郗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

假葬。〔原注〕魏志曹休傳：年十餘歲，喪父，時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三年即吉，詔用爲征東參軍，論者以爲

人酷歿。殮葬禮闕。乃改殯於承光宮。追服喪制。蓋附身附棺之物。人子所宜自盡。若宋之高宗。於梓宮入境。卽承之以椁。上以欺其先人。下以欺其百官兆姓。誠千古之罪人矣。楊氏曰：高宗此事情有可矜。不得拘泥。以爲欺誑。

冊府元龜載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遣宗正少卿李瓊往曹州簡行哀帝陵寢。三年正月丙申。敕曰：朕顧惟寡德。獲嗣不圖。奉先之道常勤。送往之誠靡怠。爰自重興廟社。載展郊禋。旋蕩滌於瑕疵。復涵濡於慶澤。蓋憂勞靜國。曠墜承祧。御朽若驚。涉川爲懼。由是推移歲月。鬱滯情懷。恭念昭宗晏駕之辰。少帝登遐之日。咸罹虺毒。遽殞龍顏。委冠劍於仇讎。託山陵於梟獍。靜惟規制。豈叶度程。存愴結以彌深。固寢興而增惕。虔思改卜。式慰允懷。宜令所司。利選園陵。備禮遷葬。貴雪幽明之恨。以申追慕之心。凡百臣寮。體朕哀感。雖有是命。以年饑財不足而止。

火葬

火葬之俗。盛行於江南。自宋時已有之。宋史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爇而捐棄之。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韓琦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爲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閒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從之。景定二年。黃震爲吳縣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狀曰：照對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濟。在城外西南一里。本寺久爲焚人

空亭約十間以罔利。合城愚民悉爲所誘。親死卽舉而付之烈燄。餘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深淵。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後之大戮邪。震久切痛心。以人微位下。欲言未發。乃五月六日夜。風雷驟至。獨盡撤其所謂焚人之亭而去之。意者穢氣彰聞。冤魂共訴。皇天震怒。爲絕此根。越明日。據寺僧發覺陳狀。爲之備申使府。蓋亦幸此亭之壞耳。案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囑。行下本司。勒令監造。震竊謂此亭爲焚人之親設也。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謹案古者小斂大斂。以至殯葬。皆擗踊爲遷其親之尸而動之也。况可得而火之邪。舉其尸而畀之火。慘虐之極。無復人道。雖蚩尤作五虐之法。商紂爲炮烙之刑。皆施之於生前。未至戮之於死後也。展禽謂夏父弗忌必有殃。旣葬焚烟徹於上。或者天實災之。然謂之殃。則凶可知也。楚子期欲焚麋之師。子西戒不可。雖敵人之尸。猶有所不忍也。衛侯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殆自古以來所無之事。田單守卽墨之孤邑。積五年。思出萬死一生之計。以激其民。故襲用其毒。誤燕人掘齊墓。燒死人。齊人望之。涕泣怒十倍。而齊破燕矣。然則焚其先人之尸。爲子孫者。所痛憤而不自愛其身。故田單思之五年。出此詭計以誤敵也。尉佗在粵。聞漢掘燒其先人家。陸賈明其不然。與之要約。亦曰。反則掘燒王先人家耳。舉至不可聞之事。以相恐。非忍爲之也。尹齊爲淮揚都尉。所誅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說者謂其尸飛去。夫欲燒其尸。仇之深也。欲燒之而尸亡。是死而有靈。猶知燒之可畏也。漢廣川王去。淫虐無道。其姬昭信共殺幸姬王昭平王地餘。及從婢三人。後昭信

病夢昭平等乃掘其尸皆燒爲灰去與昭信旋亦誅死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亦遂誅滅〔原注〕魏文帝終制略

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骸骨並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東海王越亂首石勒剖其棺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

吾爲天下報之夫越之惡固宜至此亦石勒之酷而忍爲此也王敦叛逆有司出其尸於瘞焚其衣冠斬

之所焚猶衣冠耳惟蘇峻以反誅焚其骨楊元感反隋亦掘其父素冢焚其骸骨慘虐之門既開因以施

之極惡之人〔原注〕周禮秋官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然非治世法也隋爲仁壽宮役夫死道上楊素焚之上聞之不悅夫淫

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則痛莫甚於焚人者矣蔣元暉瀆亂宮闈朱全忠殺而焚之一死不足以盡其罪

也〔楊氏曰〕元暉之事非實也乃全忠誣何太后也然殺之者常刑焚之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誅死之罪人况可施之父

母骨肉乎世之施此於父母骨肉者又往往拾其遺燼而棄之水則宋誅太子劭逆黨王鸚鵡嚴道育既

焚而揚灰於河之故智也慘益甚矣而或者乃以焚人爲佛法然聞佛之說戒火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

邪人火邪自焚邪其子孫邪佛者外國之法今吾所處中國邪外國邪有識者爲之痛惋久矣今通濟寺

僧焚人之親以罔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天幸廢之何可興之欲望台慈矜生民之無知念死者之何罪

備榜通濟寺風雷已壞之焚人亭不許再行起置其於哀死慎終實非小補然自宋以來此風日盛國家

雖有漏澤園之設而地窄人多不能徧葬相率焚燒名曰火葬習以成俗謂宜每里給空地若干爲義冢

以待貧民之葬除其租稅而更爲之嚴禁焚其親者以不孝罪之庶乎禮教可興民俗可厚也嗚呼古人

於服器之微，猶不敢投之於火，故於重也埋之於杖也，斷而棄之，况敢焚及於尸柩乎？茶毗之教，始於沙門塞外之風，被於華夏，辛有之適伊川，其亦預見之矣。爲國以禮，後王其念之哉。原注：列子言秦之西有聚柴積而焚之，熏則烟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荀子言：氏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知動色戒論，習爲故常，而今杭城火災，日月相告，往往一家火發，連及數家，或數十家，甚至通巷被焚者，當火起時，官民奔救，莫之能止，安知非此火化之魂，積怨而致此厲也？又案：近世江西廣信一路，又有所謂洗骨葬者，既葬二三年後，輒啓棺洗骨，使淨，別貯瓦瓶內埋之，是以爭吉壤者，往往多盜骨之弊，發而成訟，輒貯官庫。夫古人親死，三寸之棺，五寸之槨，附身附棺之具，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而窆窆之事，尤爲嚴重，蓋以葬埋爲兢兢，乃今至於火葬洗骨葬，火葬則焚棄其親，洗骨葬則與受傷身死當官檢驗者何異？安有仁人孝子，乃恬不知怪，相率而爲之，不知禁絕哉。

宋以禮教立國，而不能革火葬之俗，於其亡也，乃有楊璉真伽之事。

漏澤園之設，起於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廢其法。趙氏曰：按月令已有掩骼埋胔，後漢桓帝紀：京師死者相枕，若無親屬者，可於官墻地葬之。表識姓名，爲設祠祭。則

後漢已有此制，而宋初又已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見於范同奏疏。天祐中，於京城外四禪院買地，瘞無主骸骨，每具官給六百元，幼者半之。見韓魏公君臣相遇傳。又仁宗嘉祐七年，詔開封府市地於四郊，給錢瘞貧民之不能葬者，神宗亦詔給地葬畿內奇賤之喪，是漏澤之設，不自蔡京始也。特其名或起於京耳。

期功喪去官

古人於期功之喪，皆棄官持服，通典：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考之於書，如章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譙玄以弟服去官，戴封以伯父喪去官，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陳實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父喪去官。又風俗通云：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憂不行。劉衡碑云：爲勃海

王郎中令以兄琅邪相憂。卽日輕舉。圜令趙君碑云。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則兄喪亦謂之憂也。曹全碑云。遷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官。則弟喪亦謂之憂也。度尙碑云。除上虞長。以從父憂去官。楊著碑云。遷高陽令。遭從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輕舉。則從父從兄喪亦謂之憂也。陳重傳云。舉尤異。當遷爲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則姊喪亦謂之憂也。原注。古人凡喪皆謂之憂。其父母喪則謂之丁大憂。見北史李彪傳。王純碑云。拜郎。失妹寧歸。遂釋印紱。晉陶淵明作歸去來辭。自序曰。尋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則已嫁之妹猶去官以奔其喪也。晉稽紹傳。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則子之喪亦可以去官也。後漢末。時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者。晉泰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博士。韓光議以宜貶。又言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爲孝廉。有期之喪而行。甚致清議。而潘岳悼亡詩曰。壘壘期月周。戚戚彌相愍。又曰。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是則期喪旣周。然後就官之證。今代之人。躁於得官。輕於持服。令昔人見之。猶當恥與爲伍。況三代聖賢之列乎。

晉書傳咸傳。惠帝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太傅楊駿。咸奏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旨未下。輒行造謁。急詔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張輔傳。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爲妻。輔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劉隗傳。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並奏之。廬江太守梁龕。

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顥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况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顥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從之。謝安傳：期喪不廢樂。王坦之以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世頗以此譏焉。當日期功之喪，朝廷猶以爲重。是以上挂彈文，下干鄉議。原注：史記魏其武安傳，丞相語灌夫曰：吾欲與仲孺

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服謂期功之服，是則漢時有服不預宴會之證。舊唐書：王方慶傳：奏言：令杖期大功喪，未葬不預朝賀，未終喪不

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容，陪預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伏望申明令式，禁斷。唐時格令未墜前經，今則有說齊衰而入大夫之門，停殯宮而召親朋之會者。至乃鬻踊方聞，衿

鞶已飾，敗禮傷教。日異歲深，宜乎板蕩之哀。甚于永嘉之世。嗚呼！有人心者，則宜於此焉變矣。楊氏曰：世代之降，大

抵禮日益替，法日益弛，所以持世者，俗說異端而已。

喪庭裕。楊氏曰：庭裕或作延裕，見通鑑攷異。東觀奏記：大中朝有前鄉貢進士楊仁瞻女弟，出嫁前進士于瓌，納函之日有

期喪，仁瞻不易其日，憲司糾論，貶康州參軍。馳驛發遣，冊府元龜：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九月，敕原州司馬

聶嶼擢從班列，委佐親賢，不守條章，彊賈店宅，細詢行止，頗駭聽聞。喪妻未及於半年，別成姻媾，棄母動

逾於千里，不奉晨昏，令本處賜死。唐季五代之時，其法猶重。

冊府元龜：唐薛膺爲左補闕，弟齊臨，陳爲飛矢所中，卒。膺聞難不及請告，馳馬以赴，與弟袞庠處喪如禮。

膺去左補闕。庠去河南縣尉。直宏文館。與褒皆屏居外野。布巾終喪。蹈名教者推之。

宋史。王巖叟爲涇州推官。聞弟喪。棄官歸養。呂祖儉監明州倉。將上會兄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然史之所書亦寥寥矣。

漢人有以師喪去官者。如延篤。孔昱。原注後漢書劉焉。原注蜀志並見於史。而荀淑之卒。李膺時爲尙書。自表師喪。

則朝廷固已許之矣。其亦子貢築室於場。二三子羣居則經之遺意也與。

總喪不得赴舉

宋天禧三年正月乙亥。諸路貢舉人郭稹等四千三百人。見於崇政殿。時稹冒總喪赴舉。爲同輩所訟。上命典謁詰之。引服。付御史臺劾問。殿三舉。同保人並贖金殿一舉。今制非三年之喪。皆得赴舉。故士彌蹠進。而風俗之厚。不如昔人遠矣。

喪娶

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注曰。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然則納幣猶譏。而况於昏嫁乎。唐高宗永徽中。衡山公主將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旣公除。合行吉禮。于志寧上疏言。禮記曰。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

立云有故謂遭喪也。春秋書魯莊公如齊納幣。杜預云母喪未再期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故也。此則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原注漢文帝詔曰。天下吏民毋禁取

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

此漢文創制。其儀爲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衰。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

內。方復成昏。非惟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理宜繼美義軒。齊芳湯禹。宏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之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於是詔

公主待三年服闋。然後成禮。豈非有國之典。本於天經地義。故守禮之臣。猶得引經而爭者哉。晉書載記。

言石勒下書。禁國人不聽在喪嫁娶。

原注時勒號所部爲國人。

金史章宗紀。承安五年三月戊辰。定妻亡服內婚娶聽

離法。七月癸亥。定居祖父母喪婚娶聽離法。僭國閏朝猶然。今人反不講此。

楊氏曰。今人有乘新喪而娶者。謂之扳親。或云白親。世俗

澆漓喪婚。敗禮莫斯極矣。

實錄正統十三年四月。楚王季淑奏。弟大冶王季堧。擇武昌護衛指揮同知翟政妹爲妃。昏期在邇。不意

叔崇陽王孟煒薨逝。季堧應持服。未敢成昏。上命禮部議。言王於崇陽王當服期年。緣崇陽王未薨之先。

君命已下。節冊到日。合令妃翟氏拜受。候服滿成昏。從之。

原注正月乙未。遣永康侯徐安等持節冊封王妃。

天順三年十月庚戌。藩王侁焯奏。父康王存日。擇潞州民李剛女爲弟永年王妃。李磐爲妹長平郡主儀

賓。已受封冊。未及成昏。而父王薨。今父喪已越大祥。陰陽書謂明年爲弟妹婚不利。乞允於今年擇日嫁

娶禮部侍郎鄒幹言。三年之喪。禮之大者。服內成親。律有明禁。今藩王與郡王郡主。俱父喪未終。乃惑於陰陽之說。而欲廢此喪制。乞行長史司啓王。俾待服闋成禮。上曰。是長史不能輔導之罪也。其命巡按御史。執問如律。

十月癸丑。廣靈王遜熾薨。癸酉。敕靈丘王遜烜曰。所奏第四子第五子。俱鎮國將軍。並女臨城縣主。俱已奏報。欲於本年九月後成婚。且爾兄初喪。正哀切不暇之時。乃欲爲男女成婚。以廢大禮。是豈所忍爲哉。不允所奏。

憲廟大婚。在天順八年之七月。雖託之遺詔。而士大夫多以爲非。故南京禮部右侍郎章綸。有請待來春之奏。

衫帽入見

唐書李訓傳。文宗召見。訓以衰麤難入禁中。令戎服號王山人。宋史蔡挺傳。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對便殿。挺時有父喪。聽以衫帽入。則唐宋有喪者。不敢假公服也。今人干謁官長。輒易青黑。與常人無異。是又李訓之不如乎。

奔喪守制

記曰。奔喪者。自齊衰以下。是古人於期功之喪。無有不奔者。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甲戌。除期

年奔喪之制。先是百官聞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喪。俱得奔赴。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皆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數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汝成案以尊降之禮例之妻適子喪。宜去官。伯叔父兄弟。可不去官。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不許奔喪。詔從之。此出於一時權宜之政。沿習以來。至三百年。遂以不奔喪守制為禮法之當然。而倍死忘哀。多見於搢紳之士矣。楊氏曰其敝總

由于遠官若近在三五百里即少曠廢之患矣。

實錄又言。二十七年四月。署北平按察司事監察御史陳德文。奏言。嫁母劉氏卒。乞奔喪。許之。德文四歲喪父。家貧。隨母嫁陳氏。後年長歸宗。至是其母卒。時已除奔喪之制。德文懇請。甚至。上特憐而許之。是聖祖雖依吏部之奏。而仍通於人子之情。固未嘗執一也。

三代聖王教化之事。其僅存於今日者。惟服制而已。喪亂以來。浸已廢墜。竊謂父母之喪。自非金革。不得起復。著之國典。沈氏曰沈氏泊云案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陽公晏殊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為淮南發運使及史嵩

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攷例以服闋為起復誤矣宋制人人所知其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之喪銜上亦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

並依洪武初年之制。許令解官奔赴。原注姊妹妻子雖服滿補職其他雖持重服而不去官者原注唐制

衰三年而及大功以下喪者。京官許以素服朝參。不預慶賀。原注唐書王方慶傳見上○玄宗開元二十

正且及錄大禮應朝官並六品清官並衣朱衣六品以下並許通著袴褶朔望日文武朝集使並服袴禮如有慘故。準式不合。著朱衣袴。禮者其日聽不入朝。○暢當傳。入公門變服。今期喪已下。慘制是也。

外諸司素服治事。原注公服之內仍用麻葛。祭祀宴會俾佐貳攝之。未任之官無得謁選。生員但歲考不赴科舉。庶人家不許嫁娶。五月禫後復故。其有期功喪宴會作樂者。官員罷職。士子黜退。仍書之申明亭。以示清議。庶幾民德歸厚。若蚤緣干請之風。亦不待禁而衰止矣。

洪武十一年二月。廣西布政使臧哲以母喪去官。上思之。特遣人賜米六十石。鈔二十五錠。自後凡官以父母喪去職而家居者。皆有賜焉。十七年正月。命吏部凡官員丁憂已在職五年。廉勤無贓私過犯者。照名秩給半祿終制。在職三年者。給三月全祿。

丁憂交代

昔時見有司丁父母憂。聞訃奔喪。不出半月。近議必令交代。方許離任。至有欠庫未補。服闋猶不得歸者。是則錢糧爲重。倫紀爲輕。既乖宰物之方。復失使臣之禮。其弊之由。始於刻削太過。蓋昔者錢糧掌於縣丞。案牘掌於主簿。稅課掌於大使。原注余家有嘉靖年買地文契。皆用稅課司印。萬歷後用縣印。爲令者稽其要而無所與焉。又皆俸足以贍其用。而不取之庫藏。故聞訃過行。無所留滯。而亦不見有那移侵欠之事。今則州縣之中。錐刀之末。上盡取之。而大吏之誅求。尤苦不給。庫藏罄乏。報以虛文。至於近年。天下無完庫矣。卽勒令交代。亦不過應之以虛文。徒滋不孝之官。而無益於國計盈虛之數也。嗚呼。君人者。亦知養廉爲致孝之源乎。陶侃謂王貢曰。杜弢爲益州刺史。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安有白頭賊乎。貢

遂來降。而弢敗走。今日居官之輩大半皆如杜弢。然如此之人作賊亦不能成也。

史言梁高祖丁文皇帝〔原注〕高祖父丹陽尹順之憂時爲齊隨王鎮西諮議參軍。在荆鎮髣髴奉問。便投劍星馳。不復

寢食。倍道前行。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及居帝位。立七廟。月中再過。每至展拜。常涕泗滂沱。哀動左右。然則明王孝治天下。而不遺小國之臣。必有使之各盡其情者矣。

洪武八年八月戊辰。詔百官聞父母喪者。不待報許。卽去官。時北平按察司僉事呂本言。近制士大夫出仕在外。聞父母之喪。必待移文原籍審覈。俟其還報。然後奔喪。臣竊以爲中外官吏去鄉。或一千里。或且萬里。及其文移往復。近者彌月。遠者半年。使爲人子者銜哀待報。比還家則殯葬已畢。豈惟莫覩父母容體。雖棺柩亦有不及見者。揆之子情深。可憐憫。臣請自今官吏若遇親喪。許令其家屬陳於官。移文任所。令其奔赴。然後覈實。庶人子得盡送終之禮。而朝廷孝理之道彰矣。上然之。故有是命。〔原注〕明史

武官丁憂

晉書言姚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險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期乃從王役。宋岳飛乞終母喪。以張憲攝軍事。步奔廬山。元史言成宗詔軍官除邊遠出征。其餘遇祖父母喪。依民官例。立限奔赴。然則今制武官不丁憂。非一道同倫之義也。國史言洪武二十八年。蘭州衛指揮僉事徐遵等。以父及祖母病卒。奏乞扶柩歸葬鄉里。廷議勿許。上特可之。豈非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邪。

居喪飲酒

唐憲宗元和九年四月癸未京兆府奏故法曹陸賡男慎餘與兄博文居喪衣華服過坊市飲酒食肉詔各決四十慎餘流循州博文遞歸本貫原注册元府龜十二年四月辛丑駙馬都尉于季友坐居嫡母喪與進士劉師服宴飲季友削官爵笞四十忠州安置師服笞四十配流連州于頔以不能訓子削階原注舊唐書本紀以禮坊民而法行於貴戚此唐室之所以復振也

姚興時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誅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誅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不敢見僭亂之國猶有此人

匿喪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閏八月滑州掌書記孟昇匿母憂大理寺斷流奉敕朕以允從人望嗣守帝圖政必究於化源道每先於德本貴持國法以正人倫孟昇身被儒冠職居賓幕比資籌畫以贊盤維而乃都昧操修但貪榮祿匿母喪而不舉爲人子以何堪瀆汚時風敗傷名教五刑是重十惡難寬將復投荒無如去世可賜自盡其觀察使判官錄事參軍失於糾察各有殿罰

國恤宴飲

春秋傳言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于戚原注衛大夫孫文子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原注文子以戚

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猶之燕巢於幕上。君又在殯。原注獻公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漢魏以下。有山陵未成而宴飲者。漢書元后傳。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王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其兄之子成都侯况免爲庶人。歸故郡。魏書甄楮傳。除秘書郎。世宗崩。未葬。楮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是也。有國喪未期而宴飲者。晉書鍾雅傳。拜尙書左丞。奏言。肅祖明皇帝棄背萬國。尙未期月。聖主縞素。百寮慘愴。尙書梅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伎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是也。原注時穆后臨朝。特原不問。然百僚憚之。有國忌而宴飲者。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二年五月丁巳。駙馬都尉郭曖。王士平及曖弟煦。暄坐代宗忌日宴飲。貶官歸第是也。此皆故事之宜舉行者。禮者君之大柄。可聽其頽弛而不問乎。

宋朝家法

宋世典常不立政事叢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過於前人者數事。如人君宮中自行三年之喪。一也。外言不入于梱。二也。未及末命。卽立族子爲皇嗣。三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漢唐之所不及。故得繼世享國。至二百餘年。若其職官軍旅食貨之制。冗雜無紀。後之爲國者。並當取以爲戒。楊氏曰不殺

然如蔡京秦檜丁大帥諸人。則失刑也。

卷十六

明經

今人但以貢生爲明經。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書算。〔原注〕大唐新語。隋煬帝置明經進士二科。國家因隋。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原注〕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並前爲六科。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原注〕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難。以箴銘賦詩。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原注〕葉石林避暑錄話。唐制。取士。用進士。明經二科。本朝初。唯至文宗。始專用賦。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用進士。其罷明經。不知自何時。仁宗患進士詩賦浮淺。不本經術。嘉祐三年。始復明經科。今罷詩賦。而用經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經也。〔闕氏曰〕金有經義進士。詞賦。唐時入仕之數。明經最多。考試之法。令其全寫注疏。謂之帖括。議者病其不能通經。權文公謂注疏猶可以質驗。不者。儻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今之學者。並注疏而不觀。殆於本末俱喪。然則今之進士。又不如唐之明經也乎。

秀才

舊唐書杜正倫傳。正倫。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唐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原注〕舊唐書。秀才。有唐已來。無其人。王氏曰。唐時秀才。則爲尤異之科。不常舉。大約終唐之世。爲常選之最盛者。不過明經進士兩科而已。杜氏通典云。初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略策。

五條。有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原注：新唐書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

人所趨響。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奏言。國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年。百姓官

寮。未有秀才之舉。未必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使方稱多士。遂缺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

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唐人之於秀才。其重如此。原注：秀才字出史記賈生傳。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而儒林傳公孫宏

等之議。則曰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秀才之名所起。玄宗御撰六典。言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為秀才。通

二經已上者為明經。明閑時務。精熟一經者為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

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則秀才之名。乃舉進士者之所不敢當也。原注：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四年。

漸難。而秀才本科無貼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獎。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登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乃令長官特考。其常年舉送者。並停冊府元龜。

又言。代宗朝。楊綰為禮部侍郎。請制五經秀才科。事寢不行。而舊又文苑英華判目有云。鄉舉進士。至省

唐書儒學傳。馮伉大歷初。登五經秀才科。則是嘗行之。而旋廢耳。又文苑英華判目有云。鄉舉進士。至省

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趙岳判曰。文藝小善。進士之能。訪對不休。秀才之目。原注：文選任昉為蕭揚州作薦士表。訪對

不休。質疑斯在。是又進士求試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員而冒呼此名。何也。原注：容齋三筆謂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實為貢舉科目之最。而今

世俗以爲相輕之稱。明初嘗舉秀才。原注：洪武十五年。徵至秀才數十人。如太祖寶錄。洪武四年四月辛丑。以秀才丁士梅為蘇州府知府。童權

為揚州府知府。俱賜冠帶。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尊生為翰林應奉。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為

戶部尚書是也。亦嘗舉孝廉。原注：洪武十八年十二月丙午。洪武二十年二月己丑，以孝廉李德爲應天府尹是也。此辟舉之名，非所施於科目之士。今俗謂生員爲秀才，舉人爲孝廉，非也。

舉人

舉人者，舉到之人。北齊書：鮮于世榮傳，以本官判尚書省右僕射事，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簡試舉人。舊唐書高宗紀：顯慶四年二月乙亥，上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調露元年十二月甲寅，臨軒試應岳牧舉人。是也。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原注：太祖實錄：許瑗饒之樂平人，至正中兩日，鄉舉在宋爲漕試，謂之發解，第階之解送南宮會試耳。試不第者，須再試，未階以入仕也。及累舉不第，然後有推恩焉，謂之特奏名，不復繫諸鄉舉矣。元時亦然。至國朝始定爲入仕之途，則一代之新制也。按宋時亦有不須再試而送南宮者，謂之免解。進士，灑水不若今人以舉人爲一定之名也。進士乃諸科目燕談，仁宗籍田時許開封國學，舉人陪位，因得免解。

中之一科，而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第者。原注：孟浩然應進士不第，杜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唐肅宗時舉進士不第，皇甫鎮舉進士二十三上，不中第五代史亦然。敬翔乾符中舉進士，不中鄭邀，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李振常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鄭珏舉進士，數不中，司空勳，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馮玉少舉進士不中，李麟少但云舉進士，則第不第未可知之辭。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後謂之舉進士也。原注：宋徽宗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之，謂之舉人。原注：唐文宗開成三年，五月丁巳，朔，敕禮部貢院，進士舉人，歲限放進士，即是舉人。不若今人以鄉試榜謂之舉人，會試榜謂之進士也。趙氏曰：今會試中式者，禮部放榜，但云會試中式舉人，必俟殿試後，賜進士及第出身，同出永

樂六年六月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言近年各布政司按察司不體朝廷求賢之盛心苟圖虛譽有稍能行文大義未通者皆領鄉薦冒名貢士及至會試下第其中文字稍優者得除教官其下者亦得升之國監以致天下士子競懷僥倖不務實學洪熙元年十一月四川雙流縣知縣孔友諒上言乞將前此下第舉人通計其數設法清理是明初纔開舉人之塗而其弊卽已如此然下第舉人猶令入監讀書三年許以省親未有使之游蕩於人間者正統十四年存省京儲始放回原籍其放肆無恥者游說干謁靡所不爲已見於成化十四年禮部之奏至於末年則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於是崇禎中命巡按御史考察所屬舉人間有黜革而風俗之壞已不可復返矣沈氏曰田問文集崇禎間擬上與學取士書有云國初特重其中舉人下第者入監郡邑生員每歲選其俊彥者貢入國子監充太學生則是歲貢者每歲一貢蓋選士也故國初由監生起家者多致大官蓋舉人與歲貢皆稱監生也自朝廷不重大學積分法廢舉人貢生罕入其中而所爲歲貢又皆郡邑諸生之久而于學宮需次待年而貢者非俊秀之選也于是歲貢資格益下又皆暮齒頹齡其足爲國家用者少矣

進士

進士卽舉人中的一科其試於禮部者人人皆可謂之進士原注唐人未第稱進士已及第則稱前進士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游試畢放榜其合格者賜進士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誼然遂沈廢終身是未及第而稱進士也通鑑及第後又廣之曰賜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然後謂之登科所以異於同試之人者在乎賜及第賜出身而不在乎進士也宋政和三年五月乙酉臣僚言陛下罷進士立三舍之法今賜承議郎徐禪進士出

身於名實未正。乞改賜同上舍出身從之。

科目

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

子自詔曰制舉。原注唐書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侔伊呂之類。見於史者。凡五十餘科。原注困學紀聞唐制舉之

名多有八。故謂之科目。原注宋王安石始罷諸科今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猶沿其名。謂之科目。非也。原注黃氏

特非一科以待士。是有科而無目。愚謂宜做其意而行之。略取今之試士者。稍變其法。而分爲數科。其一曰精通經術科。法在取十三經之義疏。比附其異同而質以所疑。如古條議之法。其二曰博綜典故科。法

在取史書所載。或專舉一事。或兼數事。使之論列其得失。是即古者史學之科也。其三曰洞達時務科。此即今對策之法。必使之昌言無諱。直陳所見。庶有以見其抱負。其四曰富有才華科。試以詩賦。而兼之以

表可也。其五曰明習法律科。法在取古人之事。與部案之疑難者。設爲甲乙之語。使之剖決。毋拘聲律對偶。若是各條爲五事。而試以一場。務精其人。選而不必廣其額。其所取之士。量才授職。而勿使遽列於清要

若國家必欲求特達之彥。則宜設拔萃一科。隨時定制。使凡中已上諸條。無問於已仕未仕者。皆得就試焉。取之以至嚴。而待之以不次。則尤鼓舞其才矣。至於童子之試。則不妨以八股從事。蓋初學之士。惟

以明理爲急也。

王維楨欲於科舉之外。做漢唐舊制。更設數科。以收天下之奇士。不知進士偏重之弊。積二三十年。非大

破成格。雖有他材。亦無繇進用矣。趙氏曰有明一代。最重進士。凡京朝官。清要之職。舉人皆不得與。即同

法亦各不同。甲科爲縣令者。撫按之卓薦。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數年。即得御史部曹等職。而乙科沈淪外僚。但就常調而已。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嘉靖中。給事陸燾。雖疏請變通。隆慶中。閣臣高拱。亦請科貢

與進士並重。然終莫能挽。甚至萬歷三年。特詔撫按官。有司賢否。一體薦劾。不得偏重甲科。而積重難返。如故也。明史邱樞疏云。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藉者不與焉。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焉。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立。賈三近疏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為撫字。在舉人則為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為精明。在舉人則為苛戾。是以為舉人者。非頭童齒豁不就選。此可以見當時風尚矣。

制科

唐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唐志曰。所謂制舉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唐興。世崇儒學。雖其時君賢愚好惡不同。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師外。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伎。莫不兼取。其為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為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楊氏曰。又有節寧邦科。薛少保稷所應也。長才廣度。沈迷下僚科。張倚所應也。文詞雅麗科。彭殷賢所應也。道侔伊呂科。張曲江所應也。詞標文苑科。張道濟所應也。洞曉元經科。獨孤常州所應也。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科。李元成所應也。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禪泰山。梁父。往往會見。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材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於其間。不為無得也。王氏曰。唐有得進士第後。又中制科者。如劉蕡。擢進士第。又舉賢良方正。能讓科。賀知章。擢進士超羣拔類科。有得明經第後。又中制科者。如歸崇。敬擢明經。舉博通墳典科。有得官後。又中制科者。如張鷟。登進士第。授岐王府參軍。以制舉。皆甲科。再調長安尉。殷踐猷。為杭州參軍。舉文儒異等科之類是也。

宋初承周顯德之制。設三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竝許應詔。景德增爲六科。熙寧以後。屢罷屢復。宋人謂之大科。原注葉祖洽傳太宗歲設大科。卽氏聞見錄富鄭公初游場。今以殿試進士亦謬謂之制科。

宋徐度卻掃編曰。國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明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應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草澤人。竝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咸平中。又詔文臣於內外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詔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詳明吏理。達於從政等六科。楊氏曰武足安邊四字羨天聖七年。復詔應內外京朝官。不帶臺省館閣職事。不曾犯贓罪及私罪。情理輕者。竝許少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狀。乞應前六科。仍先進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俟到下兩省看詳。如詞理優長。堪應制科。具名聞奏。差官考試論六首。合格卽御試策一道。又置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應草澤及貢舉人。非工商雜類者。竝許本處轉運司。逐州長吏奏舉。或於本貫投狀乞應。州縣體量有行止別無玷犯者。卽納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看詳詞理稍優。卽上轉運司。審察鄉里名譽。於部內選有文學官。再看詳實。有文行可稱者。卽以文卷送禮部。委主判官看詳。選詞理優長者。具名聞奏。餘如賢良方正等六科。熙寧中。悉罷之。而令進士廷試。罷三題。而試策一道。建炎間。詔復賢良

方正一科。然未有應詔者。

高宗立博學宏詞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內。雜出六題。分爲三場。每場體制一古

一今。南渡以後。得人爲盛。多至卿相翰苑者。今之第二場。詔誥表三題。內科一道。亦是略做此意。而苟簡

濫劣。至於全無典故。不知平仄者。亦皆中式。則專重初場之過也。孫氏曰。沈作喆寓簡云。予中進士科後。從石林於下山。子時欲求試博學宏詞。

石林曰。宏詞不足爲也。宜留心制科工夫。據此則宋世所謂博學宏詞。非制科也。近人稱博學宏詞爲制科者。蓋制舉無常科。以待天下之才傑。以天子親策之。故謂之制科。宋高宗創舉此名。三歲一試。與制舉無常科者異。然亦必召試定等。而後授官。則亦可謂之制科也。

而後授官。則亦可謂之制科也。

甲科

杜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爲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爲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

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圖氏曰。按唐書。諸進士試時務策五條。帖所讀一大經。經策全得爲甲第。策得四帖。過四以上爲乙第。自武德以來。明經惟

有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九年四月甲戌。上親策試。應制舉人於含元殿。勅曰。近

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綰傳。天寶十三載。玄宗御勤政樓。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爲之首。超授右拾

遺。其登乙科者三十餘人。原注。册府元龜。杜甫哀蘇源明詩曰。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然則今之進士。而概稱

甲科。非也。趙氏曰。今世謂進士爲甲榜。以其曾經殿試。列名於一二三甲也。舉人謂之一榜。後以進士有甲榜之稱。遂以一爲乙。以舉人爲乙榜。非也。又曰。宋時進士三甲之外。又有四甲五甲。朱子乃

紹興十八年。王佐榜下五甲九十名。汪氏曰。朱子有同年錄。在杭州孤山朱子祠內。錄云。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歲。外祝氏。偏侍。下第五一兄弟。無一舉。娶劉氏。曾祖徇。祖森。承事郎。父松。承議郎。本

貫建州建陽縣羣玉鄉三桂里父爲戶。隋書李德林傳。楊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是則北齊之世。卽已多無甲科者矣。

甲乙丙科。始見漢書儒林傳。平帝時。歲課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爲郎。匡衡傳。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原注褚先生補史記。

十八房

今制會試用考試官二員總裁。同考試官十八員。分閱五經。謂之十八房。原注宋史各房分經。始於理宗紹定二年。嘉靖末年。

詩五房。易書各四房。春秋禮記各二房。止十七房。萬曆庚辰癸未二科。以易卷多添一房。減書一房。仍止

十七房。丙戌書易卷竝多。仍復書爲四房。始爲十八房。至丙辰又添易詩各一房。爲二十房。沈氏曰神宗十四年。會試同考。凡二十員。詞臣十二人。科部各四人。視癸未以前十七房時。各衙門俱增一人云。天啟乙丑。易詩仍各五房。書三房。春秋禮記各一房。爲

十五房。崇禎戊辰。復爲二十房。辛未易詩仍各五房。爲十八房。癸未復爲二十房。今人概稱爲十八房云。

戒庵漫筆曰。原注江陰李詡著。余少時學舉子業。竝無刻本窗稿。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來。抄得燈窗下課數

十篇。每篇謄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三文。憶荆川。原注唐順之。中會元。其稿亦

是無錫門人蔡瀛。與一姻家同刻。方山。原注薛應旂。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爲從。與其常熟門人錢夢玉。以東湖

書院活板印行。未聞有坊間板。今滿目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實之一驗也。原注愚按宏治六年。會試同考。官斬文傳批。已有自板刻時文。

行學者往往記誦鮮以講究爲事原注曰十八房之刻自萬厯壬辰鈞玄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之語則彼時已有刻文但不多耳楊子常原注曰十八房之刻自萬厯壬辰鈞玄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原注選程墨始至乙卯以後而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塲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於蘇杭而中原北方之賈人市買以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貴此之謂學問此之謂士人而他書一切不觀昔丘文莊當天順成化之盛去宋元未遠已謂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舉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讀讀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則無知之童子儼然與公卿相揖讓而文武之道棄如弁髦原注宋史理宗朝姦弊愈滋有司命題苟簡或執偏見臆說或發策用事訛舛嗟乎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閩氏曰按歸太僕送童子鳴序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以不讀書而爲學此子路之佞而昔閔子馬以原伯魯之不說學而卜周之衰余少時見有一二好學者孔子之所惡其議論與顧氏正同原注陸氏曰大人懼違衆而失位心志惑亂故徇流俗之說而亦曰可以無學若乃國之盛衰時之治亂則亦可知也已

經義論策

今之經義論策其名雖正而最便於空疏不學之人唐宋用詩賦雖曰雕蟲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今之經義始於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呂惠卿王雱等爲之原注宋史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朔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

經義論策試進士命元祐八年三月庚子中書省言進士御試答策多係在外準備之文工拙不甚相遠中書議大義式頒行

難於考較祖宗舊制御試進士賦詩論三題施行已遠前後得人不少况今朝廷見行文字多係聲律對

偶非學問該洽不能成章請行祖宗三題舊法詔來年御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

此後全試三題是當時即以經義為在外準備之文矣原注宋史徐禧傳神宗見其所上策曰禧言朝廷

者相半此陳後山談叢言荆公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荆公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

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豈知數百年之後並學究而非其本質乎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於消耗學術日

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矣魏鴻博曰四書五經命題以正其本變八股制論

策使人得盡其材適於實用以救其敗請言其法

凡童子試小學論一道科經書白文三四書一易書詩禮所占經一道策一道春秋傳一令自某處起默書至某處

止兼唐人考字宋人帖括之意弟子員試四書一道所占經一道策一道春秋傳一令自某處起默書至某處

道判一道所占經一道會試策二道判六道凡小學四書經為論無定體無短長格及稱引秦漢以下得

失當代時務諸禁凡命題毋割裂章句以巧文毋襲而不經凡判必依律去對偶如讞獄之語或設事造

題使議其罪凡試策試州縣者策以其州縣之利害鄉試策以其鄉會試策以天下之利害會試之策概

論國勢治道或古人當國事業者策一分吏戶禮兵刑工六職命題者一自為弟子員各使占其所能專才

者對一科通才者對數問中進士廷試則使雜陳其所見而考難之以定其官

趙鼎言安石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陳公輔亦謂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而習其所為三經新

義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所謂時文既非經傳復非子史展轉相承皆杜撰無根之語原注

時文無字不有出處今但令士子作文自注出處無根之語不得入文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

皆為白徒。而一舉於鄉。以等求關說。為治生之計。於是在州里。則無人非勢豪。適四方。則無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寧。斯民之淳厚。豈非却行而求及前人者哉。

太祖實錄。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原注元制有

疑。○洪武三年開科。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孟子道在邇。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四書疑本經

而求諸遠一節。合為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此即宋時之法。中試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算通於

九法。律觀其決斷。詔文有曰。朕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

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伏讀此制。真所謂求實用之士者矣。至

十七年。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第一場四書義。二道。經義。四道。未能者許各減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誥

表內科一道。判語五條。第三場經史策。五道。沈氏曰四書義限二百字以上。亦見太祖實錄。文辭增而實事廢。蓋與

初詔求賢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餘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原注二十五年二月甲子。儒學生

之後廢不行。○宣德四年九月乙卯。北京國子監助教王仙言。近年生員。止記誦文字。以備科貢。其於字

學算法。略不曉習。改入國監。歷事諸司。字畫蠹拙。算數不通。何以居官。漉政乞令天下儒學生員。兼習書

算。上從之。沈氏曰元史選舉志科目篇。仁宗皇慶二年。定科場事宜。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

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復以已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已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

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鄉會試同例鄉試用八月二十日二十三日二十六日會試用次年二月初一日初三日初五日每三歲一次開試不用子午卯酉年御試三月初七日漢人南人試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時務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成元統中復稍變程式減蒙古色目人明經二條增本經義易漢人南人第一場四書疑一道爲本經疑增第二場古賦外詔誥章表一道趙氏曰宋時秋試在八月春試在二月元明因之萬歷戊戌御史喬璧星以舉子重裘而進便於懷挾請改期於三月遠方裕衣則弊可清李九我駁之張幼于亦有會試移期議一篇然終明之世未嘗改也本朝始改三月用單士子既免匆遽而天暖無呵凍之苦衣單無懷挾之弊最爲善政至殿試之期元時在三月初七日明初在三月一日謝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改在十五日後遂爲例然二月會試而三月朔卽殿試則禮闈中閱文爲日無幾豈不太促本朝殿試在四月二十五日傳臚在五月朔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改四月二十一日殿試二十五日傳臚

四書疑猶唐人之判語設爲疑事問之以觀其學識也四書義猶今人之判語不過得之記誦而已苟學識之可取則劉蕡之對止於一篇已足蓋一代之人才徒以記誦之多書寫之速而取其長則七篇不足爲難而有併作五經二十三篇如崇禎七年之顏茂猷者原注奉旨特賜中式及殿試第二甲第二名賜進士出身亦何裨於經術何施於國用哉

實錄言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詔於國子諸生中選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羣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之曰老秀才累賜羅綺襲衣巾鞞禮遇甚厚原注後來庶吉士是則之制實本於此聖祖所望於諸生者固不僅以帖括之文而惜乎大臣無通經之士使一代顓俊之典但止於斯可歎也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丁卯仁廟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繇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繇學校失教故歲貢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豈可任安民之寄當日貢

舉之行。不過四十年。而其弊已如此。乃護局之臣。猶託之祖制。而相持不變乎。沈氏曰。萬歷二十二年。七月。已卯。禮部覆御史薛繼茂數陳科場事宜八條。而以正文體爲第一義。謂純正典雅之詞。不出傾邪側媚之口。怪誕險詖之說。必非坦夷平易之衷。近日士習。敝壞皆由主司不務崇雅斥浮。而奇詭復售。宜其從風而靡也。今後會試。必考宜申飭分房。務取純雅合式。不得雜收奇僻。爲海內標。其兩京各有試錄。硃墨卷。解到禮部。逐一看詳。如仍踵弊。風者。士子除名。試官有參處。上是其議。○四十二年。十二月。戊辰。禮部題。申飭會場事宜。其中文禁云。文必爾雅純粹。平正通達。一一合先民典。型者。收如。否則雖才情奇豔者。不錄。怪僻者。貼出示戒。甚則仍議罰科。其限字以五百爲率。揭曉後。本部會同禮科細閱。

三場

明初三場之制。雖有先後。而無輕重。乃士子之精力。多專於一經。略於考主司閱卷。復護初場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場。夫昔之所謂三場。非下帷十年。讀書千卷。不能有此三場也。今則務於捷得。不過於四書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場之日。抄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不讀者矣。率天下而爲欲速成之童子。學問由此而衰。心術由此而懷。宋嘉祐中。知諫院歐陽修上言。今之舉人。以二千人爲率。請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跡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

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錢氏曰：鄉會試雖分三場，實止一場。士子所誦習，主司所鑑別，不過四榜出鈔錄舊作，幸而得雋者，蓋不少矣。今欲革其弊，易以詩賦論策，則議者必譁然阻之，以爲聖賢之言，不可不尊。士子所習，難以驟改，其說必不行。其弊終難革也。竊謂宜以五經文爲第一場，四書文爲第二場，五經卷帙既富，題目難以預擬，均爲八股之文，不得諉爲如此。可使董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未習如此。則研經者漸多，而勦襲雷同之弊，庶幾稍息乎。進今之有天下者，不能復兩漢舉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則文忠之論亦似可取。蓋救今日之弊，莫急于去節抄剽盜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則闈劣之徒，無所僥倖，而至者漸少，科場亦自此而清也。

擬題

今日科場之病，莫甚乎擬題。且以經文言之，初場試所習本經義四道，而本經之中，場屋可出之題，不過數十。富家巨族，延請名士，館於家塾，將此數十題，各撰一篇，計篇酬價，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記誦熟習，入場命題，十符八九，卽以所記之文抄謄上卷，較之風簷結構，難易迥殊。四書亦然，發榜之後，此曹便爲貴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館選，天下之士，靡然從風，而本經亦可以不讀矣。予聞昔年五經之中，惟春秋止記題目，然亦須兼讀四傳，又聞嘉靖以前，學臣命禮記題，有出喪服以試士子之能記否者，百年以來，喪服等篇，皆刪去不讀，今則並檀弓不讀矣。書則刪去五子之歌，湯誓盤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顧命康王之誥，文侯之命等篇不讀，詩則刪去淫風，變雅不讀，易則刪去訟否剝遯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讀止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原注：隋書崔曠傳因陋就寡，赴速

邀時。〔原注〕薛謙光傳。舊唐書。昔人所須十年而成者。以一年畢之。昔人所待一年而習者。以一月畢之。成於勦襲。得

於假倩。卒而問其所未讀之經。有茫然不知爲何書者。故愚以爲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

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請更其法。凡四書五經之文。皆問疑義。使之以一經而通之於

五經。又一經之中。亦各有疑義。如易之鄭王。詩之毛鄭。春秋之三傳。以及唐宋諸儒不同之說。四書五經

皆依此發問。〔原注〕漢人所謂發策。決科者。正是如此。其對者。必如朱子所云。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原注〕宋史劉恕傳。舉進士。

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召者才數十人。恕以春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方引先儒異說。未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其所出之題。不限盛衰治亂。〔原注〕宋文鑑載張庭堅自

靖人自獻于先王經義一篇。使人不得意擬。而其文必出於場中之所作。則士之通經與否。可得而知。其能文與否。亦

可得而驗矣。又不然。則姑用唐宋賦韻之法。猶可以杜節抄剽盜之弊。蓋題可擬。而韻不可必。文之工拙。

猶其所自作。必不至以他人之文。抄謄一過。而中式者矣。其表題專出唐宋策題。兼問古今。〔原注〕如王梅溪集中所載。

人自不得不讀通鑑矣。夫舉業之文。昔人所鄙斥。而以爲無益於經學者也。今猶不出於本人之手焉。何

其愈下也哉。

讀書不通五經者。必不能通一經。不當分經試士。且如唐宋之世。尙有以老莊諸書命題。如卮言日出賦。

至相率扣殿檻乞示者。今不過五經。益以三禮三傳。亦不過九經而已。此而不習。何名爲士。宋史馮元授

江陰尉時。詔流內銓。以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曰。古人治一經。而至皓首。子尙少能盡通。

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辨析無滯。宋檢討曰。試士之法。宜仿洪武四年會試之例。發題先五經。而後四書。學使府州縣衛宜經書並試。亦先經後書。蓋書所同而經所獨。專精其所獨。而同焉者不肯後於人。則經義書義庶幾並治矣。

石林燕語。熙寧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先徧讀五經。余見前輩。雖無科名人。亦多能雜舉五經。蓋自幼學時習之。故終老不忘。自改經術。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經。故雖經書正文。亦多遺誤。若今人問答之間。稱其所習爲貴經。自稱爲敝經。尤可笑也。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難。則覬倖之人少。少一覬倖之人。則少一營求患得之人。而士類可漸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難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則少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正矣。

墨子言。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若責士子以兼通九經。記通鑑歷代之史。而曰。若此者中。不若此者黜。我以爲必好學能文之士。喜。而不學無文之士。懼也。然則爲不可之說。以撓吾法者。皆不學無文之人也。人主可以無聽也。

今日欲革科舉之弊。必先示以讀書學問之法。暫停考試。數年而後行之。然後可以得人。晉元帝從孔坦

之議聽孝廉申至七年乃試。原注胡三省注古之人有行之者。汝成案科舉得人視所尊尚進士明經充
科目可使沈滯。此非揣本言也。選則一昔人論停年長名尚壅銓政豈有

題切時事

考試題目多有規切時事亦虞帝予違汝弼之遺意也。宋史張洄傳試開封進士賦題目孝慈則忠時方
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洄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古之人君
近則盡官師之規遠則通鄉校之論此義立而爭諫之塗廣矣。

天啟四年應天鄉試題今夫奕之為數一節以魏忠賢始用事也浙江鄉試題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

君如腹心以杖殺工部郎萬燝也七年江西鄉試題皓皓乎不可尚已其年監生陸萬齡請以忠賢建祠

國學也。原注萬齡疏以忠賢芟除奸黨為誅少正卯定三朝要典為作春秋請上特製碑文並祠其父於後室以比於啓聖崇禎三年應天鄉試題舉直錯諸枉能

使枉者直以媚奄諸臣初定逆案也此皆可以開帝聰而持國是者時當季葉而沔水鶴鳴之義猶存於

士大夫可以想見先朝之遺化若崇禎九年應天鄉試春秋題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以公孫彊比陳啟

新是以曹伯陽比皇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天啟七年順天鄉試書經題我二人共貞以周公比魏忠賢則

又無將之漸亦見之彈文者也。沈氏曰趙維寰雪廬焚餘稿云甲子科各鄉試錄語多觸忌魏璫一切繩

諸典試者其出題屬辭皆極意獻媚其不為
觸忌亦不為獻媚者獨江西福建二三錄耳。

景泰初也。先奉上皇至邊，邊臣不納。雖有社稷爲重之說，然當時朝論，卽有以奉迎之緩爲譏者。順天鄉試題，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節，蓋有諷意。

試文格式

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卽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宏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卽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原注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爲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八股者。其兩扇立格，原注謂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今之爲時文者，豈必裂規，個矩矣乎。

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爲多。此宋人相傳之格。

原注本之唐人賦格，錢氏曰：宋季有魏天應論學繩尺一書，皆當時應舉文字。

有破題接題，小講大講入題。原題諸式是論亦有破題。

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

原注曾子子思孟子皆然。爲何而發此言。

謂之原起。至萬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據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銜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至萬曆中，

大結止三四句。於是國家之事，罔始罔終。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見於應舉之文矣。

試錄文字之體，首行曰第一場，頂格寫。次行曰四書，下一格。次行題目，又下一格。五經及二三場皆然。至試文則不能再下，仍提起頂格。此題目所以下二格也。若歲考之卷，則首行曰四書，頂格寫。次行題目，止下一格。經論亦然。〔原注〕須知自古以來書籍文字，首行無不頂格寫者。後來學政苟且成風，士子試卷省卻四書各經字，竟從題目寫起，依大場之式，概下二格。聖經反下，自作反高，於理爲不通。然日用而不知，亦已久矣。又其異者，沿此之例，不論古今詩文，概以下二格爲題。萬歷以後，坊刻盛行，每題之文必注其人之名於下，而刻古書者亦化而同之。如題曰周鄭交質，下二格。其行末書左丘明。題曰伯夷列傳，下二格。其行末書司馬遷。變歷代相傳之古書，以肖時文之面貌，使古人見之，當爲絕倒。

程文

自宋以來，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謂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爲舉人之式。試後赴省藏之。至本朝，先亦用士子程文刻錄。後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別謂之墨卷。〔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歷十四年正月，禮部議試錄程文，宜照鄉試例，刪原卷不宜盡掩初意。從之。十五年八月，命禮部會同翰林院，取定開國至嘉靖初年中式文字一百十餘篇，刊布學官，以爲準。則時禮部尙書爲沈鯉兼官翰林學士。

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爲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

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爲之，故日趨而下。鼂董公孫之對，所以獨出千古者，以其無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俊異之才出矣。

判

舉子第二場作判五條，猶用唐時銓試之遺意。至於近年，士不讀律，止鈔錄舊本入場時，每人止記一律，或吏或戶，記得五條，場中即可互換。中式之卷，大半雷同，最爲可笑。通典選人條例，其倩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恥。請榜示以懲之。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中書奏吏部南曹關今年及第進士內三禮劉瑩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勘狀稱晚逼試期，偶拾得判草寫淨，實不知判語不合一般者，敕貢院擢科，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爲官，劉瑩等既不攻文，只合直書其事，豈得相傳稟草，侮瀆公場，宜令所司落下放罪。原注宋史太祖紀開寶六年八月丁酉泗州推官侯濟坐試判假手杖除名夫以五代偏安喪亂之餘，尙令科罪，今以堂堂一統，作人之盛，而士子公然互換，至一二百年，目爲通弊，不行覺察，傳之後代，其不爲笑談乎？

試判起於唐高宗時，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後日月寢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爲難，乃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旣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爲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楊氏曰如文苑英華所載黃閏判之類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第，謂

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今國朝之制，以吏部選人之法，而施之貢舉。欲使一經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設甲乙，止據律文，尤爲正大得體。但以五尺之童，能強記者，旬日之力，便可盡答。而無難。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蓋此法止可施於選人引試俄頃之間，而不可行之通場。廣衆竟日之久，宜乎各記一曹，互相倒換。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實廢者，此類是矣。必不得已而用此制，其如通典所云：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文斷決，不乖經義者乎。

經文字體

生員冒濫之弊，至今日而極。求其省記四書本經全文，百中無一。更求通曉六書，字合正體者，千中無一也。簡汰之法，是亦非難，但分爲二場。第一場，令暗寫四書一千字，經一千字，脫誤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貼出除名。第二場，乃考其文義，則矍相之射，僅有存者矣。或曰：此末節也，豈足爲才士累。夫周官教國子以六藝，射御之後，繼以六書，而漢世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以周官童子之課，而責之成人。漢世掾史之長，而求之秀士，猶且不能，則退之隴畝，其何辭之有。北齊策孝秀於朝堂，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迹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僭霸之君，尙立此制，以全盛之朝，求才之主，而不思除弊之方，課實之效，與天下因循於溷濁之中，以是爲順人情而已。權文公有言：常情爲習所勝，避患安

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爲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馭者邪。古今一揆。可勝慨息。

史學

唐穆宗長慶二年三月。諫議大夫殷侗言。司馬遷班固范曄三史。爲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廢絕。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三史科。及三傳科。通典舉人條例。其史書。史記爲一史。漢書爲一史。後漢書並劉昭所注志爲一史。三國志爲一史。晉書爲一史。李延壽南史爲一史。北史爲一史。習南史者。並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並貞觀政要。共爲一史。〔原注〕朱子亦當議分年。武士以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時務律歷地理爲一科。今史學廢絕。又甚唐時。若能依此法舉之。十年之間。可得通達政體之士。未必無益於國家也。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以爲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疏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迹。俾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諭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考覈之際。稍以論策爲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

史言薛昂爲大司成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在哲宗時嘗請罷史學。哲宗斥爲俗佞。吁。何近世俗佞之多乎。〔汝成案〕昂元豐進士始主王氏學後又依附蔡京至舉家爲京諱昂嘗誤及卽自批其頰詔鄙至是奚止俗佞其請罷史學宜矣。

卷十七

生員額數

生員猶曰官員。有定額謂之員。唐書儒學傳。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爲差。此生員之名所始。而明制亦略倣之。

明初諸生無不廩食於學。會典言洪武初令在京府學六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日給廩膳。聽於民間選補。仍免其差徭二丁。〔原注〕正統六年閏十一月乙未以直隸保安州臨邊民其少減儒學訓導一員。生員併爲兩齋。歲貢依縣學例。其

後以多才之地許令增廣。亦不過三人五人而已。踵而漸多。於是宣德元年定爲之額。如廩生之數。其後又有軍民子弟俊秀待補增廣之名。〔原注〕大明會典正統十二年奏準常額之外軍民子弟願入學者提調教官攷選俊秀待補增廣員缺一體考送應試按實錄此從鳳陽

府知府楊瓚之言先是廩增額外之生止謂久之乃號曰附學無常額而學校自此濫矣。異時每學生員之入學寄名此則準其待缺補充增廣生矣。不過數十人。故考試易精。程課易密。〔沈氏曰〕元史選舉志學校篇仁宗延祐二年集賢學士趙孟頫禮部尙書元明善等議國子學貢試之法有私試規矩一條。漢人孟月試

經疑一道。仲月試經義一道。季月試策問表章詔誥科一道。蒙古色目人。孟仲月各試明經一道。季月試策問一道。辭理俱優者爲上等。理優辭平者爲中等。每歲終通計其多積者。升充高等生員。以四十人爲額。是時益增置生員百。而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詔歲貢生員不中。其廩食五年者。罰爲吏。不及五年者。遣還讀書。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爲吏。二十七年十月庚辰。詔生員食廩十年。學無成效者。罰爲吏。成化初。禮部奏準。革去附學生員。〔原注〕四年五月庚申旨下。已而不果行。〔單註〕成化元年大藤峽用兵。始令兩增廣納米三十石。免其充吏。放回寧家。其年保定等府水災。復依此例。廩膳納米六十石。增廣四十石。以後餉軍賑饑。率依此例。至五年二月。提調直隸學校監察御史陳煒。奏請免其充吏。竟發爲民。奉旨準行。仍追其所。而教官提調官亦各有罰。取之如彼其少。課之如此其嚴。豈有如後日之濫。且惰者乎。今人於取進士。用三場。動言遵祖制。而於此獨不肯申明祖制。舉一世而爲姑息之政。僥倖之人。是可歎也。

宣德三年三月戊戌。行在禮部尙書胡濙。奉旨令各處巡按御史。同布政司按察司。並提調官教官。將生員公同考試。食廩膳七年以上。學無成效者。發充吏。六年以下。追還所給廩米。黜爲民。〔原注〕至宣德七年。奇。其時卽已病生員之濫。而尙未有提學官之設。是以煩特旨而會多官也。

正統元年五月壬辰。始設提調學校官。每處添按察司官一員。南北御史各一員。〔原注〕十年四月。廣東左調學校官以來。監臨上司。嫌於侵職。巡歷所至。置之不問。如廣東諸處。阻江隔海。提學官不過歲一至而已。雖曰職掌徒爲文。乞罷之。俾事下禮部尙書胡濙言。布按二司所至。處自應提督。較府州縣提調正官。每月朔望。宜照例詣學。攷其勤惰。今因設提學官。乃彼此推諉。是非設官之過。乃曠職之咎也。得旨申飭。仍令巡按御史糾舉提學官。不職者。十三年七月丙戌。山西絳縣儒學署訓導事舉人張幹。請罷提督學校御史僉事等官。部議從之。上不允。景泰元年四月壬午。翰林院編修周洪謨。請裁革各處提學官。天順五年十一月庚申。復設提督學校官。其條例曰。生員食廩。六年以

上不諳文理者。悉發充吏。增廣生入學。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罷黜爲民。常差。又曰。生員有闕。卽於本處官員軍民之家。選考端重俊秀子弟補充。〔原注〕當時生員有闕方補。今充吏之法不行。而新進附生。乃有六年未滿免黜之例。蓋繇此而推之也。

李吉甫在中唐之世。疾吏員太廣。謂繇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今則遐陬下邑。亦有生員百人。卽未至擾官害民而已。爲遊手之徒。足稱五蠹之一矣。有國者。苟知俊士之效賒。而遊手之患切。其有不亟爲之所乎。〔楊氏曰〕入仕之途易。則微俸之人多。而其中之劣惡者。

一爲諸生。卽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黨成羣。投牒呼諫。〔原注〕正統十四年六月丙辰。詔生員事犯黜退。舉挾妓飲酒。居喪娶妻妾等罪者。南北直隸。發充兩京國子監膳夫。各布政司。發充鄰近儒學齋夫。膳夫。滿日原籍爲民。示警。廩膳仍追廩米。若犯受贓。姦盜。冒籍。科官投僞者。生員。幾於魏博之牙軍。成都之突將矣。故十六年殿試策問。有曰。秀孝問汗潢池。〔原注〕時舉人亦有從賊者。

云。嗚呼。養士而不精。其效乃至於此。

景泰四年。四月己酉。右少監武良。禮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左庶子鄒幹等。奏臨清縣學生員伍銘等。願納米八百石。乞入監讀書。今山東等處。正缺糧儲。宜允其請。從之。並詔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學生員。能出米八百石。於臨清東昌徐州三處賑濟。願入監讀書者聽。此一時之稅政。遂循之二百年。〔趙氏曰〕湧

近日民生納粟一途。人頗輕之。然羅圭峯以七試不錄。入費北雍。中解元。會元。蓋既有此途。可以就試。則人才亦卽出其中。固未可一概論也。

〔趙氏曰〕湧
幢小品云。

五月庚申令生員納米入監者比前例減三百石。

河南開封府儒學教授黃鑾奏納粟拜官皆衰世之政乃有之未聞以納粟爲貢士者臣恐書之史冊將取後世作俑之譏部議倉廩稍實卽爲停罷。

八月癸巳禮部奏邇因濟寧徐州饑權宜拯濟令生員輸米五百石入監讀書雖云權宜實壞士習請弛其令庶生徒以學行相勵從之。

正統以後京官多爲其子陳情乞恩送監讀書者此太學之始壞。

天順五年十月令生員納馬廿匹補監生。

唐書載尙書左丞賈至議曰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頽恥尙之失所未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取士之失也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教宏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人心不得而搖矣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放實行故能風化淳一運祚長遠奏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宏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外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興學行道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尙於浮侈取士異術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四百餘載三光分景九州

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縱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是則科舉之弊。必至於躁競。而躁競之歸。馴至於亂賊。自唐迄今。同斯一轍。有天下者。誠思風俗爲人才之本。而以教化爲先。庶乎德行修而賢才出矣。

明初有以儒士而入科場者。謂之儒士科舉。景泰間。陳循奏。臣原籍吉安府。自生員之外。儒士報科舉者。往往一縣至有二三百人。

先生生員論略曰。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養之于庠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爲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者也。必選夫五經兼通者。而後充之。又課之以二十一史。與當世之務。而後升之。仍分爲秀才。明經二科。而養之于學者。不得過二十人之數。無則闕之。爲之師者。州縣以禮聘焉。勿令部選。如此而國有實用之人。邑有通經之士。其人材必盛于今日也。又曰。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卽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旣以有用之歲月。銷磨于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爲人生之所以爲功。

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奸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于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于其間矣。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也。問曰廢天下之生員。則何以取士。曰吾所謂廢生員者。非廢生員也。廢今日之生員也。請用辟舉之法。而竝存生員之制。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于朝廷。則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而其廩之學者。爲之限額。略仿唐人郡縣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縣三人。等而上之。大縣二十人而止。約其戶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闕則補。而罷歲貢舉人之二法。其爲諸生者。選其通雋。皆得就試于禮部。而成進士者。不過授以薄尉親民之職。而無使之驟進。以平其貪躁之情。其設之教官。必聘其鄉之賢者。以爲師。而無隸于仕籍。罷提學之官。而領其事于郡守。此諸生中有薦舉而入仕者。有考試而成進士者。亦或有不幸而至于斥退者。有不幸而死。及衰病不能肄業。願給衣巾以老者。闕至二三人。然後合其屬之童生。取其通經能文者以補之。然則天下之生員少矣。少則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爲之師者。不煩于教。而向所謂聚徒合黨。以橫行于國中者。將不禁而自止。若夫溫故知新。中年考校。以勸至于成材。則當參酌乎古今之法。而茲不具論也。或曰天下之才。日生而無窮也。使之皆壅于童生。則奈何。吾曰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于朝廷。則取士之方。不特諸生一途而已。夫取士以

佐人主理國家而僅出于一塗未有不弊者也。

中式額數

今人論科舉多以廣額為盛不知前代乃以減數為美談著之於史舊唐書王丘傳開元初遷考功員外

郎【原注】貢舉舊以考功員外郎主之開元二十四年始改用禮部侍郎杜甫詩忤下考功第趙氏曰開元

但理場務而主試則別命大臣按唐制知貢舉亦有不用禮部侍郎而別命他官者德宗時蕭昕以禮

部尚書知貢舉則不必侍郎也又以國子祭酒包佶知貢舉憲宗時以中書舍人李逢吉知貢舉穆宗時

亦或以他部尚書侍郎為之此又近代別命大臣主試之始也又唐時知貢舉大臣有不必進士出身者

舊唐書李麟傳麟以蔭入仕不由科第出身後為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又李德裕與宗閔有隙杜棕

欲為釋憾曰德裕有文才而不由科第若使之知貢舉必喜矣是唐制非科第出身者亦得主試也先

是考功舉人請託大行取士頗濫每年至數百人【原注】此通計諸科之數丘一切覈其實材登科者僅滿百人議者

以為自則天已後凡數十年無如丘者嚴挺之傳開元中為考功員外郎典舉二年人稱平允登科者頓

減二分之一陸贄傳知貢舉一歲選士纔十四五【原注】此進士登第之數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此皆因

減而精昔人之所稱善今人為之不但獲刻薄之名而又坐失門生百數十人雖至愚者不為矣

高錯傳為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開成三年敕曰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

乖精選官途填委要窒其源宜改每歲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文宗之識豈不優於宋太宗乎【原注】賈餗傳太和中三典禮闈所選士共止七十五人

齊王融爲武帝作策秀才文曰。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宋自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賜進士諸科五百人。遽令釋褐。而二年進士至萬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至萬七千三百人。【原注】見曾鞏文集。於是一代風流。無不趨於

科第。葉適作制科論。謂士人猥多。無甚於今世。此雖足以宏文教之盛。而士習之偷。亦自此始矣。【原注】呂氏家塾

記言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魯哀公用莊子之言。號於國中曰。無其道而爲其服者。其罪死。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

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於公門。公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記曰。垂綏五寸。惰遊之士也。今將求儒者之人。而適得惰遊之士。此其說在乎楚葉公之好畫龍而不好真龍也。

永樂十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上諭考官楊士奇金幼孜曰。數科取士頗多。不免玉石雜進。今取毋過百人。

正統五年十二月。始增會試中式額爲百五十人。應天府鄉試百人。他處皆量增之。天順七年。有監察御史朱賢上言。欲多收進士。以備任使。上惡其干譽。下錦衣衛獄。降四川忠州花林水驛驛丞。

通場下第

冊府元龜。唐天寶十載。九月辛卯。上御勤政樓。試懷才抱器舉人。丙申。敕曰。朕祇膺寶歷。殷鑒遠圖。慮草澤之遺賢。降弓旌於屢辟。是以三紀於茲。羣材輻湊。或一言可紀。必適輪轅。一善可經。每加獎進。庶六合

之內靡然同風。四科之門咸能一貫。何茲意之緬邈。而增修之寂寥。今者舉人深乖宿望。朕之所問。必正經史。卿等所答。咸皆少通。朕以獨鑒未周。必資僉議。爰命朝賢三事。精加詳擇。咸以爲闕於聚學。莫可登科。其懷材抱器舉人。並放更習學。其有不對策。羅嘉茂旣是白丁。宜於劍南效力。全不答所問。崔慎感劉灣等。勤爲本郡充學生之數。勿許東西。其所舉官。各量貶殿。以示懲誡。是通場皆下第也。錢氏曰其時李林甫當國非善政也。然元宗不因而廢此科。且黜落之舉人。猶稱爲卿等。旣無峻切之文。亦不爲姑息之政。斯得之矣。

御試黜落

宋史仁宗紀。嘉祐二年三月。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親試舉人。免黜落。始此。原注此仁宗末年姑息之政。詒謀錄曰。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而擯棄於殿試者。自張元以積忿降元昊。爲中國患。朝廷始囚其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嘉祐二年。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是一畔逆之士子。爲天下後世士子無窮之利也。阮漢聞言。以張元而罷殿試之黜落。則懲黃巢之亂。將天下士子無一不登第而後可。

殿舉

宋初約周顯德之制。定貢舉條法。及殿罰之式。進士文理紕繆。殿五舉。原注今謂之罰科。諸科初場十否。原注謂不通者。殿五舉。第二第三場十否。殿三舉。第一場至第三場九否。並殿一舉。殿舉之數。朱書於試卷。送中書門

下令之科場有去取而無勸懲。故不才之人得以旅進。而言此者。世必以爲刻薄矣。

英宗實錄。宣德十年九月。令天下歲貢生員。從行在翰林院考試中式者。送南北國子監讀書。不中者。發原籍住廩肄業。以待復試。再不中者。發充吏。提調教官如例責狀。今歲貢廷試。亦無黜落。設科取士。大抵爲恩澤之塗矣。

進士得人

唐書選舉志。衆科之目。進士尤爲貴。其得人亦最爲盛焉。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原注。公主傳。德宗女魏國公主。下嫁王士平。得罪。貶賀州司戶參軍。門下客蔡南史。獨孤申叔爲主作團雪散。雪辭帝。聞怒。捕南史等逐之。幾廢進士科。唐語林。進士舉人各樹名。甲。開成會昌中語曰。武宗卽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謂朝廷選官。須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業。自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德裕之論。偏異。蓋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爲浮薄。世所共患也。

金史言取士之法。其來不一。至於唐宋。進士盛焉。當時士君子之進。不繇是塗。則自以爲慊。原注。苦。此繇。原注。苦。此繇。原注。苦。此繇。時君之好尚。故人心之趨向然也。

宋馬永卿言。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無如進士。至有一榜得宰相數人者。其間名臣不可勝數。此進士得人之明效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進士。故天下英才。皆入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則失之矣。

唐開元以前未嘗尙進士科故天下名士雜出他塗開元以後始尊崇之故當時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卜之可以見矣。

餘姚黃宗羲作明夷待訪錄其取士篇曰古之取士也寬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寬古者鄉舉里選士之有賢能者不患於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與於此尙可轉而從事於彼是其取之之寬也王制命鄉論秀才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復試之「原注詳下條」宋雖登第入仕然亦止薄尉令錄榜首纔

得丞判是其用之之嚴也寬於取則無遺才嚴於用則無倖進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舉一塗雖使豪傑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之徒舍是亦無繇而進取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於侍從下亦置之郡縣卽其黜落而爲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寬也嚴於取則豪傑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寬於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見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二出於其中遂以爲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之內旣聚此十百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氣節之士也假使探籌較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於探籌之中者寧可謂探籌爲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

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充塞天下。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寬取士之塗。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縣佐。原注其法以諸生掌六曹。有辟召。有絕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

明初薦辟之法既廢。而科舉之中尤重進士。神宗以來。遂有定例。州縣印官以上中爲進士。缺中下爲舉人。缺最下乃爲貢生。缺舉貢。歷官雖至方面。非廣西雲貴不以處之。以此爲銓曹一定之格。間有一二舉貢受知於上。拔爲卿貳大僚。則必盡力攻之。使至於得罪譴逐。且殺之。而後已。於是不繇進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門戶以自庇。資格與朋黨二者。牢不可破。而國事大壞矣。至於翰林之官。又以清華自處。而鄙夷外曹。崇禎中。天子忽用推知。考授編檢。而衆口交譁。有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之謂。原注唐武。嗚呼。科第不與資格期。而資格之局成。資格不與朋黨期。而朋黨之形立。防微慮始。有國者其爲變通之計乎。汝

案科第莫重於明。黨伐亦莫過於明。永樂初年。內閣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諸色。參用自天。順二年。李賢奏定修纂。專選進士。由是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禮部尙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進之時。已羣目爲儲。然吾邑徐尙書學謨。卻以外曹累遷。似不盡由翰林。第疇重日久。懷宗雖欲更變。難矣。

大臣子弟

人主設取士之科。以待寒賤。誠不宜使大臣子弟得與其間。以示寵遇之私。而大臣亦不當使其子弟與寒士競進。魏孝文時。于烈爲光祿勳卿。其子登引例求進。烈上表請黜落。孝文以爲有識之言。雖武夫猶知此義也。唐之中葉。朝政漸非。然一有此事。尙招物議。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貢舉。中書舍人李宗

閔子墉蘇巢右補闕楊汝士弟殷士皆及第為段文昌所奏指摘榜內鄭朗等十四人謂之子弟穆宗乃內出題目重試落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汝士開江令唐書會昌四年權知貢舉左

僕射王起奏所放進士有江陵節度使崔元式甥鄭朴東都留守牛僧儒女壻源重故相竇易直子緘監

察御史楊收弟嚴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敕遣戶部侍郎翰林學士白敏中覆試落下三人唯放楊

嚴一人原注册府元龜唐書楊嚴傳又有楊知至共五人大中元年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士三十三人其封彥卿崔

瑑鄭延休等三人實有詞藝為時所稱皆以父兄見居重任不敢選取詔令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韋

琮考覆敕放及第原注唐書大中末令狐綯罷相其子瀉應進士舉在父末罷相前拔文解及第諫議大夫

崔瑄論瀉干撓主司侮弄文法請下御史臺推勘疏留中不出原注唐書令狐綯子瀉傳大中十三年

士舉許之登第三十人有鄭羲者故戶部尚書澣之孫裴去餘故相休之子魏嘗故相扶之子及瀉皆大

臣子弟諫議大夫崔瑄論稿權在一門勢傾天下及綯罷相作鎮之日便令瀉納卷貢闈豈可以父在樞

衡獨撓文柄請下御史臺按問奏疏不下册府元龜載起居後梁開平三年五月敕禮部所放進士薛鈞

郎張雲疏言綱方出鎮稿便策名放榜宣麻相去二十三日是左司侍郎薛廷珪男方持省轄固合避嫌宜令所落下宋開寶元年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

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翼日穀入謝上謂侍臣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乃命中書覆試邴復登

第因下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禮部具聞覆試原注山堂考索至太宗以後科額日廣登用亦驟而上下斤斤猶守此格有人主示公而不取者雍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參政呂蒙正之弟蒙亨鹽鐵使王明

之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上曰：此竝世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遂罷之。是也。〔原注〕山堂考索。有人臣守法而自罷者。唐義問用舉者。召試秘閣。父介引嫌。罷之。是也。〔原注〕有子

弟恬退而不就者。韓維嘗以進士薦禮部。父億任執政。不就廷試。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靜守道

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愧。於是宰相文彥博等言：維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召試學士院。辭不

赴。除國子監主簿。是也。〔原注〕山堂考索。舊堂書言王堯苦學善屬文。以季父鐸作相。避嫌不就科試。而趙屺爲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

敢援置親黨於要塗。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自安石柄國。持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侍

從。繇是循習爲常。今宜杜絕其源。〔原注〕宋史。以此爲防。猶有若秦檜子熺。孫埴。試進士。皆爲第一者。〔原注〕清波雜志。紹聖

丁丑。章持魁南省時。有詩云：何處難忘酒。南宮放榜時。有才如杜牧。無勢似章持。不取通經士。先收執政兒。此時無一盡。何以展愁眉。至於有明。此法不講。又入仕之塗。雖

不限出身。然非進士一科。不能躋於貴顯。於是宦遊子弟。攘臂而就功名。三百年來。惟聞一山陰王文端

〔原注〕名家屏。子中解元。不令赴會試者。唐宋之風。蕩然無存。然則寬入仕之塗。而厲科名之禁。不可不加

之意也。

天寶二年。是時海內晏平。選人萬計。命吏部侍郎宋遙。苗晉卿考之。遙與晉卿苟媚朝廷。又無廉潔之操。取舍偷濫。甚爲當時所醜。有張奭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不辨菽麥。假手爲判。特升甲科。會下第者。嘗爲蘓令。以其事白於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祿山恩寵崇盛。謁請無時。因具奏之。帝乃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

試升第者十無一二焉。爽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帝大怒，遂貶遙爲武當太守。晉卿爲安康太守，復貶倚爲淮陽太守。詔曰：庭闈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乃以託人。士子皆以爲戲笑，或託於詩賦諷刺。考判官禮部郎中裴朮，起居舍人張烜，監察御史宋昱，左拾遺孟朝，皆貶官嶺外。

石林燕語曰：國初貢舉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艱於進取，蓋恐其請託也。范杲，魯公之兄子，見知陶穀竇儀，皆待以甲科，會有言世祿之家不當與寒賤爭科名者，遂不敢就試。李內翰宗諤已過省，以文正爲相，因唱名辭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罷相，方再登科。天禧後立法，有官人試不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兩舉。慶厯以來，條令日備，有官人仍別立額，於是進取者始自如矣。

謝在杭五雜俎曰：宋初進士科法制稍密，執政子弟多以嫌不令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慶厯中，王伯庸爲編排官，其內弟劉原父廷試第一，以嫌自列，降爲第二。今制惟知貢舉典試者，宗族不得入。其他諸親不禁也。執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絕，顧其公私何如耳。楊用修作狀頭，天下不以爲私，與江陵諸子異矣。萬厯癸未，蘇工部濬入闈，取李相公廷機爲首卷，二公少同筆硯，至相善也。然蘇取之，不以爲嫌。李魁天下，而人無間言。公也。庚戌之役，湯庶子賓尹素知韓太史敬拔之，高等。而其後議論蠶起，座主門生，皆坐褫職。夫韓之才誠高，而湯之取末爲失人，但心跡難明。卒至兩敗，亦可惜也。然科場之法，自是日益多端矣。

原注景泰七年大學士王文陳循以其子鄉試不中，至具奏訟寃，爲皆準令會試。

今制科場分南卷北卷中卷

原注實錄洪熙元年八月乙卯行在禮部奏定科舉取士之額南士取十之六北士取十之四後又令南北各退五卷為中卷景泰二年會試禮部奏准

取士不可行矣取士若不以文考官將何所據且北中士人才所生以古言之大聖如周公孔子大賢如

顏曾思孟皆非南人以今言之如靖遠伯王驥左都御史王翱王文皆永樂間不分南北所取進士今豈

可預謂北無其人侃等所言不允四年會試命仍分南北中卷汪氏曰宣德正統間會試分南北中卷南

則應天及蘇松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北則順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

及鳳陽廬州二府徐和州是即一南直隸而有南與中之異至武闈亦倣文闈南北卷例分邊方腹

裏邊六腹四比俱行之於會試耳今會試已分省而南北中卷乃行之順天鄉試南與中皆指外省言北

則直隸之貢監合北五省皆增其額於順天本省正額之外者也又曰向時文武有互考之例亦多有中

試者蓋在唐時文吏或求武選武夫或求文選惟選官有互用耳宋則武舉人此調停之術而非造就之

多求試換文資而太學諸生久不第者多去從武舉是互考宋已開其端矣

方夫北人自宋時即云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舉人拙於文辭聲律

原注王氏揮塵錄曰國初每歲九人而已蓋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較五路舉人以北人

拙於辭令故優取熙寧二年廷試罷三題專以策取士非雜犯不復黜然五路舉人尤為疏略黃道夫榜

傳臚至第四甲党錡卷子宗大笑曰此人何緣過省知舉舒况又更金元之亂文學一事不及南人久

矣楊氏曰金以儒亡其文學最盛今南人教小學先令屬對猶是唐宋以來相傳舊法北人全不為此故

求其習比偶調平仄者千室之邑幾無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無所通者比比也愚幼時四書本經俱讀

全注後見庸師蠶生欲速其成多為刪抹而北方則有全不讀者

原注王槐野與鄭少潭提學書言關中

當嘉靖之時已如此欲令如前代之人參伍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數百年不得一人且不知十三經注疏為

何物也。間有一二五經刻本，亦多脫文誤字，而人亦不能辨此。古書善本，絕不至於北方，而蔡虛齋林次崖諸經學訓詁之儒，皆出於南方也。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非大有爲之君，作而新之，不免於無田甫田，維莠騶騶之歎也。

漢成帝元延元年七月，詔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此古人因地取才，而不限以一科之法也。宋敏求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士子，性朴茂而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其亦漢人之意也。

糊名

國家設科之意，本以求才。今之立法，則專以防姦爲主。如彌封謄錄一切之制是也。考之唐初，吏部試選人皆糊名，令學士考判。武后以爲非委任之方，罷之。原注：此則糊名已用之，選人而未嘗用之貢舉。貞元中，陸贄知貢舉，訪士之

有才行者於翰林學士梁肅，肅曰：崔羣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原注：冊府元龜○唐書本傳贄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

時贄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吳武陵出杜牧所

賦，阿房宮辭，請以第一人處之。原注：武陵傳。此知其賢而進之也。張昌齡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員

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對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溫庭筠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初舉進士至京師，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

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誠令狐瀉之徒。相與蒲飲。酣醉終日。繇是累年不第。原注本傳維

隱有詩名。尤長於詠史。然多譏諷。以故不中第。原注册府元龜此知其不可而退之也。宋史陳彭年傳言景德中

彭年與晁迥同知貢舉。請令有司詳定考試條式。真宗命彭年與戚綸參定。多革舊制。專務防閑。其所取

者不復選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託。然置甲等者。或非人望。原注文獻通考略同宋白傳言初陳彭年舉

進士。輕俊喜謗。主司自知貢舉。惡其爲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後居近侍。爲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爲白設

也。原注山堂考索同蓋昔之取士。雖程其一日之文。亦參之以平生之行。而鄉評士論。一皆達於朝廷。原注李諤傳舉進士

真宗聞其至。孝擢第三人。當時尙未糊名。陸游老學菴筆記。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採時望。真廟時周安惠公起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爲去留。故王旦傳言翰林學士陳彭年

呈政府科場條目。旦投之地曰。內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彭年皇恐而退。原注畫墁錄言彭年子彥博守汀州以賊

敗杖脊流海島。其孫達兄弟。而范仲淹蘇頌之議。竝欲罷彌封。謄錄之法。使有司先考其素行。以漸復兩

漢選舉之舊。原注本傳夫以茲年一人之私。而遵之爲數百年之成法。無怪乎繁文日密。而人材日衰。後之人

主。非有重門洞開之心。胷不能起。而更張之矣。汪氏曰唐惟詔舉糊名。宋選舉志云淳化三年蘇易簡知

試進士條例。試卷付編排官。去其卷首鄉貫狀。別以字號第之。付封彌官。謄寫校勘。用御書印。付考官定

第畢。復封彌。送覆考官。再定等編排官。閱其同異。未同者再考之。八年始置謄錄院。官封試卷。付之集書

吏錄本。宋之謄寫。卽封彌官。其後置院。乃分二事。封彌。凡再者。因送覆考。而封其考官所定之第也。志又

曹舉人之弊。凡五日。傳義曰。換卷曰。易號曰。卷子出外曰。謄錄。滅裂寶慶二年。左諫議大夫朱端常奏。防

戢之策。端平元年。侍御史李鳴復等。請嚴懷挾之禁。懇懇賞募人告捉。皆允行。元選舉志。舉人各自備三

云舉人就試無故不冠及擅移坐次者有偶與親姻鄰坐而不自陳者懷挾代筆傳義者並扶出又云日未出入場黃昏納卷受卷送彌封所印訖寫三不成字爲號每名累場同用一號送膾錄所並用朱書膾錄送對讀所以元卷與朱卷敕黃紙書揭于內前紅門之左右凡此制度蓋自宋元已詳並非始自前明惟彌封舊稱封彌元之朱卷明改硃卷或因避舉志鄉試會試供給收掌試卷彌封膾錄對讀受卷及逕榜一是蒙古及色目人一是一漢人與南人明選舉志鄉試會試供給收掌試卷彌封膾錄對讀受卷及逕榜監門搜檢懷挾俱有定員各執其事又云試日入場講問代冒者有禁晚未納卷給燭二枝彌封編號作三合字考試者用墨謂之墨卷錄用硃謂之硃卷在外提調監試等謂之外簾官在內主考同考謂之內簾官簾內簾外亦自元有此名而明謂之外簾內簾耳其賄買鑽營懷挾倩代割卷傳遞頂名冒籍弊端百出而關節爲甚至于科場之例有不合式而貼出者考金完顏匡章宗時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元選舉志犯御名廟諱及文理

冊府元龜唐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敕自今以後州府所送進士如迹涉疏狂兼虧禮教或曾爲官司科罰或曾任州府小吏一事不合入清流者雖薄有詞藝竝不得申送如舉送以後事發長吏停見任及已停替者殿二年本試官及司功官竝貶降是進一不肖之人考試之官皆有責焉今則藉口於糊名而曰吾衡其文無繇知其人也。是教之崇敗行之人而代爲之道其罪也。

容齋四筆曰唐世科舉之柄顯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爲之薦達謂之通勝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或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胷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曰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

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原注：撫此四子皆可以當首薦而極

論者期於有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訖。原注：登科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人

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原注：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等二十二人登第。公

與所與及第者。皆赫然而聲。原其所以。亦繇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

與謀焉。陸相待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爲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按摭言云。貞元十八年。權德

輿主文。陸修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於儻。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攷之。

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紆。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

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貞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

七。元和元年。崔弼。下放李紳。二年。又放張後餘。張宏。皆與摭言合。

搜索

舊唐書李揆傳。乾元初。兼禮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攷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不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困。亦不能擢辭。深味求賢之意也。及試進士。請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引貢生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

舒元興傳。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因上書言。自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繇此出。而有司以

隸人待之。羅棘遮截。疑其爲奸。非所以求忠直也。原注：季載傳：年二十，明六經，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載恥之。明日徑返江東隱陽羨里。又言國朝校試窮微探隱，無所不至。士至露頂跣足，以赴科塲。此先輩所以有投檠而出者。然狡僞之風，所在而有。試者愈嚴，而犯者愈衆。桁楊之辱，不足以盡辜。如主司真具別鑒，雖懷藏滿篋，亦復何益。故搜索之法，祇足以濟主司之所短，不足以顯才士之所長也。

今日考試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姦之法有餘。原注：洪武五年正月癸丑，上諭禮部臣曰：近代以

以圖再進，往往摭拾主司細故，謗毀以逞私忿，禮讓廉恥之風不立。今後有此者，罪之萬歷末，謝肇淪言：上之防士如防姦偷而旁觀之伺主司，如伺寇盜。宋元祐初，御史中丞劉摯

上言：治天下者，過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應於上。若以小人遇之，彼將以小人自爲矣。况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誠能反今日之弊，而以教化爲先，賢才得而治具張，不難致也。

金史：泰和元年，省臣奏：搜簡之法雖嚴，至於解髮袒衣，索及耳鼻，殊失待士之禮。原注：穆刺履傳：初舉進士，惡搜簡煩瑣，去之。蓋

世宗初年故大定二十九年，已嘗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爲之更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從之。

朱子論學校科舉之弊，謂上以盜賊待士，士亦以盜賊自處，鼓譟迫脅，非盜賊而何。嗟夫！三代之制，不可見矣。漢唐之事，豈難倣而行之者乎。

座主門生

貢舉之士，以有司爲座主，而自稱門生。自中唐以後，遂有朋黨之禍。原注：座主字，見令狐暉傳。張籍寄蘇州白使君詩：登第早年同座主，楊嗣

復傳。領貢舉時。父於陵自維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師穆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會昌三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座主。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

文學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於朝廷。必為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

之根源。自謂門生。遂為朋比。所以時風浸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原注按韓文公送牛堪序。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

謝其門者。則元和長慶臣等議今日以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于有司宅置

之問。士風猶不至此。

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竝望勒停。原注新唐書初舉人既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其制序立西塔下。北山東向。主人席東塔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拜。

乃彼齒謝恩。遂升階與公卿觀者皆坐。酒數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會題名席。奉敕宜依。後唐長興元年

李肇國史補。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燕。于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奉敕宜依。後唐長興元年

六月中書門下奏。時論以貢舉官為恩門。及以登第為門生。門生者。門弟子也。顏閔游夏等。竝受仲尼之

訓。即是師門。大朝所命春官。不曾教誨舉子。是國家貢士。非宗伯門徒。今後及第人。不得呼春官為恩門

師門。及自稱門生。宋太祖建隆二年九月丙辰。詔及第舉人。不得拜如舉官子弟。及目為恩門師門。並自

稱門生。趙氏曰唐書權德輿門生七十人。推沈傳師為顏子。又權璩傳云。宰相李宗閔。乃父門生也。蕭選傳選為王鐸所取士。及與鐸同為相。常奏帝曰。臣乃鐸門生。此座主門生之見于史冊者也。門生

講座師。房師。將出師。送學在朝外。宰相馬嗣孫。桑維翰。皆碑禮部所放進士。後馬知貢舉。引新進士。謁碑

故事。五代史。裴韓以門生。在朝外。宰相馬嗣孫。桑維翰。皆碑禮部所放進士。後馬知貢舉。引新進士。謁碑

傳。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為榮。維翰為相。嘗過碑。不迎。或問之。碑曰。我見桑公于中書

庶僚也。公見我于私第。門生何迎送之有此。門生見座主故事。本朝初年。因御史楊雍建言。故令中式士

見主司。但用姓名書帖。不稱。劉克莊跋陸放翁帖云。余大父著作為京教。考浙漕試。明年考省試。呂成公

門生。此近時科場故事也。

卷子皆出本房。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真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尋其言。蓋宋末已有先生之稱。而至於有明。則遂公然謂之座師。謂之門生。乃其朋黨之禍。亦不減於唐時矣。原注王元美。觚不觚。錄謂嘉靖以前。門生稱座主。不過曰先生而已。至分宜當國。始稱受人作門生。汝成案。明史。霍韜舉進士。出毛澄門下。素執弟子禮。及議大禮不合。遂不以澄爲座主。及韜總裁己丑會試。亦不以唐順之等爲門生。此蓋由私激而然。非以崇厲風俗。

唐時風俗之敝。楊復恭至謂昭宗爲門生子。

唐崔祐甫議。以爲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原注後漢書。樊儵傳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當時卽有此說。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爲參佐

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原注宋陳瑩中言。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不至於亡。其言可感。夫參佐之於舉主。猶蒙顧

盼之恩。被語言之獎。陶鎔成就。或資其力。昔人且有黨比之譏。若科場取士。祇憑所試之文。未識其名。何

有師生之分。至於市權撓法。取賄酬恩。枝蔓糾連。根柢磐互。官方爲之濁亂。士習爲之頹靡。其與漢人篤交。念故之誼。抑何遠哉。闕氏曰。明之士夫。積習。師弟重於父子。得罪于父母者。有之。得罪于座主者。未之少也。富貴又重于門戶。有始附正人。既而與之爲敵者。有始主邪說。既窺其黨。將敗。遂反攻之者。皆惑于富貴也。

風俗通記。宏農太守吳匡。爲司空黃瓊所舉。班詔勸耕道於澠池。聞瓊薨。卽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

論之曰。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冤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猥顧私恩。傲很自遂。若宮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察。而歸之厚。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原注〕漢書荀爽傳。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爲俗。邵竇議之曰。師喪以心而舉主服三年。可乎。若此類者非一。然有訾通儒。於義足責。〔原注〕魏景元元年。傅元舉將僕射陳公薨。以諸時賢光祿鄭小同云。宜準禮而以情義斷之。服弔服加麻可也。三月除之。宋庾蔚之以此論爲允。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然則隆情絲乎顯闕。薄報在乎衰門。此又私恩之一變。古今同慨者矣。

後漢書。周景爲河內太守。好賢愛士。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止後堂。與其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充備。旣而選其父兄弟。事相優異。〔原注〕魏志衛臻傳。夏侯惇爲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爲末世之俗。非禮之正。先在河南。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偏積一門。是二公者在人。情雖有厚薄之殊。而意趣則有公私之別矣。

記言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嗚呼。吾見今之舉士者。交利而已。屬子而已。

舉主制服

雜記曰。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此雖前仕管氏。亦以舉主而服之。然孔子以爲有君命。

則可蓋亦有所不盡然之辭。

同年

今人以同舉爲同年。唐憲宗問李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然穆宗欲誅皇甫鏞，而宰相令狐楚、蕭俛以同年進士保護之矣。按漢人已有之。後漢書李固傳云：有同歲生，得罪於冀，風俗通云：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又云：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又云：蕭令吳斌與司徒韓演同歲。三國志魏武帝紀云：公與韓遂父同歲。孝廉。原注：魏武故事，載公令曰：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漢敦煌長史武班碑云：金鄉長河間高陽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郎署孝廉柳敏碑云：縣長同歲，隸爲屬國趙臺公。晉書陶侃傳：侃與陳敏同郡，又同歲舉吏。其云同歲，蓋卽今之同年也。原注：惟吳志周瑜傳言：聖子策與瑜同年，步騭傳言：此當是年齒之年。私恩結而公義衰，非一世之故矣。趙氏曰：近世又隋傳言與廣陵衛旌同年，此當是年齒之年。有序先後同年者，文昌雜錄：太子太師張昇，大中祥符八年乙卯登科，至熙寧九年丙辰薨，先一年爲乙卯，及見登科新進士，此先後同年之所由昉也。

先輩

先輩乃同試而先得第者之稱。程氏演繁露曰：通典：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雒陽，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爲門人，滿一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者，聽隨後輩試。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滿三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爲太子舍人。不第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

爲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高第爲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爲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叙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叙用。故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繇此也。〔原注〕章莊集有題云癸丑年下第獻新先輩北夢瑣言王凝知今考吳志闕澤傳言州里先輩丹陽唐固貢舉謂人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修身積學。薛綜傳言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晉書羅憲傳言侍宴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復問先輩宜時叙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是先輩之稱。果起於三國之時。而唐李肇國史補謂互相推敬謂之先輩。此又後人之濫矣。〔原注〕演繁露又謂唐人已第者其自目曰前進士亦倣此也。猶曰早第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澠水燕談錄蘇德祥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置宴作樂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嘗爲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鄭氏詩采薇箋曰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是亦漢末人語。

出身授官

史言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文獻通考。唐時所放進士。每歲不過二三十人。〔原注〕冊府元龜貞元十八年五月敕。自今已後每年考試所收人。明經不得過一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如無其人。不必要滿此數。太和元年二年三年。每年恩賜及第四十人。二年正月。禮部奏請。每年進士以三十人爲限。從之。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尙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於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原注〕東萊呂氏曰。唐時進士登第者尙未釋褐。或是爲人所論薦。或再應皆中。或藩方辟舉。然後始得釋褐。冊府元龜。唐文宗語宰臣曰。凡進士及第。有方鎮奏請判官者。第一任未經作州縣官。莫依。但第一任曾作州縣官。卽第二任依奏。自宋太

宗太平興國二年上初即位思振淹滯賜進士諸科出身者五百餘人原注石林燕語是年進士特取一百九人自是連放五榜通取八百

一皆先賜綠袍鞞笏賜宴開寶寺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

等注擬寵章殊異歷代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不聽原注陸游南唐書言馮延魯子傑韓熙載知貢舉放及第覆試被黜

後與其弟侃儀价仇入宋繼取名第蓋南唐及第止於三人五人而宋及第至百餘人也此太宗初一天下欲以得士之盛跨越前代榮觀史冊原注宋史

王禹偁上疏言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廢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太宗毓德王藩觀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於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

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始近萬人而不知僥倖之心欲速之習中於士人者且數百年而不可返矣又考

通典舉人條例四經出身授緊縣尉判入第三等授望縣尉五經出身授望縣尉判入第三等授畿縣尉

進士與四經同資是唐時明經進士初除不過縣尉原注宋史進士明經入望州判司次畿簿尉文獻通考開寶八年王嗣宗為狀元止授秦州司理參軍太

平興國以後始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當時以為異數至今代則一入詞林更不外補原注謝肇淛曰國朝進士一入史館即與六卿抗禮二十年間便可躋卿相清

華之選百職莫敢望焉唐宋之代出為郡守入為兩制未嘗有此格也二甲之除猶為部屬崇浮長情職此之繇所以一第之後盡棄其學

而以營升納賄為事者以其得之淺而貴之驟也其於唐人舉士之初制失之遠矣

儒林公議言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貳郡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領太史之

職賜以朱黻爾後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為當得之也每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

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今代狀元及第之榮一甲

翰林之授。權輿於是矣。原注又言雒陽人尹洙豪士也。嘗曰狀元及第。雖使將兵數十萬。沃復幽薊。逐出

之矣。宋初用人之弊有二。進士釋褐不試吏部一也。獻文得旨召試除官二也。今銜文之塗已革。而入官之

選尙輕。二者之弊。其一尙存。似宜仍用唐制。

用八股之人才。而使之理煩治衆。此夫子所謂賊夫人之子也。楊氏曰八股之才無一可用。只儒學一選

識而徵索贊禮。比于田糧。吾不知何取于此。

恩科

宋時有所謂特奏名者。開寶三年三月庚戌。詔禮部閱進士。及十五舉嘗終場者。得司馬浦等一百六人。賜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自此始。謂之恩科。咸平三年。遂至九百餘人。士人恃此。因循不學。故天聖之詔曰。狃于寬恩。遂隳素業。苟簡成風。甚可恥也。而元祐初。知貢舉蘇軾。孔文仲言。今特奏者。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許例外遞減一舉。則當復增數百人。此曹垂老。別無所望。布在州縣。惟務贖貨。以爲歸計。前後恩科。命官幾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奮厲。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議者不過謂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卽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當日之論如此。原注金史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敕今後凡

之高下。定其次。謂之恩榜。楊氏曰大定是世宗章宗以是年卽位。

語不云乎。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故有杖鄉之制。以尊高年。致仕之節。以

養廉恥。若以賓王謁帝之榮。為閔老酬勞之具。恐所益於儒林者小。而所傷於風俗者多。養陋識於泥塗。快羶情於升斗。豈有趙孟之禮絳人。穆公之思黃髮。足以裨君德而持國是者乎。况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豈可使斷斷於闕里之旁。攘攘於橋門之下。宜著為令。凡中式舉人。年至六十者。賜第罷歸。居家授徒。不中式者。不許再上。不但減百千贖貨之人。亦可以勸二三有恥之士。原注：孝宗淳熙七年五月庚辰詔。特奏名年六十人。

毋注縣尉。元史至正三年三月。監察御史成遵等。請用終場下第舉人。充學正。山長。趙氏曰：宋時特奏名。例年老者。或得賜同進士出身。其後有不必年老者。亦賜者。神宗紀：賜布衣陳知彥進士出身。是也。又有他途出身。已為達官。而特賜進士出身者。神宗紀：賜知縣王輔同進士出身。理宗紀：以史宅之為太府少監。史字之為將。作少監。並賜同進士出身。趙葵同知樞密院事。賜同進士出身。李曾伯為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賜同進士出身。德祐中。謝堂知樞密院事。賜同進士出身。是也。金制已為顯官。特賜進士者。又必定為某科進士。如移刺履明昌初。禮部尚書兼翰林直學士。特賜太定三年。孟宗獻榜下進士。及第。韓錫。天德中。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特賜胡礪榜下進士。及第。胥特國拜參知政事。特賜孫用康榜下進士。及第。是也。又有武職。賜文進士者。宋史：曹勛傳。勛以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為武吏。如故。此尤累朝所無也。

漢獻帝初平四年詔曰：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楊氏曰：皓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唐昭宗天復元年赦文。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列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羽。可秘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較書。此皆前代季朝之政。當喪亂之後。以此慰寒賤。

而收物情。非平世之典也。

實錄宣德二年六月己卯。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奏。北京國子監生。及見撥各衙門歷事者。請令六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各堂上官。六科給事中。公同監官揀選。凡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貌陋不堪者。皆罷爲民。上從之。凡斥去一千九十五人。其南京國子監生。亦準此例。〔原注〕次年即奉旨。澄汰天下生員別額條下。三年四月丙辰。行在吏部尚書蹇義奏。揀擇吏員。年五十以上。及人物鄙猥。不諳文移者。皆罷爲民。四年九月甲寅。放南北兩京國子監生。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者。二百五十三人。還鄉爲民。九年九月戊寅。行在禮部奏。取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攷試其中者。入國子監讀書。不中者。罷歸爲民。宣廟精勤吏治。一時澄清之效如此。後人不知。卽知之。亦不肯言矣。

年齒

記曰。四十曰彊而仕。七十曰老而傳。是人生服官之日。不過三十年。漢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原注〕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文吏課牋奏。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監四年。令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今則突而弁兮。已廁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尙留金紫之班。何補官常。徒隳士習。宜定爲中制。二十方許應試。三十方許服官。年至六十。見任官聽其自請致仕。〔原注〕實錄洪武十三年二月戊辰。命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皆聽致仕。給以誥敕。無官之人。一切勒停。是雖蚤於古記之十年。

要亦不過三十年而已。三十年之中，復有三年大憂及期喪，不得選補之日，則其在仕路之日少，而居林下之日多，可以消名利之心，而息營競之俗。劉明經曰：終身出處之事，而且夕圖之，賢者不能寬以歲意。又曰：舌之人，其以身為仁義道德之身，年彌高則識彌進，而令聞日隆，故天下皆以齒為貴。後之人，以其身為聲色貨利之身，年愈衰則力愈耗，而不能有為，故天下遂以齒為賤。

洪熙元年四月庚戌，鄭府審理正俞廷輔言：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求其實才，十無二三。或有年纔

二十者，未嘗學問，一旦挂名科目，而使之臨政治民，職事廢墮，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宜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上雖嘉納，而未果行。今則積習相沿，二三百載

青雲之路，跬步可階，五尺之童，便思奔競，欲以成人材，而厚風俗，難矣。原注：宋李伯玉請罷童子科，意亦

者：拜童子郎，若黃碗、臧洪、司馬朗，皆拜為郎，而任延、張堪，俱號聖童。杜安號奇童，黃香號黃童，其尤異也。唐設童子科，劉晏最著。張童子自九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十一歲耳。宋亦設童子科，黃億、晏殊、姜蓋、蔡伯儒俱嘗以神童召試。神宗元豐四年，置在京小學，有就傅初筮兩齋政和之制，限年自八歲至十二歲，推曹芬以文優，賜同上舍出身。高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三十六人，孝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七十四人。其最奇者，孝宗淳熙元年，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詔，特封孺人。至度宗時，李伯玉謂非所以成人材，厚風俗，奏罷。又曰：金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初設經童科，經童之制，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所貴在幼，而誦多者，若年同，則以誦大經多者為最。文藝傳麻九疇，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數尺者，章宗召見，明昌以來，稱神童者五人，後皆無稱。獨九疇能自樹立，賜進士第，遷應奉翰林文字。又依倖傳，晉持國經童出身，官尚書右丞。四方有經童入相之語，其人可知矣。元自成宗大德三年，至文宗至順二年，所舉凡十五人，惟張秦山尤精篆籀。陳元麟能通性理，耳明，選舉志士，子未入學者，通謂之童生。當大比之年，問收一二異敏，三場井通者，俾與諸生一體入場，謂之充場儒士。中式即為舉人，不中式仍候提學官歲試合格，乃準入學。此例後亦不行。

教官

漢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古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元仁宗時方以科舉取士虞集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原注周子通書

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彊加之諸生

之上而名之曰師有司弗信也生徒弗信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能乎今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爲成德之君子者身師尊之以教於其郡邑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當今之世欲求成德之人如上一言者或不可遽得若其次之可言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亦未至乏才也而徒用其又次之一言則亦不過以資格授之而老鄙之夫遂以學官爲餬口之地教訓之員名存而實廢矣

明初教職多由儒士薦舉景泰二年始準會試不中式舉人考授

天順三年十二月庚申建安縣老人賀煬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陶鎔士類奈何郡邑學校師儒之官真材實學者百無二三虛糜廩祿猥瑣貪饕需求百計而受業解惑莫措一辭師範如此雖有英才美質何由而成至於生徒之中亦往往玩愒歲年佻達城闕待次循資濫升監學侵尋老耄授以一官但知爲身家之謀豈復有功名之念是則朝廷始也聚羣鴉而飲啖終也縱羣狼以牧人苟不嚴行考選則人材日

陋士習日下矣。上是其言。命巡按御史同布按二司分巡官。照提調學校例考之。

太倉陸世儀言。今世天子以師傅之官爲虛銜。而不知執經問道。郡縣以簿書期會爲能事。而不知尊賢敬老。學校之師。以庸鄙充數。而不知教養之法。黨塾之師。以時文章句爲教。而不知聖賢之道。儂捷者謂之才能。方正者謂之迂樸。蓋師道至於今而賤極矣。卽欲束修自厲。人誰與之。如此而欲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又言凡官皆當有品級。惟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定品。惟德是視。若使之有品級。則僕僕亟拜。非尊師之禮矣。至其冠服。亦不可同於職官。當別製爲古冠服。如深衣幅巾。及忠靖巾之類。仍以鄉國天下爲等。庶師道日尊。儒風日振。而聖人之徒出矣。按宋史黃祖舜言。抱道懷德之士。多不應科目。老於韋布。乞訪其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原注松江府志言洪武初楊孟載爲松江府學教授與丘克莊全希賢同官當時分教有司得自延聘皆極州里之選後翼至大官而朱子亦云。須是

罷堂除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年未四十不得任教官。昔人之論卽已及此。

孟縣志曰。原注縣人張淑譽讓

高皇帝定天下。詔府衛州縣各立學。置師一人或二人。必擇經明行修者署之。有能

舉其職而最書於朝者。或擢爲國子祭酒。及翰林侍從之職。英宗以後。始著爲令。府五人。州四人。縣三人。例錄天下歲貢之士爲之。間有繇舉人進士除授者。而其至也。州縣長官及監司之臨者。率以簿書升斗

之吏視之而不復崇以體貌。是以其望易狎，而其氣易衰。卽有一二能誦法孔子，以師道聞而得薦擢者，亦不過授以州縣之吏而止。其取之也太濫，其待之也太卑，而其錄之也太輕。無怪乎教術之不興，而人才之難就矣。汪氏曰：更稱晏殊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

士風之薄，始於納卷就試，師道之亡，始於赴部候選。梁武帝所謂驅迫廉撝，獎成澆競者，也有天下者，能反此二事，斯可以養士而興賢矣。王給事曰：欲端士習，當嚴教官之考核，考核嚴則教官之督率必勤，而士風自正。

武學

山堂考索言：武學置於慶曆三年，阮逸為武學諭，未幾省去。熙寧復置，選知兵書者判武學，置直講如國

子監。靖康之變，不聞武學有禦侮者。汪氏曰：宋史忠義傳有武學生華岳，字子西，嘗上書劾韓侂胄，下大理配建寧，侂胄誅放還，入學登第，為殿前司官屬，又謀去史彌遠，事

覺下臨安獄，杖死東市。武學有人亦何忝于陳東也哉。實錄：正統六年五月，從成國公朱勇等奏，以兩京多勳衛子弟，乃立武學，設

教授訓導，如京府儒學之制。原注：景泰五年正月丙寅，南京守備寧遠侯任禮請革武學，已而武生漸多，不允。景泰間廢武學。天順八年十一月丙辰，復設京衛武學。

常至斯公撓法。正德中，錢寧已喉武學生朱大周，上疏劾楊一清矣。崇禎四年，南京武學生吳國麟等，毆

御史郭維經，掌都察院張延登奏黜，是則不惟不收其用，而反貽之害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七月，禮部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上曰：太公

周之臣，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竝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分文武為二塗，輕天

下無全才矣。古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太公但從祀帝王廟。去武成王號。罷其舊廟。於是勳戚子孫襲爵者。習禮肄業於國子監。被選尙主者。用儀制主事一人教習。〔原注〕實錄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庚辰命吏部設學於虎踞關選儒士十人教放武臣子弟之養於錦衣衛者成化中太監汪直遂請武舉設科鄉試會試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不果行。文事武備統歸於一。嗚呼純矣。

宋劉敞與吳九書曰。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教化者。危冠縫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鬪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未聞夫武學之科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按劍而疾眦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之以利。其可不爲其容乎。爲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而況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員。吾恐雖有智者。未能善其後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馳騫。於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薄。禍亂猶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辯也。若之何其效之。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與。吾所甚惑也。〔楊氏曰〕今之州縣最患苦者莫如武生物窮則變當思所以善其後矣。

因勳衛子弟不得已而立武學。仍宜以孔子爲先師。如前代國學祀周公。唐開元改爲孔子。周公尙不祀。于學而況太公乎。成化五年。掌武學國子監監丞閻禹錫言。古者廟必有學。受成獻馘於中。欲其先禮義。

而後勇力也。今本學見有空堂數楹，乞敕所司改爲文廟，可謂得禮之意。

雜流

唐時凡九流百家之士，竝附諸國學而授之，以經六典，國子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有六學焉：一曰國子，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原注天寶九載置廣文館凡七學歐陽詹貞元十四年記曰：我國家春享先師，後更日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束修旣行，筵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太學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家算家，術業以明，亦自其館，沒階雲來，卽席鱗差，攢弁如星，連襟成帷，觀此可見當日養士之制寬，而教士之權一，是以人才盛而藝術修，經學廣而師儒重，今則一切擯諸橋門之外，而其人亦自棄，不復名其業，於是道器兩亡，而行能兼廢，世教之日衰，有繇然也。

通經爲吏

漢武帝從公孫宏之議，下至郡太守卒史，皆用通一藝以上者。唐高宗總章初，詔諸司令史，攷滿者限試一經，昔王粲作儒吏論，以爲先王博陳其教，輔和民性，使刀筆之吏，皆服雅訓，竹帛之儒，亦通文法。故漢文翁爲蜀郡守，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後漢欒巴爲桂

陽太守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吳顧邵爲豫章太守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而梁任昉有厲吏人講學詩然則昔之爲吏者皆曾執經問業之徒心術正而名節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原注〕宋文恪訥言天下未有舍儒而可以爲吏者東京之盛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貞觀之時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豈不然乎

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國而陳其殷置其輔後鄭氏曰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夫庶人在官而名之曰輔先王不敢以厮役遇其人也重其人則人知自重矣歐陽公集古錄晉南鄉太守碑陰官屬何其多邪蓋通從史而盡列之當時猶於其間取士人故吏亦清修其勢然爾

元史順帝紀至正六年四月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屬於午後講習經史其時朝綱已弛人心將變雖有此令而實無其益是以太祖實錄言科舉初設上重其事凡民間俊秀子弟皆得預選惟吏胥心術已壞不

許應試〔原注〕洪武四年七月丁卯又詔凡選舉毋錄吏卒之徒〔原注〕二十三年八月壬申唐書選舉志言嘗爲州縣小吏雖藝文可采勿舉劉晏傳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

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英宗實祿大理寺少卿張固嘗建論吏員鮮有不急於利者不宜用爲郡守朝廷是其言著爲令然而嘗與羣臣言元初有憲官疾吏往候

之憲官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卻立不受憲官悟其意他日見吏謝之吏曰某爲屬吏非公家僮不敢避勞慮傷理體〔原注〕五年二月壬午是則此輩中未嘗無正直之人顧上所以陶鎔成就之者何如〔錢氏云〕元

時由吏出身者可致宰執臺諫故士人皆樂爲吏而吏亦知自重自明中葉以後士大夫之於胥吏以奴隸使之盜賊待之吏員遂無可用者矣

陸子靜嘗言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能於分別之中而

寓作成之意庶乎其得之矣諸大令曰用人之途莫有如吏胥與科目吏胥明習吏事科目學於聖賢故漢收用吏之效而自唐以來一出於科目今縱不專任科目但當參之以吏

胥

大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舉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從六品第二甲第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第

二甲從七品賜進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而一品衙門提控正七品出身二品衙門都吏

從七品出身一品二品衙門掾史典史二品衙門令史正八品出身其與進士不甚相遠也後乃立格以

限其所至而吏員之與科第高下天淵矣故國初之制謂之三塗竝用薦舉一塗也原注天順二年十二月庚辰詔罷舉保經

謂其奔競冗濫無裨實用也進士監生一塗也吏員一塗也或以科與貢爲二塗非也原注從考試而得者總謂之一塗

永樂七年車駕在北京命兵部尙書署吏部事方賓簡南京御史之才者召來賓奏御史張循理等二十

八人可用上問其出身賓言循理等二十四人繇進士監生洪秉等四人由吏上曰用人雖不專一塗然

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筆吏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用之任

風紀使人輕視朝廷遂黜秉等爲序班諭自今御史勿復用吏流品自此分矣

宣德三年三月丙戌敕諭吏部往時選用嚴慎吏員授官者少比年吏典考滿歲以千計不分賢否一概

錄用廉能幾何。貪鄙塞路。其可不精擇乎。

蘇州況鍾。松江黃子威。二郡守竝有賢名。而徐晞萬祺。皆累官至尙書。楊氏曰。江陰又有劉本道。以吏員至侍郎。汝成案。明初馮堅。由典史

擢僉都御史。諸葛伯衡。由肇州吏目。擢陝西參議。皆吏員也。

卷十八

祕書國史

漢時天子所藏之書。皆令人臣得觀之。故劉歆謂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而司馬遷爲太史令。紉石室金匱之書。劉向揚雄校書天祿閣。原注。揚雄答劉歆書。自言爲郎之歲。班

歆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東京則班固傳毅。爲蘭臺令史。竝典校書。曹褒於東觀。譔次禮事。

而安帝永初中。詔謁者劉珍。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校定五經諸子傳記。竇章之被薦。

黃香之受詔。亦得至焉。原注。竇章傳。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太僕鄧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黃香傳。初除郎中。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晉宋以

下此典不廢。左思王儉張纘之流。咸讀祕書。載之史傳。原注。晉左思爲三都賦。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中。南齊王儉。遷祕書丞。依七略。譔七志。四十卷。

永明三年。於儉宅開學士館。悉以四部書充儉家。梁張纘爲祕書郎。祕書郎有四員。宋齊以

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日便遷。纘固求不徙。欲徧觀閣內圖籍。而柳世隆至

借給二千卷。原注。南齊柳世隆。性愛涉獵。啓唐則魏徵。虞世南。岑文本。褚遂良。顏師古。皆爲祕書監。選五

太祖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

品以上子孫工書者。手書繕寫。藏於內庫。而玄宗命宏文館學士元行冲。通撰古今書目。名爲羣書四錄。以陽城之好學。至求爲集賢院吏。乃得讀之。原注陽城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中書。讀之。六年。無所不通。寶威爲秘書郎。秩滿當遷。固守不去。十餘歲。其學業益廣。段成式爲秘書省校書郎。秘閣書籍披閱皆徧。宋有史館昭文館集賢院。謂之三館。太宗別建崇文院。中爲秘閣。藏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置直閣校理。仁宗復命繕寫校勘。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藏於太清樓。而范仲淹等嘗爲提舉。且求書之詔。無代不下。故民間之書。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書。亦往往傳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來舊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廢。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古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干寶之晉書。柳芳之唐歷。吳兢之唐春秋。李燾之宋長編。竝以當時流布。至於會要日歷之類。南渡以來。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嘗禁止。今則實錄之進。焚草於太液池。藏真於皇史宬。在朝之臣。非預纂修。皆不得見。而野史家傳。遂得以孤行於世。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今。沈氏曰神宗實錄。載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陳于陛。請敕纂輯本朝正史。疏在萬歷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年三月。敕諭大學士王錫爵等纂修正史。後卽報罷。是雖以夫子之聖。起於今世。學夏殷禮而無從。學周禮而又無從也。況其下焉者乎。豈非密於禁史。而疏於作人工於藏書。而拙於敷教者邪。遂使帷囊同毀。空聞七略之名。冢壁皆殘。不覩六經之字。嗚呼。悽矣。

十三經注疏

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云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爲九也。其刻石國

子學則云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宋時朱程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其先儒釋經之書。或曰傳。或曰箋。或曰解。或曰學。今通謂之注。書則孔安國傳。詩則毛萇傳。鄭玄箋。周禮儀禮禮記。則鄭玄注。公羊則何休學。孟子則趙歧注。皆漢人。易則王弼注。魏人。繫辭韓康伯注。晉人。論語則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則杜預注。爾雅則郭璞注。穀梁則范甯集解。皆晉人。孝經則唐明皇御注。其後儒辨釋之書。名曰正義。今通謂之疏。

舊唐書儒學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頒於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高宗紀。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時但有易書詩禮記左氏春秋五經。永徽中。賈公彥始撰周禮儀禮義疏。宋史李至傳。判國子監。上言。五經書既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修。望令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僎等重加讎校。以備刊刻。從之。〔原注〕行者穀梁唐楊士助疏。孝經論語爾雅宋邢昺疏。孟子孫奭疏。惟公羊疏不著人名。或云唐徐彥撰。沈氏曰。廣川藏書志云。徐彥不知何代。意在貞元長慶後。今人但知五經正義爲孔

穎達作。不知非一人之書也。新唐書穎達本傳云。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劼受詔撰五經義訓百餘篇。其中不能無謬。宄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更令裁定。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宏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尙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

錢氏曰唐人撰九經疏本與注別行故其分卷亦不與經注同自宋以後刊本合注疏爲一而疏之卷第
途不可考予嘗見宋本儀禮疏每葉卅行每行廿七字凡五十卷惟卷卅二至卅七闕末卷有大宋景德
元年校對同校都校諸臣姓名及宰相參政銜名又見北宋刻爾雅疏亦不載注文蓋邢叔明奉詔撰疏
猶遵舊式諒論語孝經疏亦當如此惜未見也日本人山井鼎云足利學所藏宋板禮記注疏有三山黃
唐跋云本司舊刊易書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于披釋它經獨闕紹興辛亥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
前三經編彙精加離正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可證北宋時正義未嘗合于經注卽南渡
初尙有單行本矣

監本二十一史

宋時止有十七史今則并宋遼金元四史爲二十一史但遼金二史向無刻本南北齊梁陳周書人間傳
者亦罕故前人引書多用南北史及通鑑而不及諸書亦不復采遼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嘉靖初南京
國子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考
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錢氏曰南雍志嘉靖七
麟奏准校勘史書禮部議以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博學有文才猷亦裕行文使逐一校對修補以備
傳布又曰北監板十三經注疏叛始于萬歷十四年至廿一年畢工二十一史開彫于萬歷二十四年至
三十四年竣事板祭酒林文俊等表進至萬歷中北監又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其板視南稍工而士大夫
遂家有其書歷代之事迹粲然於人間矣然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偶舉一二如魏書
崔孝芬傳李彪謂崔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諭殊優今當爲羣拜紀此三國志陳羣傳中事原文陳羣字
長文紀之子
時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古人用此事者非一北史陸
印傳邢邵向與印父子彰交及見印機悟博學乃謂子彰曰以卿老嫗遂出明珠意欲爲羣拜紀非爲

隱僻。今所刻北史改云。今當為絕羣耳。不知紀羣之為名。而改紀為絕。又倒其文。此已可笑。〔原注〕南又如

晉書華譚傳。末云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今本誤於始字絕句。左方跳行。添列一袁甫名

題。而再以淮字起行。〔原注〕南齊王冏傳。末云鄭方者字子回。此姓鄭名方。即上文所云南陽處士鄭方。露

版極諫。而別叙其人與書。及問答書於後耳。今乃跳行添列一鄭方者三字名題。〔原注〕北唐書李敬元傳。

末附敬元弟元素。今以敬元屬上文。而弟元素跳行。此不充足。以彰太學之無人。而貽後來之嘲笑乎。〔原

惟馮夢禎為南祭酒。手較三國志猶不免誤終勝他本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一

節十四字。〔原注〕賴有長安石經據以鄉射禮。脫士鹿中翽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

特性饋食禮。脫舉饌者祭。卒饌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簞與七字。此則秦火之

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至於歷官任滿。必刻一書。以充餽遺。此亦甚雅。而鹵莽就工。殊不堪讀。陸文裕〔原

深。金臺紀聞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為之。故讎

校刻畫。頗有精者。洪武初。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里歲月。勘校工役。竝存可識也。今學既無

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閒或刻之。然祇以供餽贖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原注〕昔時入觀

書一帕而已。謂之書帕。聞之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原注〕主書院者。謂之山長。宋史理

自萬歷以後。改用白金。宗紀何基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徐璣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

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有右文之主出焉。其復此非難也。而書之已爲劣生刊改者。不可得而正矣。是故信而好古。則舊本不可無存。多聞闕疑。則羣書亦當竝訂。此非後之君子之責。而誰任哉。

舊唐書病其事之遺闕。新唐書病其文之晦澀。當兼二書刻之。爲二十二史。如宋魏諸國。既各有書。而復有南史北史。是其例也。

張參五經文字

唐人以說文字林試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日。〔原注〕唐書經籍志。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尙書。從今文。篆籀

之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書景龍觀鐘。猶帶篆分遺法。至於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爲說日以鑿矣。大厯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開成中。唐元度增補。復作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原注〕今西安府學。向無板本。間有殘缺。無別本可證。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經補字。並屬諸生補此書之闕。以意爲之。乃不知此書特五經之文。非經所有者不載。而妄添經外之字。並及字書中汎博之訓。予至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同。乃知近日學者之不肯闕疑而妄作如此。

別字

後漢書儒林傳。識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近鄙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本當爲此字而誤爲

彼字也。今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轉。

沈氏曰：崇禎十一年，用閣臣言以查字係古槎字，悉改爲察，而今人乃復用查查字，本無察義而誤爲察義，蓋亦近鄙別字之類也。

山東人刻金石錄於李易安後序，紹興二年元默歲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於爾雅。

原注：八

而改爲牡丹。

凡萬曆以來所刻之書，多牡丹之類也。

汝成案：此條諸本並誤隸張參五經文字後，今從原寫本。

三朝要典

宋史蹇序辰傳：紹聖中爲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讒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然踪迹深秘，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存之，歲久必致淪失，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免者。天啓中纂輯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

門戶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史者兩收而並存之，則後之君子如執鏡以照物，無所逃其形矣。褊心之輩，謬加筆削，於此之黨則存其是者，去其非者；於彼之黨則存其非者，去其是者。於是言者之情隱，而單辭得以勝之，且如要典一書，其言未必盡非，而其意別有所爲，繼此之爲書者猶是也。此國論之所以未平，而百世之下難乎其信史也。崇禎帝批講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實錄之法，惟在據事直書，則是非互見，大哉王言，其萬世作史之準繩乎！

楊氏曰：要典者一論，挺擊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事也。一爲紅丸，泰昌元年即四十八

年九月朔事一爲移宮。是年是月初五事。沈氏曰：亭林嘗書小紙粘史闕文簡端云：章奏大半皆門戶之言。而辛酉初當貞勝之會。言人人殊。又有不明白言之。而含糊枝葉其詞者。今並存之。異日芟削存其本意。而刊其借詞可也。史闕文。卽割補兩朝從信錄也。

密疏

唐武宗會昌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啟事。自有記注。竝須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罔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爲信。今後實錄所載章奏。竝須朝廷共知者。方得紀述。密疏竝請不載。如此則理必可法。人皆向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從之。此雖出於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爲無理。自萬歷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傳但憑閣揭。天啟以來。讒慝宏多。嘖言彌甚。予嘗親見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章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蓋棺之後。重爲奮筆之文。追遺議於後人。侈先見於前事。其爲誣罔。甚於唐時。故志之於書。俾作史之君子。詳察而嚴斥之也。

貼黃

章奏之穴濫。至萬歷天啟之間而極。至一疏而薦數十人。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辭。崇禎帝英年御宇。厲精圖治。省覽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數月之後。頗亦厭之。命內閣爲貼黃之式。原注：崇禎元年三月。卽令

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過百字。黏附牘尾。以便省覽。此貼黃之所由起也。沈氏曰：熹宗實錄：天啓元年三月，

今日時事多故。中外實封。日不下數萬言。嘗考宋時封事。有貼黃之例。數陳不妨廣肆。而約略止有數言。省覽甚易。納約殊便。皇上宜責成政府。舉而行之。至于臣等所以愛陛下之精神。作陛下之耳目。更願與

同官諸臣約一疏。單題一事。一事直陳本末。艱深要渺之句。隱語猜謎之習。悉行禁絕。先臣韓文之論曰：諫草毋太文。文上弗省也。毋太多。多上弗竟也。可為立言之法矣。報聞。趙氏曰：今刑部本及督撫題刑名

本例有貼黃。以篇幅繁多。節其略。別為一幅。貼于本後。所以便觀覽也。王敬哉冬夜箋記謂：明崇禎中。輔臣李國禕奏。仿古人撮黃之法。以定此式。遂沿至今。按唐本有貼黃之制。乃詔敕所用。宋奏劄意有未盡

別以黃紙貼于後。亦謂之貼黃。是宋之貼黃。已與唐異。然宋制貼黃。乃奏劄所不能盡者。別開條件。書以黃紙。附于正文之後。如司馬溫公蘇東坡諸集皆有之。或一疏後至十數條。今貼黃則但摘取奏中緊要

語。貼于後。是宋貼黃主于詳。今貼黃主于簡。今之貼黃。又與宋異。且今奏疏用白紙。貼黃亦用白紙。按江鄰幾雜志云：審刑奏案。貼黃上。更加撮白。王阮亭謂：不知撮白為何語。抑知今之貼黃。正宋之撮白耳。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之貼黃。蓋敕書用黃紙。則貼者亦黃紙也。今奏

狀。笥子皆白紙。有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於後。乃謂之貼黃。蓋失之矣。其表章略舉事目。與日月道里。見於前及封皮者。又謂之引黃。

記注

古之人君。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所以防過失而示後王。記注之職。其來尚矣。唐太宗通曉古典。尤重其事。

蘇冕言貞觀中。每日朝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注記政事。稱

為畢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有司惟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甫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

短。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為故事。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三年二月丙申。大學士張居正。申明史職。議云：國初設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紀錄言動。實古

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迨後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記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略即如邇者纂修世宗及皇考實錄臣等祇事總裁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彙括成編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增入與夫稗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采錄又恐失真是以兩朝之大經大法雖罔敢或遺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云云一分管責成一史臣侍直一記注言動一纂輯章奏一紀錄體例一開設館局一收藏處所一體錄掌管一補修記注凡九條

舊唐書姚璿傳長壽二年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璿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璿始也沈氏曰王梅溪論左不當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皆當時史職廢壞之尤甚者進起居注自梁周翰李宗諤始楊氏曰時政記之法亦未為善宰相可以容私史官近於失職惟太宗之法其古者柱下史之意乎沈氏又曰萬歷二十六年八月丙辰大學士趙志舉等恭進累朝實錄及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十五卷實錄二百五十七卷成祖文皇帝實錄十五卷實錄百三十卷仁宗昭皇帝實錄六卷實錄十卷宣宗章皇帝實錄十二卷實錄百二十一卷英宗睿皇帝實錄十二卷實錄三百六十一卷憲宗純皇帝實錄十卷實錄二百九十三卷孝宗敬皇帝實錄十卷實錄二百二十四卷武宗毅皇帝實錄十卷實錄百九十七卷世宗肅皇帝實錄二十四卷實錄五百六十六卷穆宗莊皇帝實錄八卷實錄七十卷通共二千二百四十五卷裝為百套上嘉悅命奉安御前恭備詳覽神宗顯皇帝實錄五百九十六卷光宗貞皇帝實錄四卷實錄八卷熹宗愍皇帝實錄八十七卷

四書五經大全

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之後黃氏原注韓字直卿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於朱

子章句之下。則始自真氏。〔原注〕德秀字希元號西山先生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原注〕涿字宗道乃做而足之。為四書附錄。

後有蔡氏。〔原注〕模字仲覺號覺軒先生四書集疏。趙氏〔原注〕順孫號格庵先生四書纂疏。吳氏〔原注〕真子號克齋先生四書集成。昔之論者。

病其泛溢。於是陳氏〔原注〕樸字壽翁號定宇先生作四書發明。胡氏〔原注〕炳文字仲虎號雲峰先生作四書通。而定字之門人倪氏。〔原注〕

士毅字仲宏號道川先生合二書為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原注〕有汪克寬序至正丙戌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頒

之學官。而諸書皆廢。

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章。〔原注〕所刻四書通義中。永樂中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

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閒有舛誤。〔原注〕天學格致章或問。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輯釋引漢書劉歆移太常書。有曰及夫子沒而微言絕。

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又孔子家語後序中。亦有此二句。大全則去其所引劉歆書。但云出家語後序。則失其本矣。中庸九經章。或問引賈捐之對元帝語。輯釋引漢書本傳文曰。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臣用

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此捐之之言。謂文帝不聽後宮幸。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纂

疏。〔原注〕字德輔。隱居不仕。以十年之功為此書。〕但改其中愚按二字。為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

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原注〕此書與胡傳纂疏。予今並有之。〕而改其中愚按二字。為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

亦未必不因前人也。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

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啓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

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

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饗祿利。而莫之問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其爲力矣。

書傳會選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上以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注說。與番陽鄒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采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九月癸丑。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頒行天下。今按此書。若堯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轉。〔原注〕陳氏祥道。高宗彤日。謂祖庚。釋于高宗之廟。〔原注〕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原注〕金氏。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原注〕張氏。皆不易之論。〔原注〕又如馮貢。厥賦貞。主蘇氏賦。謂賦與田正相當。涇屬渭。渭主孔傳。水北曰渭。太甲。自周皆可從。然所采。既博。亦或失當。如金縢。周公居東。謂孔氏以爲東。征非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抵牾。每傳之下。繫以經文。及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辯之甚詳。其傳中用古人姓名。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攷證典故。〔沈氏曰〕此等乃全襲取鄒季友音釋。作俑矣。亭林乃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爲此書者。皆自幼爲務本之學。非由八股發身之人。亦爲所欺乎。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尙有功於後學。至永樂中。修尙書大全。不惟刪去異說。并音釋亦不存矣。愚嘗謂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材。於斯爲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

而臣節變。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

內典

古之聖人所以教人之說，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雖其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原注：樂記亦有體用之分。然竝無

用心於內之說。自老莊之學，行於戰國之時，而外義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生者莊子也。於是高明之士，厭薄詩書，以為此先王所以治天下之糟粕，而佛氏晚入中國，其所言清淨慈悲之說，適有以動乎世

人之慕嚮者。六朝諸君子，從而衍之，由清淨自在之說，而極之以至于不生不死，入于皇槃，則楊氏之為我也。由慈悲利物之說，而極之以至于普度衆生，超拔苦海，則墨氏之兼愛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而佛氏乃兼之矣。汝成案：自由清淨起。至此從沈氏校本增。其傳寔盛，後之學者，遂謂其書為內典。原注：內典字見冊府元龜，引唐會要開成二年二月。

王彥進準宣索內，推其立言之旨，不將內釋而外吾儒乎？夫內釋而外吾儒，此自緇流之語，豈得十人亦

云爾乎？錢氏曰：晉書何充傳，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于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于世。時郝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奉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郝

謂于道，二何佞于佛，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殷仲堪少奉天師道，

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齋于周急，及桓元來攻，猶勤請禱。王氏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為之備，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曰：吾已請大道，鬼神相助，賊自破矣。既

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郝愔事天師道，子超奉佛，杜子恭世傳五斗米道，當時士大夫好尚怪迂如此。此晉之所以日衰也。王導江左，夷吾而世說載其拜揚州刺史，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導之孫珣，珉以

法護僧彌爲小字。珣又捨宅爲寺。則王氏亦好佛矣。

黃氏日鈔云。論語曾子三省章集注。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又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夫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禪學之說耳。象山陸氏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者。皆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真。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說也。後有朱子。當於集注中去此一條。

褚少孫補滑稽傳。以傳記雜說爲外家。是以六經爲內也。東漢儒者。則以七緯爲內學。六經爲外學。原注後漢書方術傳。自是習爲內學。注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逸。民傳博通內外圖典。魏志管寧傳。張籍學兼內外。舉圖讖之文。一歸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注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可得聞。指謂讖記。而今百世之下。曉然皆悟其非。今之所謂內學。則又不在圖讖之書。而移之釋氏矣。

心學

黃氏日鈔。解尙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章。曰。此章本堯命舜之辭。舜申之以命禹。而加詳焉耳。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舜加無稽之言。

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祿永終之上。又所以警切之。使勿至於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永終二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說也。永終之戒。反說也。蓋舜以昔所得於堯之訓戒。並其平日所嘗用力而自得之者。盡以命禹。使知所以執中。而不至於永終耳。豈爲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卽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九峰之作書傳述朱子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并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九峰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爲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爲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爲據依矣。方東樹曰。案黃氏截講執中一語。固似得理。而慮後人以言心墮禪。謂蔡氏不當以傳心爲說。則失其本矣。卽如二典所載。歷象命官。平地明刑。典禮立教。奏庶艱食。諸大政。傳之萬世。孰非聖人之心之所寄哉。聖人之心。都俞吁咈。該于微危。精一微危。精一。要于執中。使非先精其心。亦安知中之所在。而執之。孔子者。時中者也。中庸者。子思之書也。孔子之時中。子思之作中庸。卽傳堯舜禹執中之旨也。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古今神聖一切智愚。動作云爲。皆心之用。今爲學欲明聖人之道。而拔本塞源。力禁言心。不知果有當于堯舜禹之意否耶。卽以爲荀子引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道經。顯與佛氏明心之說相近。黃氏所闢。其論甚當。夫所惡于禪學。卽心是道者。謂其專事明心。斷知見絕義理。用心如牆壁。以徵倖于一旦之灑然證悟。若夫聖人之教。兢業以持心。又精擇明善。以要于執中。尙有何病。蓋單提危微二語。雖有警惕所誦。心一而已者。果何等之一心也。若以爲區處下手。功夫至密。或又謂心一而已。安有人心道心。試詰所謂心一而已者。果何等之一心也。若以爲區處下與。則斷不可謂古今天下皆聖賢。若以爲皆人心。與亦斷不可謂天下古今皆邪惡。若以爲不屬道。亦不屬人。粗則如告子之知覺運動與禽獸同焉。者是精則正墮向禪學。卽心是道。及陽明本心良知之說也。或又謂孟子曰。仁人心也。是人心不可指爲欲心。此語更誤。夫孟子此言。探其本始言之。卽性善之旨。所謂道心也。然固不可謂一切人之心。皆全於仁而無欲也。故又嘗曰。失其本心。陷溺其心。夫陷溺而失之。

者。即欲心人心也。使人既自精擇而無欲。古今聖人爲學與教。又何憂乎有不仁也。惟夫人心本仁。而易墮於人欲之危。是以聖人既自精擇而守之。則執其中。又推以爲教。歷代帝王兢兢守之。不能如墜。此所謂密而已。然固不能人人皆自覺悟。以返于仁。則賴有此良知大略。亦皆是道心一邊。但不致失墜。此所謂密心者也。嘗試論之。以爲禪家卽心是道。與陽明本心良知大略。亦皆是道心一邊。但不致失墜。此所謂密察。備四德。有品節。所以異於禪學者。其岐違偏全之事。政在此處。程朱所喫緊爲人講切發明。分別疑似也。然則聖人之道。所以異於禪學者。其岐違偏全之事。政在此處。程朱所喫緊爲人講切發明。分別疑似也。亦政在此處。初心之士。欲審善惡。邪正全在察人心道心危微二端之幾。懋修之儒。欲救誤認道心墮禪之失。全在精一執中之學。日知錄引黃氏日鈔。唐仁卿諸說。以爲闢陸王心學。則可以爲六經孔孟不言心學。則不可。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而相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以理爲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者。何傳之云。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僭書其所見如此。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亦是借用釋氏之言。不無可酌。

論語一書。言心者三。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乃操則存。舍則亡之訓。門人未之記。而獨見於孟子。夫未學聖人之操心。而驟語夫從心。此卽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旦晝之所爲。有悟亡之者矣。

唐仁卿〔原注〕名伯元。澄海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吏部文選司郎中。答人書曰。自新學興。而名家著。其冒焉以居之者不少。然其言

學也。則心而已矣。元聞古有學道。不聞學心。古有好學。不聞好心。心學二字。六經孔孟所不道。今之言學者。蓋謂心卽道也。而元不解也。何也。危微之旨在也。雖上聖而不敢言也。今人多怪元言學而遺心。執若執事。責以不學之易了。而元亦可以無辭於執事。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又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元未能也。孔門諸子。日月至焉。夫子猶未許其好學。而况乎日至未能也。謂之不學可也。但未知執事所謂學者。果仁邪。禮邪。事邪。抑心之謂邪。外仁外禮外事以言心。雖執事亦知其不可。執事之意。必謂仁與禮與事。卽心也。用力於仁。用力於心也。復禮復心也。行事行心也。則元之不解。猶昨也。謂之不學可也。又曰。孳孳爲善者心。孳孳爲利者。亦未必非心。危哉心乎。判吉凶。別人禽。雖大聖。猶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學乎。心學者。以心爲學也。以心爲學。是以心爲性也。心能具性。而不能使心卽性也。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非求於心。則是我所病乎。心學者。爲其求心也。心果待求。必非與我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毋乃爲心障與。【原注】衛嵩曰。從心不論矩。孔子至七十時。欲語從心。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必斯言也。

論語仁者安仁集注。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此皆莊列之言。非吾儒之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故曰操則存。舍則亡。不待存而自不亡者。何人哉。【楊氏曰】上蔡之說。緣不習無不利。無思無不通。而遇之。

舉業

林文恪【原注】材福州府志曰。余好問長老前輩時事。或爲余言。林尙默【原注】名誌。閩縣人。永樂壬辰進士。鄉會試皆第一。殿試一甲第二名。方

游鄉序爲弟子員。卽自負其才。當冠海內士云。然考其時試諸生者。則楊文貞。金文靖。二公也。夫尙默當時所習。特舉子業耳。而楊金二學士。皆文章宿老。蔚爲儒宗。尙默乃能必之二公。若合符節。何哉。當是時也。學出於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習之。譬作車者不出門。而知適四方之合轍也。正德末。異說者起。以利誘後生。使從其學。毀儒先。詆傳注。殆不啻弁髦矣。由是學者。俛俛然莫知所從。欲從其舊說。則恐或主新說。從其新說。則又不忍遽棄傳注也。己不能自必。況於人乎。嗚呼。士之懷瑾握瑜。範馳驅而不遇者。可勝道哉。是故射無定鵠。則羿不能巧。學無定論。則游夏不能工。欲道德一風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游言始。又曰。近日講學之輩。彌近理而大亂真。士附其門者。皆取榮名。於是一唱百和。如伐木者呼邪許。然徐而叩之。不過徼捷徑於終南。而其中實莫之能省也。

東鄉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曰。嗚呼。制舉業中。始爲禪之說者。誰與。原其始。蓋由一二聰明才辯之徒。厭先儒敬義誠明窮理格物之說。樂簡便而畏繩束。其端肇於宋南渡之季。而慈湖楊氏之書爲最著。國初功令嚴密。匪程朱之言弗遵也。蓋至摘取良知之說。而士稍異學矣。然予觀其書。不過師友講論。立教明宗而已。未嘗以入制舉業也。其徒龍谿【原注】王畿。緒山【原注】錢德洪。闡明其師之說。而又過焉。亦未嘗以入制舉業

也。龍谿之舉業，不傳陽明緒山。班班可攷矣。衡較其文，持詳矜重。若未始肆然欲自異於朱氏之學者，然則今之爲此者，誰爲之始與？吾姑爲隱其姓名，而又詳乙注其文，使學者知以宗門之糟粕爲舉業之備者，自斯人始。〔原注〕萬歷丁丑科楊起元嗚呼！降而爲傳燈，於彼教初說，其淺深相去已遠矣。又況附會以援儒入墨之輩，其鄙陋可勝道哉！今其大旨，不過曰耳自天聰，目自天明，猶告子曰：生之謂性而已。及其厭窮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猶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未有不流於小人之無忌憚者。此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所以言心而必原之性，大學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吾將有所論著，而姑言其概如此。學者可以廢然返矣。

又曰嘉靖中姚江之書，雖盛行於世，而士子舉業，尙謹守程朱，無敢以禪竄聖者。自興化華亭兩執政，尊王氏學，於是隆慶戊辰論語程義首開宗門。〔原注〕破題見下，是年主考李春芳興化縣人此後浸淫無所底止，科試文字大半

剽竊王氏門人之言，陰詆程朱。

坊刻中有僞作羅倫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題曰：良知者廓於學者也。按羅文毅中成化二年進士，當時士無異學，使果有此文，則良知之說始於彝正，不始於伯安矣。況前人作破，亦無此體。〔原注〕舊日文字破題或二句或三句必盡題義，嘉靖八年主司變體，瓶爲輕佛之格，孔子聖之時者也。程文破云：聖人者立大中者也。試錄一出，士論譁然。以其爲先朝名臣而借之耳。

破題用莊子

五經無真字。始見於老莊之書。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真。莊子漁父篇：孔子愀然曰：敢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原注〕荀子：真積力久，亦是此意。黃庭經曰：積精累氣，以爲真。大宗師篇曰：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列子曰：精神

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漢書楊王孫傳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

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說文曰：真，僂人變形登天也。徐氏繫傳曰：真者，仙也。化也。从匕，匕卽化也。反

人爲亡。从目，从匕，入其所乘也。〔原注〕人老則近於死，故老字从匕。既死則反其真，故真字亦从匕。以生爲寄，以死爲歸。於是，有真人、真君。

真宰之名。秦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魏太武改元太平真君，而唐元宗詔以四子之書，謂之

真經，皆本乎此也。後世相傳，乃遂與假爲對。李斯上秦王書：夫擊甕叩甌，彈箏搏髀，而歌呼嗚鳴，快耳目

者，真秦之聲也。韓信請爲假王。高帝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又更東垣曰：真定，竇融上

光武書曰：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僞之人，而與老莊之言真，亦微異其指矣。〔原注〕今謂真，古曰實。今謂假，古曰僞。左傳：襄十八年，使乘

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假王，猶假君。假相，國唐人謂之借職是也。今人之所謂假，亦非。宋諱元，以真代之，故廟號曰真宗。元武七宿改爲真

武。元冥改爲真冥。元枵改爲真枵。崇文總目謂：太元經爲太真，則猶未離其本也。隆慶二年，會試爲主考

者，厭五經而喜老莊，黜舊聞而崇新學，首題論語子曰：由誨汝知之乎？一節。其程文破云：聖人教賢者以

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原注〕莊子：大宗師篇，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始明以莊子之言入之文字，自此五十

年間，舉業所用，無非釋老之書。彗星掃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變爲赤血矣。崇禎時，始申舊日之禁，而士

大夫皆幼讀時文。習染已久。不經之字。搖筆輒來。正如康崑崙所受鄰舍女巫之邪聲。非十年不近樂器。未可得而絕也。雖然。以周元公道學之宗。而其爲書。猶有所謂無極之真者。吾又何責乎今之人哉。〔原注〕羅氏

困知記。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太極與陰陽五行非二物也。不當言合。又言通書未嘗一語及無極。

孟子言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指是愛親敬長。若夫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則必待學而知之者矣。今之學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莊子之真知。

科場禁約

萬曆三十年三月。禮部尙書馮琦上言。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鑑。性理諸書而外。不列於學官。而經書傳注。又以宋儒所訂者爲準。此卽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自人文向盛。士習寢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驚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高論爲神奇。以蕩軼規矩。掃滅是非。廉恥爲廣大。取佛書言心性。略相近者。竄入聖言。取聖經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語道旣爲躋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爲榛莽。臣請坊間一切新說曲議。令地方官雜燒之。生員有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

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書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許會試多者黜革原注二十八年禮科摘湖廣舉人董以修四書義有無去無住出世住世

語詞停伏乞天語申飭斷在必行自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即能實詣其極亦與國家

無益何況襲咳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別為二氏

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中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原注如陳白沙王陽明汝成案從沈校補

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原注如李贄之徒汝成案從沈校補非聖主執中建極羣工一德同風世運

之流未知所屈上曰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近日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譏

孔子掃滅是非蕩棄行檢復安得節義忠孝之士為朝廷用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可開列條款奏來

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好尚者任其解官自便沈氏曰神宗實錄于萬歷三十年三月己丑下書云納禮部尚書馮琦之言詔云云而馮疏一

語不載自此稍為釐正然而舊染既深不能盡滌又在位之人多以護惜士子科名為陰德亦不甚摘發

也至於末年詭僻彌甚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歷三十四年十二月詔諭禮臣曰文體敝壞至今日而極非獨士習之陋亦由閱卷官自由此軌而進相師相尚莫知其非以此取士士安得

不靡然從之今後房考官見有離經畔注穿鑿揣摩及摭拾佛書俗書隱諱怪誕者必棄不取甚者參罰仍刊布諭旨豫使聞知

新學之興人皆士苴六經因而不讀傳注崇禎三年浙江鄉試題又用明俊民用章上文歲月日時無易

傳曰不失其時也第三名龔廣生文誤以為歷家一日十二時之時而取冠本經刻為程文九年應天鄉

試題王請大之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內有以遏徂莒注曰莒詩作旅衆也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

也。第二十三名周天一文，誤以爲春秋莒人之莒，亦得中式。部科不聞磨勘，詔令之不行至此。楊氏曰：試目禮科亦復失睛，天下之人未可盡誣，喪之上而得之下，吾恐有竊笑者。

朱子晚年定論

宋史陸九淵傳：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

王文成原注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原注已嘗與之書而辯之矣。其書

守仁

曰：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內，摘

欽順

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

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取所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却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愚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資絕世，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

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容有是邪。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注。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豪釐之不同者。爲崇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爲見之尤真。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豪釐之差。正在於此。卽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蚤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墮此科臼爲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原注〕出莊子。蹄。古解字通。兔。晉也。可也。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東筦陳

建作學部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爲之辯曰。朱陸早同

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

原注黃氏日鈔曰朱子答陸子壽書反復論喪祭之禮答陸子美書辯詰太極西銘至再而止答陸子靜書辯詰尤切條其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

言者凡七終又隨條注釋斥其空疎杜撰且云如曰未然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可矣書亦於此而止近世東山趙沄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

書有去短集長之言。原注此特朱子謙已誨人之辭未嘗教人爲陸氏之學也豈鵝湖之論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并於晚歲則其微

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原注敏政因之乃著道一編分

朱陸異同爲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依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

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

唱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

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

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

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

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云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

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原注按子靜卒後朱子與詹元善書謂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

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何時而已蓋已逆知後人宗陸氏者之弊而東山輩不攷此書強欲附會之以爲同何邪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

氏者之弊而東山輩不攷此書強欲附會之以爲同何邪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

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

姚氏曰元虞文靖有送李彥方闕憲詩其序云先正魯國許文正文實表章程朱之學以佐至元之治天

下人心風俗之所繫不可誣也近日晚學小子不肯細心窮理妄引陸子靜之說以自欺自棄至欲移易論語章句直斥程朱之說爲非此亦非有見于陸氏者也特以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已此在王制之所必不容者也閩中白中立歸已有道南之歎仲素愿中至于元晦端緒明白皆在閩中不能不于彥方之行發之去一職吏治一弊政不如此一事有以正人心儒者之能事也按文靖從游吳文正之門文正之學以象山爲宗而虞公立論如此則師弟所學亦不必同者耶又是時文學修明談道講藝各昔裴有師承洛閩之教方昌而好異之士已復別驚旁驅則源遠而未益分無惑乎後此岐途之百出也

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指鹿爲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爲

無指無爲有以欺弄後學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爲傳法沙

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

原注此書於朱陸二家同

異攷之極爲精詳而世人不知但知其有皇明通紀又宛平孫承澤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不知通紀乃梁文康儲之弟億所作而託名於清瀾也

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

假年學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爲支離

爲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爲晚年自

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真爲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宏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

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

原注文成與胡端敏世寧鄉試同年一日謂端敏公曰公人傑也第少講

學端敏答曰某何敢望公但恨公多講學耳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尙書

原注世貞發策謂今之學者

偶有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

楊氏曰。盡發先儒之發。當是廢字。

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

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二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爲泰州

原注王艮。龍溪

原注王畿。二人。泰州之

學。一傳而爲顏山農。

原注均

再傳而爲羅近溪。

原注汝芳

趙大洲

原注貞吉

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

原注梁汝元。本名再

傳而爲李卓吾。

原注贊

陶石簣。

原注望齡

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世之患輕。歷代之

害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

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部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

姑蘇志言姚榮國

原注廣孝

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詆程朱。

原注實錄本傳

原注言廣孝著道餘錄。詆訕先儒爲君子所鄙。

少師亡後。其友張

洪謂人曰。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爲焚棄。少師之才。不下於文成。而不能行其

說者。少師當道德一風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說又作之時也。

嘉靖二年。會試發策。

原注考試官蔣文

原注定冕。石文介。珩

謂朱陸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豈樂彼之徑

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與。至筆之簡冊。公肆詆訾。以求售

其私見。禮官舉祖宗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無不可乎。

原注成祖實錄

永樂二年。鄒陽人朱季友詣闕獻所著書。詆毀宋儒。上怒。遣行人押赴饒

州。會司府縣官杖

之。盡焚其所著書。當日在朝之臣。有能持此論者。涓涓不塞。終爲江河。有世道之責者。可無履霜。堅冰之

慮。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原注宋史林以王何清談之罪甚於樂紂本朝靖康禍亂攷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之正。豈不在於後賢乎。

李贄

神宗實錄。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乙卯。禮科給事中張問達疏劾李贄。壯歲爲官。晚年削髮。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內。惑亂人心。以呂不韋李園爲智謀。以李斯爲才力。以馮道爲吏隱。以卓文君爲善擇佳耦。以秦始皇爲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爲不足據。狂誕悖戾。不可不燬。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游庵院。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於明劫人財。強擄人婦。同於禽獸。而不之恤。邇來縉紳士大夫。亦有誦呪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爲律戒。室懸妙像。以爲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於禪教沙門者。往往出矣。近聞贄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門。招致蠱惑。又爲麻城之續。望勅禮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贄解發原籍治罪。仍檄行兩畿。及各布政司。將贄刊行諸書。并搜簡其家未刻者。盡行燒燬。無令貽禍後生。世道幸甚。得旨。李贄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便令廠衛五城。嚴拏治罪。其書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盡搜燒燬。不許存留。如有徒黨曲庇。

私藏該科道及各有司訪奏治罪已而贄逮至懼罪不食死。愚按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於叛聖人者莫甚于李贄。然雖奉嚴旨而其書之行於人間自若也。【原注】謝在杭五雜俎言李贄先仕官至太守千權貴人多畏其口而善待之。擁傳出入。髡首坐肩與張黃蓋前後呵殿。郡縣有司莫敢與均茵伏無何入京師以罪下獄死。此亦近于妖者矣。閩人持論之公如此。

天啓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疏奉旨李贄諸書怪誕不經命巡視衙門焚毀不許坊間發賣仍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喜其書往往收藏至今未滅。

鍾惺

鍾惺字伯敬景陵人。萬歷庚戌進士。天啓初任福建提學副使。大通關節。丁父憂去職。尙挾姬妾游武夷山。而後卽路巡撫南居益疏劾。有云百度踰閑。五經掃地。化子衿爲錢樹。桃李堪羞。登馭僧於臯比。門牆成市。公然棄名教而不顧。甚至承親諱而冶游。疑爲病狂喪心。詎止文人無行。【原注】辛酉福建提學僉事癸亥丁憂甲子京察坐

是沈廢于家。乃選歷代之詩名曰詩歸。其書盛行於世。已而評左傳。評史記。評毛詩。好行小慧。自立新說。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而論者遂忘其不孝貪污之罪。且列之爲文人矣。【原注】錢氏謂古人之于經傳敬之之評。騷評騷之多。自近代始。而莫甚于越之孫氏。楚之鍾氏。孫之評書也。于大禹謨則譏其文之排偶。其評詩也。于車攻則譏其選徒囂囂。非有聞無聲之義。尼父之刪述。彼將操金椎以控之。又何怪乎孟堅之史。昭明之選。詆詞如蒙童。而揮斥如徒隸乎。鍾之評左傳也。它不具論。以融融洩洩爲序。事之語。遂抹而賦句也。大隧之中。凡四段。其所識之詩也。鍾誤以大隧之中爲句。斷而以融融洩洩爲序。事之語。遂抹之曰俗筆。句讀之不析。文理之不通。儼然丹黃甲乙。衡加于經傳。是之謂非聖者孫氏名鑪。今世所傳孫言。而世方奉爲金科玉條。遞相師述。學術日頽。而人心日壞。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孫氏名鑪。今世所傳孫

是也。月峯者。余聞閩人言。學臣之嚮諸生。自伯敬始。當時之學臣。其于伯敬。固當如茶肆之陸鴻漸。奉爲利市之神。又何怪讀其所選之詩。以爲風騷再作者耶。其罪雖不及李贄。然亦敗壞天下之一人。舉業至于抄佛書。講學至于會男女。考試至于嚮生員。此皆一代之大變。不在王莽安祿山劉豫之下。故書其事于五經諸書之後。嗚呼。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已先言之矣。

竊書

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託爲古人。張霸百二尙書。衛宏詩序之類是也。晉以下人。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爲己作。郭象莊子注。何法盛晉中興書之類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

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元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無儁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盜竊所成之書。必不如元本。名爲鈍賊。何辭。

舊唐書。姚班嘗以其曾祖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爲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字。將爲己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代。吾讀有明宏治以後經解之書。皆隱沒市人名字。將爲己說者也。

先生鈔書篇曰。先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

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又曰。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爲自作也。班孟堅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于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爲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

勘書

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曰環緒倚鉏。乃環堵之誤。注云緒疑當作珮。井堰水刊。乃木刊之誤。注云刊疑當作利。失之遠矣。幸其出於前人。雖不讀書。而猶遵守本文。不敢輒改。苟如近世之人。據臆改之。則文益晦。義益舛。而傳之後日。雖有善讀者。亦茫然無可尋求矣。然則今之坊刻。不擇其人。而委之讎勘。豈不爲大害乎。

梁簡文帝長安道詩。金椎抵長樂。複道向宜春。是用漢書賈山傳。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三輔決錄。長安十二門。三塗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爲往來之徑。原注水經注同今誤作金槌。而

又改爲椎輪。唐閣朝隱送金城公主適西蕃詩。還將貴公主。嫁與得檀王。是用晉書載記。河西王禿髮儁檀。今誤作禿檀。而又改爲禿甌。比於金根車之改金銀。而又甚焉者矣。

莊子。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一本作所師。蓋魏晉以後。寫書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訛石也。楊氏曰石古石碩通用不

宜作所。其作所者。妄改也。錢氏曰經史當得善本。今通行南北監及汲古閣本。儀禮正文多脫簡。穀梁經傳文亦有潤錯。毛詩往往以釋文潤入。鄭箋周禮儀禮亦有釋文潤入。注者禮記則禮器坊記中庸大學

疏殘缺不可讀。孟子每章有趙氏章指諸本皆缺。宋史孝宗紀缺一葉。金史禮志太宗諸子傳各缺一葉。皆有宋元槧本。可以校補。若日讀誤書。妄生駁難。其不見笑于大方者鮮矣。又曰。今人重宋槧本。書謂必無錯誤。卻不盡然。陸放翁跋歷代陵名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板。而略不校讎。錯本書散滿天下。更悞學者。不如不刻之愈也。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無誤矣。張洎儀禮識誤。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舉各本。異同甚多。善讀者當擇而取之。若偶據一本。信以爲必不可易。此書估之議論也。

改書

東坡志林曰。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寢不正。是知穿鑿之弊。自漢已然。故有行賂改蘭臺漆書。以合其私者矣。

萬歷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且如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氏檄。本出舊唐書。其曰。僞臨朝武氏者。敬業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僞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禍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時。故有是言。原注。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始改國號曰周。其時廢中宗爲廬陵

王。而立相王爲皇帝。故曰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也。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輒改其文。繆種流傳。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詩歸一書。尤爲妄誕。魏文帝短歌行。長吟永歎。思我聖考。聖考謂其父武帝也。改爲聖老。評之曰。聖老字奇。舊唐書李泌對肅宗言。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監國。而仁明孝弟。天后方圖稱制。乃

鳩殺之。以雍王賢為太子。賢自知不免。與二弟日侍於父母之側。不敢明言。乃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愍。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為天后所逐。死於黔中。其言四摘者。以況四子也。以為非四之所能盡。而改為摘絕。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易林

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譔。而託之焦延壽者。延壽在昭宣之世。原注漢書京房傳曰。延壽以好學得幸梁察舉。補小黄令。按此梁敬王定國也。以昭帝始元二年。嗣四十年薨。當元帝之初元三年。沈氏曰。後漢崔駰傳載其祖父篆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晉李石續博物志曰。篆著易林。或曰卦林。或曰象林。王荆公許氏世譜曰。後漢汝南許峻者。為易林傳于世。梁氏曰。許周生言。東漢漢記。永平五年。京師小雨。上御雲臺。召沛獻王輔。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今二語載易林中。是今所傳易林。乃周易卦林。獻王在永平時。已用為占。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彭離濟東。遷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口。陽芒生角。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上玉牀。似用李尋傳語。曰新作初陵。踰陷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劉季發怒。命滅子嬰。又曰大蛇當路。使季畏懼。則又非漢人所宜言也。左暄曰。按許曼傳。曼祖父峻。亦著易林。崔篆易林不可考。峻所著易林。范氏以為至今行于世。則後世所傳易林。當即峻書。而人誤以為焦延壽也。又曰。易林中如劉季發怒等語。論者謂非漢人所宜言。似漢以後人所著。則不然。史記高祖本紀。言劉季者。非一則。固漢人所常言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882B

